

騰龍走國記（原野游龍故事）伴霞樓主·著

千里走國，亡命天涯，險阻重重，天下雖滔滔，心中自有佛，佛法無邊，終得化解一場瀰天浩劫。

$2.50

977

編後話 原野游龍故事最後一集「騰龍走國記」是今期刊出的特選巨型小說。是篇爲該故事最精彩的終結性撰述，內容情節，曲折傳奇，變幻莫測。過程發展，哀艷動人，廻腸蕩氣。有兒女私情的細膩描寫，亦有俠情倫理、恩怨讎仇之感人場面，愛好伴霞樓主作品的讀者幸勿錯過。

**　　**　　**

今期起，特別重金邀聘名家萬里傳先生爲本刊助陣，增闢「武壇雜摭」一欄，萬君爲蜚聲東南亞之名作家，博學廣聞，文筆潑辣饒有奇趣，該欄內容專題報導中國各地武林起源發展，秘聞軼事，全部眞人眞事，趣味雋永，敬希讀者垂注。

**　　**　　**

高皐的「戒鉢風雲」及馮嘉之司馬洛故事「金路」今期已告終結，故事發展，出人意表。下期起，高皐另撰新作「瘋雷狂雨」，馮嘉亦繼「金路」後再推出一部猛稿「惡人萬歲」，切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又是場面熱鬧、打鬥激烈的雪刀浪子故事「銀狐魅影」，看過龍乘風作品的讀者們定必滿意，毋庸編者特別推介，屆時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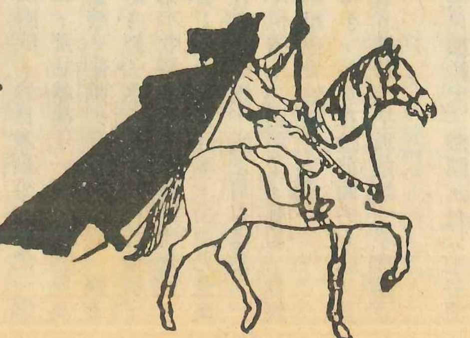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原野遊龍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騰龍走國記



忠孝女　混入行宮救皇裔

馬蹄咯嗒咯嗒的踏着石板路，咯嗒咯嗒，咯嗒咯嗒。

小湯山上馬蹄忙，把那轔轔的車聲也掩蓋了。因爲那輛大車前後，前三後四，簇擁住七匹高頭駿馬，那車不但大，而且華麗之極，畫篷描金，在陽光下，眞似一輛金車。雖然行走在山路上，車行也極輕快，因爲駕轅的四匹馬，也是高頭大馬，神駿之極，何况也已淸了道。道上的人，早已迴避了。

前行的是三個黃門，後面四人是侍衞，都跨着腰刀，忽然間，那最前面的一個黃門，胯下馬陡然人立而起，一聲嘶鳴，幾乎把黃門抛下馬來，後來緊跟着的兩個黃門，要勒韁也來不及了，眼看就要撞上，偏又是下坡，饒是那馭者把上半身抑壓下去，也控制不住跑乏了的四匹駿馬，眼看就要撞在兩個黃門，說時遲，就在那瞬間，林中縱出一人，落在最前面駕車的兩匹馬間，分別抓住了馬的轡頭，竟硬生生把馬控制住了。大夥兒驚魂甫定，才看出是個姑娘，因此又驚呆了，這姑娘好身手，她手上該有多大的勁道！

前面三個黃門尙未圈馬回來，那車簾已掀了開來，車中一個千嬌百媚的姑娘探出頭來，說：「別難爲她，退下了。」

是那車後的四個侍衞，拔出腰刀，分自兩面兜來。齊聲喝叱，那車中姑娘雖然吩咐了，四個侍衞也齊聲應是，却都只帶了帶馬頭，在原地兜了個轉兒，腰刀兀自指着那馬上的姑娘。

只見她哼了一聲，見馭者已能把馬控制住了，才飄身落在道旁，冷笑道：「好心救了你們，還不知好歹，哼！」

前面那黃門已跳下馬來，把馬交給後面驚魂未定的太監，快步走到車前，躬身道：「奴才該死，公主受驚了。」

原來車中是永樂帝不久前在小湯山封的公主，小燕姑娘救駕有功，本來極美，又天眞得人見人愛，永樂帝竟也一見就喜歡她了，何况小燕又是皇妹慈雲公主所收養的義女，封爲公主，却也名正言順。這永樂帝未篡位前，原是燕王，可不是巧麼，那慈雲公主因在燕地收養她，是以取名小燕，永樂帝更是喜歡，見她出奇的幽柔善良，是以封爲幽燕公主。

「公主！」道旁的姑娘眼兒睜大了，說：「敢情你是公主！」

前面兩個太監也已落下馬來，齊聲喝道：「好大胆，兀那女子，見了公主，還不下跪。」

那姑娘大怒，眉兒一挑，兩手一叉腰，說道：「我救了你們的命，你們不叩頭謝我，憑什麼我要向她下跪，哼！早知他是公主，我才不……」

三個黃門齊聲大喝，却是那四個侍衞一齊跳下馬來，在車旁一字兒排開，攔在那姑娘身前。到底是宮中侍衞，有些見識，就憑這姑娘力控受驚了的奔馬，而且是四匹之多，那是什麼功夫！

却聽那幽燕公主道：「你們怎不聽話啊，休得無禮，這位姐姐，多謝你了。」

那姑娘本已大怒，不料一見那幽燕公主緊皺了眉兒，也嗽了咀兒，倒噗哧一聲，笑了，顯然是因那黃門無禮，令她不喜，她的話聲那麼幽柔，又充滿了歉意，她可就發不出怒來了，心想：這小美人兒只能令人愛，令人憐，自不會有人怕她的。

她一雙眼兒直勾勾望着公主，眞捨不得把目光收回來，那滿腔怒氣，自也化爲烏有了。啊！

却在那瞬間，只見幽燕公主忽然一飄身，下了車，那姑娘啊了一聲，因爲她萬萬料不到這麼一個幽柔嬌嫩的公主，飄身下地，竟然身輕似燕，嚇得四個侍衞慌了手脚，却又不敢攔阻，三個黃門也着慌，搶前躬身道：「請公主回車，公主乃是萬金之體。若有話問她，奴才可以傳話。」

公主不悅道：「讓開了，姐姐，你眞好身手。姐姐你貴姓啊？」

她一揮手，躬身在她前面的太監，竟已跌倒在地。她却已把那姑娘的手兒携了起來。

那姑娘只顧睜大了眼睛，這公主分明弱不禁風，雖然親眼見到，竟也難信，她只不過輕輕一拂，竟把太監拂倒地上，似被一股無形的極大力道所震出。

姑娘說：「我……我姓齊。」

那四個嚇壞了的侍衞和連同兩個臉上變了色的黃門，一擁即上，但公主和那姑娘却四目相視，手牽着手兒，公主笑得又甜又美，那姑娘風塵滿面，笑起來竟也不醜，兩人都只不語。那爬起來的黃門，總算都鬆了一口氣，一個侍衞把另一個拉，退後了一半，悄聲道：「當眞咱們担心怎的，那晚公主救駕，連兩個燕山青陽宮的高手也被打跑了，倒會要咱們保護。」

另一個道：「話可不是這麼說，防人之心不可無，怎知這妞兒是什麼來路，咱們沒本事，樣兒可得擺一擺。喂！你聽，公主她……」

公主竟拖着那姑娘，向車前走去，說道：「姐姐跟我去，我還沒謝你哩。」

兩個黃門齊上一步，却又不敢阻止，眼看着公主携着那姑娘的手上車。却是先前跌倒的那太監低聲道：「公主的主意不可違拗，你們忘了皇上怎生吩咐麼？」

另一個道：「說得是，皇上吩咐，公主無論做什麼，不准阻攔，我們是侍候保護，看來那妞兒倒也不是歹人。」

公主揮手道：「走啊，你們還站着做什麼？」回頭對那姑娘道：「姐姐，你打遠道兒來的吧，你要去那裏啊？」

那姑娘笑道：「你不由分說，也不問一聲，就拖我上了車，車已開了，豈不是問也白問了。」

那公主臉兒紅，紅得好不嬌艷，羞赧赧，說道：「姐姐，我一見你就喜歡，當眞先前忘了問你。」

姑娘道：「我倒也沒有一準的地方去，喂！是不是從來就沒人敢……不，我是說從沒人忍心拂你的意，八成兒你要做什麼，人家都會依你，你要月亮，人家也會把月亮摘下來給你。」

她必是盡了大力，也才忍住了沒笑出聲來。現在，不是公主携着她的手，而是她把幽燕公主的手握在掌中了。

公主忸怩道：「我只是……姐姐，我喜歡你，我啊，一個伴兒也沒有。」

那姑娘道：「原來是要我給你做伴兒。」她望了望道：「當眞你是公主麼？這不奇了，怎麼沒宮女陪伴，只有三個臭太監和侍衞？」

公主道：「怎麼沒有，行宮裏好多好多宮女，我在宮裏那宮女跟前跟後，討厭極啦，我才不要她跟隨我呢，皇上說：也罷，山路難行，路上只怕也不靖，有事倒碍手碍脚，這才沒跟來。」

那姑娘一怔，眼裏陡現光采，說：「那麼，你是要去行宮，你也要帶我同去行宮？」

公主點頭道：「前面就是小湯山，不就是行宮了，你不喜歡麼？姐姐，我們到了那裏，不許人打擾我們就是，你放心，姐姐，你瞧，多討厭。」

公主皺了眉兒，原來車已到了山口，道旁兩面排列了百十個驃騎營的官兵，兩個武官拱手侍立道旁，齊聲高喝道：「末將參見公主。」

當先的黃門把雲帚一揚，道：「公主有諭，免參。」

那姑娘道：「你沒吩咐什麼啊，怎說你有諭？」

公主道：「這是他們的規矩，總是參見，也總是免參，姐姐，別理他們，我啊，我原不是什麼公主，我也不是要作什麼公主，眞該死啦，要不是雲姨不許，我早溜出京城來啦。」

「你雲姨？」那姑娘點起頭來，說道：「你就是小燕姑娘了。」

公主的眼兒睜得大極了，又圓又大，說：「你……姐姐，你知道雲姨？也曉得我叫小燕？」

那姑娘連連搖手，道：「別大聲了，我那會知道，不過是聽說有個小燕姑娘救駕有功，皇上封爲幽燕公主，那是人人皆知的。」

當眞皇上封她作公主，自要曉諭天下，誰人不知？她嘆了口氣，嘆聲倒眞也幽幽，那姑娘一怔！忐怪，一個民間女子，封爲公主，乃是極尊極榮之事，只有天下之人羨嘆的，怎生她倒嘆起氣來，難道不喜？

那車並沒稍停，姑娘的眼兒望着道旁，小燕却眼望雲天，雲天也悠悠，她是在對這姑娘說麼？却更像自言自語，說：「你看啊，那鳥兒在林間飛翔，何其自由自在啊，晴空萬里任翩翩，對對雙雙，何等快樂又逍遙，我啊，却孤另另，像折了翼的鳥兒，被關在籠中，只有眼望那綠樹曉烟的份兒，望不穿那萬里晴空，唉！」

她又一聲嘆，嘆聲也幽幽。

「你可是在想他麼？你那袁哥哥。」是她在想麼？還是有人在她耳邊說：「你眼中是原野，心上也有個袁野，我曉得，你可知道，你心上的袁野也在眼前。」

公主一怔，眼兒睜得大大的幽燕公主，手兒又被那姑娘握着了。

公主說：「是你說麼？你你……說甚麼？」

馬蹄咯咯嗒嗒，清脆脆的踏着白玉舖成的甬道，原來已駛入了行宮，那車一直駛到鳳閣前才停了下來，幽燕公主認得出，那是與鸞樓相連的一座樓台。

那姑娘把她的手兒緊緊捏了一下，示意她別問，因爲鳳閣前面，八個宮女齊聲在說：「參見公主。」而且立即上前來，扶她下車。

公主說：「姐姐，你來啊！」

那八個宮女還在驚愕發呆，她已携着姑娘的手兒，進了鸞樓。

一個風塵滿面滿身的村女，公主竟然叫她姐姐，驚愕可又不敢阻止，全都拿詢問的目光來望着三個黃門，車前那太監道：「皇上有旨，爾等小心侍候，不得違拗，公主無命，不得跟隨。」

八個宮女口稱領旨，四個追隨進去了，四個宮女忙取下車中的大小衣包。

當眞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畫棟雕樑，到處金碧煌輝，玉階朱欄，風動紫幔金繡，更見氣象萬千，那四個追上去的宮女，簇擁着兩人上了樓。

公主怎麼直皺眉兒？宮女在錦榻前舖上錦墊，難道她倒不喜？

公主說：「姐姐，你來，坐啊！」

一個宮女慌忙搬了個錦櫈放在榻前，說道：「公主賜坐。謝坐。」

那姑娘的眉兒也皺了起來，跟着又挑了起來，若不是公主對她點了點頭兒，她那一聲冷哼，必然哼出聲來。她在錦櫈上坐了。公主却已揮手道：「都退下了，不呼喚，你們休得進來。」

不料四個宮女盡皆面無人色，非但不退下，却是跪下了一齊顫聲道：「奴婢該死，公主恕罪。」

公主却慌了手脚，說：「你們……這是……做甚麼啊，恕甚麼罪啊？」

那姑娘眼珠兒一轉，她明白了，也笑了，說道：「公主不是責怪你們不會侍候，不過是不要你們侍候，公主有話問我，命你們迴避，還不快退下了。」

四個宮女仍不敢起身，也不敢抬頭，公主說：「我正是這個意思，我也不要人侍候，快去吧。」

那宮女才叩了個頭，低頭退了出去。

愁眉不展的公主倒像是鬆了口氣，也眞吐了口氣，道：「多討厭，她們啊，日日夜夜寸步也不離，我不要她們侍候啊，爲什麼我要她們侍候？」

那姑娘焦黃的臉兒上，顯露出更多雪白的牙兒，道：「因爲你是公主。」

「我不是公主，」她說：「我是小燕，你知道我是小燕的，是不是啊，你還知道那雲姨，你也……也知道我袁哥哥。」

那姑娘焦黃的臉上滲出了汗珠兒，瞬即成了斑白，牙縫兒裏迸了兩聲「你你……」道：「快放手，快！」

原來小燕突然記起先前耳邊的低語，一把抓起那姑娘來，當眞這姑娘力控四匹奔馬，豈是等閒，必是非常之人，不但知她和慈雲公主的來歷，而且知道袁野，小燕的大須彌金剛掌自從得到那瘋婆婆的眞傳指點，瘋婆婆更以自身的功力相助之後，眞個是一日千里，偏她就是不自知，驀然間明白先前不是她在自言自語，而是這姑娘在她耳邊低語，興奮之下，竟抓起這姑娘的手來，痛得那姑娘臉上見了汗。

小燕其實只不過心中無敵，豈眞是不自知，啊了兩聲，忙不迭放開手。

她瞧瞧自己的手掌，又惶恐地瞧那姑娘，說：「我我……捏痛了你麼？姐姐，我是……無心……」

那姑娘搓着手，愕然有驚容，道：「那麼，他沒騙我，是眞的，她天眞，又出奇的善良。」

「他是誰啊？」小燕說：「姐姐，你是說袁哥哥麼！你說，他就在我眼前。」

她的目光隨着那姑娘轉，那姑娘却在屋子裏轉，望望窗外，隨處可見帶刀的侍衞，和那來來去去的黃門。她探頭向門外一望，兩個捧着盥洗用具的宮女，倚欄遠立，却不怕人聽到。

姑娘道：「你眞想見到袁哥哥麼？」這不是多此一問麼，適才小燕一提及袁野，有多興奮，她的手不是仍在痛麼？說道：「小燕，你可眞是小燕，不是公主？因爲我只能對小燕說，不能告訴公主。」

「我是小燕，我不是什麼公主，我也不要當公主。」

那姑娘皺眉，急掃一眼，幸是小燕的聲音再大，也仍是鶯聲燕語，並未驚動屋外的人。

姑娘道：「低聲些，可千萬別被人聽到了，小燕，你袁哥哥被一個名叫仇千峯的人，率領宮中侍衞，從大漠中把他擒了來，現下就囚在這行宮中。」

「在那裏？」

小燕跳了起來，總算那姑娘一旋身，閃過了，道：「你要知道，那就別出聲，快坐下，對了！乖乖的，安靜地坐着。」

「我聽話！」小燕說：「袁哥哥在那裏啊？」

「就在這行宮裏。」姑娘走近她身側，說：「我一路跟踪下來……聽我說，別出聲，待我知道只有一夥皮草販子南來，跟踪追來，但已遲了一天有多了，他們的馬快，我知道他被擒獲，必要押解回京，是以一個勁兒往南追趕，却不料他們却繞道進居庸關，把他送來這小湯山行宮，已是一天一夜了，皇上不但調集了三營御林兵馬，把小湯山行宮保衞得有如鐵壁銅牆，還調來了兩個驃騎營，雖說再多官兵也阻擋不了我，但白天溜進來，難保不被發覺，這行宮裏除了那仇千峯之外，尙有由宮中調來了二十多個御前侍衞，連九門提督衙門中的好手，也全調集了來，我怕……不，我誰也不怕，怕的是他們一旦發覺有人前來營救，又阻擋不了時，會殺了你袁哥哥。」

「所以你就不敢闖進來，」小燕說：「姐姐，那我們怎麼辦？」

小燕的眼裏已噙了淚水，聲調兒也顫抖起來，那姑娘摟住她，說道：「小燕，別担心，他們要殺他，你袁哥哥早沒命了，除非萬不得已，譬如說，我們有大隊人馬殺到，他們攔抗不住，那倒糟了，他們就寧可殺了他，也不會讓他落在我們手中，我們如何把他救走，我探聽得明白，怎麼辦？小燕，我啊，也沒多主意，我急得在山外轉，你可就來了，小燕，現在我倒有主意了。我問你，你可知道他……你袁哥哥囚在甚麼地方？」

「你不知道，我當然不知道，所以，咱們得先要不動聲色，小燕，別哭啊，我們一定能救得你袁哥哥來。」

小燕不是哭，不過是她眼裏的淚珠兒更光亮了些。

「我，知道！」小燕說。

「你知道！」那姑娘說。推開她，把小燕轉過來面對着他。

小燕說：「姐姐，我知道有個地方，你看，就在這鳳閣後面。」

「後面！」從大開着窗戶，可望到亭園後面的山崖嵯峨，高崖上隱隱可見石砌的碉堡，陽光下，可見不時隱現一道道的閃光，必是兵刃反射出來的閃光。

「雲姨被皇上軟禁在這裏，不知被人在飲食裏下了甚麼毒，現在雖然能行動自如了，但雲姨的功夫迄今未曾恢復，那時就是囚禁在山腹裏，雲姨說，那也不是囚牢，凡是宮中都有這樣一處地方，一旦發生不測，蕭牆禍起，皇上就在那個地方避難，你知道，姊姊，雲姑原來就是太祖皇帝的女兒，封爲慈雲公主，所以我叫她雲姨。」

那姑娘道：「是了，那麼一定是在那裏，那地方自比囚牢更堅固，更隱密又森嚴。」

小燕說：「那地方在山腹裏，雲姨說，有三道鐵門，也就有三道石閘，任你武功再高强，也是毀不了的。」

那姑娘目中的光彩減退了，小燕眼淚却多了起來。

「姐姐，怎麼辦？姐姐……」

「小燕，」那姑娘說：「咱們一定有辦法的，公主，你肯收我作宮女麼？」

「我不是公主，」小燕說：「我也不要做公主。」

姑娘說：「但要救你袁哥哥，你就得做公主，我也得做你的宮女，我們得見機行事，小燕，啊，公主，記住了今後你仍是公主，我不是姐姐，是你的宮女了。」

小燕嘆了口氣，喚進捧着盥洗用具的宮女來，命人替那姑娘取來宮女的衣衫，一個來歷不明，又顯然有一身功夫的姑娘，就這麼作了宮女，雖說是公主之命，但那行宮中總管竟也不聞不問，任由她留在公主身邊，但一個是天眞無知，一個却又懵然無知。

却是那小燕對着梳洗後穿上了宮女衣衫的那姑娘，把一雙眼兒睜得又大又圓，瞧得那姑娘竟也不好意思起來，一瞧四下無人，忍不住擰了小燕的臉蛋一把，說道：「小公主，敢是不認識我啦。」

可不是不認得啦，小燕緊皺的眉兒也舒展了些，說：「姐姐，你眞姓齊，是不是，原來你……眞……好看，原來你……你……不是……」

那齊姑娘眉兒一挑，說：「哼，我這個姓光耀千古，與日月同輝，換一個地方，也許我不用眞姓，這皇宮之中麼，砍下我的頭來，也要揚着眉兒姓齊。」

小燕惶恐道：「姐姐，姐姐，可是我得罪你啦，姐姐，小燕不懂事，你饒她這遭兒。」

那齊姑娘又笑着把她摟了摟，也笑着嘆了口氣，說道：「瞧你這麼可憐相，教人又憐又愛，不怪那暴君也喜歡你，封你爲公主了。眞是我見猶憐，誰說你得罪我啦，只不過麼，看來你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天眞，也會甜嘴討好兒，誰不說我是醜丫頭，又黃又黑又瘦，人家見了我不躲開，已是好的了。」

小燕脹紅了臉，道：「姐姐，眞的，你洗去了汗汚沙泥，也許瘦些兒，但眞好看，你不信麼？」

小燕跑去拿來鏡子，那姑娘一瞧，竟然一呆，白白的臉兒上，泛起了兩朵紅雲。迷迷惘惘地覺得盯着她瞧的不是小燕，而是另一個人，不是白天，而是黑夜，那是個火光熊熊的夜晚，她也洗過面，不過是用眼淚洗的，一個少年也這麼直勾勾地瞧着她不瞬眼，是她在最最傷心的時候，從不知道自己也有如花容顏的姑娘，會怕人家直勾勾地瞧她麼，原來……

啊，原來她也不醜，小燕說得不錯，再瘦些，從小沒有歡笑過的臉兒，也許繃得緊些，但因爲她從來就沒照過鏡，甚至沒見過鏡子的姑娘，甚至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個長相，眞的，原來她竟也不醜，甚至還說得上清麗。

照着鏡，那晚的情景，便又重現心頭，她早該從那少年的眼裏照見自己，知道自己是怎麼個長相的，不僅那少年，還有大漠中那個該死的店家的色迷迷的眼睛，不也早就照見她了麼？而她，却還不時在從不洗淨的臉兒上，抹上一把黃沙。

「原來你也不是又黃又黑。」小燕說：「紅紅白白眞好看，姐姐，你還沒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兒啊。」

「我叫齊姜，啊，不！」

她拋下鏡子，轉到小燕的面前，說：「你說，我洗淨了泥汚，換上了這宮女的衫兒，你不認得我了不是？」

小燕道：「是啊，若不是我不會離開你半步，眞認不出來了。」

「那好。」齊姜說：「小燕，你記住了，我叫齊姬！」

小燕道：「我有個姜姨，她也名姬，我知道，姜和姬是差不多的意思，姜姬，齊姬，我記得，齊姬姐姐，你爲甚麼要改名兒，難道有人認識你麼？」

齊姜道：「我改了個名兒，人家就再認不得我了，那個把你袁哥哥擒來的仇千峯，必然知道我的名兒，他同行的幾個宮中侍衞，也一定知道，小燕，再唸兩遍，我名齊姬，姓齊名姬，我也不是你姐姐了，你也不是小燕，公主在上，齊姬給你請安。」

小燕……不！幽燕公主笑得甜如蜜，美如花，齊姬急退一步，那小公主才得撲入她懷裏，原來進來了兩個宮女，請公主用膳。

小公主任誰也不要，只要新來的宮女齊姬侍候，但傳飯捧盤，仍然少不了那些宮女，好不容易飯罷，也賜過齊姬的飯了，那齊姬回到了公主身邊，天色也已黑了下來。

小公主也不要別個宮女叠被舖床，侍寢也留下齊姬，行宮中的更鼓傳來初更三點，在多霧的小湯山中，疏落的燈光像天上的星星，星星也深鑽在濃霧裏。

「姐姐……」

「齊姬。怎麼又忘啦。」

「齊姬，」公主說，握起她的手兒來：「我們怎麼救袁哥哥啊？齊姬，你一定有主意。」

齊姜說：「再等一等，等到更深人靜了，我們去見機行事，若是我們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就好了。」

「我有一把短劍，」公主說：「只是不能削鐵如泥，但若是鎖鍊，只怕能砍得斷。」

齊姜道：「那好極了，別忘了帶在身邊。」

「一直藏在我衣底，」公主說：「雲姨雖然失了武功，但誰也不敢搜她的身，這劍本是雲姨帶在身邊的，昨兒夜裏雲姨偸偸給了我，說……嗳呀，雲姨倒像早知道行宮中有事，要不然怎會把劍給我，齊姬，你怎不說話啊？」

對宮中事再是懵然不知的齊姬，也總覺得有甚麼不對勁，聞言更是心中一動；當眞在這個時候，這小燕怎會到這行宮來，大漠中的漫漫長夜，在那不眠之夜，現下她才明白了，袁野總會不自覺提起小燕，他那目光話聲，總是那麼柔和而又遙遠，遙遠得像天上的星辰，那話聲也像傳自天際。

那麼，這暴君豈會不知這小燕和袁野，是他硬生生拆散的？卻在擒來　野之後，倒送小燕到行宮來？

「公主，」齊姜道：「快告訴我，你怎麼會這時到行宮來？」

「我啊，」公主說：「我在宮裏一直悶悶不樂，父皇就說：這原是秋郊狩獵的好時候，皇兒，你就去散散心吧，這般如此，我就帶着那黃門侍侯出了京。」

齊姜道：「那麼，那暴君不知你到小湯山這行宮裏來？」

公主道：「姐姐……啊齊姬，但小湯山中有行宮啊，只怕是曉得的。」

顯然這裏面有蹊蹺，這暴君的葫蘆裏，端的賣什麼藥？哼！

齊姜一咬牙，翻身坐了起來，北風在小湯山上呼號，除了定時傳來那更鼓之聲，偌大的一座行宮，就像只得她們兩人一般，窗外的昏黃的燈光幌閃，原來是風燈，圍繞着鸞樓，按五行方位，原有四閣，鳳閣在最後，與鸞樓上有飛橋，下有迴廊相通，四處曲徑通幽，花木扶疏中，朱欄玉階隱隱可見。

小公主何時溜到她肩後了？她站在窗後，必已不少時候了，夜靜不見黃門宮女去來尚有可說，三營御林兵馬和兩個驃騎營，把小湯山防守得有似鐵壁銅牆，就在這鳳閣後面的崖下，囚禁那暴君遍搜天下多年，好不辛苦才擒獲的袁野，這裏面倒無巡邏防守之人，豈不令她生疑？

公主悄聲說：「我們，該去了麼？」

「再等一等，」齊姜說：「公主，你倒一句也不會問過我，我爲何要救你的袁哥哥？」

她不回身，也沒回頭，但知道小燕睜大了一雙眼兒。

「你也不曾問過我。」齊姜說：「我何時何地，怎生認識你袁哥哥。」

小燕說：「我只要救袁哥哥，齊姬，你要告訴我的，你自然會說，是不是？」

提起她的袁哥哥，她的聲調就抖顫得令人憐，她絲毫也不要掩飾，她是一心一意要救袁哥哥。

齊姜道：「那麼，我告訴你，從前，北邊的燕地，有一個王爺，他是皇帝的次子，那長子當然就是太子了，自古以來，皇位總是傳長不傳幼的，所以把他的次子封在燕地爲王，不幸那太子早死，但太子已生了兩個兒子，也都在宮裏，那皇帝不久也駕崩了，朝中的大臣便奉立太子的長子登基，只不過那小皇帝只得四歲，便由兩個大臣輔佐，一個姓黃，一個姓齊。」

小燕輕輕地啊了一聲。

齊姜道：「那皇上本有遺詔，太子的長子繼大位，本也名正言順，不料北燕鼙鼓動地來，燕地的王爺領兵南下，入金陵，簒了大位，小皇帝也遇了難，那兩個大臣只救得幼主，逃出宮城，雖然召集得勤王兵馬，但終不敵……」

「我曉得……」小燕夢幻一樣的聲說：「那幼主就是袁哥哥，勤王兵敗，袁哥哥被人救了去，那兩個大臣也戰死疆場了。」

「只是一個戰死疆場，」齊姜說：「那一個姓齊的大臣卻在萬馬軍中逃得性命，誓要踏遍天涯海角，尋訪幼主，但幼主不曾尋到，他卻死在塞外的大漠中了，後來他的女兒長大成人，千辛萬苦終於尋到了她爹的屍骨，也完成了她爹的心願，尋訪到了那幼主，卻不料不多幾日，那幼主又被暴君派去的人馬，施詭計擒了來。」

「於是她千里追踪，也誓要救出那幼主。」小燕說：「她就是你，齊姐姐。」

「齊姬。」齊姜緩緩轉過身子兒來，她們四目相識了。

「但是，」小燕說：「等到離開這行宮，你仍然是齊姐姐，你許我叫你齊姐姐

，是不是？」

齊姜說：「但你還未告訴我，你爲何要救你這袁哥哥？」

小燕說：「因爲雲姨收養我，撫養我，因爲雲姨也爲了尋訪袁哥哥，才北來的，而且尋訪了好多好多年，因爲袁哥哥是雲姨大哥哥的後代，朱家的骨肉，雲姨不忍見骨肉相殘，但雲姨却陷身皇宮，袁哥哥也被擒了。」

齊姜說：「好，那麼，不論水裏火裏，我們一定要救他出來，該是時候了，既然救駕有功，曾力退兩個燕山派的高手，武功必然是好的，那麼，走吧。」

她不自覺又摸着手腕，日間小燕一握，幾乎斷了她的手腕，但她仍然難信這麼嬌滴滴，溫柔柔的姑娘，會有一身極高的武功。

皇太孫　脫離樊籠走天涯

呻吟聲中，袁野甦醒過來了。

「妹子！妹子！」

呂瑤仍在他的懷抱中，不，不是他自己發出的呻吟，一定是呂瑤，懷抱中的呂瑤，身軀不再是那麼僵硬冰冷了，那是柔軟而又溫暖。

他昏迷了多久？但却是甦醒過來，立即明白過來，明白是身在何處。

又是一聲呻吟，啊！是她，她的嘴兒微張，臉上也不再是那麼蒼白如紙了，只不過仍然清醒過來。他也感到她的心跳，因爲他把她抱得那麼緊，心兒對着心兒，那是兩顆不同的跳躍的心，一緩一急，是以他能感受得出來。

那麼，呂瑤沒死！她活着。

但袁野却楞住了，她們原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他摸索着過來，觸手冰涼，也只能感到她的身軀僵硬，但現在，他看得見呂瑤微張的嘴兒，看得見她臉上的紅暈了。

燈光！他才發現屋中有了燈光。

一定是在他們昏迷中，有人進來掌了燈，燈在桌上，忽聽外面有了脚步聲，也才發現，連那鐵閘門也沒關閉，袁野忙不迭閉上眼睛。

脚步聲更近了，鐵門才發出一陣軋軋聲，來的是兩個人，走到那錦榻前來了。

「妹子，別出聲。」他自是沒說出聲來，只是心裏說，只能把抱着呂瑤的手臂緊了緊。他感到眼前一片紅，必是來人取過燈來，向他們臉上照着。

可不是麼，一人說：「總管，這不是怪事麼？怎麼還沒醒來。哈！你瞧，他們有多親熱。」

總管！自是這行宮中的總管了，自也是皇上近身親信的人，只聽他說道：「好好，他們臉上已現血色，死不了就好，誰說要他們醒來。」

那人道：「不是穴道已解了，藥也餵進了麼，藥是皇上賜的，眞想不到皇上竟然恩典他們。」

總管哈哈笑道：「恩典，哈哈……」

袁野心頭一震，因爲這總管笑得怪異，也笑得蹺蹊。眼前的紅光不見了，顯是在他們面上的燈火移去了，也聽出移開去的脚步聲，隨聽那人道：「總管，我眞不解，皇上又不是要來驗明正身，好不容易擒了來，關在這裏，不怕夜長夢多麼？」

那總管道：「你懂得甚麼，皇上英明，自有主意，若是要他死，豈會活到此刻，咱們替皇上辦事，不該問的，還是不問爲佳，統領怎麼吩咐你，你要是聰明的，也是多一句也不問爲佳，你說，你們的統領怎生吩咐你們的？」

那人道：「這個……」

總管道：「哈哈，可是咐吩你們暗中防守，有時候一隻眼睜，有時候閉一隻眼，倒能夠長命百歲，是不是？」

那人惶恐道：「總管確實這麼……」

總管道：「統領是皇上親信的人，從來忠心耿耿，更是勇冠三軍，你放心吧，若不是皇上有旨，也這麼吩咐下來，他斗胆也不敢不盡忠，不盡力，要不，他有幾個腦袋，你們有幾個腦袋，我不是說，你要是聰明的，那就別問麼，來來，時候差不多了，趁他未醒，快把他扶回床上去。咱們得趕快退出去。」

這是甚麼意思？袁野不敢睜開眼來，任由那人把他抱回對面床上。

只聽那總管又吩咐道：「這錦榻上是活板，一按機簧，她就落下去了，皇上可要留下她來，還要派一個大用場，記住了，今晚之事，不可告人，甚至你們總管問起，也說是被人一併救走了。」

「救走了！」那人顯然大吃一驚，說：「有人要來……救這兩人？總管既然知道……不！不可能吧，這行宮外面不亞銅牆鐵壁，裏面也無異虎穴龍潭，任來人有通天本領，進得來，也不會活着出去，放着咱們這麼多弟兄，豈有連這麼兩個半死不活的人也看不牢的，何況還有這三道鐵閘。」

那總管又啞着嗓門兒，打了半聲哈哈，說道：「所以說我教你不該問的，就別問了，誰教你和我沾親帶故，這事我交給你辦，却不交給別個，你也太老實了，你們的統領不是教你們閉一隻眼麼，聰明的，你就該連兩隻也閉上，不錯，這行宮中佈下了天羅地網，但若是暗地裏網開一面呢？豈不就進來易，出去也不難麼？」

卡察一聲，跟着有重物下落的聲響，袁野偸偸地睜眼一瞧，只見那錦榻上已不見了呂瑤，榻前站着兩人，靠榻近閘門的一人，顯然就是那總管，對榻前跨腰刀的人說道：「記住了，這位姑娘交給你了，你知我知，不可讓任何人知曉，在此一日，你來送飲送食，也不可讓人見到，聽說這姑娘性子烈得很，更有一身好功夫，當心她醒來後……」

那人道：「總管你也太小看我了，强煞她也是姑娘，又有多大點年紀。」

那總管面色一沉，道：「此事極端機密，出了地窟，便不能再言語了，我才這麼叮嚀你，你休要看輕她，你又不是不知她是將門之後，家傳武學，便連她的舅父黃沙老將軍，何等身手，尚且制不住她，你自信能勝得過黃老將軍麼，記住了，這鐵閘上有個小洞門，僅可遞得進飲食，你以後每日送飲食來，只可從這小洞中遞入，且還得好言好語，休要激怒了她。」

那人道：「是，總管，既然如此，爲何不給她服一劑軟骨散，就像皇上給慈雲

公主服的……」

總管喝道：「住口，這也是說得的麼，你可是嫌命長了，你懂得甚麼？別說這姑娘不能傷她一根毫毛，必要讓人家相信咱們是優禮相待，衣食無缺，甚至這一位也要他能行動自如，不然網開一面，他也逃走不了？走吧，記住了，今而後不得多問，更不許洩漏半句，明日晨早，你再溜進來，放她出來。」

那兩人走了，走在後面的侍衞再也不敢問了，直搔頭，出去了，那鐵門竟然只是虛掩。

步聲去遠了，似乎那甬道不下七八丈長，他聽到外面鐵閘關閉的聲響，在裏面聽來，竟是轟然一聲響。

袁野迅速坐起身來，奔去對面錦榻，才知那錦榻是鐵鑄的，上面也舖的是鐵板，上面的墊褥中分，却又固定在板上，若是不知道榻上有機關，還眞看不出來。

袁野的功力雖未盡復，但也復了幾成，用勁一掀，那能動得分毫，呼喚了兩聲，也無應聲。

呂瑤先前是發出呻吟聲了，却並未清醒過來，必然仍未清醒，要不然怎會毫無聲息。

他把耳朶貼在那活板縫上，喚兩聲，聽一陣，仍然不聞聲息。

機簧，壁上有機簧，那總管不是說有機簧麼？他怎麼忘了，只見那靠裏面的石壁，其色如玉，連半點瑕疵也沒有，更不要說機關了，試用手去推按，亦沒一塊是活動的。

他心急也沒法兒，倒是休亂了方寸，無論如何，聽那總管之言，呂瑤暫時不會有險，雖不知永樂帝用心何在，性命却可暫保。

他想冷靜下來，但亂了的方寸，怎能冷靜得下來，何況也太令他驚奇迷惑了。

那永樂帝端的是何心？不殺他，千方百計把他擒了來，倒又要放了他，任他逃走？

即會前來救他的人，又會是誰呢？可是他師門的人？

當眞那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兩位師兄，他被擒之時，雖不在跟前，可在那左近，會不會發現了他的踪跡，跟踵追尋了來麼？

還有齊姜……

忽然間，傳來卡察一聲響，袁野心下一陣劇跳，一躍到了門邊，忽聽甬道中傳來了話聲，甬道石室中，一聲輕响也如雷鳴，是以聽得淸淸楚楚，有個女子的聲音，咦了一聲，說：「這鐵門沒關，眞謝天謝地。」

只聽另個女子低聲道：「你，退後，只怕裏面有人，裏面不是有燈光麼。」

先前說話那女子顫聲道：「齊姬，別再……要是再碰到人……」

「也得殺了他。」另一個女子冷冷地說道：「要救你袁哥哥，要不見一個殺一個，能救得出他來麼，便能救得出，也逃不了，你要是怕了，就別跟來。」

「小燕！啊，齊姜，是我呀，我在這裏。」

袁野聽出是誰來了，喜出望外，奔出門來，甬道中沒燈光，只能見到人影，啊！小燕！啊！齊姜！

他張開兩臂，小燕在後，也見到他了，叫道：「袁哥哥，袁哥哥！」

齊姜一跺脚，低喝：「噤聲！咦！快伏下，快，退後！小心！」

袁野搶出，齊姜當先搶入，兩下裏一湊，那袁野幾乎收勢不住，眼看要撞入齊姜懷裏，却見齊姜霍地一挫腰，旋身，倒成了小燕撞入袁野的懷裏來。

就在那瞬間，驀聽一聲破空銳嘯，一道白光如練向甬道外射去，齊姜在小燕背上推了一掌，再又低喝：「快退！」

那恰是袁野挫腰仰身，伸臂把小燕一摟的同一瞬間，被齊姜在小燕背上一推，兩人登時成了倒地葫蘆，早聽噹的一聲响，那射出的白練陡然折向甬道頂，撞在石上，落地現出一把月牙形小彎刀，齊姜身形才打橫，一條黑影已到跟前，幪面人！

那人一聲不响，左手一揮，不但把齊姜拍出一掌化解了，而且快如閃電般，那人斜身踏上一步，已扣住了袁野的手腕，喝得一聲走！袁野已被那人連拋帶送，擲出中間那道鐵門，但尚未落地，却又被搶出來的那幪面人接住了，再又一拋一送，眼前星光陡現，耳邊也叱咤連聲，一時人影縱橫，悶哼聲，慘呼聲，不絕於耳，袁野却似騰雲駕霧一般，在滾滾飛捲的濃霧中，連番被人連拋帶送，他脚下不能點地，着着被人制了機先，空有燕雲三翻的絕世輕功，也施展不出，也掙扎不得。

那飛捲激蕩的霧氣淡了，耳邊只有風聲，也再不聞慘呼聲了，早已不是在行宮之中，袁野昏頭昏腦，只能感到脚不沾塵，身邊的霧氣由濃而淡，又由淡入濃，只知是被人帶着上山又落山，又上山。

忽然間，轟的一聲响，是他落了地，是被人擲落地上，眼前一黑，金星在飛射，只覺渾身癱軟，竟連掙扎起身也不能。

只聽霧中有人道：「我得回去瞧瞧，把他交給你了。記住了，不許意氣用事，要知此子關係武林一場大浩刦，處置不當，就有千萬人頭落地，萬千生靈塗炭。」

有人應了聲是，又復寂然了，耳畔只有草木蕭蕭。

袁野非是不能坐起身來，而是他楞住了，由驚駭而驚疑，那麼，這人不是他師伯，也非他師門中人。

因爲是女子的聲音，是誰呢？誰會這般天人一般的功夫？他在人家手中，簡直連嬰孩也不如，直成了個燈草人兒！

他原以爲是他師伯來了，只有他師伯才有這般高絕的出神入化的功夫，這也就是他先前不敢掙扎，落地也不敢起身之故，其實他被人擲落地上，雖是重了些，但却並沒受傷。

他急忙坐起身來，一個黑影由淡而濃，好大的霧，霧中人影走近來了。

啊！姜姨！

是小燕的姜姨！站在他面前了，袁野忙站起身來，不料銳嘯之聲才入耳，一道白光已劃破長空。

「齊姜！住手！這是姜姨！」他一見白光如練，就知是齊姜趕了來，誤會了姜姨，他曾眼見齊姜飛刀殺人，一時慌了手脚。

說時遲，那姜姨冷笑一聲，不知她怎

麼一揚手，那小彎刀便如星丸飛瀉，墜了草叢中，同時對如飛而來的齊姜喝問道：「你是盲婆婆的甚麼人，快說。」

齊姜一見袁野無恙，却也駭然，一時站在袁野身邊，做聲不得。

袁野連忙道：「齊姜，快快來見過姜姨。」

齊姨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我聽小燕姑娘提起過，喂！你敢叫我師傅是……」

人家站在原地毫不動彈，她的飛刀倒墜了地，不服氣，也有些兒惱，喝問她也罷了，竟直呼她師傅是盲婆婆，哼！

袁野牽了牽她的衣袖，却是那姜姨倒不惱，說道：「聽說盲婆婆收了個野丫頭，敢情就是你，還不拾起你的回力燕尾飛刀來，失去了，打造可不容易。」

齊姜雖然心下又哼一聲，但人家知道她師傅，連燕尾回力飛刀也叫出名兒來，倒也不敢倔强，那飛刀可不是打造起來不容易，厚薄與彎度要毫釐不差，才能傷人後又飛得回來。

她走去拾了起來。袁野忙道：「多謝姜姨相救，只是小燕她，還有……」

姜姨道：「小燕要留在她雲姨身邊，她要和你浪迹天涯，我也不許。」

袁野哀求道：「姜姨，那石室中還有一個呂姑娘，求姜姨也一併救出來吧。」

姜姨在聽甚麼？只見她偏着頭，一會才道：「你是說那個姓呂的姑娘麼？你放心，有一個比我們更厲害的人也要救她，這番前來，救你本來也還要救她的，走吧，跟我來，現下大可不必了。」

袁野雖是一路昏頭轉向，但他知道出來不遠，離開小湯山，不過十里八里遠近，小湯山的山裏山外，有御林軍，驃騎營的五營兵馬，那麼，這地帶也該在官兵巡邏警戒之下，可是姜姨聽到有人來了。

齊姜緊挨着袁野，燕尾回力飛刀扣在指間，兩人默默地跟着姜姨，那袁野惶急又心亂，滿面愁容，齊姜却昂着頭兒，高挑着眉兒，和袁野寸步也不離。

齊姜說：「喂！你要帶咱們那去，要是你不安好心，敢存心不良，我可不怕你，哼！」

「你就要和我拚命。」姜姨停步，緩緩回身來，把齊姜又端詳了兩眼，說道：「你爹在生時忠心耿耿，看來你對他也眞是一片忠誠。」

袁野慌了，連忙道：「齊姜，不得無禮。」

齊姜哼了一聲，道：「別以爲她救了你出來，她就安着好心，我看得出，她一直斜着眼兒瞧咱們。」

那姜姨不瞅不睬，又往前走了，越走越高，山下早是白茫茫一片霧海，袁野生怕齊姜再無禮，不自覺緊緊握着她的手兒，他知道這姜姨不喜歡他，甚至惱他，因爲他，她們那山中的家屋毀了，因爲他，雲姑姑被軟禁在皇宮中，幾乎連性命也不保，爲了他，小燕也離開她了，他知道，說小燕是雲姑姑收養，其實這姜姨才是眞，雲姨不過更像慈母，這姜姨可像嚴師，而且留在這姜姨身邊的時候也更多。

禍害，哼！那日在山中，這姜姨橫了他一眼，他就知道姜姨那一聲哼是甚麼意思，分明在她眼中，袁野是個害人精，早死早好的禍害。

他不怨這姜姨，眼看着那麼多無辜善良的百姓爲他而死，他早已愧不欲生了，若然他一死眞能挽救更多無辜，他何惜一死，是瘋婆婆不許他死。

現下，由於確知自己的內功眞力大增，他已知道那瘋婆婆豈僅不瘋，又豈僅是武功高絕，而且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奇人。

是的，他不能死，他若死了，會有更多人頭落地，他死了，永樂帝也不會就停止搜捕，不知要有多少無辜之人慘死，啊呀！

心中一動，他也大吃一驚，齊姜道：「你！做甚麼？」

齊姜本是被他拖着後跟的，霍地上步一飄身，攔在袁野身前，她只道這姜姨眞不安好心。

那姜姨却頭也不回，袁野在齊姜耳邊道：「快走，齊姜，你誤會了，姜姨只不過是不喜歡我，她不會傷害我的，你忘了她是救我出來的麼？」

「誰知她安着甚麼心。」齊姜說甚麼也不信。哼！

袁野道：「快跟上去，你瞧，姜姨走遠了，她帮雲姑姑尋訪我，受了好多年辛苦，她怎會不安好心。」

他拖着齊姜追了上去，不料越追越遠，追得快些，那姜姨也走得快些，那霧氣漸漸成了乳白色，原來天亮了，晨光中，他看得見農家的田園，但姜姨却總是遠遠避開那些農家，打從離開小湯山，怕不巳走了兩個時辰，何止七八十里地了。

袁野一瞧又是林密山高，極目不見人烟了，忍不住叫道：「姜姨。」

她停下步，回過身來了，說道：「這是妙峯後山，一直往西，就是小五台山，人烟就漸漸稀少了，從那裏往西南走，就進入恒山和太行山之間的山村地帶，其間更有一座五台山，但你們都不可停留，你們都只能轉上一轉，留下些踪跡，然後快快離開，有多遠，你們就去多遠，要想活命，就別往南。」

袁野道：「多謝姜姨指點，姜姨，只不過……」

姜姨道：「你有好多疑團解不開，有好多話要問我，是不是？」冷冷一哼，又道：「免得你害己害人，你問吧，不然也不會有多遠去多遠了。」

袁野悄悄把齊姜一拉，示意她退後，也別出聲，上前道：「姜姨，我在那石室中時，其實我已醒來了，我聽得那行宮中的總管和侍衞的談話，姜姨，我該死，我也不怕死，但他們似乎奉了旨意，只把呂瑤留下來，竟然……好像，任人來把我救走，像是等待甚麼人來，也知道有人去那行宮救我。」

姜姨在山石上坐了下來，說道：「要不是任人去把你救走，你能逃得了麼？」

她冷冷地掃了齊姜一眼，道：「只有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兩個女娃娃，也胆大妄爲。」

袁野道：「姜姨，你是說小燕麼，當眞小燕原在京中皇宮裏，怎生在這個時候，我那叔父剛把我擒了來，倒會把小燕也送了來，據說，皇上早該得報了的。」

姜姨道：「看來你倒也不像這兩個丫頭一樣傻，要不是把你擒了來，那昏君也不送她到行宮來了。」

袁野愕然道：「啊，難道是要她來救我？這豈不是糊塗死人了。」

姜姨道：「糊塗的不僅是你，連我們初時也糊塗了，不明白那昏君是何居心，卻原來，那昏君遍搜天下，縱容兵卒擾民，到處殺人放火，不僅是要迫你現出身來，也要誘出你同黨來，他把小燕送來行宮，小燕知道你被擒被囚，豈有不救你的，時候不多了，你們都坐下來，你們必須在夜盡天未明之時，通過那山口。」

她向右側後的山口一指，果然峻嶺崇山，只有那麼一個山口。

姜姨道：「那昏君先請出了個仇千峯，此人足智多謀，武功尚在其次，但在現今的武林中，也是屈指可數的人物了，再由他設謀，或威逼，或利誘，網羅了大河南北江湖道上之人，加上當地官方人馬，統由京中派出去的人指揮。」

姜姨凝視着他了，冷冷地說道：「那昏君非是不殺你，但若殺了你，你的死士仍在，仍是後患無窮。」

「死士！」袁野不禁一怔，他有甚麼死士？

姜姨道：「你眼前就是一個，那昏君要是把你殺了，她會甘休麼？」

原來她指的是齊姜，她可不是死心眼兒麼，打從知道他就是她爹尋訪的幼主，便要為父盡忠，死心眼兒地一步也不離，便連夜萬里追踪而來相救，若他被殺，自不會甘休。

姜姨又道：「若然是先前，那昏君要擒到你，你早沒命了，但自燕山青陽宮的道衆漏網不說，甚至連一個也沒擒獲，不由那昏君不心驚得寢食難安，雖然你先前並不明白你的身世，但由那燕山老怪，你那師伯設謀定計……」

姜姨忽然冷笑一聲，望着袁野，那齊姜橫跨了一步，眉兒一挑，幾乎是擋在袁野身前，那意思是：誰敢不懷好意，她就和那人拚命。

姜姨卻瞧也不瞧她一眼，又道：「那燕山老怪一面命他師弟，在桐柏山中把你撫養成人，而且傳授你文韜武略，這十多年來，他已再又連絡上了當年勤王兵敗後散落四方的人馬，更廣結天下武林中人，現在那昏君的軍中，亦有不少對你忠心耿耿之人，西面的潼關，南面的武昌，兩個統領大軍的總兵，皆是當年建文皇帝的不貳之臣，易幟非為對昏君效忠，而是保留和擴張兵力。」

袁野早是汗流浹背，他先前竟是毫不知情，敢情聲勢已恁地浩大！

姜姨道：「那昏君多年搜索你不得，漸漸鬆懈下來，只見對青陽宮加以暗中監視，設下重兵圍困。卻不料你師伯假裝不知，多年來總是暗中來去，這番圍剿青陽宮，那麼多道衆竟然無一落網，才大吃一驚，知道你的勢力已成，殺了你也無濟於事，燕山老怪仍會倡亂，只怕還會加速倡亂。」

袁野道：「原來是為了這個緣故。」

姜姨道：「你一人，造不了反，再加你暗中獻上了玉璽，昏君可沒昏頭，卻也知道你也沒奪取你的山河之意，這才做成你暗中被人救走，還怕救你的人來得不快，巴巴兒的把小燕送到行宮中來，你們明白了麼？」

姜姨的目光落在齊姜面上了，道：「人家豈會不知你是為救他而來的，便是不知，又豈會放你這個來歷不明之人進入行宮，何況，是留在公主身邊。」

天色更暗了，原來月亮已落下去了，已是天明前的黑暗籠罩着大地。

姜姨又道：「原來那昏君設謀，把行宮四處佈置成銅牆鐵壁，調動兵馬前來，豈能瞞得過人，正是要誘出救你的人來，若然是大舉而來，他也就一舉而殲，今晚這一帶怕不早是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了，便不能盡殲前來救你的人馬，他也可以知對你忠心耿耿的，是些甚麼人。若然前來救你的只是三數個人呢，那他就按兵不動，任由你逃走，但你們休以為就是逃出了他們的魔掌，小湯山四外的路口，皆埋伏下他網羅的武林高手，每一個高手又由一個改了裝的宮中侍衞為伍，不是要把你擒回，更不會阻攔你，只是暗地裏跟踪，一旦發現了你，那般人便立即得到知會，就是說你到了何處，你始終是在他的網羅之中，一旦發現了你的死士，他們不會明着下手，而是暗中剷除，發現一個，就殺一個，發現了聲勢大的，他就調動兵馬圍剿，這就是個個擊破，直到你再也無利用價值，你的死士，你的人馬，全暴露出來，被了剷除，被殲滅了，那才是你的死期到了。」

豈祇袁野汗流浹背，連那目中無人的齊姜，也是一身冷汗。

袁野道：「姜姨，我尚有一事不明，那威遠侯之女呂瑤，不知皇上把她擒來，現仍困在那石室中，不知他是何用心？」

姜姨道：「哼！我就知你念念不忘那女妖，你放心罷，那威遠侯統領天下兵馬，昏君若是殺了他的愛女，不怕他造反麼？我倒也明白那昏君之意，是要以那女妖為人質，留在宮中，此時此刻，還不會迫那威遠侯交出兵權，但會逐漸把他的兵權削弱，直到他無所能為，那時，哼哼……我話已說完了，你二人立即趕此時刻，遠走高飛，先由我去把山口埋伏下的人引開去了你們的踪跡，不出三兩日，人家就會發現你們的行踪，記住了。」

袁野躬身應了聲是。不料姜姨冷冷地說道：「你記住了甚麼？我是說，你得記住：任何和你接觸的人，都會難免一死，甚至連他是怎麼死的，只怕無人曉得。我所說的任何人，自是你師伯的道衆，再不，也是他所差遣，去吧，你們好自為之，此去，你的行止，該如何行止，也不用我來多吩咐了。」

袁野早是渾身冷汗，欲言又復止。

姜姨道：「我知你也念念不忘小燕，也想知你雲姑姑的處境，我告訴你了，你也可放心。其實，我之所以盡知其詳，皆你雲姑姑所告，我現下才知她入宮之意了，若不是入了宮，我們豈能盡知昏君的陰謀詭計，她若不假裝武功已失，昏君必然加强對她的防範，她要查出昏君的陰謀，也就不易了。」

袁野啊了一聲，心下倒寬鬆了，道：「原來雲姑姑沒上他的當。」

姜姨又冷哼一聲，說道：「當今天下，除我師傅比丘尼大師，只怕你那師伯燕山老怪，要論內功的深厚，也不及你雲姑姑，豈能毒害得了她，那小燕一者要留在你雲姑姑身邊，二來昏君也是眞喜歡她，她也不是江湖中人，無論是隨我或是跟隨你，也不能浪跡江湖，去吧，輪不到你來担心他。仍是那一句話，小心謹愼，好自為之，我走後，你們稍後即動身。」

姜姨下山去了，雖是在黑暗中，但她已不再隱秘身形，只見她直奔山口去了。

「齊姜，」袁野捏着她的手，嘆了口氣，說道：「姜姨面冷心熱，其實是好人，你明白了麼，何況她是奉雲姑姑之命行事。」

齊姜仍然惱怒，雖是已知這姜姨並無絲毫惡意，但顯然不把她放在眼裏，先前又落了她的回力燕尾飛刀，心高氣傲的齊姜如何不惱。

袁野喃喃地說道：「現下我才知道了，原來那瘋婆婆非但不是瘋，實有先見的大智大慧，我便死了，也不能一死便了，反倒會遺患無窮，我我……唉！我豈僅是一個不祥之人，簡直是一個大禍害了。天啦！」

「你說甚麼？」齊姜道：「瘋婆婆又是誰啊？」

袁野嘆了口氣，把那日他和小燕出山，被瘋婆婆救上一座荒山絕頂之事說了一遍。道：「我本是要去官府報到的，是那瘋婆婆阻止了我，並且……啊！是了，那不是甚麼瘋婆婆，她就是比丘尼大師，若不是她，豈能指點小燕的功夫，又豈能助長了我的功力。是了，齊姜，一定是她，今晚也是她。」

「今晚？」齊姜愕然問。

「今晚，」袁野說道：「難道你不知道有一個沒現身的人，和姜姨一道去救我們麼？先前又聞其聲，未見其人，那人對姜姨說話的口氣，分明是姜姨的師父，錯非是，誰有那麼大的能耐，能彈指就擊落了你的回力燕尾飛刀。齊姜，咱們該走了。」

齊姜也不敢怠慢，兩人即刻落山，向姜姨去路奔去，竟是一路無阻，連半個人影也沒有見到。

天亮了，袁野和齊姜一口氣就奔出數十里地，任他們如何小心，當眞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卻連半個人影也見不到，那齊姜更是鑽林竄高，反倒成了庸人自擾，皆因林中不是鳥驚飛，便驚得狐兔亂竄，他們有先入之見，既然知道有人暗中等候跟踪，是以倒驚嚇了自己。袁野喚住她，說道：「齊姜，你不用担心，有姜姨在前面開路，若是眞有埋伏，也早就被姜姨引發了，姜姨若有什麼發現，也早知會我們了。」

齊姜道：「她只說替我搜查那山口，而今我們離開那山口多遠了，她有這麼好心，豈會一路替我們開道。」

袁野道：「齊姜，姜姨面冷心熱，其實是好人。」

齊姜哼了一聲，道：「好人，她恨你，我看得出來，她一直冷言冷語，不信你會聽不出來。」

袁野道：「我明白，姜姨惱我破壞了她們的平靜生活，她最疼小燕，待我雲姑姑像大姊姊，因為我，硬生生把她拆散了，那是難怪她要惱。齊姜，怎生找個人來問問路就好了，現下我們到了甚麼地方也不知道。」

齊姜道：「不用問，咱們躲還躲不了，倒去找人問路，你跟我走吧。」

袁野不再言語，跟她走了，他信任齊姜，再也不過問，她在那荒漠中獨來獨去，要說走南闖北，人家眞比他强多了，尤其是走在這樣的地方。

齊姜總是寡言少語，說甚麼姜姨面冷心熱，這齊姜才眞是面更冷，心更熱，為救他，數千里追踪；為救他，身入虎穴龍潭；為救他，還不知要受盡多少奔波勞苦，但她總是一言不發，歇下來，歇的也是袁野，齊姜必要把左近搜查一遍，這才默默回到他身邊坐下。夜裏，有甚麼响動，最先跳起來的也是她。

夜裏，既然躲開有人的地方，當然只有在野林裏、山崖下睡地，雖然天晴無雨，但涼秋天氣，北地早寒，又不敢生火。

這是第二天夜裏了，月光從林隙中篩落下來，照見枕石而眠的齊姜，袁野好生過意不去。他輕悄悄坐起身來，可憐的齊姜，這兩日眞辛苦她了。她整日裏奔前奔後，還要替他弄吃食的，既然遠遠避開有人烟的地方，有銀子也買不到飲食，齊姜就得去捉野味來燒烤，不是他不帮手，是齊姜不許。

他眞拿這個死心眼兒的姑娘沒法兒了，這算甚麼呢？她當他是主子？當自己是奴僕了？

當然不是，這個連在姜姨面前也心傲的姑娘，豈是低下於人的，但願在她心中，他並不是甚麼皇太孫，不是她爹心目中的幼主就好了。

月光照在她的臉上，多冷，也多清秀啊，原來洗盡了黃沙泥污的齊姜，清秀中更逐漸露出迫人的英氣，令人覺得她清麗又寶相莊嚴了。

相由心生？不，不是感激與敬愛的目光中，齊姜才是清麗的，最不能忘的那狠山之夜，齊姜淚洗過的面龐，在熊熊的火光照射下，他不是也曾見過她的眞面目，是現下再沒有黃沙掩蓋她的眞面目，也再不用泥污去躲避色情的目光，去保護她自己了。

袁野脫下外衣來，輕輕地蓋在她的身上，夜深，也更冷了，其實連奔了兩日，少說也離開燕京一帶兩三百里地了，既然兩日來都不曾發現有人躡踪，她也該放心了。

當眞他們沒換過衣衫，至少也得把皮靴換過，要不然人家一見便會知道他們是打塞外來的。

齊姜必是太辛苦了，也許因為不見敵踪，心下鬆懈了些，也睡得熟了。

袁野舒了一口氣，齊姜，好好兒睡一覺吧。

他坐在齊姜身邊，行起功來，要不然他就不能抵抗那夜半後的嚴寒。他修練的原是內家功夫，自從得到瘋婆婆替他通關活竅以後，他現下才知功力大增了，眞的

，行起功來，他就一些兒也不覺冷。

但他醒來，他的外衣已披在他身上了，齊姜呢？

天亮了，原來天光大亮了，身邊却不見了齊姜。

「齊姜，你在那裏啊？」

高坡上落下齊姜來，初昇的旭日照亮，也照紅了她的臉兒，但仍是那麼冷。

齊姜冷冷地，哼了一聲，凝視着他。

袁野一怔，吶吶說：「齊姜，你惱我麼？」

「我冷，你倒不冷，是不是？」齊姜說：「為何把衣衫脫下來蓋在我身上？要是凍病了，怎麼好？」

敢情是為了這個，袁野道：「齊姜，你忘了，我是……」

他想說是修練內功的人，不怕冷的，但這麼一說，豈不是說她功力不及他，而她是個心性高傲的姑娘。

齊姜倒也沒再往下說，道：「走吧，我查看過了，山那面可見到有個小鎮。」

袁野忙道：「正是，我們已出來很遠了，我早想對你說，不用再躲避了，既有小鎮，只怕買得到衣衫，我們得把這一身衣衫改換了才行，而且這麼多天來，又髒又破了，連換洗的也沒多一套。」

齊姜點了點頭，不料她面冷，話聲也冷，默默一點頭，倒顯露出她的溫柔來，迎着陽光，她的目光也像和煦的旭日般溫暖。

到了那山溝裏的小鎮，才知仍未出幽燕地界，地名桃花鎮，南面的高山，原來是小五台山，離京不過才兩百多里地了，夏秋兩季，進香的香客多，也多在這裏落脚，現下地凍天寒，香客少了，小鎮也冷冷清清。

兩人打聽得明白，更是放了心，小五台山也是佛門勝地，常有遠到數百里外來進香的，不怪兩人的穿着雖有異，却沒碰到驚異的目光。

鎮上的客棧只得一家才開着門，顯然的，若不是那店中住了兩個人客，只怕門還不會開的，齊姜拍了好半晌桌子，才有一個店家從後面轉出來，說：「客人是住店麼，還是找人？」

袁野忙在齊姜耳邊說道：「別嚇壞了他，對他好言好語。」

那齊姜對他約法三章，無論住店問路，都由她答話，袁野那敢不遵。

齊姜也瞧着有異，店家出來時畏縮，看清楚了兩人，却又喜了，快步前來相迎，但一雙眼，兀自在兩人身上打轉。

齊姜道：「住店。」摸塊碎銀給他。

兩人早把皮帽扔了，自知衣衫不倫不類，又破舊又骯髒，誰都會以為他們是兩個窮小子。

齊姜道：「店家，我們是打南邊來的，只因家父當年在京，許下願心，特來小五台山進香還願。」

她和袁野都生長在大江中游，可不是南邊口音，店家道：「兩位別是上佛光寺還願吧，京裏的老爺來小五台山進香，十個倒有九個是上佛光寺的，兩位只怕還不知道，那佛光寺的菩薩最是靈驗不過，大比之期，舉子們更是成羣結隊前來。」

齊姜道：「我爹當年在佛光寺許下願時，可不是舉子，老人家現今病臥在床，命我兄妹前來還願，店家，不料此地好冷，日前沒法兒，買了兩件破襖禦寒，你瞧，有多破舊骯髒，你們這裏有故衣店沒有，上山還願，我們得沐浴更衣。」

店家道：「有有，就在隔壁，各式各樣衣衫都有，那香客來自四方八面，多有在此添置些禦寒衣物，兩位不知，上了山，還要冷哩。」

齊姜道：「恁地時，我們去買了衣物再來，有勞店家為我們備一點吃食的。」

眞瞧不出，這兩個衣衫破爛的少年男女，出手倒大方，店家連聲應了，却道：「咱們這裏做的全是香客的買賣，沒香客，都關上了大門，我替你們把門喚開來，要不然兩位也摸不着門戶。」

原來是隔隣第三間，店家喚了門，道：「兩位請便吧，却是忘了叮嚀一聲，兩位年輕，又是打遠道南邊來的，兩位回到店中，若見有人來，最好別出房，飲食我也送去兩位房裏。」

齊姜一怔，說：「店家，你店裏住了很多人麼？怎生不見？」

店家道：「倒是不多，只得兩位，但日前總有幾撥人來尋訪，也在那店裏吃喝，官老爺又不像，不過兩位放心，也不是道上的人馬，我是見兩位人好，又斯文，這才多一句咀。」

是銀子好才眞，齊姜和袁野對望了一眼，那故衣店的門開了，走出個老者來，笑呵呵，說道：「我這位老兄弟最是古道熱腸，老兄弟，不料大夥兒喝西北風，你倒做了幾日好買賣。」

那店家嘆口氣，道：「罷了，你又不是不知，我剛把小二遣走了，誰想到會又來了這麼多人家，按說呢，有人客上門，有銀子賺，還怕忙麼，只不過這幾日來的人客，難侍候得很，福伯，這兩位客人要買點衣衫，特帶他們前來，兩位可是貴人，我可是存心關照你。」

店家的眼色，那是甚麼意思？是了，那福伯已堆下了笑容，請兩人進去，顯然店家那一句貴人，令他改容相待。

兩人從頭到脚，買齊衣衫，袁野倒也罷了，齊姜明知這老兒開貴價，但也不說甚麼，當下付了銀子，把衣物抱回店中。

店中仍然冷冷清清，只見店家迎上來，搖搖手，把兩人引進裏院角裏的一間小房，才道：「委屈兩位了，雖是有大些的房間，也空着在那裏，但適才上房的兩位人客吩咐，稍後便有人來，全給留下了。這房原不是客房，乃是自用的，兩位既是兄妹，便要上山，不過暫時歇歇脚，想也不緊要。」

兩人登時一怔，不料就瞬間，外面已是人喧馬嘶，已是到了門口。

齊姜忙道：「店家，你忙吧，這裏就好。」

店家道：「飯菜已備下了，這就替兩位送來，先前老漢說的，兩位可別忘了，外面若有人，還是別出去的好。」

齊姜道：「不勞叮嚀，你請吧。」

袁野在店家身後關上了房門，只聽有人在外說道：「李七爺來了麼，咱們當家的可回來了？」

有人應聲道：「來了來了。」

袁野從門縫中往外一瞧，只見進來了一夥人，連同當先進來的那個姓李的，共是七位，迎出來的又是兩個漢子，全是江湖人物打扮，只不過光鮮得很。那迎上來的人齊向一個束髮長袍，極是軒昂的一個中年人拱手道：「當家的這趟可辛苦，想必見過聖駕了。」

只聽那李七爺呵呵笑道：「咱們當家的豈僅面過聖，直是欽差大臣了，好教你倆得知，今以後大河南北，全得聽我們當家的差遣，不遵號令那就是欺君逆旨。」

那軒昂長袍的人道：「胡說，我洪大海這番晉京，蒙皇上寵召，不過辦一點小事罷了，怎可說是欽差了。」

那李七爺道：「怎麼不是欽差，皇上當面嘉許，吩咐當家的替皇上辦事，豈僅是親差，只怕那朝中派出去的欽差大臣，也沒當家的這般光彩，這番回去洛陽，各位可就知道了，那知府官兒，怕他不出城跪接咱們當家的。」

洪大海，洛陽！袁野一怔！心下也是一緊，洛陽洪大海，乃是中原一帶有數的人物，武功宗的是少林，聽說幼年曾在少林學藝，但武功却又自成一家，內外功夫都已登峯造極，袁野隨師隱居的桐柏山，相去洛陽不過數百里地，這樣的人物豈會不知道，據說黑道上的人物，三山五岳的人馬，全都聽他號令，當眞是威震黑白兩道，從沒人聽說他是坐地分贓，但各路草莽，按年按節，全得對他孝敬，洛陽城外的洪家堡，連地方官也不敢正眼相看，當地的知府到任，最先去拜會的就是他，洛陽有幾位告老的朝中大臣，倒落在他後面了。

齊姜道：「可是你知這人？哼！八成兒是為我們來的？」

「別出聲，」袁野在她耳邊說：「聽他們說甚麼？此人的來歷，我倒也知道一些。」

那洪大海掀髯微笑，毫不掩飾那份得意，說道：「皇上的恩典，今後你們可都得盡心替皇上辦事，却是我派你四個先行來此，可有那人的踪跡麼？」

那兩個漢子都搖了搖頭，一個道：「却不怪麼？當家的料事如神，這兩日中，就沒一個人打從這道上來。」

李七爺道：「當家的，你放心，那人必然晝伏夜行，大道不敢走，那還快得了，我們雖然晚了半天動身，必然已走到前頭了。當家的料事如神，一定錯不了。」

洪大海點了點頭，道：「我早算計定了，既然巧計安排，放他逃走，南北他不敢走，東西是死路一條，只有這一面是崇山峻嶺，他必往這面來，也許眞落在後面了。」

隨對那兩人道：「你們在這裏歇了兩日，就派你們即刻動身，這番皇上面命，咱們這個臉是露足了，休要怠慢，京城以西這四座山，過了妙峯山，我算計他必走東靈山與百花山之間的叢山峻嶺。」

李七爺也道：「當家的，怎麼却不去攔截，倒守候在此？」

洪大海微微一笑，說道：「既是峻嶺崇山，別說我們這點人了，便是萬馬千軍，你能搜尋遍麼？他不過在裏面躲躲藏藏，要知道山野林深，雖然隱密，但距京城仍然很近，他必不敢停留，仍要往西竄行，這小五台山乃是最後一座大山了，出了此山，人烟就多了，就算計他若眞打從這條道上來，必要在此停留，現在你們都聽着。」

只聽他分派了六個人，同來的七人中，派出了四個，隨同那兩人，吩咐他們立即出發，分作三路，道：「你們記住了，一旦發現了那人的蹤迹，即刻派出一人來回報，休要打草驚蛇。」

洪大海指點六人，原在店中的兩人繞到小五台山南面，兩個去西北，對那最後兩人道：「你們去前路巡查，看有接應他的人沒有，那才是咱們要等候的，皇上安排妙計放走他，不過就是要把他們一網打盡，現下最緊要的是，先得把他們的巢穴找出來，你們明白了麼？」

那六人都點點頭，只聽洪大海又道：「既然明白了，還不把兵刃收藏起來，這兩日中若是沒發現那人的蹤迹，也不見到接應他的人，下一站是平原，你們也分三路，往西南走，到了平原再會合。」

那六人忙忙走了，洪大海這裏也帶着餘下來的人，進了上房。

這樣的小鎮小店，總共也不過五七間房，有甚麼上房，不過是正面正中一間大房罷了，隨又走出一人來呼喚店家，吩咐備辦飲食。

袁野却如泥塑木彫，站在門後，久久不能動彈。果然有如姜姨所說，永樂帝眞是長綫放風箏，放他逃走，其實有大陰謀。更是萬萬料不到，北方的數一數二人物仇千峯請出來了不算，更把坐中原第一把交椅的洪大海也請了出來，誰也不把官兵放在眼裏，但這洪大海可不同了，跺跺脚，中原地也會震動，三山五岳的人馬全聽他號令，這一來豈不是寸步難行？

齊姜也是半晌沒出聲，先時還聽到她把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這一會兒怎麼不出聲了？

袁野一回頭，只見齊姜滿面鐵青，却不料已趁這一會功夫，已換了衣衫。

齊姜避開他的目光，道：「快換了衫，咱們是南方來的兄妹，委屈你啦，跟我姓齊。」

袁野點了點頭，他心下沉重之極，盡在不言中，還有甚麼好說的。

他把衣衫換了，那店家也已送了飯菜來，齊姜道：「店家，不知你這裏有現成的香燭沒有。」

店家道：「我們是做香客生意的，那會不備，我這就替兩位備一份來，只不過今日晚上，上了山，就回不來。」

兩人這裏飯罷，店家把香燭取來了，還眞是一份，用籃兒裝了，一切齊備。只不過那上房的門大開，那個李七爺和另一個漢子，此出彼入，要想出去不被發現，那是千難萬難。

袁野只是唉聲嘆氣，齊姜却不停地在屋子裏打轉，轉來轉去，一會往門縫處張望。

袁野道：「齊姜，不用說，咱們的相貌他們已是知道了，尤其是我，雖然只從圖形上知道，不可能一眼便認出來，必也會一見就會生疑，我倒是記起來了，你記得不？他們先前只說一個我，沒提起你，

只怕還不知咱們兩人是在一道的。」

齊姜道：「說得是，當眞聽他們的言語，都以爲只你孤身一人，不知我和你在一起。」

忽聽外面喧嚷，有人嚷着走進來，叫甚麼？叫師妹？

袁野和齊姜擠在門縫後瞧，只見一個女子嚷道：「你這店家可惡，分明有房沒人住，怎說沒房，開着門做生意，我是住定你這裏啦。」

是個姑娘，二十歲不到，兩手叉腰，瞪着隨後進來的店家。

却見又追進來一個少年，二十來歲，腰間佩劍，道：「師妹，你就是這個脾氣，若是人家有房，倒會把客人往外推麼？我們到別家去吧。」

那姑娘道：「那還有別家，都關門閉戶。」只見她一斜身，一脚踢開右面一間房門，說道：「你瞧，房間明明空着。」

那店家苦着臉，說道：「這位少爺說得不錯，若不是這房間全被人家要下了，倒把人家往外推麼？姑娘，鎭上也還有三間客棧，儘可留宿的，必有一家有人在，我這裏實是沒房了。」

那姑娘怒道：「還說沒有，呔！可又不是白住的。誰要了，你給我叫出來。」

其實那個李七爺早站在上房門口了，倚着門柱，抱着胳膊，兀自在打量這一雙男女。

那李七爺打了個哈哈，說：「你這妞兒可兇得很，不用叫了，要下這裏房間的，就是我。」

說着，步下階來，瞇着眼，把兩手向背後一揹。豈祇是不把這兩個少年男女放在眼裏，那眯着的眼兒更透着邪，邪裏邪氣，轉着步兒瞧那姑娘。

呔！那姑娘眉兒一皺，却是那少年叫道：「師妹，咱們換一家客棧吧，既然有人包下了，犯不着和人家爭。」

那姑娘一側臉　臉兒已凝寒冰，敢情還是眞美，只見她：芙蓉如面柳如眉，偏是柳眉會挑煞，袁野說：「糟了！」

他心下說，不料已說出口來，齊姜斜了他一眼，說道：「哼！你倒關心她，讓她教訓教訓這姓李的不好。」

甚麼？這姓李的顯然是洪大海身邊的第一號人物，武功豈會差得了，這一雙少年男女豈是對手，何況屋裏尚有洪大海。

「你做甚麼？」袁野更是一怔？

齊姜挽起籃兒，忙急道：「我有了主意，待會我說一聲走，你就即刻出房往外走。」

袁野尙在發楞，她已推門走了出去，早見那少年伸手攔阻，却見那姑娘並不瞧他，圈臂一帶，少年已跟蹌退後，竟不知她用的是甚麼手法。

姓李的似也微微一怔，但仍笑道：「瞧不出，你這妞兒倒眞有兩下子。」

姑娘亦是不瞧他一眼，對店家道：「這房我是住定啦，開門做生意，空着房，我們就住得。」那姓李的明明在她身前，她却直往前走，直似眼前沒人一般。她一點步，眼看就要撞入人家的懷裏，顯然那姓李的不安好心，眼兒邪，笑得更邪，竟往前一迎。

啊呀！看不見那姑娘是怎麼伸手的，脚下也仍是上步，那姓李的却已跟跟蹌蹌，只見他大力一挫腰，硬生生把跌勢止住了，叫道：「好個小妞，你倒眞有點邪門兒。」斜肩一掠，搶到階前，又攔住了那姑娘的去路。

齊姜却忽然現身出來，倒像是和這一雙男女一道兒來的，就道：「這人準不是好東西，姐姐，教訓他！給他一點兒厲害的，瞧他還敢不敢橫行霸道。好啊，打得好！」

早是脆生生一聲响，姓李的漢子一聲啊唷，竟被那姑娘揚手打了個咀巴子，那漢子又驚又怒，皆因他這番已有所提防，眼看人家揚手，他分明已向姑娘的手腕拿去，不料非但拿一個空，且沒躲過人家那一掌，打得他雖未臉上開花，但必已腫了，因爲熱辣辣，好痛！

那姓李的漢子怒不可遏，左臂一抬，右臂斜伸，好個下流賊子，竟向人家姑娘胸前抓去，但那姑娘一錯步，已轉到他身後，一脚踢在那漢子的屁股上，身快脚快，快得無與倫比，只見那漢子一個餓狗搶屎，噗通一聲，仆跌在院中，一時竟爬不起來。

可把門後的袁野瞧得目瞪口呆，那姓李的漢子分明身手都不弱，不料到了這姑娘手，竟無還手之力。

說時遲，那門中早搶出一人來，怒吼道：「好妞兒，你敢到這裏來撒野，」人未撲到，虎虎的拳風已入耳，却見齊姜也搶出去了，道：「姐姐，你後退，這個交給我，不教訓他們，還道我們好欺負。」

她左手仍然挽着籃兒，滑步飛起右腿，只不過那麼輕描淡寫地一句，才見她右掌倏托下翻，叭的一聲响，那漢子已撞落出七八尺外去了，重重地跌落地上！

齊姜的身手袁野是早知道了，但似這般乾凈又俐落，倒是初見，而且適才撲出來的這漢子，拳風虎虎生威，顯然亦非弱者。

那姑娘與少年也是一怔，就在這瞬間，那洪大海已走出房來，對那兩個爬起來的漢子喝道：「還不給我退下。」

只見他步下階來，瞧瞧那姑娘，又瞧瞧齊姜，隨轉向那姑娘道：「你這分光掠影手是向誰學的？太湖摩雲叟是你的甚麼人？」

那姑娘昂頭一揚眉道：「哼！你倒也有點眼力……」

那少年已搶上，對那姑娘使了個眼色，已對洪大海拱手道：「正是家師，尊駕既然識得家師，必是自家人了，適才多有冒犯。」

袁野只道這洪大海出來，必要替兩個手下出頭，已捏了一把汗，不料洪大海一捋鬚，說道：「原來是摩雲叟的高徒，不怪他二人上當了……」

那姑娘哼了一聲，顯是洪大海說上當，心有不服。

洪大海却捋鬚含笑，又道：「果然不是外人，令師和我雖無深交，但彼此敬重，當眞名師出高徒，適才不過是誤會。幾位若無處落脚，店家，這房給了他們吧，我們雖已要下，但隨行的人已走了，也已用不着了。」

齊姜忽然插了咀，哼了一聲，說道：

「姐姐，他讓給我們，偏不住了，除了這裏，難道咱們沒地方住麼，走啊？」

袁野忙不迭一閃身，不僅是洪大海的目光落在齊姜面上，那兩個少年男女也在發楞，也都瞧了她手中的籃兒。籃兒裏的香燭仍然擺放得整整齊齊，但她適才一脚把那漢子踢倒，却仍携着那籃子。自然都不是籃兒有古怪，大夥兒驚訝的是齊姜的功夫。

齊姜已轉身說：「大哥，咱們走。」

這一來大家也才發現站在通道口上的袁野，他可不蠢，早已明白齊姜的用意了，現下他們已換過了衣衫，再假裝是和這兩個少年男女一道兒來的，自也能瞞過洪大海。

袁野故意皺了皺眉兒，道：「妹子，你又惹事了，動身北來時，爹是怎生吩咐你來着。」

齊姜噘着咀，道：「誰教他們氣人，大哥，你沒瞧先前那個人的賊眉賊眼，有多氣人，要是我啊，我可不這麼便宜他，咱們走，姐姐，你們走是不走。」

「走，」那姑娘說：「誰願和這種人住在一個店裏。」她轉身也跟上了齊姜。

袁野却不慌忙，側身讓兩個姑娘過去了，對那少年含笑拱手，道：「兄長請吧。」就勢一轉，也就成了向洪大海也拱了拱手。

少年摸不着頭腦，這時可不便問得，也說了聲請，急忙忙追兩個姑娘去了。

袁野却不慌忙，對那發楞的洪大海一點頭，才瀟瀟洒洒，緩步出店。其實他脚下一點兒也不緩，而是故意顯示一下脚下功夫，飄然而出，瞬已追上前行的三人。

他暗中留神着身後，洪大海竟然並未追出。那兩漢子嚇破了胆，那還敢追趕。

袁野心下也明白，當眞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那摩雲叟威震武林，若然仍在江湖上行走，豈輪到這洪大海橫行無忌，袁野還是幼年聽師傅論武林人物，提起這摩雲叟，也肅然生敬，據說和那摩雲叟對敵過的人，從沒在他手下走到七招，摩雲叟從來就未見用過兵刃，但一出手，就能將對手的兵刃奪下，漸漸名揚四海，天下武林，也才知道有分光掠影摩雲手這門功夫。因此誰也不知他的名姓，是故江湖中人便以摩雲叟相稱。但早已不在江湖上行走了，不料這姑娘竟是摩雲叟的傳人。

初邂逅　俠女相逢成蜜友

那洪大海不敢留難，手下一再被挫辱，也不敢出手，正可見摩雲叟的名頭何等高大。

袁野更心喜的是，齊姜竟然有急智，必是早看出兩人身有絕技，聽聲調已知是南邊來的，她便假裝是和人家一道來的，這一來，他已不再是一人了，而是兩男兩女，結伴北來，任誰也想不到，也絕不會疑心他了，洪大海可不是絲毫不疑麼。

他追上前面三人，齊姜已在拍打一家客棧的門，回頭向袁野身後瞧一瞧，雖沒言語，却揚了揚眉兒，把頭微微一點。

袁野才待招呼兩人，店門却開了，是一個頭戴毡帽的老人家，鬍鬚已花白了。

齊姜說：「老人家，咱們來投店的，好歹住上一晚，咱們一切自己動手，不敢勞動你老人家，房錢飯錢可不少你的。」

那老店家笑道：「姑娘，你都說了，我還有何說的，實是沒人手，恁地時，請進。」

齊姜帶頭走了進去，陰暗的店堂，桌椅上都蒙了一層灰塵。

老店家掩了門，道：「請去裏面吧，倒是有幾間客房，門窗一直關着，想來也還乾淨。」

天涼不久，顯然不久前還有人客，那房裏倒眞乾乾淨淨。

齊姜道：「好，咱們四人，每人一間，老人家，這個給你，勞你買些柴米菜蔬來，待會我自己動手。」

齊姜取了一塊莫約三兩重的銀子遞給他，老店家笑得咀也闔不攏來，道：「姑娘，那用這樣多，柴米油鹽全現成，我也還養着兩隻老母鷄，後園裏種有菜蔬，我去摘好了。」

袁野早對那少年和姑娘拱了拱手，道：「尙未請教兩位尊姓大名。」

那少年好生儒雅，道：「不敢，在下秦重，這是我的師妹杜青，但人家可都叫她……」

怎麼未說先笑了，那杜青跺着脚兒道：「你敢……敢說……」

秦重更大笑，說：「我不用說，人家怕會不曉得麼，任誰一見也知你是最不講理的刁蠻女。」

杜青瞪眼，氣道：「你的名兒好聽得很啊……」

怎麼她的臉兒突然紅了，而且狠狠地啐了一口，却是她啐了這一口，袁野倒明白過來，也不禁莞爾。當眞這是秦重儒雅風流，秦重乍聽起來，可不是情種麼？雖是初遇乍相逢，但袁野也已覺出，他的目光一落在杜青面上，就默默含情。看來眞是個情種。

秦重道：「却是也未請教兄台……」

齊姜却搶上前來，說道：「他是我大哥，我叫齊姜，我大哥名叫齊野，我們是打南邊來，上小五台山還願的，喂，刁蠻女，我猜我一定比你大，我叫你刁蠻妹吧，我也猜得到，你們一定餓了，我說啊，這算什麼洞天福地，凍天餓地就眞，想買些兒食的也沒有。走吧，來帮我作飯。」

不由分說，拖了那杜青就走。

秦重望着兩人消失的背影，笑道：「令妹好生爽朗，妙極了。」

妙極了？袁野一怔！這是怎說？秦重已有所覺，忙道：「齊兄有所不知，我對這刁蠻妹子，眞拿她沒法兒，這一路行來，到處惹事生非，我的話她連半句也不聽，看來令妹倒能管束得了她。」

敢情他說的是這個意思，先前在那店中，這刁蠻女可不是半句也不聽這秦重的，說起來，倒眞是刁蠻女先不講理，搶入霸住，那洪大海顯然有所顧忌，要不然今日那會罷休。

袁野也不禁瞟了兩個姑娘去處一眼，心想：「奇怪，齊姜往日總不多說半句，一日之中，也難得聽她說幾句話兒，今日却怎生話多起來了，莫非以往無件，今日却與那刁蠻女投了緣。」

當下說道：「秦兄和令妹北來，想必

是上京了。」

秦重道：「實不相瞞，若然上京，會放着大道不走麼？此來乃是尋訪一人。」

袁野道：「秦兄初來此地罷，從你身上的衣衫，一看便知，好生單薄，何不請入內坐地。」

那秦重可不是衣衫單薄麼，小院中風不大，却已是衣袂飄飄，却也因此更增了幾分瀟洒，袁野心想：當眞名師出高徒，那刁蠻女的身手已見了，是她的師兄，不用說更是了得了。但那像是身有武功的人，和人家相較之下，眞個是愧有不如，更難得的是人家深藏不露。

秦重道：「齊兄請。當眞相逢何必曾相識，賢兄妹來此進香還願後，不知要去何處？」

兩人進入房中，原來是兩暗一明的廂房，明間擺下桌椅，不料小鎭小店，倒有這般像樣的客房，袁野不自覺點了點頭道：「却是好也，我們不用分開來住，暗間各有兩床，這明間起坐也便當。」

秦重道：「是了，這桃花鎭雖小，客棧却是做的香客生意，多有達官貴人擧家前來，這裏可不又比那一家更好麼，看來你我眞有緣，齊兄請坐，適才請問，尚未蒙齊兄你賜告。」

袁野忽然嘆了口氣，他是忍不住一嘆，待得警覺，已是來不及了，四海五湖，天空海闊，但那有他容身之地，存身之處，適才非是他不答，是無法作答。

只見那秦重烱烱雙眸，望着他瞬也不瞬，且更上上下下打量起他來。

袁野不但心下立生警惕，且心中一懍有些兒着慌，忙道：「不敢相瞞，我兄妹實無一準的去處，浪迹天涯隨遇而安。」

那秦重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原來你是……」

袁野大吃一驚，這秦重的一雙目光實是有異，莫非已認出他的眞面目來了？

現今普天之下，通都大邑，四門張懸皇榜，到處在畫影圖形在捉拿他，人家穿州過郡，認出他的眞面目來，那亦不奇！

却聽那秦重又道：「先前令妹一出手，可見武學淵深，若我猜得不錯，賢兄妹是學業有成，奉命出來歷練她，那就更妙了。」

袁野大大鬆了一口氣，忙道：「秦兄好眼力，正是，今日得遇兩位，更蒙下交，幸也何似。」

他借拱手，掩飾他那手足無措，皆因那秦重雖然恁地言語，那一雙目光仍然異樣，而且兀自在他身上溜轉，面含笑，眼兒也含笑。

但人家分明沒惡意，這是令他心下稍安的。不，他是安心了，但心下倒增了愧慚，雖說是不得已，但論交不以誠相見，如何不愧。

「喂！」門口一暗，那杜青竄了進來，說：「好哇，我們在忙，你們倒好愜意，舒舒服服談話坐地。」

她可不是個刁蠻女麼，嘛着咀兒叉着腰，秦重笑道：「不怕齊兄見笑麼，灶下事，乃是……」

杜青一瞪眼，說：「是我們份內事，是不是？哼！」

「不不，」秦重搖手笑道：「我是說倒想幫忙，却怕越幫越忙，齊兄，你尚不知，我這個師妹別瞧她刁蠻，可燒得一手好菜，我師傅每餐如無她燒的菜，就不能下嚥。」

杜青嘴兒不嘛，唇邊綻開了笑。

秦重却把身子兒側了側，在袁野耳邊說道：「可不就寵壞了她，要不，她也不會變成刁蠻女了。」

便是院中也聽得到，那是耳語。

秦重一縱身，已落在椅後，杜青哼了一聲，說：「饒過你這遭兒，擺開桌子，吃飯啦。」

那老店家捧了碗筷前來，袁野忙上前接過，道：「老人家，有勞了。」

只聽齊姜連聲呼喚刁蠻妹，杜青竟然應着跑去了，一會捧了菜來，可不是眞快麼，袁野却是明白，齊姜在灶下從小操作到今，憑她的身手，那會不快，何况加上個杜青。

那老店家又去取了一壺酒來，道：「兩位公子嚐一嚐，這酒也是小老兒自己釀的，雖比不得江南佳釀甘美，却也驅得寒涼。」

杜青道：「齊姐姐說……」

她怎麼歪着個頭兒對袁野瞧，說，可又不往下說了。

袁野被瞧得不自在道：「杜姑娘，她說甚麼？」

杜青道：「你瞧，齊姐姐對你多好，先替你燒了下酒菜送來，說你們說話兒不可無酒，有酒不可無餚。」

秦重嘆道：「可惜，我倒也有個師妹，可惜對我一點兒也不好。」

杜青半含嗔，瞪了他一眼，跑了。

秦重瞧她不見了影兒，才低聲笑道：「了不得，齊兄你這妹子眞有本事，我這師妹刁蠻起來，便是師傅的話也不聽的，令妹竟能差遣她跑來跑去。」

袁野微微一笑點頭，心說：豈祇你這師妹，那日我和她何嘗不是初相遇，就已被她呼來喚去，支使得轉來轉去。

他心下却也明白，齊姜恁她安排，乃是要他結交這兩人，也正合他心意。

說眞的，那洪大海是何等人物，不但手下多，勢力大，武功在當今武林，也是屈指可數的人物，但他的手下當他的面前被折辱，被打了，他竟然視若無睹，即使不是畏懼了這兩人，也有所顧忌，何况這杜青天眞可愛，秦重儒雅，兩人一身功夫令他心折，與其論交眞個是三生有幸。

袁野忙斟了酒，道：「秦兄請坐，倒休辜負了兩位姑娘好意，今日相逢幸有緣，來來，乾了此杯，請！」

兩人邊飲邊談，秦重絕口不提江湖中事，袁野避而不談，却越談越投機，都是南邊來，談的也自是此地的見聞，風土古蹟，說起古蹟，自是離不開戰國春秋，說漢道唐，說起那元大都，古戰場，少不免又都一陣感嘆嗟哦，袁野對這秦重也更加欽佩了，人家的武學淵源，觀其儒雅，已知飽學，果然飽學。

那秦重對他也敬重有加，正是惺惺相惜，道：「齊兄與令妹去進了香，不知也想繼續北遊麼？」

袁野道：「不瞞秦兄說，我兄妹已是倦鳥知返，北地眼看冰凍千里，行見萬里

風雪飄，實非久戀之鄉，却是秦兄和令師妹……」

秦重道：「妙極了，我們原也有意北遊，但聽得傳聞，京中已現亂象，其實這一路行來，若不是道上亦已見亂，我們也不會走到這條道上來了，有道是青春結伴好還鄉，我等結伴南下，倒不寂寞。」

袁野喜極了，正是求之不得，道：「相逢知己千杯少，可惜。」

兩人談說間，竟把那一壺酒喝得乾乾淨淨，那店家恰又送了一壺來，秦重笑道：「老店家確是解人。」

不料袁野這裏才接過，肩後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把酒壺給奪了去。

是齊姜捧了飯菜來，後面跟着杜青，也捧着兩個大碗，像一陣風般捲了進來。

秦重笑道：「姑娘好身手。」

齊姜一皺眉兒，道：「這是甚麼時候，你們倒只顧喝酒。」

袁野向門外瞧了一眼，道：「妹子，可是……」

杜青哼了一聲，道：「齊姐姐說，那夥人必不甘休，我還不信，出去一瞧，可不是有個鬼鬼祟祟的人在對面簷下，一見我出去，就轉身溜了。」

齊姜道：「那人懾於令師的威名，明着不敢得罪你們，我猜他們必不甘休，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况他們人多。」

杜青眉兒一挑，道：「師兄，你猜那人是誰？敢情就是洛陽的洪大海，我要早知是那賊子，先前就不放過他。」

袁野也不禁皺了眉頭，心下也忐忑起來，難道仍然沒瞞過那洪大海，仍然對他思疑了？

秦重點點頭，道：「原來是他，師妹，休要惹事生非。」

杜青哼了一聲，也橫了那秦重一眼，道：「你怕，我可不怕他。」

秦重道：「這不是怕，師妹，你忘了動身時，師傅怎生吩咐我們來着？離了淮海，難免就要……」

「就要遇上他的人馬，」杜青說：「好啊，偏在這裏遇上了。」

那杜青的眉兒高高揚了起來，又哼了兩聲。

齊姜瞧瞧兩人，道：「你們可是和他有過節麼？」

秦重道：「家師早已隱於太湖之濱，不問江湖中事了，數年前，一夥賊子竟在滁州安窰立寨，初時家師也還容忍，後來忍無可忍，打傷了幾個爲首的，便找了姓洪的來出頭，亦被家師教訓了一頓，是這姓洪的保證從此之後，絕不敢到淮陽一帶來騷擾，師傅他老人家也就放過了他，倒好好接待了他。」

袁野奇道：「那是爲何？」

秦重道：「便是我亦不解，這洪大海作惡多端，爲何不就此剷除？是家師言道：殺了他，却不就是殺盡天下賊子，若然令他知所戒懼，他能管得中原大河南北黑道人馬，不過是盼他能放下屠刀，再去約束他手下人馬，是以反倒和他結了交。」

齊姜道：「却不知江山易改，賊性不移。」

秦重道：「齊姑娘說得是，這洪大海是收斂了些，其實他却苦練功夫，對家師懷恨在心，他收斂乃是表面，除了淮陽地，他的人馬不敢踏入半步，倒暗中夥結了更多賊黨，聲勢倒更大了，只因當年家師要想借助他去約束大河南北黑道上的人馬，便存了他的顏面，無人知道他已敗在家師手中，却是家師結交他，倒人人盡知，這一來，倒反而助長了他的氣焰。」

袁野點頭道：「不怪杜姑娘先前打了他兩個得力的手下，那個人稱李七爺的，看來，更是他的左右手，他竟然也忍了。原來他對令師仍然心懷戒懼。」

秦重搖搖頭，也把眉頭緊緊皺了起來，說道：「據家師說，這洪大海因近水樓台，洛陽和嵩山近在咫尺，是以練了一身少林派的硬功夫，只不過未曾到家，未能造極登峯罷了，兩位武學淵深，自也明白，各門各派的武功，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武功無蓋世，若然這洪大海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可就勝負難料了，洪大海矢志報仇，之所以迄未敢再入淮陽，不過是尚無必得把握而已，早晚也會找上門去，故爾命我們小心在意，不料偏是在這裏碰上了這魔頭。」

杜青的眉兒挑得更高了，道：「師傅也不過是吩咐我們小心罷了，虧你還說的，今日那賊子……你竟然……」

杜青臉兒紅了，也怒形於色。先前那李七爺對她出言調戲，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袁野忙道：「秦兄持重，那洪大海怕不也自知理虧，杜姑娘，令師兄豈是怕事之人，咱們吃飯吧，既然如此，我們倒眞得小心在意。」

齊姜道：「妹子，那賊子若仍不知好歹，不死心，便你放過他們，我也不饒他，總算你已出了氣，已懲戒了賊子們。來，再不吃，飯菜可都冷了。」

四人飯罷，那天色已不早了，初冬天氣，晝短夜長，天色又陰暗，密雲欲雨，午時才過不久，倒像已是日暮黃昏，袁野和齊姜進店是假，又有意結交這兩人，自也不提走字。

那齊姜却另有主意，知道洪大海已派出人去前途攔截，若即刻往西行，難免遇上，後面只怕還有來的人，倒不如在此靜觀其變，若然洪大海不疑心，又眞顧忌摩雲叟，必然就會上路，豈不是再妙不過。

那杜青和秦重也是隨遇而安的人，袁野暗暗納罕，這麼個刁蠻的姑娘，竟然一見齊姜就投緣，眞是寸步也不離，把姐姐叫得好不親熱。

齊姜道：「妹子，今天咱們不走，誰耐煩悶在這裏，走，咱們出去溜溜。」

她對袁野暗中使了個眼色，兩個姑娘手牽手，走了。袁野明白她的意思，是要去查看洪大海的行踪，秦重也不阻止。

兩個姑娘走了，袁野忙道：「秦兄請放心，杜姑娘一身絕世功夫，更有我這妹子伴着她，不會有事的。」

秦重點點頭：「我不過不敢忘記家師的吩咐罷了，若然遇上了，而又咎不在己，却也不怕事，令妹不但武功高强，更老練持重，我有何不放心的，令妹的用意，我已明白。」

他明白！袁野一怔，莫非齊姜適才對

他使眼色，被他瞧見了?此人聰明絕頂，那麼，是否早巳知他是甚麼人了?

不，不能憂形於色，其實這秦重便眞巳知道他是誰，那又有何可担心的，他既不是官家的鷹犬，又非和師門有淵源，人更正派，身出名門，人家的師傅摩雲叟，更是德高望重。

他定了定心，便又和秦重論古說今，說些武林中事，江湖見聞。却是人家不以杜青爲念，袁野倒漸漸担心起來，反而是他的不安，隨着那天色黑下來，也更加不安起來。

天色黑了下來了，老店家掌了燈來，也才見齊姜與杜青手牽手，回到店中來，未見人，先聞聲，是那刁蠻女的格格笑聲，却不進房來。

秦重笑道：「齊兄你不躭心了吧，其實她們回來得再晚些，我更放心。」

袁野喑說了一聲慚愧，道：「秦兄，這是怎說?」

秦重道：「這小鎭雖然荒凉，可非是沒人烟，若然有事，小事也會是大事了，大事更天翻地覆，令妹和我這個刁蠻師妹，可也不是好欺的，令妹更機智了得。何況明知有對頭，那會不小心。」

原來兩個姑娘又在灶下忙了，一會杜青跑來，秦重抿着嘴笑，那袁野也忍不住莞爾，杜青瞪了眼，道：「你兩個坐享現成，倒笑。」

顯然她一見兩人都望着她笑，心下也有些明白了，用袖管一擦，可就更成了個花臉貓，忽見齊姜探進頭來，叫道：「大哥，你來，你來帮手，妹子，瞧你滿臉煤烟，衣衫上也是，你去洗了臉，換過衫再來。」

袁野忙起身，隨她轉到灶下，齊姜道：「你看着火，無論我說甚麼，你可都得不動聲色。」

袁野心下一跳，知她出去了這半天，必是發現了甚麼不對勁，難道……

他不敢瞧齊姜一眼，她在灶上忙起來，把鍋盤碗盞弄得震天價响。

他在等待，那齊姜却跑來跑去，顯然她是要瞧清楚左近是否有人。

半晌，她才說道：「該加些柴了，把火燒得强些，聽我說，大哥。那姓洪的走了……別瞧我，瞧着火。」

顯然她故意在鍋上弄出聲响來，說道：「但我知道他不是眞走了，我先前出去轉了一轉，總覺得有人暗中跟着我，但我担心的，可不是姓洪的，無論如何，即使認出我們來。也不應對我們不利，那昏君還要以你爲餌，姓洪的既是他派來的，當然也不會難爲我們。」

袁野忍不住瞧了她一眼，忍不住說道：「可是你別有發現?」

「我担心……瞧着火，別瞧我。」齊姜說：「我担心的是，我們身邊的人。」

袁野渾身一震，但笑了，道：「你是說這師妹?不會的，齊姜，你太多疑了，摩雲叟乃是世外高人，與世無爭，與人也無爭，那會插手此事。」

齊姜道：「但那個姓秦的，眸子不正，我發覺，每當你不是面對着他，他那雙眸子就亂轉起來……別打岔，聽我說：我不是無緣無故把杜姑娘帶出去的，果然被我查問出來了，原來這秦重是帶技投師的，拜在摩雲叟門下，還不到三年。我爲何對他生了疑……。」

袁野搖搖頭，笑道：「齊姜，有道是疑心生暗鬼，你一心一意要保護我，便把遇到的人，全當壞人可疑了。」

「但我並不疑心杜姑娘，有道是畫虎畫皮難畫骨。」齊姜說：「但知人口面便知心，大哥，我從小孤苦伶仃，這兩三年來，浪迹江湖，我巳學會了怎麼保護自己，學會了從人家的眸子裏去分辨好人和壞人，口面能不動聲色，但眸子可瞞不了人，大哥，今日那個姓李的調戲杜姑娘，你見到了，你我是外人，是不是也心裏氣，但是……這姓秦的却不許杜姑娘出手。」

袁野道：「只爲了這個，你就起疑心了?」

「爲了他的眸子，」齊姜說：「我清楚地見到他的眸子在亂轉，也見到他衝着那姓洪的一點頭。」

袁野向灶裏添了柴，搖搖了頭。

齊姜道：「你不信，我知道你一定不信，但該信一句古話，因爲我們身在險地，隨時隨刻都有危險，這句古話就用得着了。」

「你是防人之心不可無!」袁野說：「齊姜，多謝你，你對我眞好，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我。」

「害人之心才不可有。」齊姜道：「有人來了。」

是杜青來了，齊姜巳把菜燒好了，說道：「可又是個小美人兒了，嘖嘖，小妹子你眞美，不怪你那師哥對你着迷了。」

灶下的火光映着她那羞得嬌紅的臉兒，可不是更美了，杜青跺着脚撒嬌叫道：「唔……你笑我，人家把你當親姐姐，你倒笑人家。」

不料這瞬間，後面傳來轟然一聲响，跟着是急促的高叫「師妹」之聲，杜青一怔，斜肩飛掠，當先奔去，齊姜一把抓住跳起身來的袁野，說道：「且慢!」

袁野急道：「齊姜，放手，你……」

齊姜連忙道：「有詐，小心。由我當先。」

原來她不過是要打前頭走，只見那房門巳破，半截房門橫在地上，屋中那桌子也翻倒在一邊，只見杜青滿面鐵青，不見了秦重。

齊姜恰好攔阻了搶出來的杜青，說道：「妹子，你別急，讓我們先查一下，來人既把令師兄擒了去，那是何等身手，還能追得上麼，先查看一下再說，看是甚麼來路。」

袁野一驚道：「咦!這是甚麼?這面還有。」

他從門邊拾起一頂僧帽，牆角下拾起一片黃色僧袍的袖子。

「和尚!」杜青說：「是和尚把我師兄擒了去。」

袁野道：「小五台山上才有和尚，必是把秦兄擒上山去了。咱們快追。」

齊姜却當門而立，冷冷地說道：「既知和尚所爲，這裏近着小五台山，何必急在這一時。」

杜青急道：「若是師哥他有個甚麼好歹……」

齊姜冷冷地道：「你師哥既然被擒，小妹子，你想想人家要殺他，不是更容易麼，要殺，他早巳沒命了，也不會擒去了，放心吧。」

可不是說得有理，袁野皺着眉，杜青却發楞，齊姜倒慢慢兒再又查看了一遍，道：「小妹子，今日我聽你說，你們師徒在太湖邊上，隱居了多年，從不與江湖中人往來，也沒有仇家，是不是?」

杜青點頭道：「是啊，我師傅與世無爭，豈會與人有仇，便是這洪大海，我師傅當年也顧全了他的顏面，誰都知道他乃是敬我師傅，才約束手下人不騷擾淮陽，敗在我師傅手中之事，誰也不知曉，甚至連當場的人也不知。知道的只有洪大海自己，我師傅是相讓，不過打了個平手。」

齊姜道：「這麼說，更不會與出家人爲仇了，但這裏却留下一頂僧帽，和一隻僧袍的袖子。」

「留下。」袁野可明白齊姜之意，道：「這是在知會我們，這秦重乃是和尚所擄，和尚在山上，示意我們，要去救人，就快快上山。」

齊姜轉向杜青，道：「妹子，你這師兄因何被擄，你明白了麼?」

杜青怔怔地望着兩人，顯然人家都明白了，她却一點也不明白，一個好勝的姑娘，豈會承認不明白，是以只是怔怔地望着齊姜。

齊姜又道：「妹子，你說，你這師兄帶技投師的，是不是?」

杜青道：「是啊，還不到三年。」

齊姜道：「帶技投師，令師也收他爲徒，不用說，對他的出身來歷，也查訪得清清楚楚?」

「這個……」杜青遲疑了，眼兒也張大了。

齊姜瞧了袁野一眼，只是把眉兒揚了揚，說道：「妹子，令師只不過被他虔誠所感，人也儒雅，看來不似江湖中人，是以你師傅也就不十分追究，也不仔細去查訪了。」

「是，」杜青睜得大大的眼兒，望齊姜瞬也不瞬，說：「你你，你怎會曉得，不，不是……」

「是，又不是?」齊姜道：「這是怎麼說啊，到底是，還是不是?」

杜青道：「初時師傅眞是見他一片誠心，才點了頭，但迄今仍然未傳授他的心法，本門的分光掠影摩雲手，也還未曾傳授，嘿嘿，我可是不該說的，也對你們說了。」

齊姜道：「妹子，你放心，我和他一定守口如瓶。」

杜青道：「師傅說的也是實情，因爲練分光掠影摩雲手，得把基本功練成了才行，任你武功根底再厚，若不依照本門的基本功夫，苦練三年以上，便是傳了心法，也毫無用處。」

齊姜道：「原來令師是一再指點他練了三年的基本功夫，也暗中查看了他三年，但怎生三年之期快屆了，不傳分光掠影摩雲手，倒命你們到江湖道上來行走?」

話聲未落，驀聽門外黑暗中，响起了一聲「呵呵」，杜青早巳大叫一聲師傅，搶了出去。

袁野和齊姜更是大出意料之外，也跟踵搶出，那天也黑了下來，一彎新月，也不過才爬上屋脊，只見院中站着一個短衣齊膝，白襪芒鞋的老人，活像是個鄉巴佬，旱烟竿上冒起一縷淡淡的白烟，只見他正把杜青提起來。

杜青說：「師傅，怎麼也來了，師兄他……」

那老人道：「了不得，這位姑娘年紀輕輕，竟巳恁地好見識。」

杜青急得跺脚，說：「師傅，你聽到沒有，師兄他被人家擄去了。」

不料老人一聲呵呵，說道：「我要沒聽到你們的談話，又怎知這位姑娘好見識，不敢當，兩位快請起來，老朽如何當得兩位的大禮。」

齊姜和袁野起身，齊姜道：「前輩請進屋裏坐，小女子齊姜，這是我大哥。」

袁野再又躬身一禮道：「請前輩屋裏待茶。」

老人笑道：「適才我巳嗅到餚香，何不以酒待茶。」隨指着兩人，對杜青道：「你這丫頭，你瞧，人家一點兒也不着急，你急甚麼?」

杜青眉頭緊皺，嘴兒噘得高高的，心說：「又不是人家的師兄，爲何着急?」不過她也沒言語，既然師傅巳知道了師兄被擄，也不着急，想來必然沒事。

齊姜巳道：「大哥，你陪前輩坐地，我去取酒菜來。」

袁野恭立一旁，道：「前輩坐。」

那老人也不謙讓，進屋瞧了瞧，點了點頭，袁野這裏才把桌子扶正了，齊姜巳捧了菜，老店家跟着捧了酒來，袁野暗暗納悶，任他怎麼瞧，也瞧不出這人竟有一身絕世武功，若然有異於常人，只不過鶴髮而童顏。

齊姜替他斟了一杯酒，摩雲叟舉杯而盡，毫不客氣，道：「姑娘，我要喝你三杯，然後才問你的話。」

齊姜連斟了三杯，才在一旁落了座，摩雲叟緩緩地瞧了三人一眼，他目光落在袁野面上，似乎微微一怔，目中抹過一道奇異的閃光，齊姜心中一懍，那摩雲叟巳轉面向她，說道：「姑娘，我問你，你怎知小徒被擄有詐，倒要聽你說說。」

齊姜道：「晚輩不過是猜想罷了，既然來人的僧帽脫落，連袖管也扯破了，可見來人武功再高，也高不到那裏去，但連桌子也翻倒了，屋中的燈火却仍然明亮如故，而這屋子又這麼小……」

摩雲叟呵呵笑道：「難得，難得，簡直了不得，你才多大點年紀，竟巳如是料事如神，你這個丫頭聽到了麼?」

杜青一怔，說穿了，果然可疑，袁野道：「我這妹子自幼孤苦，多年浪迹江湖，是故每時時刻刻小心緊愼不可，也就觀察入微了。」

摩雲叟呵呵笑道：「好一個自幼孤苦，觀察入微，呵呵!」

袁野登時滿面通紅，那齊姜也低了頭去，既然他們是兄妹，怎又是自幼孤苦，這不是不打自招麼?

幸是那摩雲叟並不詢問，却是那杜青不耐，道：「師傅，師兄他，難道你不管了麼?」

摩雲叟道：「你這丫頭……」

齊姜忙道：「妹子年幼，雖已盡得前輩眞傳，只不過閱歷淺些，這是關心則亂，若然今晚被擄的是我的師兄，難免我也方寸大亂，也不會冷靜觀察了。前輩想必一直跟隨在他們二人身後，今日之事，已全眼見了。」

摩雲叟笑道：「我就知瞞你不過，我的用心，自也瞞不過你了。」說着，竟然仰面發出一聲長嘆，但又面現欣慰之色。

那杜青不知師傅爲何又笑，又長嘆，袁野可明白，道：「前輩，今日我也曾與令徒談古論今，秦兄文才武學，好生令人敬仰，便心性亦是好的了，便是前輩當初既允收他爲徒……」

那摩雲叟道：「你們要明白麼，容易得很，那佛光寺後山偏西的一個峯脚下，你二人不是要去佛光寺還願麼？現在連夜前去，倒可燒得頭炷香，靑兒，你師兄失了踪，已無人陪伴，何不就與他們結伴成行。」

齊姜和袁野不自覺對望了一眼，他們不過聽那面的店家說，山中有個佛光寺，京中來的士子和大小官兒，去小五台必去佛光寺進香，齊姜不過順口說說罷了，可不眞心要去佛光寺進甚麼香，這摩雲叟難道能前知，他怎麼曉得？

摩雲叟已指着齊姜，對杜青道：「靑兒，若非天意，你豈能結識得他們二人，這位齊姑娘難得也願意與你姐妹相稱，你和他們結伴而行，我也放心了，我這就回轉太湖。」

杜青叫道：「師傅你……師兄被人家擄了去，難道你眞不管了？」

摩雲叟笑道：「他自願被擄，也自願前去，我管他則甚。」隨又對袁野道：「公子身邊有了這齊姑娘必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便是有小災難，對你們年輕人，倒是大好的磨練，再說，公子你心地仁厚，上天也會保祐你，小徒只是無知，倒不十分頑劣，有事也許還能相助公子你一臂之力。」

齊姜忙躬身道：「前輩此去，不知何日得能恭領敎益？」

摩雲叟呵呵笑道：「今日相逢，不就是緣麼？若然有緣，隨時可見，你們上山去吧，我已說過了，此去必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也許你們尚有福緣奇遇，事不宜遲。」

杜青大叫師傅，但那屋中燈光暗而復明，已失了摩雲叟的踪跡。

齊姜道：「老人家早走了，你還橫立做甚麼？」

袁野在門邊放下手來，也轉過身來，黯然嘆道：「我這個不祥之人，有何德能，竟勞動老人家前來面示機宜，老人家的吩咐，敢不遵從，我們這就走吧。休辜負了老人家的一番好意。」

齊姜道：「老人家言外之意，顯然已知你是誰了，大哥，你說得是，咱們這就走。」

她喚來店家，再給了他一塊銀子，道：「店家，若有人前來問起，就說我們上路走了就是。」携了杜青的手，挽着香燭籃，即刻出了店。

街上靜悄悄，豈僅無行人，更無燈火，其實天黑了才不多久，却是夜涼如水。

三人都不言，齊姜緊握着杜青的手兒。那杜青却如痴似呆，齊姜看得出，她在咬着唇兒，顯然有些迷惘。

這是難怪她的，那秦重待她那麼好，同門師兄妹，相處了幾年，又結伴出來歷練，而今晚之事却這麼突然，她師傅的意思，分明是說幸喜沒曾傳他武功心法，並示她再不會見到師兄了，難怪她心下又迷惘，又難過的，何况相處了三年，便是不知師兄的出身來歷，至少也相信師兄絕不是個壞人。

上山了，三人行走如飛，出了桃花鎭，便已踏上了入山之路，齊姜也才放開手，說道：「妹子，我多高興，你師傅又把你交給我了。我知道你担心你師兄，但你放心，他一定會沒事的。」

杜青道：「姐姐，你不用安慰我了，這倒令我回想起一些事來，一年前，師傅仍未傳授師兄的武功心法，說是師兄的基本功夫尚未練成，我已瞧出有些不對勁來了，因爲師兄的武功已有根底，師傅教他練的基本功夫，其實大同小異，我啊，巴不得師兄早早練成了，早些兒結伴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不料我一提起，師傅的面色就一沉，還再三叮囑我，若然我把分光掠影摩雲手的功夫私相傳授，他就廢了我的功夫。」

齊姜道：「妹子，你可遵守你師傅的吩咐？」

杜青道：「姐姐，別瞧師傅慈祥和藹，小過錯他老人家不惱也不追究，一旦違背了他的吩咐，他那臉兒拉長了，可怕死人。」

說得連齊姜也笑了，可知這杜青是寵壞了的，想必那摩雲叟最最惱怒的時候，就是拉長了臉兒。

齊姜忽然一縮步，低聲道：「有人，噤聲。」

三人齊一閃身，山道兩邊古樹參天，才隱在樹後，前面山道上已現出一個人影來，衣袂飄飄，說道：「貧僧在此迎候三位施主，請。」

可不是個和尚麼，山高風勁，僧袍捲出「獵獵」風聲，新月光不明，但也可見那和尚合十相迎。

袁野在齊姜耳邊道：「妹子，眞被你猜着了，果然擄了秦重，安排下僧帽、僧袖，引我們上山，這不是來接引了麼？」

齊姜道：「小心，摩雲叟雖然如是說，但說甚麼敵友未分，你去明處，我和妹子在暗中，不用等我們。」

袁野一點頭，已轉了出來，拱手道：「大師上下如何稱呼，寶刹何處？」

那僧人道：「貧僧了空，現任佛光寺知客，得知三位施主前來敝寺進香，特來迎候，請。」

袁野暗暗心驚，却毫不動聲色，顯然他們三人此行，人家全知道了，可說是全在人家的算中，可不能露出怯來，便也毫不遲疑，笑道：「我等正要去寶刹進香，大師請帶路。」

那了空和尚再又合十道：「施主果然豪邁，非同凡俗，貧僧有僭了，請。」

明知他們一行三人，也明說來迎接三人，而今只得他一人，那了空和尚也不問

，只見他邁開大步，僧袍飄飄，袁野不敢怠慢，始終落後一丈，緊緊跟隨，慚愧，人家大和尚身後流水行雲，眞似漫步，他却得脚下加勁，才沒落後。

了空和尚在前，不言語，也沒回過頭，袁野也不出聲，心存警惕，兩個姑娘也沒再現出身來，他可不担心兩人會跟不上，明知兩人在左近，那胆氣也就壯了。

上山、落山，又上山，一山更比一山高，袁野身上已見了汗，行了約一個時辰，少說有四五十里地了，山風更勁，已是雲生足底，才見那了空和尚停步回身，合十道：「敝寺到了，施主請。」

話聲未落，忽然傳來鐘聲，鐘聲九响，响徹雲霄，跟着梵唱之聲也入耳了。

了空側立合十道：「方丈率衆恭迎施主，請。」

那鐘聲方傳，梵唱之聲才入耳，袁野頓覺清凉肅穆，靈台一片空明，那心中的疑慮驚懼，更是一掃而空。忙看時，果見雲霧縹緲之中，兩面道旁排列着數十個僧衆，披袈裟，口宣佛號，合十躬身，當中一個老和尚飄然而出，合十爲禮，說道：「施主駕臨，老衲未曾遠迎，請恕罪。」

那老和尚怕不有七十開外，這那是在迎接進香客，簡直是……

袁野心下有些明白了，慌忙上前一揖到地，他倒是想一揖到地，那料身前像是陡然豎立了一堵氣障，連躬身也是不能。

他尚未開口，也不知如何開，那老僧已又說道：「施主請，禪堂待茶。」

袁野身不由己，隨老和尚入內，却不入大殿，進了殿旁的月洞門，穿廻廊，又進了一道月洞門，所經之處，唯見冷月清輝，除那三重寶殿中隱約可見燈暈外，不見僧舍中有燈火，亦不見有僧人，那廟前迎候的數十僧衆，甚至那了空知客僧，也沒跟隨進來。

袁野心中那還有絲毫疑慮驚懼，過了最後一重大殿，眼前古樹參天，共有五株，只見石山嶙峋，中有精舍數間。

老和尚才讓進袁野，竟翻身下拜，袁野登時慌了手脚，忙也跪倒，但一股無形的勁道，却把他托了起來，身不由己，坐在當中的禪床上。

老和尚再拜道：「老衲雖然已是方外之人，君臣之禮却不敢廢。老衲有生之日，竟能得迎聖駕，恭候聖安，眞乃萬千之幸。」

袁野身上本已見汗，現下更是大汗滿身，道：「大師你你……你必是認錯人了，我我……便是……」

老和尚再拜而起，再又合十，恭立一旁，道：「老衲若不言明，聖上也許尚不知曉，這是難怪的，當年建文皇帝蒙難，爲了勤王之師師出有名，是故出師之夜，即在軍中奉立幼主，改元聖武，只不過當時我等兵微將寡，不敢宣揚，只曉諭營中各將，聖上年幼，是以也不知曉，聖上已繼大統，受我等朝拜一日爲君，終生亦是君。老衲雖已是方外之人，這君臣之禮，豈是廢得的麼？」

袁野一聲浩嘆，說道：「大師，你錯了，國已有主，朝中現有君，天命已有所歸，你等一片忠心，雖感天地，泣鬼神，當年也不過是從權，現下我更是一介平民，禪師千萬不可再如此稱呼，這樣的大禮，我更是當受不起，否則，我片刻也不敢留。」

說着已站了起來，那老和尚却已又合十道：「老衲不在朝，心目中自有主，篡位之君，何能繼正統？」老和尚也一聲浩嘆又道：「老衲雖已皈依我佛，這些年來，却也不曾與易將軍斷了音訊，是以聖上的行止，老衲盡皆知悉。」

「易將軍！」袁野一怔，也皺了皺眉頭。

老僧道：「原來聖主尚不知，燕山一眞人，俗家原姓易。老衲亦知天不可逆，是以看破紅塵，已一心青燈禮佛了，一眞人却未能忘却本來，以易爲一，一者易也，一旦復國有成，也易其眞人了。」

袁野也才恍然大悟，方知師伯爲何稱一眞人，他心下也稍安了，無論如何，這老和尚亦易天不可逆，天命已有所歸。

當下肅容道：「老禪師既知天不可逆，怎生不改了稱呼，也好說話。」

老僧終於點了點頭，道：「老衲已行過君臣之禮，既然聖上……」

袁野眉頭緊皺，老僧才改口道：「却也要掩人耳目，我今後便以施主相稱吧，否則老衲便違旨了，主……施主聖明，宅心更仁厚，若眞是天意，天意也太不慈悲了，當年勤王大業若然有成，聖明仁君，仁政蒼生，偏是這蒼蒼者天……」

老僧又一聲長嘆，袁野也不禁戚然，道：「老禪師請坐，坐下好說話。」

老僧告了座，袁野這才問起那秦重來，道：「這麼說，老禪師眞是擄了摩雲叟的高徒秦重，借故接引我們來此了？」

老僧忽然轉面向外，說道：「兩位女施主，可以請進了，適才我多有待慢，快請。」

話聲甫落，齊姜與杜青已飛掠而入，老僧凝視着齊姜，又發出一聲浩嘆，道：「齊將軍有女如此，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難得難得，也愧煞老衲。」

那齊姜顯然已眼見一切，也早知這老僧是甚麼人了，上前拜見，道：「晚輩齊姜，叩見禪師。」

老和尚竟然也受了她的大禮，道：「賢姪女不但大有父風，英雄更了得，難得難得。」

隨着她的目光，也才發現杜青叉着腰兒，嘬着嘴兒，瞪大了眼睛，瞬也不瞬，望着老和尚。

袁野忙道：「那秦重便是這位杜青姑娘的師兄，若眞是老禪師擄去，可否看在我等面上，釋放了他。」

老僧道：「自然要放，眼下却是放不得的。」隨對齊姜含笑道：「賢姪女眞絕頂聰明，只不過今晚之事，你只猜對了一半。」

袁野和齊姜互望了一眼，還用說麼，他們先前在店中的談話，已被這老和尚聽了去。

那杜青已怒道：「和尚，你爲什麼擄我師兄？你敢說不放。」

老和尚呵呵笑道：「姑娘，非是老衲不放人，老衲已與世無爭，奈何令師有命，必待你三人已走後，才可釋放他，不過姑娘請放心，洪施主並無大過，我等絕不

難爲他的，便是今晚我將他擄來，亦是爲了你們的安全，萬不得已。」

「洪……施主？」袁野一怔。

齊姜道：「甚麼，不是秦重？」

老僧道：「這位洪施主，乃是洪大海之子，改名秦重投師罷了，你們該明白了吧？」

杜青大驚道：「洪大海！原來秦師兄不姓秦！」

老僧點了點頭，道：「這洪小施主當他還是幼小的時候，洪大海已把他送入嵩山少室峯上，知者極少，他以爲令師亦不知道，是以遣他投奔令師。令師原也是不知道的，但這洪小施主的一身功夫，却瞞不過他，從少林門派，終於查出他乃是洪大海之子。」

袁野瞧了目瞪口呆的杜青一眼，道：「是了，必是洪大海受辱於分光掠影摩雲手，苦於無法破解，這才命他改名投師，目的原來是盜技。」

杜青喃喃地說道：「怪不得了，今日他眼見那姓李的調戲我，竟阻止我出手，我懲戒了兩個賊子，那姓洪的也竟然忍了，原來……」

老和尚道：「現在你們都明白了，賢姪女，所以我說你只猜對了一半，留下僧帽和半截衣袖，果是爲了接引你們上山來，但却非他和我們的串通了。」隨面向袁野，說道：「施主你可曾知曉，這洪施主已對你起了疑，那洪大海早晚會得報，那時可了不得，本來我亦不知，幸是杜姑娘你師傅一路暗隨你們，唉……」

大家都不明白他爲何又嘆了口氣，却又不便詢問。

老和尚又一聲可惜，搖搖頭，才道：「可惜，這也許亦是天意吧，本來洪大海對摩雲叟雖然懷恨，摩雲叟却明知洪小施主乃是洪大海之子，之所以不遣走他，原來老英雄不僅大量，且心懷大仁，想感化得洪大海放下屠刀，若然其子心性善良，人之初，果然性本善，那麼，他從小就不在洪大海身邊，自未曾沾染得壞習性，若由他去動以父子親情，感化那洪大海，自也事半而功倍，是以考查了他三年，你知道麼？杜姑娘，令師對他若不放心，豈會命他伴你到江湖上來行走！你師傅言道：在他身邊眼下，這洪小施主的言行，他是已滿意了，但不敢大意，要知花花世界，人在江湖，才能眞正顯露出他的本性來，這才命你二人結伴，出來在江湖道上行，一者你們多些見識，增些磨練，令師却暗隨考查，洪小施主本來不負摩雲叟的厚望，唉……」

老和尚又嘆口氣，又搖搖頭，才又說道：「這洪小施主本來循規蹈矩，並未行差走錯，不料未到這桃花鎭上，父子偶然一相遇，他竟然不知邪正是非，對他爹爹言聽計從，那洪大海是老江湖了，施主和賢姪女如何瞞得過他。天可見憐，摩雲叟一見洪大海，原也是不知他爲何來此的，幸是他暗中查得，倒無意間挽救了一場大刧難，若不是聽那洪大海說起，還不知道施主你端的是誰，那洪大海竟是先認出賢姪女來，摩雲叟也才知道你被囚於小湯山行宮，賢姪女隻身往救，洪大海的手下人，曾在賢姪女進入行宮時見過你，故爾今日一見，便認出來了，只不過尙未能肯定施主便是聖武皇帝……」

「老禪師，你又……」袁野皺了眉。

杜青睜大了眼，望望老和尚，望望齊姜，那一雙大大的眼兒望着袁野，就瞬也不瞬，說：「你你……眞是皇帝。」

沒人理會她，老和尚已又說道：「這不是天意麼？洪小施主父子見了面，竟然不相識，摩雲叟更是大吃一驚，一個心性純良惇厚的人，豈掩飾得了那親情的自然流露，但這父子兩人竟然不相識，也不動情，摩雲叟幾乎鑄成了大錯，這也罷了，洪大海在你們投店以後，暗中彈一個紙團給他，雖然他看後毀了，但顯是指示他與你結交，查明你是否即是他們要尋找的人，施主，你且回想一下，今日你在店中談古論今，說的多是歷史興亡，這豈是無因的麼？」

袁野張大了的咀，再也說不出話來。

齊姜哼了一聲，道：「咱們全把他當作好人，敢情他這麼壞。大哥，我早就對他生疑了，我見他和你談話兒，他那眸子就始終在不時亂轉，不過萬萬想不到他竟是那老賊的兒子，老禪師，今晚你接引我們來此，可還有用意麼？」

老僧點點頭道：「用意雖有，大半却是杜姑娘的師傅出的，你們聽清楚了，走近前來。」

三人走近老和尚的身側，只聽他說道：「只不過是將計就計，這洪小施主絕頂聰明，已知你是聖武皇帝了，却還不曾知會得那洪大海，杜姑娘，令師傅留下你來，便是要你辦一件事，天明後，有勞去傳話，說他果是聖武皇帝。」

杜青噘起了咀兒，說：「我不去。」

齊姜疑惑道：「老禪師，妹子今日打了那李七爺，洪大海父子關係也還不曾揭穿，妹子前去，那洪大海豈會不疑？」

老僧道：「便是賢姪女也得走一趟，你伴着杜姑娘，去到鎭口的小廟中，假裝暗裏無人，言談無忌，說是聖武皇帝已被山下的僧人刧去，洪小施主已追踪去了，你二人乃是要南下找帮手救駕，豈不就知會了他麼？」

齊姜遲疑道：「但是……他……」

她兩眼望着袁野，這豈不是要他和袁野分離麼？她可不願離開袁野。

老僧道：「賢姪女你放心，聖上自然也與你們同行，只不過他在暗裏跟隨，你們在明處罷了。那洪大海得知，自會去那店中查問，知道店中夜來果然有事，那僧帽與斷袖也還在那店中，如何不信，這一來，他必以爲叛黨就在山上，不但會調回他的人馬，且會即刻向官方送信，調集人馬圍山，你三人豈不就無驚無險，安全西去了。」

原來是這個主意。

袁野道：「老禪師，只不過這豈不嫁禍於你這寺了。」

老僧呵呵笑道：「洪大海只知是山中僧人所爲，這小五台山上共有三十六個大寺，僧衆何只千人，小寺更不計其數，洪大海豈不知我這佛光寺與京中多有往來，且雖在三十六大寺之列，却是規模最小，僧衆也不多，除非遍搜不獲，也才會搜查到我廟中來，那時候你三人早在數百里地



之外了，他等遍搜不獲，如何能嫁禍於我，何況我這佛光寺在小五台後山，搜到我這裏來，已是多日之後了，此山方圓二百餘里，何處不可藏匿。」

袁野道：「恁地時，我也放心了。」

老和尚捋髯莞爾，又道：「前山有一座臥佛寺，香火最盛，僧衆三百餘人，最是良莠不齊，外來的遊方僧人，也多在那寺中掛單，但你們放心，有了那僧帽與斷袖，他們最終也不會再疑心是佛光寺的僧人所爲。」

齊姜道：「果然不錯，我一到便留心了，老禪師這寺中僧衆，無一戴僧帽的，那半截衣袖也是黃色，這佛光寺却皆穿的是灰色僧衣。」

老和尚道：「賢姪女果然細心，是以你們只管放心，豈僅不會嫁禍小寺，凡是山中之寺，亦不會受到牽連，只不過……唉，若然那洪大海一意孤行，不顧其子死活，那我們也顧不了許多。」

齊姜喜道：「老禪師把那秦重擄來，更把他藏過了，原來是這個用意，當眞好主意，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走。」

老和尚也站了起來，說道：「正是事不宜遲，此去數十里，兩位雖是輕功了得，去到那小廟，已該天光大亮了，你二人先前，老衲護送施主一程，記住了，你二人去那廟中一轉，即刻往西行，不可回顧，時機一至，施主自會和你們會合。」

悟禪機　顧入地獄拯羣黎

有這老和尚，袁野、齊姜還担心甚麼，當下再拜而別，和杜青按照老和尚指示的路程，如飛而去。

溜下後山，正是天上星多月不明，星光導引着二人那杜青那分得出東西南北，齊姜常在荒漠中來來去去，荒漠一望無垠，辨方位，唯靠天象，是以半步也未行差走錯，天色才明，那桃花鎭已入眼簾。西面街口，果然有個小廟，殘破沒人住持。

齊姜迅速掃了一眼，嘆口氣道：「妹子，這是打那兒說起，只道這番已脫出牢籠，從此海闊天空，眞個是蕭牆禍起。」

她也迅速轉過身來，暗裏哼了一聲，果然那破廟中有人，還怕她們看不見他，故意一現身。

洪大海，是那老賊，雖然只是在晨曦的微光中一瞥，齊姜也認出他來。道：「妹子，我可眞不明白，你要到這裏來做甚麼？這裏又沒人，只怕鬼倒有一兩個。」

杜青道：「我也不明白，師哥吩咐我來一趟，說也不知來做甚麼，姐姐，當眞你要去那裏啊，你大哥被人擄去了，我師哥倒跟踪追了去，你倒像不聞不問。」

齊姜嘆了口氣，說道：「妹子，我現下也不瞞你，你道我那大哥是誰？」

「不就是你大哥麼？」杜青一怔，說她天眞無邪，她倒裝得甚像。

齊姜道：「不瞞你說，他不是我大哥，而是到處張掛榜文，朝廷要捉拿的人，捉到了他，就會賞千金，封萬戶侯。」

「啊！」杜青說：「是那個廢了的小皇帝？」

齊姜不悅道：「甚麼廢了，是被當今的皇帝簒了位，江山原是我那大哥的。」

杜青道：「你端的是甚麼人？你說他不是你大哥，却又口口聲聲叫他大哥。」

齊姜道：「那不過是便於稱呼罷了，現今到處都張掛榜文捉拿他，難道我叫他小皇帝不成，妹子，我們雖是一見如故，但我也不能詳細告訴你，我得趕快去。」

杜青道：「你要到那裏去啊，連我師哥也追趕去救他了，姐姐，你叫他大哥，他有難，你倒不管了。」

齊姜搖搖頭，說道：「你師哥怎麼吩咐你來？」

杜青道：「師哥要我來這裏歇歇脚，還有你，等到天光大亮了，即刻往南走，走得越遠越好，他自會來追趕我們，在前途和我們會合。」

齊姜道：「那麼，你難道還不明白麼？我這大哥被擄到山裏去了，必不是官兵，說眞的，妹子，連我也不知其詳，不過知道這裏就會有一場大斷殺，咱們要不趕快走，怕不就會牽連上身。」

杜青道：「那麼，你眞不管他了？我是說你那大哥，連甚麼人把他擄了去，你也不問？」

齊姜道：「我說過了，他不是我大哥，我曾救過他一次，那時我可不知他就是小皇帝，就是當今皇帝要捉拿的人，妹子，何況他又不是被人擄去的，而是被他的同黨接了去，我也就算仁至義盡了，走吧，天光大亮了，我們趕快走。」

說着，對杜青使了個眼色，杜青會意，兩人即刻出廟，手牽着手兒，順着大路往西行去，到了拐彎之處，齊姜的手一緊，杜青也一點頭，兩人立即閃身，隱在道旁只見那廟中走出一人來。正是洪大海。

他一現身，立即有兩人如飛而至，只見三人立談了幾句，三人隨即分作三路去了，顯然皆如那老禪師所料，必是去知會官方，分途去召集人馬。

齊姜轉了出去，只見杜青咬着下唇兒，鐵青着一張臉，凝眸望着那晨霧縹緲中的小五台山。

齊姜握起她的手兒來，她明白杜青心下是何感受，看來這杜青對秦重必已生情，一朝發現原來竟是被騙了，那滋味自是不好受的。

齊姜在她身邊低聲輕柔道：「妹子，你別難過，說眞的，你師哥可眞不是壞人，只不過父命難違吧了，你沒聽那老禪師說麼？你師傅若不是見他心性好，是個可敎之材，早把他逐出門牆了，老禪師亦不會難爲他的，將來你們必有再見之日。」

杜青總不言語，那山路上不見行人，時候也還早，齊姜既知老禪師和袁野在前途等候，那敢遲延，兩個姑娘脚下都快，一口氣就奔出了數十里地。那料行到日中時候，仍不見袁野前來會合。却來到一個小鎭上，原來已到了代王城。再往西去，可就是山西地界了。

齊姜道：「妹子，這裏已出了山區，咱們打了尖再走吧。」

出了山區，岔路可就多了，齊姜望眼欲穿，再往前走，事先又沒約定，袁野怎知他們走了那一條道兒，只望前途相會，是南北，還是往西？

不，不能往西，也不能往南，皆因這兩條道上，都有洪大海的人馬，難道往北不成。

杜青再不似昨日一般活潑了，只是默默地點了點頭，齊姜像是才發覺一般，不由一怔！

這杜青可是和那秦重已生情愫，青年男女，三年來耳鬢厮磨，何況秦重也實是個翩翩佳公子，對這杜青何止有情，更是溫柔體貼，她會不會改變心意，若然洩漏出來，眼下肯定就是一場浩刼！

不料就在這瞬間，驀聽身後一聲「阿彌陀佛」，由遠而近，齊姜這裏才轉身，一個老和尚已如飛而來，來到了身後。說道：「兩位女施主，請留步。」

是追趕她來的，齊姜腦子裏轟然一聲，眞似一個晴天霹靂。

來的不是袁野，也不是老禪師，而是一個大和尚，來得好快。

若非急事，豈會如此如飛追趕，難道袁野他……

齊姜心下一陣劇跳。

那和尚道：「兩位女施主請即刻回轉，貧僧奉方丈之命，特來追趕。」

齊姜道：「老和尚，你是……」

那和尚合十道：「此非談話之所，女施主自知方丈是誰，所爲何事，貧僧不敢久留，要即刻回山復命。」

和尚簡直不容齊羌多問半句，話聲未落，轉身去了，去如飛。

是小五台山方向！

齊姜和杜青目送那老和尚如飛去了，兩個仍站在代王城的東街口，目瞪口呆。

齊姜一踏脚，說：「糟了，必是……」她却又搖了搖頭。

杜青道：「必是那老禪僧命他前來呼喚我們回去，姐姐，一定是有了甚麼變故，還是快走。」

饒她平時遇事再冷靜不過的，這時也亂了方寸，回去，自是回到去處，她們是從佛光寺來，難道那老禪師已發覺前途有警，改變了主意，而袁野又在他身邊，還用杜青說麼，自是非回去不可。

那和尚的身影仍然在前，眼看即會進入林中，她幾乎是尚未打定主意，已移步了，反倒是杜青已當先追去了，倒像是她比齊姜更心急，也不得趕快回去。

進入林中，已不見了老和尚，可又回到了山裏，不料前面的杜青忽然一挫腰，咦了一聲。

老禪師，跟着袁野也在老禪師身後露出身來，兩人剛打山那面越過山脊而來。

齊姜却啊了一聲，奔過去叫道：「大哥！」

一見袁野無恙，她雖在喜極之下，也不由一怔！老禪師和袁野分明未變主意，前來相會，怎生又命她們回去？

那老禪師見兩個姑娘奔來，也怔住了。道：「賢姪女怎知我們打此道而來？倒迎了來。」

齊姜楞住了，眼睛也瞪大了，說：「老禪師，不是你命人來喚我們回去麼？」

若是，這老和尚還用問麼？

那老僧也一怔，霍地抓住齊姜的胳膊，說：「姑娘，你說甚麼？」

齊姜額上登時見了汗，咬緊了牙，老僧忙不迭放開手，道：「老衲失態了，姑娘，快說，這是怎麼回事？」

齊姜忙自摸着那痛得像要斷折的胳膊，却又顧不得疼痛，忙把適才在代王城街口，被一個和尚追及之事說了。道：「如此看來，若不是老禪師差遣，難道還有另一個方丈。」

那老僧微微一怔，就一跺脚，道：「糟了，這必是我們的一舉一動，皆被人家探聽明白了，只怕昨晚我們的談話……」

老和尚怎麼搖起頭來，本是紅光滿面的一張臉，也越來越青了。

齊姜反倒沉住了氣，道：「老禪師，是不是你那寺中的僧人中，有了奸……老禪師，我們怎麼辦？得趕快拿定主意。」

老和尚道：「賢姪女說得是，我們的行藏顯然已敗露了，你們跟我來，休要落後了，天無絕人之路，也許還來得及。」

老僧一拂袖，似不許三人詢問，也來不及問，老和尚已如飛向南山奔了去，三人那還怠慢，一口氣奔了何止數里地，所行之地，盡皆惡嶺窮山，谷深林密，忽然前面崖脚下，現出一座倚山而建的小庵，早見一個老尼迎來，合十道：「老禪師何來？這三位是……」

袁野等三人竟沒看清楚老尼從何而來，尤其是袁野，更是一怔。

這老尼竟然似曾相識？

老僧道：「此非談話之所，有勞大師把左近搜查一下，我們去你庵中等候。」

老尼會意，一點頭，只見她身形拔起，竟不下四丈，落身在崖上，迅速翻上崖頭不見了。

老僧道：「你們隨我來。」

進入庵中，那小庵就着一個崖洞建成，不過只得一間庵堂，也沒佛像，甚至沒

有青燈香火，只洞口左面有個大蒲團，洞也不深，裏面只有草床。

袁野忍不住問道：「老禪師，這位老尼是誰？此間何處？」

老僧嘆了口氣，道：「我只道助你脫過一場大難，不料魔高一丈，看來你們早已被圍困了，天可見憐，這老尼非常人，常年在外雲遊，有時甚至數年不返，這番竟然相遇，也許我等都有救了。」

袁野兀自苦思，可不是奇怪麼，怎麼覺得像是在那兒見到過，偏是想不起來？

齊羌道：「禪師，這可是小五台後山麼？」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正是小五台後山，且相距我那佛光寺，不足十里之地，這老尼人稱忍大師，老衲初來佛光寺落髮，大師已在此結廬了，常年不見她舉過烟火，忍飢忍寒，因她從不以法號示人，問亦笑而不答，是故人皆以忍大師相稱，一年大雪來訪，草廬毀手冰雪，大師却入定成了個雪人，我才率領僧衆，替她砌石爲庵。」

那老尼突然出現在門口，道：「種得蘭因收絮果，當年禪師若不建此庵，今日何能爲各位遮避狂風暴雨。」

「狂風！暴雨！」

老禪師一怔，庵外不但天朗朗，而且氣清清，老尼所說狂風暴雨，自是別有所指。

老尼淡淡地說道：「禪師何必驚惶？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心不着相，何來雨暴風狂？」

老禪師合十道：「救苦救難，大師慈悲，佛法無邊，必能消弭這場大刼難。」

老尼點頭道：「貧尼若不爲應刼而來，也不留此了，不過禪師請放心，貧尼雖也是應刼之人，但消弭這場刼難的，却已有人了。」

老禪師口宣佛號，道：「善哉，如此，老衲也放心了。」

老尼緩緩掃了各人一眼，那目光最後落在袁野面上，點了點頭，道：「施主也還認得貧尼麼？」

袁野忙不迭躬身一揖道：「正覺面善得很。」

老尼一揮手，讓大家落了座，牆脚邊排列着幾個石櫈，都告坐了，老尼才又說道：「施主可還記得那荒山之嶺的瘋婆婆麼？」

袁野恍然大悟，忙起身跪倒，道：「大師救苦救難，復蒙恩賜，尚未拜謝。」

老尼只不過一揚手，袁野立覺身前豎立了一堵無形之牆，那還能跪落塵埃，那老尼已轉面對禪師道：「種因必有果，有果豈無因，老禪師不用再客套了，貧尼不是應刼之人，即是已然種因，此事貧尼豈能置身事外，不瞞禪師你說，貧尼今日已知各位必來，已在此等候多時了。」

老禪師看來還不及老尼一般淡定，聞言雙目已垂簾，喜形於色，顯然大大鬆了口氣。

那袁野當日被瘋婆婆所救，雖然那三日之中一直在昏迷中，却因事後覺出活脈通關，功力大增，已知那婆婆非但不瘋，且是非常之人，他也曾將此事對齊姜說過，是以齊姜也大大鬆了一口氣，忽地站起身來，道：「小女子不過妄加猜測，大師可即是黃山的比丘尼大師麼？」

此言一出，袁野不但啊了一聲，便那老禪師也瞪了眼，都愕然相向。

老尼點頭道：「姑娘果然聰明絕頂，正是貧尼。」

老禪師豈有不聞黃山有比丘尼！大須彌金剛掌伏虎降魔，更是大喜，他既然是勤王軍中的大將，豈有不知慈雲公主帶髮修行苦竹庵，拜在比丘尼大師門下之事，不怪她說也是應刼而來，不置身事外了。

袁野早已跪倒口稱師祖，這番老尼却不阻攔，道：「不用多禮了，快快起來，我有話說。禪師，不瞞你說，我早知此一浩刼難免，易將軍修眞不了道，若也有如禪師一般勘得破時，也無此一刼了，因雖由易將軍所種，造成此刼，但在刼難逃，我等亦皆落在刼中。」

老尼竟然嘆了口氣，才又說道：「當年易將軍北上燕山，若然不是途中巧逢黃子澄之妹，把這孩兒交與他，那青陽宮仍然是清靜道場，此非天意而何？是以貧尼對易將軍勸解無效，也只得算了，除了爲今日之刼早爲之備，也別無他途，也才南下黃山，收慈雲公主爲徒。」

老禪師啊了一聲，道：「大師說消弭這場浩刼的另有其人，想必……」

老尼一擺手，道：「禪師何必猜測，到時自知，眼下當務之急，却是知己知彼，老禪師可知昨日你們的一舉一動，皆已落入人家的眼中麼？」

老禪師汗顏道：「老衲實是愚昧。」

老尼道：「只不過禪師與摩雲叟，只知有洪大海，却不知早有人跟隨下來，禪師若知此子能脫困於行宮，乃是永樂帝欲擒故縱，便不會大意了，禪師可知我收那慈雲公主爲徒之時，尚有一姜姑，一併傳授我的大須彌金剛掌麼？不瞞禪師說，永樂帝的一舉一動，我皆瞭如指掌，便那日救出此子，貧尼明知永樂帝故意縱他逃走，之所以仍然親自前去相救，不過是令他更加堅信輔佐此子者，大有人在。」

袁野和齊姜互望了一眼，原來那晚救出他來的，竟是這比丘尼大師，不怪齊姜的燕尾回力飛刀，被他彈指便擊落了。

老禪師道：「大師因是要那永樂帝知難而退，不再加害於他麼？」

老和尚向袁野一掃，這老尼却搖搖頭，道：「禪師錯了，那永樂帝豈會知難而退，越知難，也越會全力以赴，我乃是要易將軍知難而退，要他知道大勢已失，大局亦已定，天意已如此，天命亦已有所歸，不可再逆天行事，否則徒然造成彌天浩刼，令萬千生靈塗炭。」

老禪師又啊了一聲，老尼道：「我還是長話短說吧，其實此子西來，那永樂帝既然放縱，豈會不佈下天羅地網，如何能逃得過他的魔掌？休以爲那仇千峯武功無過人之處，但此人却機智過人，再加那呂威侯關係身家性命，黃沙老將軍寶刀未老，又已知己知彼，是以此子與齊姑娘往西行來，他們莫不是步步緊隨，只不過把網兒撒大些。這也罷了，那洪大海是甚麼人？一個縱橫大江大河南北多年的人，豈是等閒之輩，如僥倖只能一時，全憑鬼蜮技倆，豈能在黑道稱霸。

老禪師點頭道：「便那摩雲叟亦言道，這洪大海的內外功夫果然了得，他不但集三大門派之長，少林武功更已登堂入室，否則豈能把黑道上那麼狡猾奸詐之徒，盡皆降服。」

老尼道：「你明白就好了，老禪師，你和摩雲叟，眞是班門弄斧，你們那一點小小詭計，如何瞞得過他，你們的一舉一動，人家已洞若觀火，之所以不動聲色，不過是將計就計罷了，不料易將軍的人衆尙未到來，你倒自暴身份。」

老禪師大吃一驚，道：「你是說……你是說……」

人家老尼姑已說得明明白白，還說甚麼？

那忍大師道：「你更不知道，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從宮中出來，我那徒兒已把他們各路人馬的一舉一動，探聽得明明白白了。」

老禪師見忍大師已是成竹在胸，心下稍安，道：「這可是自古常言說得好，一山更有一山高。」

忍大師：「你是罵我也罷，替我臉上貼金也好。總之，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莫不瞭如指掌，凡事不可逆天，將計就計，順水推舟必然事半功倍，那昏君要以他爲餌，放他逃走，我就去把他救走。那昏君想從他身上引出他的同黨來，不用他引，我已替他知會了。」

老禪師又大吃一驚，問道：「你是說，你已知會了燕山一眞人？要他們自投羅網。」

不料忍大師點了點頭，道：「是，快刀才能斬得亂麻，長痛就不如短痛，久亂不如早安，我說將計就計，就是如此，與其兵連禍結，多害無辜，不如找個荒涼的地方，都作個了斷，不安心的安了心，明白了天意如此，絕望了的絕不會再存奢望，老禪師，我正苦沒找得適當的地方，不料你却功德無量，獻出小五台山，尤其是你那佛光寺，作了這個戰場。」

老禪師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

忍大師又道：「不過老禪師你放心，出家人慈悲爲懷，貧尼亦不會血汚這小五台清靜佛地，請你即刻回寺，打掃佛堂，恭迎聖駕。」

老禪師霍地站了起來，說道：「你怎麼……那昏君……」

忍大師道：「當今皇帝不但即將駕幸寶刹，易將軍和你也不見多年了罷，故人相逢，豈可不掃榻相迎，貧尼這裏先要相賀了，佛光寺行見佛光普照，從此化戾氣爲祥和，化干戈爲玉帛，免致萬千生靈塗炭，老禪師你功德無量。」

老禪師忽然大徹大悟，滿腹滿面的驚疑一掃而空，合十道：「大師大慈大悲，大智大慧，老衲謹遵法旨，這就回寺。」

說罷，飄然而去，兩個姑娘和袁野，却是似明非明，但知這忍大師是要化解這場刧難，却難免驚疑，可是又不敢問。

忍大師緩緩轉過頭來，對袁野道：「那日在荒山破廟之中，你對我吐露的心願，可還記得麼？」

心願？袁野如何不記得，因爲心願只有一個，不願也不忍爲他一人，而令天下人受苦受難，那時，他唯一的心願是到官府去自首報到，不再讓官兵爲了搜捕他而擾民害民，明知是去送死，但一人之死而天下安，死得其所，重如山岳。

袁野躬身道：「大慈大悲，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忍大師寶相莊嚴，合十道：「善哉，阿彌陀佛。兩位女施主手下留情，休汚了佛門淨地。」

杜青一怔，袁野分明話未完，這老尼也分明在對他垂問，怎生突然停止言語！

說時遲，齊姜一揚手，早是一道白光破門飛出，一聲嬌叱，已隨即飛身而出，杜青才知有人來了，也拔出劍來，跟踵搶出，只見齊姜手上有什麼東西在閃閃發光，站在外門發楞，那有人來，連人影也見不到，却是太陽已偏了西。

杜青道：「姐姐，怎麼一回事？」

齊姜道：「分明有人來了，怎麼不見人？妹子，搜！來人必非弱者，小心。」

那還用說麼？杜青甚至尙未開聲，已搶了出來，若然有人，來人身法之快，可想而知，因爲連最先搶出來的齊姜亦不見來人。

杜青道：「姐姐，會不會是你聽錯了？沒人啊！」

「我……聽錯了？」齊姜的一雙眼睛睜大了，壓根兒她什麼也沒聽到，只不過因爲敵人隨時隨刻都會現身出來，她如此緊張，但忍大師豈會聽錯，若不是有人來了，大師豈會那麼言語？

齊姜道：「也許我眞聽錯了，但大師怎說……咱們進去吧。」

兩人回到石屋中，不料敵人不見踪影，屋中的人也不見了踪影，外間沒有，岩洞裏也沒有，杜青驚叫道：「哎呀！不好了。」

反而是齊姜默不作聲，適才兩人雖然出了屋，但却沒離開多遠，而且目光從未離開過屋子，屋中人怎麼離去的，竟沒發現，這不是怪事麼？

陡然間，心中一動，也惶急起來，道：「妹子，快走。」她記起了忍大師的言語，還有那袁野說什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難道忍大師把他帶回佛光寺，明知那佛光寺已在那重重包圍之中……

齊姜拖了杜青就跑，她已明白，忍大師先前和那老禪師已說得明白，要一了百了，甚至御駕也要到佛光寺來。

如何能一了百了，除非那昏君殺盡了燕山門中人，自然最後再把袁野殺了，那才能一了百了。

袁野也曾對她說過，爲了不願見天下生靈塗炭，不惜一死……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該死的老尼姑。

齊姜拖着杜青就跑，是了，這忍大師乃是引她們出屋，即刻把袁野帶走，若然明言，明知齊姜不會甘休，好個老賊尼。

饒是杜青在分光掠影上，已練到了火候，却也跑得她上氣不接下氣。兩人都沒走過後山，且不知佛光寺在何處，驀然間，杜青一挫腰，叫道：「姐姐，等一等，你瞧！」

齊姜順着她的手指處，只見對面山頭上，出現兩個老道，都身掛長劍，正向左面山下指指點點，隨向身後招手，立即又有兩個老道騰身而上。

要知小五台山何止百嶺千峯，重重疊疊，一山比一山高，對面山頭看得清楚，相距却遠，要去對面山少說也有五七里。

齊姜道：「快走，是燕山派的人，果然得信趕來了。」

要救出袁野，她可就不再孤立無援了。哼！不料老賊尼恁地狡猾。

她一口氣奔上對面山頂，把杜青遠遠拋在後面，她已快到山頭了，杜青却還在山脚下緩緩行來，罷了，她心下也有些明白了，這杜青不過是父命難違，她心中一定仍在懷念她師哥，若然到了緊急關頭，她忽然反戈相向，豈不壞了大事？

老禪師把那秦重囚禁起來，雖是得到她爹摩雲叟的首肯，她心下一定仍然恨透了老和尙，其實，她又能帮得多大的忙，罷罷。

齊姜心中焦急，也就不再等那杜青，不　她一抬頭，驀見對面山林中，有點點紅影在移動，啊！是官兵！

齊姜一怔！只見左右的山林中，亦見有點點紅影乍隱倏現，若不是早已潛伏下了，那會來得這麼快，甚至出現在對面山頭的來路上。

原來是槍上的紅纓，肩在膊頭上的紅纓槍，不時從那扶疏的林隙中挑了出來，時已過午，陽光之下，那紅纓更似火紅。

她心頭一涼，再一細看，竟然漫山遍野，都有移動的點點紅影，分明是從四方八面合圍而來，豈止成千上萬，密林中遠遠看來，已是如此驚人。那麼，忍大師所說是眞的了，其實他的一舉一動，人家都瞭如指掌，否則官兵豈會來得這麼快！

就在那瞬間，齊姜驀覺身後風生，但驚覺得太遲了，腿彎上微微一痲，右臂一緊，已被人家抓住了，只聽腦後有人說道：「小妞，要命的就別出聲。」

話聲入耳，她兩脚已離了地，耳畔風生，瞬已越過山脊，眼前只見林木在飛騰，原來是被人家擲下懸崖，偏是她動彈不得，連蜷腿亦是不能。

原來她被擒之先，已被人打中了穴道，這人武功之高，已可想而知，罷了，這一落下，她那還有命在。

不料她的身子才擦過樹梢，却又被下面的人接住了，她本來閉目等死的，就在那瞬息間，只聽有人說道：「果然是這小妞。」

她被人放在地上了，且是雙脚着地，早被人在背心上拍了一掌，是替她解開了穴道。

幻還真　空是色兮色是空

齊姜脚一點地，立即跳開一邊，也看來明白了，她跺脚，大怒！

她認出崖下的人了，是一高一低的兩個老道，不怪她連人影也沒看清楚已被人家擒着了，敢情是燕山一眞人座下的兩個大弟子，那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她不是驚，而是大怒，要知她早知這座山頭上的道人，便是燕山一派的人了，是以毫不戒備，她是前來和他們會合的，又不是作對，爲何要戒備。

齊姜跺着脚，怒道：「你們還不快去救他，倒來擒我，還不趕快。」

她一滑步，已把短劍拿在手中，那崖下林中極爲陰暗，但也見劃出一道寒光。

但兩個老道却不瞧她，只見那玄九丹士對那右面崖下林中說道：「師傅，這妞兒已擒來了。」

師傅！是燕山一眞人？

早見林中轉出一個長髯的老道來，面色雖凝重，却無敵意，說道：「故人之女，別難爲她。」

齊姜哼了一聲，她不是不服氣，只是心中惱怒，一聲不响把她擒了來，還說別難爲她，但現下有求於人家，心中也暗暗驚訝，這麼說，人家連她是什麼人，也早知道了。

那燕山一眞人又道：「姑娘不用氣惱，他們不過怕你出聲，令對方驚覺了，這才無禮，快告訴我，他在何處？」

齊姜道：「你是說袁大哥。」

眞人打了個稽首，道：「聖主爲要掩人耳目，不得不改名換姓，屈他作了我多年師侄，不瞞姑娘說，那晚你把他從行宮中救出，我已得報，立即趕來，適才見姑娘你一人，不見聖主，是以命他兩人請你來此相會，你要我快去救他，可是聖主又有難了麼？」

齊姜那還有半點氣惱，人家一聲聖主，耿耿忠心，形於顏色，何況救人要緊，忙道：「誰知那老賊尼安着甚麼心，我本來和袁大哥在一起的，被她狡猾詭計騙我出屋，回去已踪跡不見了。」

齊姜不敢怠慢，匆忙把兩日來的經過都說了，道：「你們可知大軍已圍山了麼？袁大哥一定被那老賊尼帶去佛光寺了，不知她安着甚麼心，還不快去救他出來，你們可知佛光寺在那裏？」

話聲未落，驀然崖上如飛落下一人，燕山一眞人喝道：「住手，不是外人。」

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被喝退，那人未落地，已一聲呵呵，說道：「老衲迎接來遲，喜見故人無恙。」

是老禪師，對眞人合十道：「易將軍風采不減當年，老衲却已老朽了。」

齊姜搶上去，說道：「禪師，那老賊尼……」

禪師道：「賢侄女休得無禮，忍大師是得道神尼……」

齊姜氣急敗壞，跺脚道：「老禪師，你不知道，你今日走後……」

她急忙把經過說了，道：「他們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不是要把袁大哥交給昏君麼？她可眞是大慈大悲，得道的神尼，不願血汚你們這佛門淨地，便要袁大哥去送死。」

眞人也動容道：「這話可眞？」

老禪師含笑道：「老衲雖皈依我佛，心目中却還不敢無父無君，一日爲君，終身是主，聖主現在小寺中，老衲特來迎接易將軍往見，賢侄女休要誤會，神尼大慈大悲，豈會把聖主送死，時機已緊迫，便請同到小寺。」

眞人舒了一口氣，道：「聖天子衆神扶助，聖主無恙，貧道心下稍安，便請禪師帶路。禪師可知大軍已圍山麼？要救出聖主，却是遲延不得。」

不料老禪師欲行又止，且回過身來，

道：「這麼說，易將軍尙不知今日的凶險了，圍山的豈祇數萬大軍，那昏君已把京師的弓箭手全部調來，不下一萬五千之衆，今日要想突圍，勢比登天還難，林中更埋伏下長槍手，我知易將軍的徒衆也隨來了，就算你武功蓋世，你能脫身，聖主和你的那些徒衆，只怕插翅也飛不出這小五台山。」

燕山一眞人大驚，那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也駭然互望了一眼。

老禪師又道：「易將軍你想想，你們才入山，大軍已然圍山，爲誰而來？不言已明了。我再提三個人，北道上的仇千峯，論武功，是不如你，但此人足智多謀，他的家小已全下在獄中，是以必出死力和你爲敵，他更請出了北道上成名露臉的武林中人，不下三十餘位相助，務要把你們一網打盡才甘心，也才能交得了差，中原之地，洪大海一聲號令，大河南北的人物已全出動了，此番在京，那昏君竟然親自召見，給以殊榮，利之所在，還會不賣力麼？此人的來頭，易將軍想亦知道些，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現今亦已在山外，與仇千峯會合了，別以爲你們來時如入無人之境，不瞞將軍你說，他們原就是以聖主爲餌，引你們上鈎，要想再出山，只怕比登天還難。」

驀聽一聲暴响，燕山一眞人身旁一株比碗口還要粗的大樹，被他一掌劈斷，倒了下去，那鬚眉戟張起來，玄九丹士與火牛道人亦皆變色。

老禪師又道：「老衲本亦不知其詳，幸得神尼前來，據她言道：那昏君稍晚亦要親來督師。再說那三營兵馬，京中的驃騎營，易將軍知道的，自比我更清楚，全是爲你們而設立的，營中兵丁，更是十中挑一，別以爲武功平常，但你們只怕也殺之不盡吧。現下那昏君又親自率領，只怕已到了前山下的鎭上了。」

燕山一眞人切齒道：「好得很，嘿嘿！嘿嘿！我和那昏君拚了。」

老禪師嘆了口氣，道：「易將軍，你想想，那昏君既敢親自前來督軍，無萬全之備，他敢前來麼？易將軍，只怕那昏君亦以自身作餌，正是要你去和他拚，易將軍，只怕你尙未近身，已變成刺蝟了。」

老禪師瞧了三個老道一眼，又道：「我要是說出來，只怕你連肺也氣炸，據那神尼言道：這定計設謀的，非是別人，乃是易將軍你我都認識的！」

「是誰？」一眞人怒喝一聲。

禪師道：「便是黃子澄將軍的親兄弟，你該記得此人吧？」

「黃沙！這賊子！」

禪師又一聲長嘆，道：「雖然這計謀是毒狠了些，却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現今掌管天下兵馬的那個姓呂的威遠侯，全家老幼四百餘口，已被那昏君軟禁了，他的親生女兒，這是你知道的了，在塞外與聖主一同被擄，現仍囚禁在小湯山行宮，仍未脫身，那黃沙與他是郎舅至親，豈能坐視，易將軍，眼下處境之危，你已知道大概了，快請到小寺，神尼請易將軍一見，情勢危急，迫在眉睫，這場大刦難，也唯有神尼才有那大法力，才能消災解難，請。」

請聲未落，盈耳已响起了一片奇怪之聲，似萬馬奔騰却無馬？似風聲，但樹不動，枝不搖，入耳令人心爲之悸，那玄九丹士與火牛道人都兩眼凝望着一眞人，其實，連齊姜也明白那令人驚心動魄之聲何來。

是脚步聲，是數以萬計的人行走在山林中，含枚急走發出來的沙沙之聲，草深林密，只聞聲，不見人，那聲响也倍加驚人。

齊姜一心在袁野身上，道：「老禪師，你還未答覆我，我大哥他……」

禪師道：「聖主已被神尼請去寺中了，又何必問。賢侄女放心，神尼悲天憫人，大慈大悲，不忍見流血，豈會傷害聖主，賢侄女你到後便知。各位快走吧，易將軍，事不宜遲，請發號施令，快撤退徒衆，齊到小寺，否則對方一包圍，這場浩刦便難免了。」

那異聲越來越大，崖上不斷有沙石滾落，夕陽斜照中，那四山的林隙間，不時有紅影似火乍影倏現，幾顆石子滾落到一眞人的脚邊來，大夥兒不自覺抬起頭來望去，那崖上只有藤蔓荊棘，不禁都抽了口涼氣。

崖上寒星點點，是箭簇！何止數百！

老禪師沉聲喝道：「待人家一聲令下，想走也不能了，易將軍忍見大家都成爲刺蝟麼？」

燕山一眞人顯亦心驚了，崖上的點點寒星，越來越多，箭已在弦，可不是就等待一聲號令。

只見他兩臂一抬袍袖一捲，齊姜啊了一聲，不自覺一縮身，挨近老禪師身邊。

崖下石後，林中樹後，眨眼間轉出十多個老道來，只聽風聲颼颼，樹上也飛落下十餘人來，全是老道。

老禪師宣了一聲佛號，道：「小寺便在前面，快走。」

燕山一眞人一揮手，隨着當先如飛奔去的老禪師，瞬已遠離崖下，不到兩里地，只轉過前面山坳，驀見道旁閃出兩個和尙來，合十躬身。一人氣促道：「寺後山上的官兵，已被忍大師退了，山前的官兵爲數在兩千以上，却在一里地外停駐，不再進逼。」

老禪師道：「休輕舉妄動，不可驚惶，忍大師已有安排。」

隨轉身對一眞人道：「易將軍，你可聽到了，我寺中只有數十僧衆，平日雖也練過一點功夫，却不過只爲了强身，有勞你吩咐各位道長，分守寺前寺後，左右我自當之。」

一眞人不敢怠慢，命玄九丹士率一半人在前，火牛道人率一半人去寺後，禪師又道：「若非迫不得已，請各位道長不要激怒對方，敵衆我寡，殺之不盡，殺也並非良策。」

一眞人點頭道：「說得是，爾等聽着了，擒賊先擒王，退敵先退其首領，快去快去。」

三十多個老道，眨眼間，已進入林中不見了，驚聽一聲呵呵，說：「好一個擒賊先擒王，只不過有眞王，也有假王，你妄想爲王，叛亂作反才是眞。」

那話聲似左還右，飄浮不定，老禪師

已變色，齊姜一翻手，亮出那短劍來，當眞高手對敵，的確不同，燕山一眞人非但不怒，更似不聞，若然他大怒出手，必然上當了，對方飄浮不定，顯然正是想激怒他出手。亂其心神。

說時遲，也幾乎就在那同一瞬間，驀聽左右林中，傳來聲聲暴喝，黃昏日未落，分明天朗氣淸，却有如置身於狂風驟雨之中，更有驚呼聲，慘號之聲！

便是那燕山一眞人，現下也變了臉色，攔住了才滑出步去的老禪師和齊姜，道：「以不變應萬變，不可上當，接應他們，却不可離開此地。」

話聲未落，那分作兩路出去的三十多個道衆，已退了回來，更傳出兩聲慘厲的叫聲。燕山一眞人身形拔起三丈，齊姜的短劍劃出一道長虹，搶前竄上山坡，老禪師袍袖一展，却是暴退三丈，可見是奇怪麼？對方竟無一人現身出來。

那退回來的道衆，却已有十餘人中箭帶傷，且有幾個不僅中一箭，從那叫聲的慘厲，顯然已有數人棄屍林中，且不會是一兩個，道衆有三十餘人，一時誰也不知死了幾個。

燕山一眞人在樹梢上燕雲三翻，迅速在那四外繞了一匝。他落下來了，但只是牙關咬緊，滿面鐵青。

那般道衆訓練有素，雖然突遭暗算，傷亡了那麼多人，那沒傷的道衆仍然臨危不亂，全都拔出劍來，迅速圍成一圈，把受傷的圍在當中，玄九丹士與火牛道人，另有三個年青些的老道，更在兩丈外滑行遊走。

燕山一眞人突然喝道：「滾出來，甚麼人？」

但山林間只有蕭蕭風聲，黃昏日暮，連那山風也不適勁了。

齊姜在數丈外繞行半圈，老禪師在那坡下，也把五六丈內搜查遍了，竟是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林間的陰森，更增加了恐怖的氣氛。

那青陽宮的道衆，尤其是三十餘人，皆是武功出類拔萃的，竟然傷亡了這麼多，連人影也看不到半個，如何會不驚恐？

玄九丹士把拔出來的箭瞧了瞧，道：「師傅，這不是……」

燕山一眞人道：「哼！自然不會是普通的弓弩手，箭簇入了骨。」

話聲未落，一聲呵呵又已入耳，仍是飄忽遊移，或東或西，那聲音說道：「易將軍果然有見識，論武功，這般人也許還不是你的對手，却比一般的弓弩手，高明何止百倍，這樣的強弓硬弩，不多，只有三百六十張……」

燕山一眞人鬚眉戟張，喝道：「滾出來受死，陰謀暗算，算甚麼好漢？」

又是一聲呵呵，更响了，齊姜覺得心頭一震，更驚是，那笑聲不是或東或西，只覺前後左右，無所不在，顯然那人在顯示功力，那功力實是驚人，只見老禪師也爲之動容，但怎生又在點頭？

那人道：「我原已說過了，我們全不是易將軍你的對手，在你易將軍面前，算甚麼英雄好漢，易將軍，我奉勸你一句，你已歸眞三淸敎下，若然從此修眞了道，不但今日你們能保全性命，我等也可保全身家，萬千生靈，也免得塗炭，否則，只怕這裏就是你們的葬身之地。呵呵……」

燕山一眞人敢情不言不動，也是在辨明那人的方位，蓄勢而發，那人話聲落，一眞人霍地旋身，身隨掌進，頓聞轟响連聲，顯然他的掌下劈斷了一株一株樹幹，隨見那聲响傳來之處，霹靂之聲才入耳，立現火光。

老禪師宣了一聲佛號，齊姜道：「霹靂火彈！啊！」

風高氣燥，林木登時着了火，齊姜叫道：「老禪師，你……」

老禪師袍袖一拂，已向火光冒起之處飛掠過去，齊姜一瞧，豈祇不見了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當場的道衆只剩下不到十位，分明已隨燕山一眞人出動了。

她這裏正不知所措，只見跌跌撞撞，急退回來了七八個老道，全皆帶箭，沒傷的幾個在後，揮劍拍打，齊姜也才見到亂箭橫飛，最後那燕山一眞人也退了回來，顯是連對方的人影也沒見到，又被迫回來了。却是林中不見火光，只有濃烟。

那呵呵之聲又從身後一面傳來，說道：「易將軍，天意如此，逆天不祥，你認命吧，我再說一遍，棄械投降，我們一齊向皇上保奏，也許皇上恩典，替你重建青陽宮……」

那話聲未了，驀然傳來一聲啊，分明就是說話那人發出的呼聲。

玄九丹士道：「師傅，可是有人？」

一眞人哼了一聲，道：「別上他的當，必是誘我們過去……」

不料他這裏話聲未落，一條人影似飛鳥投林一般，落在當場。左玄九丹士，右火牛道人，兩人當先搶出，一眞人怒叱道：「怕你不現出身來！」呼的一掌拍出！

却見那人兩袖一拂，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撲去快，退得更快，那人就勢兩臂一圈，接了燕山一眞人一掌，道：「眞人果然名不虛傳。」

只聽有人高聲叫道：「自己人，別動手。」

是老禪師救滅了火，適時趕了回來，才現身，未落地，已道：「易將軍，這位神尼便是黃山比丘尼大師，自己人。」

齊姜却紅了臉，手一揚，一道白光如練，向忍大師攻去，叫道：「還我袁大哥來，你這……」

老禪師脚才點地，滑步飛袖，齊姜的燕尾回力飛刀，登時有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踪！

忍大師却含笑道：「幼主現在禪師廟內，貧尼特來迎接各位前往相會，來路的弓箭手已被我制住了，各位快隨我來，由貧尼斷後，禪師請前頭帶路。」

燕山一眞人稽首道：「原來是神尼前來相救，適才不知，多有得罪。」

一眞人立即命沒傷的，扶持那帶傷的，不敢怠慢，隨老禪師奔上山去，燕山的三十餘人，連同那中箭的，還不到 十五人，顯然那十餘人已喪命了。

不料轉過山坳，佛光寺已在眼前，更令燕山一眞人驚訝的是，竟然一路無阻。

老禪師照顧那受傷的，已入廟去了，齊姜才要奔入，忍大師道：「姑娘且慢，幼主現在廟中，我已命人保護，那是一個

極其隱密之所，姑娘休要焦急，稍後便可見到了，却是有勞幾位，此寺依山而建，寺後懸崖壁立，我等已無後顧之憂，但左右廟牆外，古樹參天，全是密林，寺中僧衆的武功，怎及得眞人高足！」

眞人忙道：「大師說得是。」當下吩咐火牛道人率領幾個道衆在右，玄九丹士在左，道：「左面山嶺連綿，務要小心，把你師弟的霹靂火彈帶兩顆去，對方的若然大舉而出，此彈衆可阻嚇敵人作用，亦可報警。」

玄九丹士道：「徒兒早已備下一袋在此，師傅小心。」

兩人忙各帶那沒傷的道衆走了，眞人這才又稽首道：「大師武功蓋世，今日多承相救，慚愧得很，貧道連對方的人影也沒見到一個，小徒却已死傷了一大半。」

忍大師合十道：「眞人何必太謙，我雖擊退了那統領之人，不過有如他們適才對付你們一般，你明他暗，你進彼退，一旦隱蔽有所，便據險而攻，我從他們後面掩來，出其不意，他等對我來說，也就在明處了，其實我那來通天本領，若然他們不是放開一路來，我們來此，豈能一路無阻？」

燕山一眞人怔道：「大師怎說？難道他們放開一條路來，有意引我們來此，那麼，對方必有更大陰謀。」

忍大師點頭道：「不錯，正是有陰謀，他們自知非眞人你的敵手，便能傷得一些你的徒衆，却不能奈何你們，甚至他們對眞人你的幾位高足，亦忌憚幾分，故爾引你們來此。」

眞人一跺脚，道：「當眞歹毒，我明白了，明知大軍團團圍困，我們不能脫困，必有糧絕之日，再不就是火攻，若然夜半放起一把火來……好賊子！」

那眞人目眥皆裂，忍大師却氣定神閒，道：「眞人不用憂心，他們的計雖歹毒，我却已有計在此了，必不教他們的毒計得逞，眞人怎麼忘了適才在林中之言。」

眞人愕然，道：「我……我在林中說過甚麼？」

忍大師道：「眞人不是說擒賊擒王麼？我知那昏君亦已前來督師了，現已到了桃花鎭上，若然我去把那昏君擒來，他們豈不就投鼠忌器了麼？」

燕山一眞人大喜，道：「恁地時，豈僅破了他們的陰謀詭計，我們又豈僅能脫困了，更可一不做，二不休……」

忍大師突然寶相莊嚴，雖然搖頭一聲輕嘆，但不說甚麼，只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前去，眞人留在此間，務要小心在意，不慮敵之來攻，慮我之無備，輕敵大意，兵家大忌，我即去即返。」

忍大師一揮手，踪跡不見。

眞人楞了好半晌，這忍大師端的是甚麼人？他驚訝的不是人家的武功高絕，而是顯然也熟讀兵法，慚愧！論兵法，顯然人家也比他高明。

可不是發楞的時候，燕山一眞人不敢怠慢，寺前寺後，四周巡查搜索了一遍，明知數萬大軍圍山，明知四外有五百張强弓硬弩，明知圍寺的有數千驃騎營的精兵，但愈是不見一人，死寂也更怕人，令他心驚。

山間日暮，薄霧已去，佛光寺的僧衆顯然已得到知會，所經之處，不時有僧衆乍現倏隱，現身一稽首，便即隱去。

奇怪，分明知他是誰，知他要來巡查，但他率領的僧衆未來之前，這佛光寺的僧衆分明已派出守衞了，這不分明人家早知他們會來，早有了安排？

忍大師像是一切前知，禪師以神尼相稱，難道她眞是……

燕山一眞人心寬了些，但疑惑却在增添。

其實，他也無暇去疑惑，玄九丹士和火牛道人都先後現出身來，都是搖搖頭，立即又隱了去！

草木蕭蕭，天色黑下來了，夜更靜了，佛光寺中，看不見半點燈火。

約莫二更前後，他才轉到寺前，驀聽身後有人說道：「易將軍，請進來。」

是老禪師，夜靜之中，草木皆兵之時，老禪師突然現身出來，聲如洪鐘，令他驚得皺起眉頭。

老禪師道：「將軍請放寬心，神尼已把那昏君請來了，現在殿中相候，快請進去。」

眞人心下一震，又驚又喜，忍大師難道眞是神尼？去來近百里之地，她却一個更次便去而復返，且把那昏君擒來了。

殿中燈火通明，只見忍大師坐在左首面，身後站着齊姜，對面一個垂着頭，頭戴軟巾的人，可不正是當今的永樂皇帝？

眞人矢志勤王復國，多年辛苦籌謀，豈會不識這永樂帝，他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忞怪，敵人已成了階下囚，但驀然一見，他反而不自覺一縮步。

忍大師含笑道：「眞人請來，幸不辱命，請這裏坐了。」

眞人稽首道：「大師辛苦了，哼！你這昏君也有今日。」

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永樂帝在位已二十年了，人主自有威儀，饒是他恨到極點，但乍然一見，不禁也有瞬間的震懾。

震懾也不過一瞬間，眞人的怒目瞬已像火一般紅。

忍大師又道：「眞人請坐。」

分明說得柔和，入耳却非獅子喝，眞人才上步，不自覺已縮了回來。

忍大師道：「有勞禪師再辛苦一趟，添多幾張櫈椅，天南地北，有緣相聚一堂，我等不可失禮。」

禪師道：「已侍候下了，不勞神尼吩咐。」

忍大師已向外朗聲喊道：「都請進來吧。」

却是齊姜啊了一聲，那神台上高燒着一排十數丈火燭，燭焰搖幌，一暗之中，門外飄入五六個人來，當先的竟是幽燕公主，也一眼見到了忍大師身後的齊姜，喜叫道，「姊姊，原來你在這裏，咦！你不是……婆婆！」

齊姜迅速手按劍柄，皆因那隨後飄入來的幾人，已落在永樂帝的身後和左右，她全都認得，老黃沙在前，仇千峯和洪大海隨後，最後是個將軍，四人搶進來，却無一人身中有兵刃，只聽那將軍道：「皇上受驚了，臣保駕來遲，罪該萬死。」

這一邊，忍大師迅速對站起身來的燕山一眞人一擺手，只見她的手微微一翻，眞人顯然身不由己，又坐落了。

忍大師對幽燕公主含笑點頭，道：「不錯，我就是那瘋婆婆，你倒好眼力。」

忍大師怎麼忽然皺皺眉？隨着她的目光，只見走進兩個尼姑來，前面一個說道：「小燕，快隨我參見祖師。」

兩個尼姑搶上兩步，已向忍大師面前跪倒，齊聲道：「徒兒參見師傅，今日塵緣已了，無掛無牽，請師傅慈悲。」

齊姜認出一人來了，那跪在大師左面的一個尼姑，不是那姜姨麼？

小燕也認出來了，張大了咀兒，把眼兒睜得大大的，却說不出話來。

忍大師摩着兩人光光的頭頂，道：「阿彌陀佛，佛門廣大，不度的只是無緣之人，入我門來，六根清淨，見性明心，徒兒起來，站過一旁。」

禪師身後不知何時多了五個和尚，同聲口宣佛號。

老禪師隨合十道：「善哉，佛門廣大，入門皆是有緣人，各位施主光臨小寺，豈是無緣。」

那將軍怒目而視，洪大海和仇千峯哼了一聲，却是那老將黃沙道：「原來是兩位將軍，多年不見，竟皆了道修眞，超凡入聖。」

眞人怒目而視，哼了一聲，這黃沙雖是黃子澄帳下的副將，但同在勤王軍中，豈有不識的，老禪師合十道：「黃將軍英雄不減當年，難得光臨寒山，却是怠慢得很。」

黃沙跨前一步，苦笑道：「我等已爲階下之囚，尚請禪師慈悲。」

那永樂身邊的大將軍怒道：「你等既已遁入空門，就該修眞了道，好大胆，竟敢刦駕犯上，更把我等擒來，今晚趁早放我們出去，皇恩浩蕩，也許皇上還饒爾等不死，否則我一聲令下，踏平你這佛光寺，爾等死無葬身之地。」

忍大師一伸手，按在燕山一眞人肩上，老禪師道：「善哉，我佛慈悲，今晚請各位施主前來，不過是爲了消弭浩刦，解難消災，將軍何必動怒？」

那一邊，齊姜把幽燕公主拉過一旁，才知另一個尼姑乃是慈雲公主，袁野的雲姑姑，這小燕的雲姨，却原來這四人皆是她的雲姨姜姨所擒，到了寺中，才替四人鬆了綁，那四人一見永樂帝在此，立即搶入殿來！

小燕道：「姐姐，我不是公主，再別叫我公主啦。好姐姐。」

齊姜道：「好，小燕，我還不明白，你雲姨不是中了毒，武功已失了麼？怎能擒得這四個人？」

小燕耳語道：「姐姐，雲姨連我也瞞過了，雲姨早已練成金剛禪功，百毒不侵，原來師祖早作了安排，化解這場浩刦，雲姨帶我留在宮中，不過是爲了待機而動罷了，大須彌金剛掌，神功無相，這四人還不手到擒來麼？」

那是同一瞬間，小燕話聲未了，驀聽寺外人喧馬嘶，燕山一眞人尚未躍起身來，仇千峯與洪大海已雙雙搶出，把永樂帝圍在當中，那將軍又已喝道：「大軍已到，束手就擒者免死。」

忍大師兩掌一揚，殿中之人竟無一能動彈，却不見了那老禪師。

反聽老禪師的聲音從外宣來，高聲道：「呂將軍光臨寒山，老衲有失遠迎，我等恭候多時，快請。」

早見一個將軍搶進殿來，氣喘如牛，奔前向永樂帝躬身惶恐道：「臣救駕來遲，罪該……」

燕山一眞人更是兩眼血紅，怒喝一聲，聲震殿宇，可就是動彈不得，這番可是那慈雲公主一手搭在他肩上。

公主道：「眞人請息怒，家師已有安排。」

忍大師寶相莊嚴，緩緩掃了殿中各人一眼，最後落在那永樂帝面上，將頭微點，却對那永樂帝身邊的五人道：「各位施主，不必驚恐，亦不用驚疑，貧尼和老禪師恭請各位前來，雖不得已多有得罪，但實是一番好意，各位若不輕舉妄動，我等也絕不傷害聖駕，否則玉石俱焚，各位施主三思。」

原來那奔來的將軍乃是威遠侯，率領大軍追來，山地馬不能行，氣急敗壞，不怪他氣喘如牛了，兀自喘着氣，道：「倘若不傷聖主，一切皆可商量！」

忍大師道：「好，便請將軍先出去，安頓你帶來的人馬，退出一箭之地，將軍休要誤會，你的人馬雖多，再不前去約束退去，死傷也更多了，快去快去。」

這工夫，人喧馬嘶之聲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當眞這威遠侯帶來的人馬雖多，明刀明槍，豈是佛光寺僧衆，燕山青陽宮道衆的敵手，若不是傷亡慘重，豈會退去。

威遠侯那敢怠慢，急奔而出，禪師叫道：「呂將軍，我陪你走一趟，請跟在我身後，否則，只怕你一出去……走吧。」

殿中人無語，外面的人喧馬嘶之聲遠去了，約莫兩盞茶工夫，老禪師又偕同威遠侯回轉，忍大師這才一擺手，道：「各位都請坐了，坐下好說話。」

老禪師又命徒衆取了十數張櫈來，但在永樂帝面前，那五人豈敢入座，忍大師也不勉强。

不愧是帝君，這一陣工夫，那永樂帝雖然面上也變顏變色，自從先前那四人一到，便昂然而坐，也雖怯在心中，那面上却無懼色，這時才開了金口，道：「大師把我等擒來，既無惡意，所爲何來。」

忍大師合十道：「出家人原不該過問世事，不出世而入世，過問必爲了解難消災。」

顯然永樂帝已看出這一尼一僧對他實無惡意，燕山一眞人雖一直怒目相向，但不由作主，他那胆氣一壯，便又擺出他那爲帝稱皇的威嚴來，哼了一聲，道：「你等以下犯上，把我等擒來困在此間，倒成了解難消災，有何所求，快快說來。」

忍大師合十道：「善哉！佛說：衆生平等，世外之人，何來上下，貧尼雖有所求，但所求的亦正是解難消災，解的是在座各人之難，消的是天下千萬百姓之災，皇上你不也是在難中應刧？若然這位眞人一怒，皇上你與他們五人，豈不是災難臨頭？再說，今晚若不是請得各位施主來，

刀兵互見，這小五台山的千餘僧衆，豈不先成了刀下之鬼？」

忍大師又連連擺手道：「解難消災，宜速不能遲延，遲則多死傷無辜，貧尼不客氣，這是當仁不讓，不得不逾越了，各位都請勿言，也全都明白，重復多言亦無益，我先請問一眞人，天下大勢已定，我不說天命已有所歸，但這永樂帝的根基已固，大軍何只百萬，你那義旗未擧，出青陽宮已掃穴犂庭於前，道衆顛沛流離，幼主被擄於後，雖已脫困，却逃亡走國，天下雖大，幾無存身之地，今晚你所率的徒衆，原是你得力的門徒，本是爲救幼主而來，但才得入山，連幼主的面未見，已死傷了大半，請教眞人，這勤王復國，可是易與的麼？能成，還是敗，眞人也該知道了，眞人丹心可照汗青，雖然可敬，但成事不足，何忍天下千萬生靈塗炭？」

燕山一眞人低下頭去，慈雲公主從忍大師身邊轉了出來，說道：「皇兄，也請聽我一言，我們這侄兒無辜，你何忍骨肉傷殘，其實你早已明白，他豈僅毫不知情，甚至不知其出生來歷，甚至連他眞正的姓氏亦不知曉，後來他雖然已明白了，但他却不忍見天下生靈塗炭。」

慈雲公主忽轉向燕山一眞人道：「易將軍，你雖忠心爲主，一意要勤王，輔佐我這侄兒奪位，可知他明白你的眞意後，曾決心以死來打消你這念頭麼？若不是被家師所助，他早已追隨建文皇帝於九泉之下了，我更坦誠相告，他大漠逃亡，千里走國，非爲惜命，更不是爲了逃避我皇兄的追捕，而是爲了逃避你的追尋，他原是不惜一死的，却恐他一死，你雖無王可勤了，却報仇出師反而有了名，那時天下生靈仍不免塗炭，更不知有多少萬千人頭落地，這才不敢死。」

殿中燈火在幌動，但殿中人都似泥塑木雕，燕山一眞人的頭垂得更低，那永樂的頭却抬得更高了，也動了容。

忍大師接口道：「眞人，你率衆前去，是爲迎接幼主，可想一見麼？」

不待燕山一眞人答言，忍大師已轉向永樂帝，道：「請問皇上，你雖是以你這皇侄爲餌，爲的是要一網打盡他這忠心不二的勤王之臣，最後你仍然不會放過他，自然也想一見他了？」

全都不知忍大師是何意，是以誰也不言語。忍大師却已向老禪師，道：「禪師，是時候了，請令徒出來，和他們見上一面，便是禪師功德無量，收一徒而救天下蒼生，貧尼也還不會相賀。」

老禪師點了點頭，只見他一招手，殿角上轉出一個年青的僧人來，身披袈裟，雙目垂簾，合十道：「小僧參見各位施主，阿彌陀佛。」

忍大師也宣了一聲佛說，道：「善哉，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各位且看，可認得他是誰麼？」

刹時間，偌大的殿堂，那麼多的人，却死一般寂靜，半晌，齊羌才顫聲叫道：「袁大哥，你……你……」

「大哥哥！大哥哥！」是小燕的呼叫聲。

是袁野，不，他不姓袁，但也不姓朱，老禪師合十道：「此是小徒，法名了空，皈依我佛，從此了了空空。」

燕山一眞人跺了一脚，長嘆一聲，道：「罷了，我多年苦心，可眞是了了空空，雖說是天意，又何嘗不是人爲，我也該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便了。」

慈雲公主合十道：「皇兄你可也該了了，若是了了，便請使令。」

永樂帝一點頭，說道：「傳令下去，即刻退兵，出入之人，不許留難，違令者斬。」

威遠侯和那將軍躬身道：「領旨。」

兩人快步而出，老禪師道：「送你師伯一程。」

袁野應了聲是，慈雲公主道：「眞人撫養小侄成人，使我也不會謝得，我也恭送一程。」

老禪師會意，道：「最好最好，眞人是客，便是我這主人，又豈可不送一程的，眞人請。」

忍大師道：「恕我不送了，我留下替禪師待客！」

老禪師一聲呵呵，說道：「大師你說錯了，你原也是此山一主，怎可說替我待客。」

忍大師笑道：「恁地說時……」她緩緩瞧了燕山一眞人一眼，又瞧了永樂帝一眼，才說道：「天下亦非一人之天下，得道者多助，也就唯有有道者居之，也唯有有道者，才能保之，眞人請了，不送。」

眞人打了個稽首，橫了永樂帝一眼，大踏步走了出去。

永樂帝不是在他的橫目下低頭，而是忍大師之言，在他聽來，有如獅子吼，這三人才出殿，永樂帝已站了起來，道：「神尼大慈大悲，蒙指點迷津，朕永誌不敢忘，適才禪師說大師亦此山一主，可是寶刹亦在此山麼？」

忍大師道：「皇上何又痴迷了，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何分此山彼山。」

永樂帝大悟，拱手道：「朕已知昨日之非，好生汗顏……」

那姜姨厲聲道：「既知昨日之非，而今而後，便當痛改前非。」話聲未落，只見奔來了數十人，威遠侯趨前，躬身奏道：「兵馬已撤，請駕回宮。」

忍大師道：「朝中不可一日無君，皇上請即起駕，燕山一眞人此去，必不敢再生異念，却是貧尼有一言，若蒙允諾，彼此兩皆有益。」

永樂帝忙道：「大師吩咐，朕敢不遵從，便請法示。」

忍大師道：「皇上言重了，貧尼如何當得，却是我適才想到，皇上回京，若即刻下詔重建燕山青陽宮，封賜一眞人，眞人必然永無異心了。」

永樂帝即刻回身，對威遠侯道：「即派快馬回京，傳朕旨意，命工部遍徵天下工匠，刻日興工，重建青陽宮。」

威遠侯道：「領旨。」回身對老將黃沙拱手道：「有勞舅兄走一趟，這裏沒事了，舅兄必然明白聖上的旨意。」

黃沙欣然道：「多謝侯爺，還是你想得到，我這就快馬入京。」他不謝永樂帝，却謝威遠侯，忍大師首先說道：「善哉，好一個遍徵天下工匠，如果老將軍去傳旨，再好不過。」（以下轉入37頁）

武林軼事

八大仙花叢稱霸

子雲・文　小成・圖



黎仁超是廣東十虎之一，如果以相貌論人，很難看得出他身懷絕技，因爲他到外邊行動，一定穿長衫馬褂，戴着毡帽，如果天氣太熱，搖動白紙扇，好像一名秀才，再又因爲他在廣州信亨當舖做企櫃，即是任職朝奉，押店裏面的人很少到外邊活動，認識他的人亦少，故此，廣東十虎當中，看來最不像老虎的人就是他。

那一間信亨押店的東主姓胡，叫做胡作榮，本來他的父親就是富甲一方的，到了他的手上，大權在握，大量擴充，生意非常蓬勃，省港兩地，信亨押的分店共有十八間，可見它如何聲勢浩大，凡是經營押店之人，最重要的就是資本，如果本錢短缺，稍爲貴重的古玩，送入店投押，雖然肯付很高的利息，亦無資金周轉，那種押店就無資格稱做大押，只是小押而已，在廣州有幾間大押都比不上信亨押店那麼有名氣，故此，胡作榮只是三十多歲，已經成爲鉅富，因爲他担心有人暗算，不論到何種場合，都與黎仁超同行，無異於保鏢，不過，胡作榮對黎仁超一向是很尊敬的，一來黎仁超頗有學問，二來做押店企櫃，極有眼光，替胡作榮賺錢，三來武功甚高，雖然置身於豪華的場合，看來絕不失禮，故此，他只是把黎仁超看做朋友，並非看做傍友，由此可見胡作榮是非常大量的，再又因爲黎仁超的入息是有限，到妓寨應酬，開銷若干，動身之前先行付欵，由黎仁超直接付出，更加使黎仁超有面子，還有一點，比較熱識的人介紹黎仁超，總是稱做黎師傅，如此厚待，黎仁超心裏感激，理所當然。

當時胡作榮非常喜歡飲花酒，風月場中，留下不少艷跡，有的是花艇，胡作榮很喜歡到該處消遣，穀埠那邊有一隻紫洞艇叫做麥香舫，乃是蘇黑虎門徒綽號肥水的人經營，陳設華麗，專供高等顧客作大局之用者，胡作榮每到穀埠，必與三幾個朋友同行，那些人不是老板就是少東，一擲千金，絕無吝惜，確是闊客，其中就包括黎仁超在內，因爲那些人特別豪爽，手段濶綽，穀埠的妓院或者妓艇，都把他們稱做八大仙。

當時胡作榮特別喜歡的一個美女叫做肖紅，拜倒石榴裙下，兩情如火，在肖紅身上所花的錢已經很巨，他本來想替她脫籍，但因本人畏妻如虎，未敢大開談判，只是夜間到穀埠消遣而已。

當時廣州有許多闊佬，有一名闊佬姓周，叫做東生，排行第十，一般人就稱他做周老十，此人精於交際，經常跟官場中人往還，手段闊綽，故此，在廣州承辦烟務，變成一方之霸。

周東生家中姬妾滿堂，俱是從花街買回來的，可是，儘管如此，他仍不滿足，外向心甚強，經常跟一個武舉人叫做孫思義的結交，兩人晚晚花酒留連盡情揮霍。

有一晚，周東生忽然從妓女口中獲悉八大仙的豪擧，心裏不服，與孫思義喝酒談心之際，說出自己的心事，希望找個機會使八大仙受個挫折，孫思義聽了，說：「他們算得甚麼呢？只要十少肯花錢跟他們鬥鬥，一定可以倒壓他們的，如果我們不是文鬥，而是武鬥，那些人就更加甘拜下風了，我單手能擧二百斤石鎖，戰法高強，得以武擧人之譽，就算八大仙一齊動武，亦非我的對手，怕些甚麼呢？」

周東生哈哈大笑，說：「有你在我的身邊，我就如虎添翼，不過，對方究竟實力如何，仍要花點精神打聽一下，比較好些。」

當時孫思義聽了，沒有特別的反應，只是隨意點頭，過了幾天，他偶然到穀埠消遣，在彩蓮舫飛箋召妓，其中就有肖紅一人在內，那時肖紅雖是作榮的膩友，但因酒局方面，仍是她的生計，但有飛箋絕不推辭，於是，應召而至。

孫思義看見她到酒局來，剛剛踏上彩蓮舫，登時容光煥發，滿船皆春，她照常的在酒局上有說有笑，孫思義已經薄醉，想替他點牌，即是說，希望她留下作伴，死纏不休，肖紅始終不肯答應，孫思義老羞成怒，冷然說：「如果你不答應留下來，伴飲的錢我也不給你。」

因爲他蠻橫輕薄，肖紅寧願不收錢，拂袖而去，孫思義極爲憤怒，問問彩蓮舫的人，其中有一人說：「孫大人很少到這裏遊玩，不知此事，肖紅的熟客叫做胡作榮，綽號當押店大王，在省港兩地經營押

店十多間，與他一齊來玩的朋友，俱是銀業老板，三光司理，非富則貴，一來就是八人，合共一桌，手段豪爽，所有穀埠的人都稱之爲八大仙，因爲肖紅與胡作榮相戀，短期內可能替她脫籍，關係極深，故此她不願接客。」

孫思義有點氣憤，說：「這種市儈，以爲有幾個臭錢，就目空一切，我是武學人身份，倘以金錢而論，未必及得他，倘若拗手瓜，實行硬拚，我就要令他甘拜下風。」

此人聽了，說：「孫大人，倘以武力來說，八大仙當中，有個姓黎，叫做仁超，亦即信亨押店的朝奉，武藝高强，名列廣東十虎，切勿輕視。」

孫思義本來不想立刻動武，因爲那時他巳經薄醉，聽了此言，好勝之心更盛，大聲說：「你把此人說得如此厲害，以我看來，簡直是一個當押店的伙記而巳，我今晚偏要去找他見個高下，我借着找肖紅爲名，到時厲聲斥責，如果他挺身而出，幫肖紅講話，我就揮拳動武，讓他看看武學人的厲害。」

孫思義說得出就做得到，他在盛怒之下竟召喚小艇划往菱香舫，跟他同行的友人，知道他非常倔强，很難勸止，只好另僱小舟尾隨其後，有事的時候拔刀相助。

肖紅離開彩蓮舫，當然是回到菱香舫的，她遲遲然後到來，而且粉臉飛紅，好像受人欺負，作榮看了，覺得肉痛，急忙查問，肖紅說：「我十分悔恨，貪了一枱酒局，受人所欺，現時白陪別人飲酒，沒有收欵，而且受人所辱，眞是冤枉。」

胡作榮繼續查問，肖紅便把孫思義蠻橫情況說出來，胡作榮聽了，說：「這種人大概是官方的人，不宜開罪，吃虧多少，不成問題，以後你不再出酒局便算。」

胡作榮看見名花當前，抱在懷中，甜言蜜語，兩情如火，肖紅然後沒有做聲。

兩人糾纏之際，忽然有一名武生打扮的漢子跳上船來，瞥眼看見肖紅與胡作榮纏綿，目怒兇光，厲聲斥責：「人家有錢就可以要你，我孫思義配不起你，是不是呢？」

胡作榮冷然說：「你是誰呢？竟然斗胆走到別人的船上來作威作福，掃興之至，此舉實在太過魯莽。」

孫思義有心挑戰，聽了哈哈大笑，說：「我責備肖紅，跟你無涉，你不過仗着幾個臭銅錢，就想包庇妓女，欺負良民，太過笑話。」

說完他疾走幾步，一手抓住肖紅的右臂，想把她從胡作榮的懷中拉出來。

那時黎仁超坐在另一烟床的床口，對一切看得很清楚，立刻站起，張手一攔，孫思義剛剛伸出手來，還沒有接觸肖紅的玉手，巳經給他攔開，這一攔之力，使孫思義感覺到對方是個手上有勁的人，料想他就是黎仁超了，大聲說：「黎仁超，我知道你的功夫超羣，不過，我孫思義如果沒有相當功夫，如何能够獲選武舉人呢？你既然伸手擋格我的手橋，等於想跟我分個高下，就在這裏交手好了。」

說完他就出其不意，一拳當心向黎仁超打出。

黎仁超聽了這番話，知道他是武舉人，不敢輕敵，橫臂擋格，就在紫洞艇之內動手。

一艘紫洞艇的地方有限，兩個壯漢忽然交手，拳脚紛飛，那些鶯燕嚇得要命，紛紛走開，騰出空隙來，但却仍然站着觀看，孫思義急於求勝，拳密如雨，可是，黎仁超却剛剛相反，先守後攻，看清楚他的拳路，然後發招，孫思義發生錯覺，以爲對方技弱，無法抵禦自己的攻勢，打得更加厲害，突然靠近他，以霸王敬酒一招，由下邊打上去，想一拳打碎黎仁超的下頷。殊不料黎仁超早有準備，後退半步，用兩手接招，握住他的手腕，一握一扭，這一招稱作雙龍伏蛟，乃是對付霸王敬酒最佳的招式，不過，這一招有幾種變化，如果左手握緊，右手把對方手腕向拳背那邊扭去，便會拗折，另外一法，只是把它向下一沉，扭到後邊去，黎仁超認爲對方頗有來歷，一向並非深仇大恨，故此不肯驟施辣手，只是把他的手向下一沉，扭向背後去，便算打贏，殊不料孫思義並不自量，自己的手給他扭到背後時，立刻以後脚出擊，化解這一招，跟着打得更兇。

黎仁超看見他起脚，便即鬆手，跟着退後兩步，孫思義疾忙進攻，以左右兩拳，連環撞擊，忽上忽下的打擊，一邊打向額角的太陽穴，另外一邊打肋骨，這一招稱做左右冲天炮，爲勢極兇，黎仁超認爲他貪勝不知輸，伺機反攻，先用冚手擋格，孫思義看見他右手冚住自己的右手，便以左手壓在對方右手，疾忙把自己的右手由下邊翻到上邊去，平伸兩指，向黎仁超雙眼插去，跟着左手向下一沉，化爲撩陰手。這招上下夾攻，不管左手或右手打中對方，都可以即時喪命，不過，黎仁超碰着這種武學人，明知對方出手毒辣，只是閃身退後，對方兩手剛剛化爲毒招撲攻，他就急忙後退一步，回身用虎尾千字手一隻手臂劈下，順勢進馬，以虎爪制服對方另一隻手，跟住下邊入脚，連人帶手一齊壓去，孫思義就無法躲避，登時就向後退了幾步跌下來。

依照武林的規矩，吃了這一招，退後便跌，等於打輸，該知難而退，殊不料孫思義老羞成怒，忽然一躍而起，一拳向黎仁超的鼻上打落，跟着另一短拳向黎仁超胸部撞擊，竟以短拳撲攻，等於拚個你死我活。

凡是武林中人都知道這種門徑，兩人交手，只是大拳大馬，定了輸贏，未必受傷，但以短拳出擊，一來貼身打出，拳上有勁，二來短拳避無可避，只有化爲急攻解圍，兩人相鬥，一定分出高下來，故此，孫思義雖然密集急攻，黎仁超心裏有數，認爲避無可避，便將少林拳的絕招，把左右兩手以鐵門閂姿勢，閘住對方短拳，跟着出擊，有一拳打中對方口鼻之間，登時吐血，而且跌落兩隻門牙。

孫思義再度給他擊倒，不敢戀戰，趕快轉身走出，那時他的朋友巳經划了另外一隻小艇到來接應，孫思義便跳落小艇，一齊離去。

孫思義雖然脫了兩隻門牙，而且口鼻之間中了一拳，有些血漬，看來並非認眞受傷，但却非常丢臉，他心裏暗想，黎仁超確是少林高手，並非普通拳師能够打得

贏，而且又因爲黎仁超又屬於廣東十虎，隨時有朋友帮忙，更加不容易把對方擊倒，要是想報仇雪恨，唯一的辦法就要煽動周東生，由周東生出頭跟八大仙鬥氣，雙方把花花綠綠的鈔票抛出來，一擲千金，並無吝惜，那時就會有可能發生混戰，自己乘機公報私仇，比較可以辦得通，想定之後，他就在翌日上午謁見周東生。

當時周東生看見他門牙脫落，有如狗竇大開，哈哈大笑。

孫思義說：「十少，我的門牙被人打脫，你是我的朋友，倘不設法報仇，實在令我難堪，還忍心向我發笑嗎？」

周東生說：「孫老哥，你自誇無人能敵，這一回碰着强敵了，故此我覺得好笑，照情形看，對方大概高抬貴手，並非有意將你打傷，否則，這一拳可能擺命。」

孫思義說：「八大仙確是此間的豪客，不但財雄勢大，而且有黎仁超座鎭，文武惡絕一時，大概沒有人敢捋虎鬚了，不過，我是個無名小卒，給人擊敗，無話可說，但以周兄來說，確是廣州第一名的花叢闊少，居然給外人混入，剃你的眼眉，那就太過不值，就快是中秋佳節，穀埠花艇，每屆中秋節夜，照例有人花欵作一驚人之舉，作爲賞月，現時八大仙在穀埠稱霸，他們八人一定有特殊的擧動，博取花界歡心，如果周兄能够在當晚發動攻勢，遠遠的蓋過了他們，那就可以報我一箭之仇。」

本來周東生巳經想擧行賞月大會的了，聽了此言，當然心上一喜，立刻同意，不過，他實在想不出有何妙法可以擊敗對方，故此問計於孫思義。

孫思義說：「我先到外邊打聽一下，看看他們有何擧動，然後定奪，關於我打落門牙之事，非常簡單，明天立刻去找個牙醫，把它塡補起來，就沒有變樣了，十少你不必替我担心。」

說完這番話，便即告退，兩天過後，孫思義再見周東生，說：「十少，以我偵查所得，八大仙準備在中秋節夜，把八艘花艇以及一艘紫洞艇聯結在一起，有如八陣圖，中間的一艘紫洞艇豎起七星旗，打算大放烟花，聞說他們巳經在東莞定了二十盒烟花，到時發動攻勢，一定十分熱鬧，因爲二十大盒烟花不易立刻製造，即使我們立刻趕製，仍沒有把握贏得他們。」

周東生微笑，說：「想用烟花去爭面子，吸引力很微，且是舊套，照我看，想吐一口氣，可以用我的名義到鬼棚尾以及其他的花艇商量，揚言我在中秋夜擧行賞月大會，所有花艇包清，最好就是把對方轄下的花艇也包埋在我的身上，不管銀両多少，包齊之後，我就有妙法取勝。」

孫思義當然遵命行事，只是一天，孫思義就回來對周東生說：「十少，整個穀埠的沙艇我巳租得七成，不過，花艇却未能全部包起，特別是對方巳經落訂的花艇和紫洞艇，不易轉到我們這邊來。」

周東生先行讚他幾句，辦事能力高强，然後說：「既然巳經租得那麼多的沙艇，就算沒有租齊所有花艇也不要緊，那些沙艇是另有作用的，今天只是八月初十，還有幾天然後是中秋，你立刻到鷄鴨欄去報上我的名，預定毛鴨二百頭，切勿有誤，至於送貨的地點，就在彩蓮舫好了，二百頭毛鴨，不必一齊交貨，分三日交足，我自有神機妙算。」

孫思義頗爲詫異，說：「十少，一次過買二百隻鴨，與賞月有何關係呢？」

周東生說：「山人自有妙計，暫時我不想把它說出來，到了中秋節夜，一定有非常熱鬧景色出現。」

孫思義實在想不透，只得沉着氣，看周東生到時出何妙計，到了八月十四，周東生然後說出來，叫他把預先訂下的沙艇全部泊在穀埠海水最深之處，列爲圓形，中間有如一個大池塘，另有紫洞艇以及花艇等在旁，同在一起賞月，而且要連續兩日，透過各艇的梢公，通知水上人家，中秋節夜周老十打算放鴨，不管何人熟識水性，皆可參加，第一晚放鴨一百頭，第二晚也是照放，任何一隻鴨在沙艇圍着的池塘形海面出現時，如果有人把鴨捉住，此鴨送給他之外，還每捉一鴨，賞以一兩白銀，捉鴨最多的人就賞五十両，作爲酒金，第二晚也是放二百頭鴨，連續兩晚捉鴨比賽，料想一定有很多人參加。

到了那時，孫思義恍然大悟，如法泡製，不必細表。

至於胡作榮，他們綽號八大仙，分別有愛人在花艇之內，各出財物，慶賀中秋，當時富源銀號的司理張聰，乃是東莞人，預先訂製烟花二十大盒運出廣州，並且是晚提早到穀埠，亦將八艘花艇作圓形彎泊，菱香舫這一隻紫洞艇就停在中央，另外在水上搭了一個烟花棚，在棚中張貼紅紙大書：「菱香舫慶賀中秋，大放烟花。」這幾個字，預料一定吸引觀衆。

雙方都是有財有勢的，在中秋節夜鬧闊，當然街知巷聞，但因捉鴨的一方面有銀両可得，故此比較烟花更加引人入勝，當時胡作榮那邊看見周東生只是有四隻花艇以及一隻紫洞艇，並無特色，料想他們沒有辦法訂製烟花施放的，一向放烟花是最熱鬧的擧動，以爲佔盡上風。

殊不料八大仙那邊剛剛放烟花之際，周東生這邊却用擴聲器播出，揚言放鴨，第一次放鴨二十五頭，下海捉鴨的壯漢有四十多人，一聲號令，就在水中追逐，殊不料看來容易，捉鴨却不易，有時兩三個人然後捉到一隻鴨，各施本領，在燈光照耀之下，非常有趣，跟着再放另外二十五頭毛鴨，旁觀者愈聚愈多，浪花四濺，煞是熱鬧。

當時胡作榮那邊放第一盒烟花的時候，有相當多的人參觀，放第二盒時人數大減，到了第四盒烟花施放，觀衆巳經集體去看捉鴨，僅有小貓三隻四隻，八大仙愕然。當時艇民以及觀衆都雲集於周東生的艇叢當中，看人捉鴨，兼且領賞，周東生分別賜給酒食，皆大歡喜，搶盡風頭，胡作榮等看在眼裏，黯然失色，當晚實在無法相鬥，但却看他標貼出來的長紅，第二晚仍然擧行捉鴨比賽，因此數人集中在密室之內計議，特別是黎仁超，一向稱做文胆兼武胆的，更加集中精神研究此事，黎仁超說：「我們想跟他鬥闊，必須另有主張，再放烟花，不過如此，就算放鴨，也是跟人尾，別無新穎，我有一法可以使他們掃興，而且又顯出我們的威風來，不過

，此事發生之後，將來極有可能跟周東生惡感，你的意下如何呢？」

當時在密室之內研究此事的人也不止胡作榮，八大仙一齊在坐，大家都催促黎仁超說出此項計劃來，商量之後，再行定奪，黎仁超說：「蘇黑虎是黃沙三傑之一，而且同是少林中人，一定肯拔刀相助，蘇黑虎武館有一名少女精於連環彈，叫做「秋霜」，她的連環彈有如獵槍所用的細沙，每一粒沙有如白豆大小，眼光銳利，空手握着鐵沙，在水中拋出，極小之物，亦能射中，如果得到她的帮忙，明晚把她划到艇羣之內，詐作參觀，周老十派人放鴨，就把連環珠彈發出，將他所放之鴨擊斃，同時我們派出幾個游泳健將下海捉鴨，秋霜每擊斃一頭毛鴨，隨即把牠捉住，有如執豆，那麼，我們很快就把他們所放的鴨一網擒來，搬到我們的花艇上面來煲鴨粥宵夜，又可領賞，兼得捉鴨最多的冠軍，以此借題發揮，使他們掃興，我們增光，妙不可言。」胡作榮哈哈大笑，問計各人，各人齊聲稱善。

翌日的晚上，如法泡製，果然派出蘇秋霜施放連珠彈，由蘇黑虎門下的大隻竇帶領兩名助手，捉了受傷的鴨，先到周東生那邊領獎，然後煲鴨粥，集中在菱香舫宵夜，跟着痛飲，齊聲叫多謝周老十。

孫思義早就料到對方一定有特殊的對策，希望發生混亂，怎料此擧非常高明，沒法打成，不過，那帮人在菱香舫如此放肆，有損威風，仍可戰，於是立即對周東生說之，認爲此事太過剃眼眉，還自稱早巳準備五十名打手，俱是技擊精通，且又熟識水性，不妨藉此前往交涉，連人帶船衝過去，大打出手，如果打贏他們，把燒鴨粥拋進海中，洩一口氣，那就最妙，要是輸給他們，索性縱火，就算把對方八艘花艇和一艘紫洞艇燒去，作爲火燒連環船，亦是中秋節夜一景，將來賠些錢，區區的幾艘花艇，我們也賠得起的，十少的意思怎樣呢？」

周東生縱聲狂笑，說：「莫說八艘花艇以及一艘紫洞艇，就算八百艘花艇，我亦賠得起，趕快進行。」

孫思義早巳準備打手，聽了這番話，奉命到對方的花艇和紫洞艇大打出手，非常高興，他預算夾在人叢中厮殺，到時暗中放箭，一箭射死黎仁超。孫思義雖然詭計多端，他以爲這回必可報仇雪恨，殊不料黎仁超得到蘇黑虎的協助，亦有準備，放烟花的艇，外面看來，並無旁雜人等，亦無兵器，但在事實上，八艘花艇都有三四個武林高手在內，分別放置藤牌以及單刀，就算對方放射，亦無所懼。

孫思義不知道其中奧妙，一聲吶喊，連人帶艇衝過去，湧登花艇和紫洞艇內，先將幾個人字保的鴨粥打破，粥水流在艇內，跟着看見人就打，非常威武。他們動手之際，蘇黑虎看在眼內，並不做聲，等到時機成熟，讓街坊以及水上人家都看見周老十派人搗亂，然後出擊，大喝一聲，蘇館的門人一躍出，帶了藤牌單刀，有如虎入羊羣，將孫思義的打手趕入水中，有些人還受到輕傷，非常狼狽。

孫思義存心不良，想暗射傷人，料不到對方早有防範，弄得一團糟，受害的却是自己人，他無可奈何的退回周東生的沙艇那邊，垂頭喪氣就像一隻鬥敗的雄鷄。

這一場械鬥，就由於孫思義的態度過份囂張，給人打倒，然後煽動周東生鬥闊，結果又輸給八大仙，自覺顏面無光，不願留在周東生的身邊，自行告退。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八大仙的威名就凌駕於周老十之上，同時黎仁超的名氣也比以前更响，甚至蘇黑虎也跟他齊名，黃沙三傑，人所共知。（完）

騰龍走國記

（本文承自33頁）

大師這一說，大夥兒也都明白了，這黃沙乃是最先與燕山一派的人，首擒袁野的人也就是，由他傳旨，爲重建靑陽宮盡些力，自然連私怨也消除了。黃沙即刻出殿，傳旨去了，威遠侯再請聖駕回宮，永樂帝却不動身，愧然有色，道：「却是我錯怪皇侯了，難得他以天下蒼生爲念，更淡泊名利，令我實是慚愧，靑陽宮既也重建，皇侄出家於此，朕豈能不稍表寸心，朕回京之後，即命禮部議奏，務要……」

忍大師含笑道：「這却不必了，菩提無樹，明鏡非台，出家人四大皆空，皇上巳助他積曠世功德，若再加惠，倒誤了他的淸修，皇上請駕吧，雖說大刦巳消弭，却也防萬一之變，貧尼不送了。」

永樂拱手道：「大師大慈大悲，朕深愧悔後遲。今而後必遵從大師指示，行仁政，愛黎民，若違斯言，天地不容。」

忍大師含笑點頭，揮手道：「聖上起駕吧，存仁心，行仁政，無量功德，勝我等百世修行，勿忘斯言。」

那宮中侍衛何止百數，擁着永樂帝才出殿，忍大師面前巳然跪着一個斷髮的姑娘，小燕啊呀一聲，叫道：「姐姐，你……姐姐，你……」

是齊姜，不知她何時斷去三千煩惱絲，向忍大師再拜道：「小女子自幼孤苦，早巳看破紅塵，上蒼慈悲，終得大漠葬親，家父生前心願也了，現巳無掛無牽，小女子不敢求大師收錄，但求常侍左右。」

忍大師道：「善哉，你此念雖由了空而生，却也六根淸淨，小燕亦是我門中之人，素具慧根，心無纖塵。」大師向姜姨道：「趁禪師和了空未返，你即刻帶她二人去罷，黃山苦竹庵尚無主持，便是留有以待，唯你嗔念尚未勘破，戒之戒之。」

忍大師說吧，巳飄然而起，姜姨道：

「師傅，你……」

忍大師道：「爲此浩刦，我巳覊留十有餘年，現今功德巳完，我也該去了。去休，休問，我自來處來，爾等去處去。」

忍大師一展袖，殿中燈火暗而復明，那還有大師的踪跡。三人雖悵然如有所失，便齊姜也立卽靈台空明，寶相也莊嚴起來，不自覺也合十垂簾。

莫問根由，似幻還眞，淸越的鐘聲似來自天際，天心即佛心，佛巳在三人心中了。

（全文完）

武壇雜摭

中國武學源流

萬里傳・文

中國武學和文化交輝，同是博大精深，汪洋浩瀚，不可思議。但都有根據，源自古時尚武精神。宋代以後，因異族入寇（元朝爲蒙古族），武學流入民間，而且在民間生根，發揚壯大，各家輩出，各有千秋。一代宗師，嘉惠後學，不願秘技失傳，遂各騁玄思，爭出絕學，著書立說，衍化爲各門各派，遂有門戶之別。當時不過百技齊效，始作俑者，以一己之私念，想成爲一派鼻祖，奉祀千秋而已，乃至轉輾傳遹，而有門戶之見。

自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卓錫河南少室，北少林之武技大著于世，少林遂執武林之牛耳。

張三豐家陰陽之理，得動靜奧妙，創太極八十一式，遂自成一家。開府武當，駸駸然與少林並駕齊驅，有平分秋色之盛，故武林視少林、武當若泰山北斗焉！

實則，中國武學，古稱技擊。春秋戰國以前，重武成風，輕文必然。蓋自三代以下，得天下者皆仗武力，孔尼未出，文風不振也。

中國始祖軒轅氏（指黃帝）戰蚩尤于涿鹿，落日揮戈，我武維揚，先有武功，而后有文治。商，周交替，紂王勇力蓋世，杞樑換柱，力擧千鈞，非止人君，固一代之雄也。惜殘虐無道，酖於淫色，不修政治，過于迷信武力，致爲周武所伐。迄楚、漢分爭，項王力可擧鼎，萬夫莫敵，所至披靡，淹有天下。唯有勇無謀，一范增而不能用，宜其厄于漢王矣！「非戰之罪，實天亡也！」

戰國之世，唯力是視，雖蘇秦合縱，張儀連橫，皆出鬼谷之學。龐涓逞能，孫臏刖足，乃知兵革武功之外，尙須輔以智謀焉。

古之勇士，千夫辟易，入山屠虎，下水降龍，臨陣之際，咤叱風雲，馳騁沙場，轉戰千里，武功第一，唯須佐之以謀，有謀有勇，始能全材，名將輩出，漢唐武功文治，萬國來朝，良有以也。

禮、樂、射、御、書、數，古制六藝，士所必修，即寓文武雙修，其用意良深焉。

「學成文武藝，壹爲帝王家。」此古人之共勉子弟者。

中國武學始自五帝，盛于漢唐，偃于宋初，衰于清末，其源有自，千古同悲。

蓋宋太祖以黃袍加身，恐有後效，一念之私，乃有杯酒釋兵權之計。雖自認懷柔有術，實是自毀長城。由此伊始，兵拙於武，權入於文（宰相），故元虜風起，萬馬縱橫，而莫能禦，元朝于馬上得天下，入主中原，大漢遺臣，以孤臣孽子之心，剝極來復之策，將武學散入民間，流傳江湖以帮會爲名，思匡復是實。門戶紛列，派別並起，民間武學，得告復甦。卒至大明朱氏，又振黃魂，再復中華矣。

惜朱氏又昧于天下一家私念，深知中國技擊精妙，不思發揚國粹，却懼草莽騰龍，嚴禁民間兵革，駸至偃武修文。而後，內起干戈，外來憂患，宮臣弄權，盜賊蠢動，馴至狂瀾難挽，煤山魂羞。滿清入關，中原蒙垢，皆禍由朱氏元璋不重武備，漸趨積弱故也。揚州三日，亡國之慘，嘉定三屠，大武之痛，有心有志之士，噬臍後悔不及矣！

滿清以北地之雄入主華夏，雖因時勢造成，吳氏（三桂）引狼入室，歸根究底，實爲八旗勁旅，武功凌于朱明也。故康、乾之季，顯赫一時，雍正以後，漸怠武備，已萌式微之象矣。

少林以武犯禁，終招淸廷之忌，火燒少林，肇禍于武。但莆田繼起，威鎭南天，五嶺風至，百粵水起，子弟習武，蔚然成風，得開嶺南武學之先河，功首實胚胎少林也。

民間志士，憤滿虜之狠吞，江湖豪雄，思大明之復國，又師故志，倡導武風，派別林立，帮會並駕，門戶之日多，公私各別，遂爲淸廷分化，勇于私鬥，糾紛時滋。迨至淸末，西洋船堅炮利，滿虜喪師失地，外患頻仍，內政不修，而虐民日甚，形格勢禁，國粹遂日趨式微，烟毒猖獗，民心凋敝，武風日衰，技擊失傳，漸至流落江湖賣藝者流爲糊口點綴矣！

嗟乎！中華技擊，千年繁衍，方期日益壯大，黃魂永固，奈何時移勢易，環境日非，民心自頹，士氣崇洋，當政者不予注目，謀國者未加深思，致使大好國粹淪落散失，技擊精華，糟粕不如；夫中國武術，源遠流長，技擊奧妙，海涵嶽負，絕非江湖賣藝，護院保鏢之流，可窺堂奧者。得之眞髓，可以强身自衞，可以保國殲敵，雖西洋武器日新，而國民之强健體魄，乃運用武器之根本也。捨國粹不知發揚，唯知崇洋習外，捨近路不由，本末倒置，貽笑外邦，何堪嘆息歟！

我等爲一念之誠，竭一得之愚，敢爲天下倡，廣求名師，專修絕技，爲發揚國粹，重振技擊而全力籌備，民者，國之本也。欲强其國，先强其民，欲强其民，先敎之武，必使中華兒女，退可强身健體，進可衞國保家，同志竭盡心力，爲中國武術之復興而努力，願爲技擊開路之前驅，有志之士，曷興乎來。

——右錄民國十二年江西才子陳三主爲上海「精武會」成立後，擬出版中國武術衆書所擬之「發起序言」草稿一書。

由「迷踪門」——即「精武門」掌門人霍元甲所珍藏，作爲「傳家之寶」。

根據此序原稿爲毛筆蘸珠砂寫的。

又有人說係「三湘老人」王湘琦的門人爲當時湖南省主席何鍵將軍籌設「國術復興會」而寫者。

何鍵將軍有「大鬍子」綽號，曾力倡

復興中國武術，禮聘當時國術大師多人，並在長沙「擺擂台」，主持「南北武師友誼賽」，膾炙人口數十年的柳森嚴（湖南奇俠）以「風打殘荷」身法及一招「天外飛鴻」點中北派名家顧汝章一指（也有說是一掌）就是在那次「擂台」上施展的。

不論如何？看過這篇駢四儷六，洋洋大觀的序文，我們可以大概領略到我國武學的源流了吧！

自從明初的「洪門五祖」，到清末的武林怪傑，一代奇才空靈居士，都有傳世的著述文字，歷代技擊名家，都有提到我國武學源流，例如，王宗岳著「太極論」，傳青主撰「萬法歸宗說」等等，不下數百萬言，惜經歷刀光水火，多已散佚了。筆者祖代是江左藏書家之一，秘笈手抄本不下數千卷，皆是中國各派武術的秘傳，也無法一一整理記憶了。

唯各派名家，在述敍武學源流時，由于門戶之見，多是簡略提及大概而詳言其本門源流，故難免「以偏概全」之弊。

例如：王宗岳是河南「太極門」名家，他的著作就是專門闡揚「太極門」武術的——包括以「太極拳」爲主，「太極劍」等爲輔的提示。

傳青主則是以「形意門」爲主。

因此，皆不便引用選錄。

如以綜其大綱，不偏不倚，匯合百家武學精華自命，確實有眞知灼見的武學宗師中，只有峨嵋的空靈居士屈指第一。

空靈居士俗家姓簡，乃一傳奇人物。

據說他是清初康熙年代出生，到光緒被慈禧囚于瀛台那年才在峨嵋金頂坐化！

那末，他年近三百歲了。

傳說他有一位同門師弟，就是四川異人李青雲本人，也活到二百五十歲了。

這簡直近乎神話了。

但據深知內幕的人言之鑿鑿，有許多確實的證據——他坐化後有人在他靜修隱居的峨嵋絕頂山洞中找到許多遺物——其中就包括了清初康熙時有關的文件與物品，決不是可以假造者。

據說，空靈居士從小得遇異人于峨嵋山，習成上乘的武功與道術，可以「辟穀」——能够經年累月不食人間烟火。

如果他要進食，也可以飲酒千杯不醉，三斗米飯不飽，一日多可行三百里，到處治病救人，送藥不要錢，活人無數，如碰上有錢財主或大官巨賈，只是一副藥丸，開口就要千金以上的，拿到錢，又分送給貧苦人家了。他的事跡，流傳太多了。

據說：他發願要把中國的武術全部深入研究，把各門各派的技擊絕招融合成一爐，集天下武功于一身，再用墨筆寫字，珠筆畫圖，寫好了「空靈十八式」，「空門二百八」，「陰陽合擊術」，「武海總源」等草稿幾千張橫江毛邊紙與上好的竹紙、宣紙，可惜都被捷足先登的人爭先搶走了，得到手的都視爲傳家寶，子孫歷代傳抄手寫，沒有一家齊全的，這些手抄本也都到處散佚，只有藏書家或有收藏者。

眞是太可惜了！

我們且看他在「靈空九笈」中寫的「技擊總論」，相當于現代著書人的「自序」或「楔子」吧，雖是「前言」性質，已難能可貴，剏爲各門各派武學大師的嚆矢。

筆者把它照原本抄寫下來，以補中國武學源流論之不足也好。

下面就是靈空居士手寫的「靈空九笈」前面的「技擊總論」：（括弧，符號，標點是筆者所加上。）

吾國技擊，俗稱武術或功夫，古時交兵于戰場，有兵車戰，武器戰，騎兵戰，徒手戰，而以角觝（即摔角），拗手（比腕力），立樁（站馬步）爲基礎，亦即徒手攻擊方式，熟能生巧，變化日多，技巧雖百變，以克敵爲先，故稱曰「技擊」。功前之高下，對手之强弱，視技擊造詣之深淺而分，實即「力學」也。故習技擊，即研究力學。能得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

達摩面壁九年，悟透人身力量之平衡與變化，創羅漢拳，易筋經，化髓篇，以强後學之身，而爲苦修之基，初意在使佛門弟子深山淨修，曰爲苦役，習技可以增氣力，禦蛇獸，能耐勞劇，非欲以凌人也。世傳少林有三十六神功，七十二絕藝等，皆附會穿鑿，故神其說焉，唯繼衣缽者，歷代苦修，于拳功變化，每有新增變化者，少林武技日精，藝日進，乃經驗之累積，集歷代弟子之大成焉。

明季有修士張氏三豐者，羽衣道流，敏悟之餘，明太極陰陽之理，乃家心力，得太極拳法焉，以靜制動，以意導氣，熟能生巧，蓋即先洞於力學原理，再予變化，不止可强身却病，亦可以克敵制勝焉。

世俗以訛傳訛，以少林拳技剛猛，迅疾有力，稱之爲「外家」。

以武當太極之舒緩柔動，却治穩內斂，稱之爲「內家」，似是而非也。

由宋及明二朝，技擊流入民間，寰宇多奇材異能之士，鳴高立異，有一得之長，即以一代宗師自說，遂致各立門戶，而有派別之分，蓋皆一念之私，秘技自雄，以期傳遭不絕，睥睨羣倫耳。此非習武之涵養正道也。

習武者，必先正心誠意，以强身自衛爲本，延年益壽爲歸，凡挾技自眩，恃技攻人者皆武人大戒，小則喪身，大則辱祖，吾故特另立習武十戒，祈有所凜焉。

門戶派別，爲世俗之見。寸有所長，尺有所短，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絕忌門戶之爭，私怨之鬥，萬流歸宗，武人品德第一，戒之戒之。

世稱少林與武當併列，八卦、終南、形意、崆峒、太白、長白、泰山等派別繼起于大江之北，南少林光大于八閩莆田，武風揚于嶺南，遂有白鶴，白眉、虎鶴雙形等分門別戶稱雄于大江之南。九宮創派于嘉慶，展州炫術于三湘，以武林世家爭鳴于世者前後凡數十，綜計宇內武功稱門別戶者，迄今已逾百計。吾意能各研絕學，而不私爭，亦武道大昌之幸矣。

夫武學無止境，若文化之無涯，南拳北腿，皆是偏見，稱雄道霸，無不淺薄。

習武之士，不論何門何派，必須潛心苦學，寒暑不輟，期之有恒。

習武者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指其根骨深厚，賦稟特佳之才，再得良師，可成大器，有事半功倍之效。後天者，體質孱弱，居常多病，則須多下根本功夫，先使其轉弱爲强，再予琢磨，成就較遲耳。

不論先天，後天孰强孰弱，爲人師者，對後學之心性品德應視爲第一要務也。

習武者，如不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增益其所不能，難期有成。

技擊之道，在誘導激發人體之潛力，如偏重氣力，則筋强骨壯，世稱外家功夫也。如動氣內斂，淵停嶽峙，則靜如處女，動若脫兎，且稱內家功夫也，此實大誤，蓋人之體質不同，稟賦各異，名師一見，如大匠之視原材，各適其適，先壯其筋骨，益其氣力，再使之沉潛，示以內斂，水到渠成，功深自顯。內外兼修，各有造詣，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大匠可示人心方圓，而不可教人巧，此即同出一門，而成就有別焉。

欲習技擊，需先明吐納（呼吸）之訣，換氣之道，聚精會神，不可稍懈。尤忌分心旁騖。明虛實，分陰陽，由靜而動，歸源于靜。初學入門，先築其基，根基穩固，成敗之紐。北方稱立樁，南方曰馬步，各家雖有不同，先固其樁是相同者，樁既固矣，再習變化，各家主精之法，詳見圖解與經註。

樁既成矣，授以腿法，以腿長于手，欲筋骨靈活，必先練脚勁。起脚有法，各家者有其獨得之秘，吾衍化爲九式，匯百家之長，能專轉其一，再明變化，亦可自成一家矣。脚法既精，繼授拳功，以輔手脚並用，而手之變化，較脚多變，可指，可掌，可肘，可肩，其效用尤勝于脚。

吾集天下各家拳法于一爐，衍化爲三十六式，含掌法十二，指功七，肘功二，肩功三。

吳倡言技擊即力學，以人身百骸，皆力所至，力以氣行，夫人身如一小天地，無處不可用以克敵，看能否深明力學原理，能否出神入化，善加運用耳。

凡深知力學者，既已明技擊之道矣！造詣之高下，功力之深淺，孰强孰弱，全在習武者對力學之體會多少也。

人身若槓桿，某處失其平衡，必然傾跌，習武者應由練習拳脚時，與同門切磋時深切瞭解對手全身力量之何處平衡?避實擊虛，或逼迫，誘致對手失其平衡處擊之是矣！天下技擊，各門絕學，皆由力學產生，能制其先機，攻敵之不平衡處，即克敵制勝之道也。

任何技擊，任何門派之絕招秘技，必可由力學知其虛實之處，也必有破解之法。得其空門（招式破綻），攻敵之虛，擊其弱點——力道失去平衡，則主動在我，勝劵操之在我。吾爲啓發後學。闡明力學之原理與運用方式及其千變萬化。

人身如一小天地，吾已言之，奇經八脈，各有穴位，習武者必須深明人身經脈與穴位，再瞭解五臟六腑與四肢百骸的關連作用與引氣導力之方法，乃克敵自保所必知者。

習武者，岔氣內傷，筋骨外傷，常所難免，不止防敵傷，亦多自成內傷，跌打秘方，爲習武者所必知，吾特廣集名家仙丹妙藥，附列外創方九，內傷方十七，內外合用，起死回生，不止自救，亦可救人濟世也。

凡習武有成，功力高下，亦可目見。如已入門，則心目如鷹隼，脚如山立，腰如軸，腿如輪，手如風柱，臂如風車，指出如節，掌出如刀，全身如轆轤，反應如採鼓。再回眼神之敏銳，自光之靈活，左右太陽穴隆起之高下，馬步之虛實變化，臨敵時之反應動靜程度而知對手功力之深淺焉。

武學之最高境界，則如香象渡河，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勁氣內蘊，七情不動，全身無一處空門，亦無處不是空門，但已進入一片空靈，無懈可擊地步，此理返璞歸眞，嶽負海涵，不可侮也。

技擊之精義，卽以我之技巧，運用力學原理，使對方失去力學平衡而擊倒之，千古不移，能明此理可言技擊矣。

武學第二，示人以謙，習武之士，必有謙德而能多忍，術德俱修，涵養功深，可以延年，可共造化，人人能守之勿犯，可言技擊矣。

吾畢生致力于吾國之技擊，足履天下，各門各派之技擊之道，吾皆得之于心。用意在振我中華武道，爲强民强國之基石計，絕非爲任何門派私心計。筆之于紙，期以留傳有緣，願天下有心人共體吾心，萬世不替，是吾志也。莊子有言：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追無涯，殆已！吾盡吾個人之微力，後世千萬人繼之，愚公之意在斯乎？

歲在癸酉仲秋吾來世四甲子有餘矣。

空靈者故沐手拜撰

據手抄本者加的附註一行是：

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三日抄自蓉城錦園。

（完）

義俠傳奇故事

秦 紅·文
子 成·圖

風月寶劍（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蔡老爹的打鐵舖來了一位青年公子哥兒，聲言要以高酬僱請幾個刺客，來對付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武林少爺」，蔡老爹答應帶「七夜貓」去做刺客，青年公子就這樣使殺人掮客蔡老爹及七夜貓來到林中和他相會，其實所謂武林少爺即是青年公子自己，武林少爺不過幾招就收拾了七夜貓的生命，而饒了蔡老爹的一條命，並迫出蔡老爹廿多年來所攢積下來的黑心錢交給官府，以賑災民，辦完此事後，武林少爺回到他書院中，正好老夫人前來探望武林少爺……

泛舟莫愁湖　巧遇美嫦娥

武林少爺皺了皺眉頭，道：「我買了一輛馬車，對方明天上午就可開到，老奶奶要是在此住下不走，那可怎麼辦啊？」

鶯鶯一笑道：「這個你自己傷腦筋，我不管！」

說罷，轉身跑入林去了。

武林少爺整理一下衣衫，才舉步入林，施施然來到林中書院外面。

燕燕正在門口晾衣服，看見他回來，立刻大叫道：「老夫人，少爺回來了。」

「叫甚麼，一個女孩兒家大叫大嚷，成何體統？」

隨着話聲，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出現於門上，雖然口中在斥責燕燕，臉上却掛滿笑容。

看她的年紀，不怕已在八十以上，但沒有一點老態龍鍾之態，她的衣着十分高貴，一看即知是富貴人家的老夫人，尤其是手上那柄龍頭枴杖，給予人一種無上權威的印象。

武林少爺歡呼一聲道：「奶奶，你來啦。」

好像小娃娃見到媽媽，欣喜無比的投入老夫人的懷抱中。

老夫人笑得合不攏嘴，道：「我的小孽障，你沒想到奶奶會來看你吧？」

武林少爺道：「正是，麟兒還以爲奶奶不疼我了，把我忘得乾乾淨淨了呢。」

老夫人笑道：「胡說，你是奶奶的寶貝孫兒，奶奶不疼你，疼誰呀？」

她托起武林少爺的臉仔細的看了看，忽然有些不忍道：「你看，離家才三個月就晒成黑炭樣子，你莫非不在書院裏讀書，天天往外跑。」

武林少爺道：「沒有，奶奶，麟兒自從到了這裏，就一直足不出戶，日夜苦讀，只不過這地方陽光充足，風又大些，因此才晒黑了的。」

老夫人嘆道：「你那老子眞不是東西，甚麼事不好幹，却要買下這書院，叫你在這兒死啃書，唉……只是他說的也有道理，你呀在家也不學好，天天往外跑，再不收斂收斂，那可眞不得了啦！」

武林少爺道：「奶奶，爹規定的課業，麟兒都做到了，這兩天正在讀論語。」

老夫人道：「會背麼？」

武林少爺道：「會，麟兒背給奶奶聽——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老夫人只聽到這裏，就連連搖頭道：「得了，得了，奶奶最怕聽子曰子曰的，改天背給你爹聽去吧！」

武林少爺扶着她在屋裏坐下，說道：「奶奶到這裏來，爹知道麼？」

老夫人笑道：「不知道，奶奶要是告訴了他，他一定會派許多人陪奶奶來，那可煩死人了，所以此次奶奶是偷偷溜出來的。」

武林少爺道：「其實奶奶不用掛心，麟兒在此很好，鶯鶯和燕燕都很聽話，他們又很能幹，麟兒說一聲想吃甚麼，她們立即就弄來，跟在家裏沒甚麼兩樣。」

老夫人聽了很高興，向站在一旁的燕燕點頭一笑道：「難爲妳們兩個丫頭，妳們好好侍候少爺，我不會虧待妳們的。」

燕燕一福道：「謝老夫人。」

武林少爺道：「奶奶，你準備在這裏住幾天？」

老夫人道：「還能住幾天呢？天黑就得回去了，昨夜趕了兩百里路來到此地，今夜又得趕回去，你是知道的，奶奶性子急，不喜歡乘車坐轎，只好等天黑了趕路才不會驚世駭俗。」

武林少爺道：「奶奶的陸地飛行術一經施展，馬都追不上，可是奶奶年紀大了，何必這樣匆匆來匆匆去，在麟兒這裏多住幾天吧。」

老夫人搖頭道：「不成，你爹若發現奶奶不在家，又要窮緊張老半天的，煩都煩死了。」

武林少爺道：「那麼，我叫鶯鶯和燕燕下廚房做幾樣菜，好好孝敬奶奶。」

說畢，便要吩咐燕燕下廚房去。

老夫人忙道：「罷了，奶奶高興吃甚麼，還不會在家裏吃，不用窮忙，奶奶是來看你的，可不是來吃東西的，咱們大家多聊聊吧。」

她說到此處四下望望道：「鶯鶯呢？剛剛還看見她，怎麼一溜烟就不見了？」

屋內立刻傳來鶯鶯的應聲：「老夫人，鶯鶯在這裏洗水果呀！」

話落不久，便見鶯鶯端着一盤新鮮水果走進來，她向武林少爺說道：「少爺，這些水果是老夫人帶來給你吃的。」

她先端到老夫人面前，笑道：「老夫人，你先嚐一嚐。」

老夫人笑笑道：「送給少爺吃吧。」

鶯鶯知道老夫人疼愛孫兒，只要孫兒吃了，就等於她自己吃了一樣，當下便端到武林少爺面前，說道：「少爺，你快吃一些，好叫老夫人高興。」

武林少爺拿起一個梨子吃了起來。

老夫人道：「梨是山東萊陽的梨，蘋果是山東烟台的蘋果，前些日子你爹一位朋友從山東快馬送來的，還好吃吧？」

武林少爺連聲說道：「好吃，好吃極了。」

老夫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說道：「你在這聚寶山上閉門苦讀固然是好事，可是奶奶實在不放心，趕明兒奶奶叫你爹派人來接你回家算了。」

武林少爺忙道：「不，奶奶，麟兒喜歡在這地方讀書，暫時還不想回家。」

老夫人道：「得了，奶奶是從小看着你長大的，你喜不喜歡讀書，奶奶心裏明白得很。你呀，多半是怕你老子管得緊，不能爲所欲爲，對不？」

武林少爺道：「不，爹要麟兒在此讀書一年，然後要考考麟兒，況且爹老說麟兒沒出息，不中用，這回麟兒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書唸好，好讓爹高興高興。」

老夫人笑道：「你爹就只會管教你，其實他年輕時候，還不是跟你一樣，調皮搗蛋，腦子裏盡是一些古裏古怪的念頭，後來行道江湖，硬是把整個武林搞得一場胡塗。」

武林少爺一笑道：「奶奶，把整個武林搞得一場胡塗好不好？」

老夫人笑歎一聲道：「還說呢！當年要不是你爺爺和奶奶罩得住，你爹早完了……對了，奶奶要告訴你一個消息，聽說最近武林中崛起了一個叫『武林少爺』的青年，據說武功十分的高强，行徑也非常古怪，簡直就跟你爹年輕的時候一模一樣呢！」

武林少爺淡淡地道：「哦，那個『武林少爺』姓甚名誰！」

老夫人搖頭道：「不知道，據說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姓名，神秘得很呢。」

語聲微頓，又道：「更怪的是：還有人說那『武林少爺』的劍法頗似咱們茅家的『密宗八祖七十二式』哩！」

武林少爺佯驚道：「啊，竟會有這種事？」

老夫人道：「正是，咱們茅家的劍法，三代單傳，不可能流入外人之手，所以你爹正在追查此事。」

武林少爺問道：「那『武林少爺』是正派的呢？還是邪派的？」

老夫人道：「好像不正也不邪，一派少爺作風，據說也還幹了不少鋤奸扶弱之事，只是殺孽太重，出劍無情，殺了不少人。」

武林少爺忙問道：「爹對他的看法如何？」

老夫人道：「談不上好與惡，因爲你爹還沒見過他，不過你爹曾對奶奶說過一句話，他說他只有你一個兒子，不希望你涉足江湖……麟兒，你是不是那個『武林少爺』？」

突如其來的一問，使得武林少爺嚇了一大跳，「啊」了一聲道：「我……奶奶看麟兒像那個『武林少爺』麼？」

老夫人微笑道：「奶奶看是不像，不過你一向刁鑽古怪，甚麼事都幹得出來，因此奶奶不能不問一問。」

武林少爺定了定神，道：「奶奶，麟兒不會做出對不起奶奶的事情。」

老夫人道：「這樣才對，咱們茅家雄踞武林已一甲子之久，樹大招風，許許多多的人都瞪着眼睛看咱們，因此咱們不能出一點紕漏，這一點你明白麼？」

武林少爺道：「麟兒明白。」

老夫人起身道：「好，你陪奶奶去附近走走，鶯鶯說屋後林中死了一隻貓，奶奶去把它弄掉，免得它在那裏發臭。」

武林少爺心中一驚，忙道：「不，那隻死貓叫鶯鶯去處理就行了，麟兒喜歡和奶奶聊聊天，奶奶您坐下，咱們再聊一聊吧。」

× × ×

子夜過後，老夫人與愛孫道別，像一朶走馬雲一樣飄出了楓林書院，飄出了聚寶山……

武林少爺目送奶奶走了後，長長透出一口氣道：「好險！」

鶯鶯却憂心忡忡地道：「少爺，若依婢子之見，那件事不能再幹下去了，您幹得實在太過份，萬一……」

武林少爺打岔道：「過份？誰說的？我沒有錯殺一個人，我殺的都是積惡如山、死有餘辜的大壞蛋，這等於也是爲武林除害嘛。」

鶯鶯道：「可是您的本意却不是爲武林除害，您是……」

武林少爺又打岔道：「鶯兒，妳別嘮嘮叨叨好不好？我幹得對不對，我自己明白得很。」

鶯鶯道：「可是，您不爲自己想，也應爲我們想想，我們奉老夫人之命侍候您，陪您讀書，而您却瞞着家人幹那樣可怕的事，將來被老爺查出來了，您有老夫人護着，大不了挨一頓打，我們可就不同了，只怕要活活被打死呢。」

武林少爺道：「不會，到時我一力承担就是了，絕不會連累妳們。」

燕燕接口道：「還說不會呢！老夫人派我們出來侍候您時，就曾一再叮囑吩咐，要我們好好看住您，不准您胡鬧生事，結果您竟然殺了一百個人，收集了一百顆人頭，這件事將來揭穿時，您說我們要如何向老夫人交代？」

武林少爺道：「我只說妳們不知情，是我單獨一個人偷偷幹的。」

燕燕冷笑道：「得了，我的少爺，監護不週之罪，重者打死，輕者攆出茅府，嫁給那些不三不四的小子，我寧死也不嫁給那些不三不四的小子。」

武林少爺聽到這話，不覺發痴起來。

他生長於舉世聞名的「武林第一世家」，奶奶是被武林人目爲「神仙」的人物，父親是威震天下的「武林大元帥」，掌握着對武林各大門派發號施令的「兵符」，而他是父親的獨子，因此從小到大，茅府上下及武林同道都視他如麒麟太子，他的享受是無人可與比擬的，他也從來不知甚麼貧窮悲苦，平時除了練武之外，就只往女人堆裏鑽，他覺得和女人在一起使他神清氣爽，認爲女人是天下至善至妙之物，和鮮花一樣的令人百看不厭，而在茅府衆多的女婢中，他獨喜鶯鶯燕燕二女，這因爲鶯鶯燕燕不僅姿色清麗脫俗，而且有一種一般女婢所沒有的野性，她們在茅府時，常能投其所好，因而他和她們二女經常玩在一起，宛如青梅竹馬，其樂融融，在他的腦子裏，從未想到有一天會和她們分開的事。

現在，他聽到燕燕突然提起嫁人兩個字，不由心頭一陣難過，一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沉默良久，他才長嘆一聲道：「果眞有一天我爹要妳們嫁給那些亂七八糟的臭小子，我會陪妳們一起死的。」

鶯鶯噗哧一笑道：「看，你又說呆話了。」

武林少爺道：「不，不是呆話，我絕不能容忍看着妳們受氣受苦。」

鶯鶯笑道：「你怕我們嫁人，怕和我們分開，就得放規矩些，不要太胡鬧。」

武林少爺點點頭道：「好，辦完了那樁事，我就不再胡鬧，乖乖在此讀書。」、

燕燕說道：「好了，光說也沒用，現在已經是半夜了，你是不是該回房睡覺了呢？」

武林少爺又點點頭道：「好，我回房睡覺，我回房睡覺……」

一面說，一面轉身往屋裏走，走到屋門口，忽然想起一事，連忙回對二女道：「鶯鶯，燕燕，妳們過來，我有話告訴妳們。」

鶯鶯一哼道：「才不呢！你又要吃我嘴上的胭脂，以爲我不知道！」

武林少爺着急道：「妳想到那裏去了，我眞的有重要的話要跟妳們說。」

鶯鶯和燕燕相望一眼，才移步走了過去。

武林少爺四望一眼，低聲道：「妳們也趕快回房睡覺，我猜奶奶會去而復返，暗中察看我們的情形，妳們上了床後可不要講話，更不可談起人頭的事情，若聽到甚麼異响，也不要理會，知道麼？」

鶯鶯燕燕都覺得他的猜測十分有可能，兩人一齊點頭表示明白。

於是，主婢三人回房就寢，一天的活動到此結束。

× × ×

次日上午，一輛嶄新的馬車開到楓林書院的門口！這是武林少爺昨日在城裏購妥的一輛廂車，當時由於車行尚未完全弄好，故他乃先付一些訂金，囑車行於今日開來楓林書院成交。

加上兩匹健馬，共價五百兩銀子。

武林少爺付足餘欵，遣去來人後，便上車試開，在草坪上兜了幾個圈子，覺得已能夠操縱自如，於是把車開至林邊停下來。

鶯鶯和燕燕早已將他需要携帶的東西準備好，這時便放入車廂中，主婢三人乃一同走入楓林，來到林中一處堆滿許多樹枝的地方。

他們三人將那些樹枝移開，便見當中擺着四個密封着的大水缸，缸口用獸皮封蓋，邊緣還用麻繩緊緊綁住，好像醃瓜一般。

武林少爺問道：「名册呢？」

鶯鶯答道：「在包袱中。」

武林少爺道：「前夜帶回來的八顆首級，有沒有撒上鹽巴？」

鶯鶯道：「不撒上鹽巴，這會不臭死了？八顆人頭用了五斤鹽哩。」

武林少爺笑道：「我奶奶的醃瓜最好吃，只不知我這醃人頭味道如何？」

鶯鶯道：「你想吃一顆試試？」

武林少爺哈哈笑道：「我不想吃，統統送給『南山隱豹』吃好了。」

燕燕道：「噁心！噁心！你們別說了好不好？聽得我都要吐啦。」

武林少爺道：「妳們把它搬上車，我

回房換裝，過一會就要動身了。」

說畢，逕自出林而去。

鶯鶯和燕燕便把四個大水缸一一抬出林外，再抬上車廂，又拿些細樹枝塞在水缸與水缸的中間，以避免因顛簸碰撞而破裂。

燕燕忽然嘆了一聲道：「鶯姐，我越想越覺此事可怕，將來老爺知道了，可怎麼辦呢？」

鶯鶯道：「他殺的確實都是爲惡江湖的大害虫，依我看老爺頂多生氣把我們痛罵一頓，不致於把我們攆走的。」

燕燕道：「話雖不錯，可是他並非爲了替武林除害而殺人的呀。」

鶯鶯道：「不管動機如何，其結果都是一樣嘛。」

燕燕白了她一眼道：「哼！妳倒處處帮着他說話，將來東窻事發，我看妳怎麼說？」

鶯鶯笑道：「別怕，燕兒，我們這個小祖宗是茅家的命根子，老夫人對他怎麼樣，妳是知道的，天塌下來，有老夫人頂着。」

燕燕道：「萬一出了事呢？」

鶯鶯道：「妳是說……」

燕燕道：「他惹禍可以不計後果，但萬一受到傷害，妳我就不能沒事了。」

鶯鶯道：「這倒是實情，不過我已有打算，妳放心好了。」

燕燕道：「妳有何打算？」

鶯鶯道：「這回他不要我們陪伴，我們嘴上依他，等他走了後，就悄悄跟去，暗中保護他。」

燕燕聽了轉憂爲喜，點點頭道：「對，我們一路暗中尾隨，一旦有事，就可現身助他一臂之力。」

鶯鶯道：「他精明得很，妳可不要露出一點聲色。」

燕燕連連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久，武林少爺換好了裝，回到林邊來了。

爲了要自己開車，他把自己打扮成車夫模樣，穿上一件很普通的衣服，但仍然掩飾不了英俊的面貌和高貴的公子哥兒氣息。

他向鶯鶯和燕燕拱手一揖，嬉皮笑臉道：「二位姑娘，妳們看小的這身打扮如何？」

鶯鶯掩口葫蘆道：「一點都不像車伕啊？」

燕燕接口笑道：「倒像是那個偷香竊玉的唐伯虎。」

武林少爺一跳上了車座，哈哈笑道：「對了，我正是要去偷香竊玉。」

說罷，準備開車動身了。

鶯鶯一手搭住車轅，忽然道：「少爺，你眞不要我們陪你去麼？」

武林少爺道：「這回妳們確實不能跟着我，理由我已說過了，第一，他們若見我身邊跟着兩個侍女，一定會很不高興，第二：妳們留在這楓林書院可爲我掩飾掩飾，萬一家裏有人來了，就說我訪友未歸，如此才不致引起家人的疑心。」

鶯鶯嘟嘟小嘴道：「你就只會替自己着想，也不爲別人想一想。」

武林少爺一怔，忽然省悟的微微一笑，一把拉過她撫慰道：「鶯兒，我不會忘記妳的，還有燕兒，妳們兩個是我最喜歡的人，不論將來我跟誰成了親，我仍然要妳們跟着我，直到我死爲止。」

鶯鶯道：「看你，又說呆話了，你這毛病多久才能改過來呀？」

武林少爺笑道：「人總是要死的，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當然我希望將來死了也能跟妳們在一起，下一輩子再生而爲人，仍能跟妳們在一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遠跟妳們在一起。」

鶯鶯苦笑道：「啊呀，我的少爺，你有完沒完呀。」

武林少爺嘻嘻一笑，又把她拉近一些，道：「我要走了，再讓我吃一些。」

鶯鶯推開他的臉道：「不要。」

可是武林少爺不罷手，一直的纏上去，鶯鶯推拒不掉，終於又讓他吃光了嘴上的胭脂，每次玩這把戲的時候，她起初總是拒絕，然後是半推半就，最後則沉醉在他懷中……

燕燕站在一邊掩口直笑！

武林少爺跟鶯鶯溫存一番後，當然不會忘記燕燕，他輕輕的把鶯鶯推開，說道：「燕兒，輪到妳了。」

燕燕轉身撒腿便跑。

武林少爺喝道：「那裏跑？」

一個飛撲，似餓虎撲羊的追了上去，婢倆在草坪上經過一番追逐，最後終於追上了，兩人滾倒在地上，他把她按倒在地，就貪婪的去吃她嘴上的胭脂，說是吃胭脂，其實就是親嘴！

燕燕兩脚亂彈亂踢，咿咿唔唔的叫道：「鶯姐，救命呀！」

鶯鶯理都不理，她也站在一旁掩口直笑。

武林少爺玩得興盡了，才起身道：「時候不早，我該動身啦。」

× × ×

一個時辰後，武林少爺的馬車已在一條通往宜興的官道上疾馳。

目的地：荊南山。

× × ×

這件事，要從三個月前說起：

三個月前，名滿天下的「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由於發現兒子茅大寶（乳名）越來越沒出息，成天在女人堆裏穿梭鬼混，因此不顧其母的反對，下令兒子前來楓林書院閉門苦讀，他的心意是：即使書讀不好，只要讓兒子遠離女人，遠離太寵愛孫兒的母親也是好的。

茅大寶就這樣帶着鶯鶯和燕燕住入楓林書院（茅兆霖本來也不允許鶯鶯和燕燕跟來，但因她們一直負責茅大寶的飲食起居，只有她們兩人弄的東西他才肯吃，再經老夫人的堅持，茅兆霖才勉強答應下來），遷入楓林書院之後，茅大寶並未收下心來，閉門讀書，經常帶着鶯鶯和燕燕二人暢遊各地名勝，而且以「武林人」的姿態行道江湖，着實挫敗了不少武林高手，由於他不敢以眞姓名示人，加上有一股少爺的氣派，因此贏得了「武林少爺」這個綽號。

有一天，茅大寶帶着鶯鶯和燕燕遊莫愁湖，乘畫舫遊於湖上，偶與一艘畫舫擦

身而過，意外的發現船上坐着一個美得令人目眩神迷的少女。

他曾經見過不少美女，可是就只有這個少女使他着迷，使他頓時爲之神不守舍，驚爲天人！

他立刻命船孃掉過船頭追上去，靠近那少女的船邊行駛，好看個眞切。

不錯，眞美！

看年紀只有十七、八歲，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衫，氣質純潔嫻雅，容貌嬌麗如花，却毫無一些妖艷，不帶一絲人間烟火，眞似離玉闕的月裏嫦娥，下瑤池的九天仙女！

與她同船而坐的，還有一對年約六旬的夫婦，其旁還侍立着兩個美婢，看那情景，分明她是那對夫婦的掌上明珠，同父母出來遊湖的。

茅大寶越看越入迷，一直瞪着她發呆，靈魂好似都飛過船去了。

那白衣少女也發現茅大寶在看她，頓時玉臉飛紅，垂下了螓首，輕輕說道：「爹，您看那個人……」

她的父親，面貌清癯，有一對特別濃黑的臥蠶眉和一對特別有神的眼睛，雖然穿着一襲青衫，作儒者裝扮，但給予人的印象却是堅強，剛烈，不可侵犯！

他早已發現茅大寶在看自己的女兒，這時經女兒一說，忍不住便從艙桌上抓起兩顆棗子，輕輕往外一送，喝叱道：「瞎了眼的東西！」

兩顆棗子在他輕輕一送之下，却似從彈弓打出去一般，朝茅大寶的面門電奔而至！

驚驚一見大驚，連忙伸手去接，接是接住了，却好像接住兩顆炮彈，整個人頓時仰身翻倒，在艙裏打了兩滾才停住。

茅大寶這才霍然驚醒，情知遇上了高人，但他是當今「武林大元帥」的兒子，見過的世面多矣，當然不會被對方這一手暗器功夫唬倒，當即起身拱手一揖道：「老丈好功夫，晚輩茅大寶這廂有禮了。」

他第一次在人前報出自己的姓名，因爲他心中已有一番打算——打算與對方結識，打算娶對方的女兒爲妻，若得娶那少女爲妻，此生無憾矣！

那青衫老人聽了面色微微一變道：「你是茅兆霖的兒子？」

茅大寶再拱手答道：「是的，敢問老丈尊姓大名？」

青衫老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聲如洪鐘，震人耳鼓！

茅大寶一聽之下，心中暗驚，思忖道：「此老中氣充足，其內功必已修練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界，也必然是武林中極之著名的人物，這等人物的女兒，與我茅大寶正好是門當戶對……」

他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忽聽青衫老人朗笑道：「茅大寶，請過船來與老夫相見！」

茅大寶忙道：「晚輩遵命。」

二船相隔不過三丈，他一提長衫，脚下略一用力，便飛步跨越了過去，很輕鬆的落到青衫老人一家人所乘坐的畫舫上。

撐船的船孃看得儍了眼，驚異極了。

茅大寶略整衣衫，然後朝艙中的青衫老人拱手道：「老丈請將大名賜告，以便稱呼。」

青衫老人含笑道：「老夫姓項，賤字若愚，匪號『南山隱豹』！」

南山隱豹項若愚？

茅大寶微微一怔，目前活躍在黑白兩道上的著名武林人物，他可說無一不知，就是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南山隱豹項若愚」，難道說此老因「隱」而不爲世人所知？

思忖一閃之後，他立刻深深一揖道：「晚輩有幸識荊，不勝榮幸之至。」

南山隱豹項若愚微微一哂道：「請進來！」

茅大寶彎身進入船艙。

南山隱豹項若愚一指對面坐着的老妻道：「這是拙荊。」

茅大寶行禮如儀，道：「小子拜見伯母。」

南山隱豹項若愚又指自己的女兒道：「這是小女人鳳。」

茅大寶又一揖道：「項姑娘好。」

項人鳳起身盈盈一福，啓口輕聲道：「茅公子好。」

南山隱豹項若愚笑道：「請坐！」

茅大寶謝過之後，便在一個空座位上坐下來。

南山隱豹項若愚含笑打量他片刻，說道：「茅世兄一個人遊湖？」

茅大寶答道：「是的，船上二女，是晚輩的侍婢。」

南山隱豹項若愚微笑道：「茅府爲當今武林第一世家，令尊又是領袖武林的『武林大元帥』，掌握指揮武林各大門派之兵符，老夫無名小卒，能得認識茅世兄，實感榮幸。」

茅大寶忙說道：「不敢當，老丈過譽了。」

南山隱豹項若愚道：「茅世兄大概不知道老夫這個人吧？」

茅大寶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吶吶地道：「這……」

南山隱豹項若愚又微微一笑道：「老夫早年遠履西域，最近始舉家遷回中原，現定居於荊南山上。」

茅大寶道：「哦！」

南山隱豹項若愚道：「茅世兄剛才一直對這艙內看個不停，不悉有何貴事？」

茅大寶脹紅了臉道：「沒有甚麼，晚輩一時失態，還望老丈不要見怪。」

南山隱豹項若愚笑道：「你是茅兆霖的兒子，身份高貴有若東宮太子，誰敢怪你啊！」

茅大寶更覺不好意思，說道：「老丈言重了，晚輩只是……只是……」

南山隱豹項若愚突然朗笑一聲道：「茅世兄不必感到惶恐，老夫雖然久居西域，但並非不開化之人！」

他伸手拍拍茅大寶的肩膀，笑道：「請到這邊來說句話！」

說畢，起身出艙。

茅大寶連忙跟出，隨他走到船頭上，因不知他要幹甚麼，不免心生警戒，暗暗準備應變。

但南山隱豹項若愚毫無敵意，把他拉近自己身邊，低聲道：「老夫看得出你非一般輕浮青年可比，故剛才你對小女的注

視，老夫不會怪你。」

茅大寶聽得心中一喜，認爲大有希望了。

其實，以他顯赫的家世，以他俊秀的人品，應該是許多父母心目中的乘龍快婿，他也很清楚自己這種優越，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向他提親，但他都沒答應，因爲他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飲。

今天，意外的在這莫愁湖上邂逅了這個使他一見鍾情的項人鳳，更意外的是她的父親如此開明，初次見面，就肯跟自己談起他女兒，這不是太有緣麼？

且慢，他似乎高興得太快了，因爲南山隱豹項若愚接着說出了一句令他發呆的話：「但老夫必須趁早說明，小女不可能嫁給你！」

茅大寶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半晌，才問道：「令嬡已名花有主？」

南山隱豹項若愚搖頭道：「不，小女尚未許人。」

茅大寶詫異道：「既然尚未許人，爲何……」

南山隱豹項若愚微微一笑道：「理由不便說明，總之小女可以嫁給任何人，就是不能嫁給你！」

茅大寶愕然道：「莫非老丈以爲晚輩是紈袴子弟，沒出息？」

南山隱豹項若愚又搖頭道：「不，茅世兄乃人中之龍，有錦綉前程，老夫看得出來！」

茅大寶更迷惑不解，道：「那麼，究竟是何理由……」

南山隱豹項若愚道：「很抱歉，理由確實未便奉告，茅世兄請回船去吧！」

茅大寶外表雖然文質彬彬，個性却很倔强，他忽然微笑道：「老丈，請容晚輩斗胆說一句話，晚輩雖然不學無術，亦知道德禮教，雖然令嬡風華絕代，使晚輩驚爲天人，但今天初次見面，老丈若是不提起，晚輩亦不敢有何表示，而既然老丈提起了，却又說令嬡可以嫁給任何人而就只不能嫁給晚輩，這話實令晚輩惶惑不解，晚輩駑劣不馴，倒想弄個明白！」

南山隱豹項若愚濃眉一皺，沉吟道：「唔……你一定要知道麼？」

茅大寶回答道：「是的，尚請老丈明教。」

南山隱豹項若愚沉思有頃，才說道：「也罷，你一定要知道，老夫就告訴你，由於某種原因，老夫曾經立下誓言，將來如有人要娶我女兒，必須爲我去做一件事，而這件事……茅世兄一定辦不到！」

茅大寶聽了大不服氣，道：「老丈請說說看，也許晚輩能够辦到呢。」

南山隱豹項若愚道：「你的能力當然能够辦到，但你一定不敢去辦。」

茅大寶道：「不道德的事麼？」

南山隱豹項若愚說道：「可以是這麼說。」

茅大寶道：「請老丈明說，好讓晚輩做個決定如何？」

南山隱豹項若愚道：「老夫要一百顆人頭做爲娶小女的聘金！」

茅大寶呆住了！

一百顆人頭做爲聘金？

這豈不是說要自己去殺一百個人？

天底下居然有這種荒謬的事麼？

嫁女兒，竟然要一百顆人頭做爲聘金，這老傢伙是不是瘋了？

沒有，南山隱豹項若愚沒有一點瘋狂之象，他很冷靜，很沉着！

茅大寶驚望他良久，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不是戲言？」

南山隱豹道：「不是。」

茅大寶問道：「爲甚麼你要一百顆人頭？」

南山隱豹道：「未便奉告。」

茅大寶道：「這莫非是一種消滅仇家的手段？」

南山隱豹道：「不，老夫只要一百顆人頭，而未指定要那些人的人頭，換句話說，你只要取到一百顆人頭，不管男女老幼均可！」

茅大寶道：「這更奇怪……」

南山隱豹道：「如果你能取到一百顆人頭帶到荊南山上的豹莊，老夫立刻把女兒嫁給你。」

茅大寶忽然微微一笑道：「怪不得老丈認爲晚輩辦不到，這件事……確實很困難……」

南山隱豹道：「不錯，你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不能做這種事。」

茅大寶微笑道：「未必！」

南山隱豹目光一注道：「你敢？」

茅大寶笑道：「我想，武林中，特別是綠林黑道上，怙惡不悛的該死之徒，一定不只一百個，晚輩何不可一舉兩得！」

語畢，拱手一揖，隨即雙臂一張，飛過三丈湖面，回到了自己的畫舫。

就是這樣，現在他帶着一百顆人頭要去荊南山上的豹莊求親，贏取那美若仙女的項人鳳。

× × ×

他一直不認爲這件事有何不對，雖然連殺一百個人是個驚人的大手筆，但他殺的確確實實都是死有餘辜的大惡徒，而認爲這是爲武林清除大害蟲，爲善良老百姓謀安全。

唯一使他担憂的還是「南山隱豹項若愚」這個人，他曾經暗訪荊南山，打聽出山上確有一座豹莊，莊主人確叫項若愚，但除此而外，有關項若愚及其一家人的來歷，却打聽不出來，因爲當地的人都說豹莊是半年前才建成的，也即是說項若愚一家人是半年前才遷入居住的，加上他們從不與外人往來，因此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出他們的來歷。於是「南山隱豹項若愚」在他的眼中矇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他覺得項若愚神秘莫測，尤其是要一百顆人頭才肯嫁女，這究竟是何意思？

如果他指定要殺的對象，還可解釋爲他想消滅一百個仇家，但他沒有指定要殺誰，他只要一百顆人頭，而不偏限殺甚麼人，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茅大寶也曾推測這可能是項若愚想考驗自己的一種手段，不過，他又很快推翻了這種猜想，因爲不論是誰，絕對不會爲考驗未來的女婿而要他去殺人，除非他是個喪心病狂的人。

項若愚是個喪心病狂的人麼？

他覺得不是，覺得項若愚人很理智，很平易近人。好啦！不管怎樣，我殺死的

一百個人都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大惡徒，現在他就去下聘，娶項若愚的女兒爲妻！

爲恐車廂中的四個大水缸因顚簸碰撞而破裂，他不敢開得太快，一路不疾不徐，平穩的向前行駛……

這天日落之後，他將馬車駛離官道，在一處偏僻無人的樹林裏歇下來。

帶着一百顆人頭，當然不便投宿客棧，因此他準備在野外過夜。

鶯鶯和燕燕替他準備了不少可口的食物，他先割了一大堆草給兩匹馬吃，然後自己吃了一些東西，喝了幾口水，便躲入車廂，靠着水缸閉上眼睛。

正當矇朧欲睡之際，突然心頭微沉，剎那間完全清醒過來。

因爲，他聽到了一些聲音，聽出有三個人正躡手躡脚的向馬車走過來！

是誰？

唔，說不定是翦徑賊！

他眼睛一轉，面上閃過一抹調皮的微笑，隨又閉上雙目，假裝睡着了。

果然不錯，此刻正有三個大漢一步一步的向馬車欺近，行動詭譎已極！

三人都不似武林高手，一個手上握着一把鋼刀，其餘二人各持一條齊眉棍，看樣子確是翦徑小賊。

他們小心翼翼的走近馬車，發現「車伕」正在車內睡覺，三人的胆子頓時壯了起來，那提刀的大漢於是把刀抵上茅大寶的心口，大喝一聲道：「別動！」

茅大寶假裝一驚而醒，嚇得縮成一團，叫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提刀的大漢喝問道：「那缸中裝着甚麼東西？」

茅大寶道：「醃瓜！醃瓜！」

提刀的大漢一怔道：「醃瓜？」

茅大寶道：「是，都是不值錢的醃瓜，爺們要的話統統拿去，千萬不要殺我，我家裏還有個八十歲的老母親呀！」

提刀的大漢回對兩個同伴訝然道：「他個婊子養的，是醃瓜呀！」

一個提齊眉棍的大漢說道：「是醃瓜還是銀子，打開一看便知！」

那提刀的大漢一想不錯，便撤回鋼刀，退開一步，喝道：「下來！」

茅大寶連聲應是，急急的跳下車，跑去一旁，抱頭蹲下。

那提刀的大漢便和另一同伴合力把一個大水缸搬到車外地上，鋼刀一揮，割斷缸口外緣的繩子，另一個大漢隨將缸口上的那塊獸皮揭去——

一看，水缸上面滿滿鋪着一層白鹽！

提刀的大漢不禁破口大罵起來：「他媽的，果然是醃瓜！今天眞是晦氣，先是碰上一個窮措大，搾不出一滴油水來，這會又碰上一車醃瓜，去他媽的蛋！老子小時候吃醃瓜吃得牙齒都黑了，還要這一車醃瓜幹麼！」

提齊眉棍的大漢道：「大哥且別躁急，說不定不是醃瓜哩！」

提刀的大漢道：「不是？」

提齊眉棍的大漢笑道：「大哥可記得七八年前咱們去天王寺做的那一票？」

提刀的大漢搖頭道：「不記得了，咱們每年做案數百起，怎麼還記得七八年前的事！」

「小弟一說，大哥就記得，那一次咱們碰上一個老頭子挑兩個酒罈子，他看見咱們時，神色很慌張……」

「哈！不錯，我想起來了，那時我問他挑着甚麼東西，他也說是醃瓜……」

「那時咱們就打開酒罈子察看，發現裏面裝着滿滿的白鹽……」

「大哥我捧起一個酒罈子，往地上一倒……嘿，他個婊子養的，竟是幾十錠大元寶！」

「所以，這回說不定也是哩！」

提刀的大漢立刻用手扒開水缸上面的白鹽，再伸入一摸，登時面色大變！

提齊眉棍的大漢忙問他道：「甚麼東西？」

提刀的大漢哭喪着臉，說道：「爛醃瓜！」

說着，巳從缸中提了一個「爛醃瓜」出來！

經過鹽醃的人頭，巳縮小了許多，但仍五官齊全，血跡斑斑，怪嚇唬人的！

耳朵上，還釘着一塊名牌！

提刀的大漢先是摸到一顆軟軟的東西，以爲是爛醃瓜，待看淸竟是一顆人頭，嚇得狂叫一聲，扔下人頭，沒命的拔腿跑開，一邊跑一邊叫道：「我的媽呀！鬼！鬼！」

其餘二大漢也驚得魂飛魄散，丟下齊眉棍抱頭鼠竄，以爲遇上了妖鬼……

茅大寶笑着目送他們落荒逃去，自言自語道：「這一嚇，只怕三年也不敢做案了。」

他起身過去檢起那顆人頭，一看名牌上寫着「惡訟師巖定福」，不禁笑道：「死諸葛驚走生仲達，你這個惡訟師死後倒也風光！」

把人頭放在缸中，再用獸皮封好缸口，把它扛上車廂擺好，就又上車睡覺……

× ×

次日一早，繼續駕車往東南走，中午車抵茅山，他正想驅車入林歇一歇，忽然前面道上出現了一個老道士和三個大漢！

那三個大漢，正是昨晚被人頭嚇得屁滾尿流的三個。

老道士，年約六十開外，瘦瘦的一張猴子臉，頰下留着一撮山羊鬍，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八卦道袍，背上斜插一柄長劍，頗有一點仙風道骨之相！

這時，那提刀的大漢便向老道士說道：「師祖，就是他！就是他！」

面上餘悸猶存！

茅大寶看到這情形，知道免不了一場麻煩，當即把車停下來！

老道士擧步走到車前，對着茅大寶打量了一遍，沉聲道：「小施主，貧道聽這三個徒孫說，小施主車上有許多人頭？」

茅大寶坐在車上笑嘻嘻道：「你那三個徒孫眼睛花了，小的車上只有四缸醃瓜，那裏有甚麼人頭呀！」

那提刀的大漢叫道：「他胡說！師祖，沒有錯的，我們三人看得淸淸楚楚，是人頭！」

老道士「嗯」了一聲，目光烱烱的盯視着茅大寶，道：「小施主貴姓大名？」

茅大寶笑道：「你是茅山道士吧？」

老道士冷然道：「不錯！」

茅大寶道：「跟茅山道士通姓名最划不來，他們會使邪術殺人。不過，我可把綽號說給你聽聽，我叫『武林少爺』。」

老道士面色一變道：「武林少爺？」

茅大寶點點頭。

老道士瞪大眼睛道：「前月在馬家集擊殺『江湖三匹狠』的武林少爺？」

茅大寶又點點頭。

老道士一個巴掌把那提刀的大漢打得蹌出數步，大罵道：「混帳！瞎了眼的狗東西！你們也不睜開眼睛看看人家是誰！他是威名赫赫的『武林少爺』呀！前個月人家『武林少爺』在馬家集爲武林除害，一劍揮出，就將爲惡江湖幾十年的『江湖三匹狠』的三顆頭摘下來，你們看到的人頭必是『江湖三匹狠』的腦袋，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那提刀的大漢嚇得連聲應是，還連連躬身表示認錯。

老道士又指着他們三人罵道：「你們三個糊塗蛋眞大命，人家『武林少爺』不跟你們一般見識，他若要殺你們啊，隨便一個指頭就可要了你們的小命，還不趕快跪下來謝不殺之恩！」

三個大漢惶然應了一聲，趕忙跪下磕頭，齊聲道：「謝謝，謝謝『武林少爺』手下留情，小的們感激不盡！」

茅大寶托着下巴看他們磕頭，越看越覺得他們可憐，便道：「起來吧，下世爲人，如想在江湖上混，一定要找個眞正的名師練武，跟不三不四的人練武啊，脫不了又要做磕頭蟲！」

老道士聽得老臉發赤，趕緊豎掌打訊道：「無量壽佛！」你武林少爺眞會開玩笑，請問你少爺欲赴何處？」

茅大寶臉色一沉，道：「你問這個幹麼？」

老道士慌了，忙道：「你少爺千萬莫誤會，貧道是想……是想請你少爺到敝觀去歇歇，好讓貧道一盡地主之誼！」

茅大寶搖頭道：「謝了，茅山道士的飯我不敢吃，吃了會肚子痛。」

老道士大爲困窘道：「言重言重，貧道是誠心誠意要孝敬您少爺，絕無半點歹意啊！」

茅大寶道：「你法號如何稱呼？」

老道士恭聲道：「貧道玄貞子，茅山玄都觀的長老。」

茅大寶笑了，道：「玄都觀主『玄鶴子』是爾何人？」

玄貞子答道：「那是貧道的師兄。」

茅大寶含笑道：「他名氣很大，法力無邊，尤其精於『玉女喜神術』……」

所謂「玉女喜神術」，乃是茅山道士的一種邪術，據說作起法來能使女人前來就敎，任作法者爲所欲爲，絕不抗拒，端的厲害無比。

玄貞子聽他提起「玉女喜神術」，不禁面色一變道：「少爺您誤會了，根本沒有『玉女喜神術』這門法術，這都是以訛傳訛的不實謠言，其實我們茅山道士人人潔身自愛……」

茅大寶打斷他的話道：「好了，我不聽這些，你師兄玄鶴子在不在觀中？」

玄貞子道：「敝師兄不在觀中，下山雲遊去了。」

茅大寶微笑道：「去揚州雲遊？」

玄貞子面色又是一變，眼睛發直道：「您……您怎知敝師兄去揚州？」

茅大寶笑道：「揚州是個繁華之地，美女如雲，正是施展『玉女喜神術』的好地方，不過這回你師兄只恐有了麻煩，你還是趕快去找他回來吧。」

玄貞子駭然道：「敝師兄遭遇了甚麼痳煩？」

茅大寶故作沉吟道：「唔……據說是他施邪術召來了一個美女，正在那個的時候，被一個人撞見，於是雙方打起來。」

玄貞子急問道：「結果怎樣？」

茅大寶搖頭道：「不知道，你不妨趕去揚州城西的白雲觀打聽打聽，說不定會知道結果。」

玄貞子心中顯然非常焦急，當即說道：「好，貧道趕去看看，多謝您『武林少爺』的通知！」

說畢，深施一禮，隨即縱身疾去。

三個大漢看見師祖走了，那敢停留，也急急忙忙起身便跑，一溜烟似的遁入山裏去了。

茅大寶看着玄貞子飛奔的背身，微微一笑道：「你一定能夠尋着你師兄，只不過那巳是一具無頭屍而巳！」

他一抖韁繩，驅車再行。

沿着茅山脚下轉過一個彎道，驀聽得身後道上响來一片急遽的馬蹄聲！

茅大寶從小就接受各種技能的訓練，他一聽就聽出是三匹快馬，當即把馬車靠向一邊，準備讓對方越過。

俄頃，三匹健馬巳在後面的道上出現，馬上騎士均頭戴范陽氈笠，故看不清面貌，但看見裝束，分明都是武林人物！

茅大寶不願生事，故盡量讓開道路，以便讓對方三人超越過去。

「得得」的蹄聲，勢如一陣密雷，倏地便從馬車旁邊飛過，去勢如矢！

茅大寶看了感到奇怪，忖道：「跑得這麼快，莫非有甚麼十萬火急的大事？」

不料正思忖間，忽見三馬遽然揚起前蹄，昂首發出一片「希聿聿」的嘶叫，停住了！接着，三騎士撥轉馬頭，一字排開的面對茅大寶的馬車，挺立在路上。

茅大寶一怔，暗叫道：「不得了，敢情是衝着我來的啊！」

仔細一看，那三人年紀均在五旬開外，身穿藍、黃、青三色緞子征衫，腰繫一條寬帶，脚穿帶毛牛膀靴，武器是長劍，判官筆，日月雙輪。

相貌：一個粗獷，一個冷峻，一個陰沉！

茅大寶勒停馬車，笑嘻嘻拱手道：「三位若是要問路，可眞問對了人了，小的在這條路從小走到大，由此過去是——」

那面貌粗獷的人喝道：「少廢話，老子認得你是『武林少爺』！」

茅大寶一呆，繼又笑道：「在哪地方見過面？」

那面貌粗獷的人咧嘴露出一排黑牙，嘿嘿獰笑道：「在桑苧盧！」

茅大寶收斂了笑容，道：「這麼說，你們是爲蔡老爹報仇來的了？」

那面貌粗獷的人點頭道：「不錯！」

（未完）



贏錢輸了命　偷鷄蝕了米

這種事你相信嗎？你當然不相信。但賭徒却十之八九奉為圭臬，輕易不敢一試的。

青狠老陳掉過了牌，將那隻小布袋往天門上輕輕一放，咬着牙齒，狠狠地道：「押三萬！」

所有的賭徒都呆住了，連蔡麻子的一張面孔也變了顏色。

大家都預感青狠老陳這一注一定押得很重，但顯然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注竟大得如此驚人。

三萬？

別說這種賭注沒有人見過，就是有這份豪富的人，小鎮上又有幾個？

就拿蔡麻子來說吧！這位太白酒樓的店東，在這個小鎮上，也算是濶佬之一，你問他這位麻大爺又有幾個三萬？

蔡麻子本來吆喝得很起勁，如今一下成了啞口葫蘆，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像新釘下去的一根大木樁。

只有丁玄聲色不動，仍然含笑如常。

他微微扭頭，向蔡麻子吩咐道：「蔡爺，照規矩來，驗驗注子。」

直到這時候，大家才都留意到押天門上的那隻小布袋。

一件能作三萬兩銀子的物品，它本身的實際價值，當然不止這個數目，青狠老陳布袋裏究竟收藏的是件什麼寶貝呢？

蔡麻子經丁玄這一點醒，這才突然有了生氣，當下連忙打起精神，傾身向前，伸長手臂，從桌面上小心翼翼的舉起了那隻一點也不惹眼的小布袋。

數十雙目光，不約而同，一起隨着那隻布袋移動。

蔡麻子拉開布袋口，伸進兩根指頭，緩緩夾出一個方形的小紙包。

打開紙包，是一個小木盒，掀開盒蓋，是一層黑絨布，揭起黑絨布，寶貝終於出現。

這件寶貝一出現，四週的每一張面孔上，都像喝醉了酒似的，突然泛起一片酡紅。

財帛動人心？

不是！

這滿堂一片血紅，是從木盆裏那顆珠子上反射出來的。

丁玄神色也不禁微微一變：「呀！火龍珠！」

青狠老陳側揚着面孔，冷冷地道：「怎麼樣？作價三萬兩該總可以吧？」

丁玄聳聳肩膀道：「只可惜我身上也僅有這個數目，否則就是十萬兩一次賭斷，我都幹。」

衆人聽了，不禁又是一呆。

丁玄這幾句話的意思，等於是說：縱然以十萬兩銀子來賭這顆珠子，也是值得的。

這也就等於說：這顆火龍珠的實際價值，還不止值十萬兩！

什麼火龍珠，竟然這等貴重？

大家受了這顆珠子的身價吸引，都想重新瞧個仔細，只可惜蔡麻子已將木盆蓋好，裝入布袋，放回天門。

接着，丁玄也從身上取出一疊銀票，點足三萬兩，擱在一邊。

滿屋鴉雀無聲。

丁玄抓起骰子，輕輕擲出。

兩顆骰子在枱面上滾動了一陣，最後終於停定。

一顆骰子兩點。

一顆骰子五點。

加起一共七點。

衆人看清兩顆骰子的點數，不約而同，齊齊發出一聲驚叫！

因為這個點子正好使莊家與天門對調了二副牌。如今的贏家，便是調牌之前的輸家，同樣的情形，同樣的輸家，若是不調牌，原是贏家。

贏家只有一個，無論誰贏了，與奮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輸家呢？

輸家將會遺憾終身！

因為這與普通輸去一注不同。普通輸去一注，只會怪自己手氣不好，等再贏回

一注，心情就會自然平復。

而這一注若是輸了，無論換了誰，心頭就會永遠盤旋着一道陰影：「如果牌不調動——」

輸家若是動牌的青狠老陳，則遺憾更甚。

青狠老陳這一副牌是不是動對了呢？

× ×

這一瞬間，堂屋裏人人屏息，彷彿連空氣也凝凍了起來。

「七，七出，七出天——莊家如神仙，天門！」

倘若在平常時候，看莊的蔡麻子一定早就扯開嗓門吆喝起來了。

這一次，點子現出之後，這位太白樓的店東，只是悄悄擦了把汗，連吭都沒有吭一聲。

青狠老陳自動舉起第一把牌。

上下門的閑注，多已紛紛撤回，牌也沒人抓，莊家小丁跟着抓起第三把牌。抓了牌的人，全是眼瞪天花板，只憑手指頭摸索。

靜靜的堂屋中，除偶而傳出一二聲牌與牌碰在一起的脆响，再有便是沉濁的呼吸聲。

莊家和天門，各抓的是副什麼點子？

青狠老陳臉上沒有表情；丁玄也是一樣；大家只好等待。

無比緊張的一刻，終於來到。

先亮牌的是青狠老陳。

他緩緩先翻出一張牌，丁三。接着又翻出另一張牌，人八。加起來是人丁一，一點。

「啊！只有一點？」

蔡麻子兩眼登時發出了亮光，不自覺捲了捲衣袖，在掌心裏吐了口口水，然後擦着雙掌道：「好——」

丁玄淡淡一笑，道：「好什麼？一點也不好。」

他一邊說，一邊也翻開了自己手上的兩張牌。

兩張牌，一張是雜五，一張是二四提籃六，加起來也是一點，最小的一點，無名一。

人丁一吃無名一，恰到好處。

衆人看清莊家牌點之後，人人失聲惋嘆。

一場豪賭，就此結束。

青狠老陳取起布袋和銀票，留下一百兩頭錢，一聲不響的起身走了。

蔡麻子臉色發白，額汗如滾豆般涔涔而下，口中不住呢喃着：「我看這傢伙一定在動牌時玩了手腳。」

反而是丁玄看得開，笑着反問道：「骰子是我打的，他能玩什麼手脚？如果他有意做成這樣一條牌，萬一打出個五點或九點，又該怎麼說？」

實情確是如此，除非連骰子一併動手脚，誰也不能說這一注賭得不公平。

小方忍不住插咀道：「難道你認為青狠老陳一向贏錢全是憑運氣？」

丁玄笑了笑道：「當然也不是全憑運氣！」

小方道：「既不憑手脚，又不憑運氣，那麼憑什麼？」

丁玄笑道：「憑——」

他只說一個字，就沒有再說下去。

小方催促道：「憑什麼？說啊！」

丁玄笑道：「要我說不難，但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小方道：「我答應，什麼條件？」

丁玄笑道：「在江大嫂房裏擺一桌酒，請蔡大爺作陪客，我喝了你的酒，就告訴你這個秘密。」

小方道：「行。」

他轉向江寡婦道：「妳去咐吩春娥她們準備酒菜，銀子我付。」

江寡婦微笑道：「酒菜是現成的，要有隨時有。不過我可得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上當了。」

「上誰的當？」

「小丁。」

小方一怔道：「我上他什麼當？」

江寡婦笑着道：「我敢跟你打賭，小丁等會兒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可以告訴你的！」

小方道：「妳怎麼知道他沒有秘密告訴我？」

江寡婦笑道：「你也眞笨得可以，如果他清楚青狠老陳贏錢的秘密，你想他會白送老陳三萬兩銀子麼？」

連蔡麻子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但小方却搖搖頭道：「妳這就錯了！這種事就跟武功一樣，知道對方會使什麼招式是一回事，化解得了與化解不了，那又是一回事，我相信小丁絕不是拿我開玩笑。」

江寡婦笑道：「你可以問問小丁，看我們誰對。」

丁玄微微一笑道：「我只能這樣說，幸虧妳江大嫂沒有眞的打賭，否則妳江大嫂非輸不可。」

× × ×

血鏢丁玄眞的知道青狠老陳贏錢的秘密？

答案是：不錯，知道。

至少丁玄知道青狠老陳贏去他三萬兩銀子的秘密！

這種事貿然聽起來，好像令人難以置信，說穿了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一行來到後院江寡婦臥室之後，丁玄吩咐大家圍桌坐定，然後取出從前面帶來的那兩顆骰子，併揑在指縫間，笑着向小方問道：「你猜我現在可以打一個幾點出來？」

小方大為驚奇道：「難道你眞的知道幾點？」

丁玄笑道：「我不知道。」

小方道：「既然連你自己也不知道，別人又怎會知道？」

丁玄笑笑道：「但我知道，這一把骰子打出來的點數，絕對不會是『五』或『九』。」

他這手擲出骰子，是個十一點。再擲，八點，他一連擲了六把，「五點」和「九點」竟一次也沒有出現過。

蔡麻子突然啊了一聲道：「我知道，啊不，我想起來了。」

小方忙道：「蔡大爺想起什麼？」

蔡麻子一拍桌子道：「對，一定是的，這副骰子有鬼，因為這副骰子今晚從沒

有打過『五點』或『九點』！」

小方愕然道：「有這種事？」

丁玄笑道：「現在你懂了我的意思沒有？小方。」

小方當然懂，但並不全懂。

骰子不出「五」或「九」，只有一個定義：莊家永遠抓不着第一副牌！

小方不懂的是：骰子如果打「四」或打「六」怎麼辦？

因爲青狠老陳只動了兩副牌，他可以換成第一副大於第三副，但這必須打七出的點子才有效。

如果骰子打出一個雙數怎麼辦？

至於骰子爲什麼不出「五」和「九」，倒並不怎麼奇怪，骰子是方的，有六個平面，只要平面大小不稱，或中心重量有了偏差，某幾個點子，就必然很難出現。

丁玄似乎看透了小方的心意，笑了笑，又道：「剛才的第二副牌和第四副牌，可惜沒人翻開看一看，否則你們一定還可看到一個很難得的巧合。」

小方脫口問道：「兩副牌點子大小相同？」

丁玄笑道：「不錯，青狠老陳一直在等這樣一個機會，等四副牌中有兩副的點子大小完全相同！」

小方現在完全明白了，其實，這也只能說他一時沒有想到；江寡婦這裏，都是客人跟客人賭，相同的點子，如長三對長三，短五對短五，一向是不吃不賠的。

臥室裏突然沉寂下來，小方，蔡大爺，江寡婦，三個人六隻眼睛，一齊瞪着丁玄。因大家都突然同時想到了一個問題。

這位血鏢，既不瘋，也不傻，他對整個事件的經過，既然如此清楚，剛才爲什麼還要接受那一注？

隨便找個藉口，譬如聲稱現銀不足，或是宣佈只賭枱面，不都一樣可以應付過去嗎？

對一個像青狠老陳這樣的人，難道也值得用三萬兩銀子買對方的歡心？

丁玄當然看得出三人心頭的疑問，他緩緩掃了三人一眼，微笑道：「現在我不妨再告訴你們一個更大的秘密。」

沒有人接腔打岔，甚至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

如今房裏的這老少男女三人，都是丁玄的朋友；一個人只要成了血鏢丁玄的朋友，便知道這位血鏢絕不是一個歡喜誇大事實的人。

他說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他告訴你的，就一定是個秘密。

秘密沒有大小，所謂更大的秘密，說得適切一點，也就是更驚人的秘密。

這位血鏢將要透露的秘密，是一個什麼驚人的秘密呢？

大家急於想知道的一件事，是這位血鏢爲什麼要無緣無故的輸給青狠老陳三萬兩銀子？如今這位血鏢突然岔開正題，又提起另一個更大的秘密，難道這個秘密可以解答他們的疑問？

丁玄微笑着緩緩接下去道：「今天這一場豪賭的眞正大輸家，其實並不是我血鏢丁玄。」

小方第一個瞪大了眼睛。

他在這位年紀比他大不了幾歲，名氣則比他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特級殺手面前，一向如對長者，不敢輕易唐突，如今竟忍不住脫口道：「你不是大輸家，誰是大輸家？」

丁玄微笑道：「青狠老陳！」

小方像聽呆了一樣，隔了好半晌，才眨着眼皮，結結巴巴的道：「你——你說青狠老陳才是大輸家？」

丁玄微笑道：「是的，我輸掉的，不過是三萬兩銀子，這位陳大仁兄輸掉的很可能倒是一條老命。」

小方、蔡麻子、江寡婦，聞言竟不禁臉色一變。

這是什麼話？

難道他們過去都看錯了人？這位血鏢丁玄並不如她們想像中的那麼磊落高尚？

丁玄含笑接着道：「現在你們該知道我要小方請喝這頓酒的眞正用意了吧？我眞正的用意，便是爲了要你們三位替我做個證人，證明青狠老陳今夜如果遭遇意外，絕不是死在我丁玄手裏！」

三人臉色馬上緩和了下來，同時暗暗感到慚愧！原來是他們瞎猜疑，這位血鏢根本就沒有將輸去的三萬銀子放在心上。

這一次輪到江寡婦沉不住氣了。

她望着丁玄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青狠老陳身懷珍寶，又贏了三萬兩銀子，很可能會引起別人眼紅，想打他的黑心主意？」

丁玄笑笑道：「我的話靈不靈，天亮之後，就曉得了，現在先催丫頭們上酒菜吧！」

× × ×

走出了江寡婦家的青狠老陳，心情異常沉重。

他知道今夜犯了一個大錯。

適才那一場豪賭，一定很快的就會傳遍整個小鎭，當然也會傳進火龍珠原主人的耳朶。

那位神秘的僱主，能原諒他這種行爲嗎？

他知道一定不會。

無論換了誰是那位僱主，都必然無法忍受他這種背約的行爲。

對方一再要薛嫂提醒他，說這顆火龍珠是稀世之珍，不少人清楚它的來歷，以及知道它目前的主人是誰，要他小心收藏，千萬不可落入別人眼裏。

對方何以要如此愼重交代？這一點是不難明白的。

因爲這種稀世之珍，它的原主人，如非萬不得已，絕不會作價售予他人。

如今這顆火龍珠突然換了主人，新主人又是一個聲名狠藉的殺手，試問別人會有什麼想法？

不論換了誰，想法都必然相同：它是一種殺人的代價！

要殺的人是誰呢？

出錢僱人的人清楚，受僱的殺手清楚，預定被殺的對象無疑也清楚。

如今，他爲了一時貪心，不僅暴露了火龍珠的秘密，而且他贏錢的對象，就是他要殺的對象，想想他的過錯犯得該多嚴重！

血鏢丁玄方面，他是沒有指望掩飾的了。

因爲丁玄一眼便認出這是一顆火龍珠，除非這種火龍珠不止一顆，否則丁玄必然知道它的原主人是誰，以及明白它落入一名職業殺手手中的意義。

這種火龍珠會不會止一顆？

答案很簡單：縱然天底下這種珠子多的是，但已發現的絕不會超過兩顆以上，因爲如有兩顆以上，就不能稱爲稀世之珍了！

不過，他倒並不担心丁玄因此會對他來個先下手爲强。丁玄知道他是個職業殺手，殺人的目的，只是爲了金錢，他們私人之間，並無任何恩怨，丁玄也許會提高警覺，但絕不會先動手。

這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道理。

這個小鎭上的殺手多的是，去了一個青狼老陳，還有無數的青狠老陳，問題決不會因去掉一個青狼老陳而獲得根本上的解決。

他現在担心的是那位僱主。

他也正是他收了注子，急急離開江寡婦家的原因，他要趁消息尚未傳送出去之前，及時加以彌補！

如何彌補？

方法只有一個，除去那位僱主！

在他們這一行來說，這種行爲，等於是犯天條。別說付諸行動，就是有這種想法，都難見諒於自己的良知。

但是，他已別無選擇。

因爲他如不這樣做，就只有等死一途，一個人面臨生死關頭，就談不上什麼良知不良知了。

那裏去找那位僱主？

這也是個問題。

依慣例，殺手是不該知道僱主是誰的，連追問都是一種大忌，而今青狠老陳已顧不得這許多了。

他決定去找引綫人薛嫂。

先以利誘，不行則以威逼。總之他決心已下定，爲了保命，流一個人的血與流兩個人的血，已無多大分別。

× × ×

青狠老陳的運氣不錯，夜這麼深了，薛嫂居然還沒有入睡。

不過，他的運氣也不算太好。

因爲薛嫂正在這堂屋裏陪一個男人喝酒，而這個男人又竟是鎭上的另一名殺手張老實。

如果別人見到這位張老實深更半夜跟一位艷名四播的徐娘燈下把杯，一定會感覺奇怪，這位張老實不是以老實出了名，既不喝酒也不親近女色的嗎？

但青狠老陳一定也不奇怪。他知道張老實這個傢伙老實的程度。

不錯，張老實平常的確很少喝酒，也很少親近女色，因爲這兩種嗜好都是花大錢的玩藝兒。

張老實就老實在這種地方，花錢的嗜好，決不沾惹——如果花別人的銀子，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張老實抬頭看淸進來的是誰，不禁大笑道：「你這個傢伙口福眞好，我喝十次酒，算有九次會被你碰上、來來來，今天是薛嫂請客，添酒不添菜，你也來叨她一杯！」

不用交代，青狠老陳也知道是薛嫂請客。他不知道的是，薛嫂爲何請客？請客又爲何選在這個時候？

難道他們洽談一宗交易？

按照常規，遇上這種情形，青狠老陳應該廻避。但是，今夜情形不同。

今夜，他不僅要破這個例，等會兒還得想法將張老實趕走才行。

因爲他時間已剩餘不多，他必須要趕在天亮以前，打聽出那位僱主的身份和下落。

所以，他只有裝迷糊，也笑了笑道：「我是還薛嫂銀子來的，不想擾了你們的雅興，實在抱歉之至。」

薛嫂笑罵道：「你少亂嚼舌根，我們如果有私情，會連門也不閂，擺出店堂裏喝？」

張老實笑道：「老陳說說笑話而已，妳一認眞，倒像是眞的了。」

薛嫂伸手要打人，張老實連忙縮頭讓開，他又轉向青狠老陳道：「陳兄今晚手風怎麼樣？」

青狠老陳打橫坐下，漫不經意地道：「馬馬虎虎。」

薛嫂拿起酒壺，搖了兩下道：「啊，酒沒有了！你們坐一下吧，我去添酒。」

張老實以眼角送走薛嫂，忽然向前傾身，正容低聲道：「陳兄來得正好，有一件大事情，我正要找陳兄商量。」

青狠老陳道：「哦！一件有什麼大事情？」

張老實壓着嗓門道：「今天有人委托薛嫂，說要僱用兩名殺手，代價是草字頭，一個整數兒……」

草字頭，整數兒，意思就是一萬。試算由兩名殺手均分，這也是個相當嚇人的數目。

但是，青狠老陳聽了之後，一點也不動心。

因爲在這位青狠來說，如果不能在天亮之前，沒法除去那位以一顆火龍珠爲代價，要他殺死血鏢丁玄的僱主，再多的財富，對他也沒有任何意義。

再說，單是一顆火龍珠，就够他這一輩子吃喝不盡了。花一萬兩銀子，僱兩名殺手，憑想像也不難知道絕不是一樁輕鬆的買賣，他如今已是一個有身家的人，何苦還要再去冒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不過，張老實這個傢伙也不是個好惹的角色，他如果對這樣一票肥買賣，居然表示毫無興趣，必然會引起這個傢伙的疑心！即使他萬一在乎得罪這位同行，那也很可能會影響到他今夜來找薛嫂的目的。

所以，他只好裝出吃驚之色道：「是一票什麼買賣，出價這麼高？」

張老實面露得色，微微一笑道：「你先別問是票什麼買賣，只問你陳兄有沒有興趣插一腿？」

青狠老陳問道：「薛嫂人還沒有找齊嗎？」

張老實道：「她第一個找到的是我，她說另外一個可以由我決定；因爲這樁買賣，必須兩名平時合得來的殺手共同承担，才有成功的希望。」

青狠老陳爲了儘快打發這位仁兄離去，於是毫不遲疑的點頭道：「好，我接下了，你把細節說來聽聽。」

張老實似乎非常高興，但神情却變得更嚴肅起來，他再度傾出身子，低低地道：「這樁買賣，進行時必須保持高度秘密，一點風聲也不能洩露出去，薛嫂要我這個時候來，便是爲了怕引起別人注意，所以你陳兄也得回想一下，你從江寡婦那裏走出來，有沒有人知道你要來這裏？」

青狼老陳搖搖頭道：「沒有。」

張老實道：「你也沒有表示你要來還薛嫂的銀子？」

青狼老陳道：「沒有，我是路過這裏，看到燈光，才走進來的。否則這麼晚了，我來幹什麼？薛嫂又不是等着這筆銀子買米下鍋。」

張老實又問道：「一路也沒有遇見熟人？」

青狼老陳被嚕嘛得暗暗冒火，但又不得不忍耐，皺眉答道：「這時街上連鬼影子也見不着一個，那裏還會——」

張老實擺擺手，似乎示意他不必再說下去，於是欣然接着道：「這樣就叫人放心了！」

這句話尚未說完，他擺動的右手，突然一翻一揮，以掌緣向青狼老陳喉結骨砍了過去！

狠老陳青猝不及防，被一掌砍個正着，登時兩眼翻白，帶着一臉無比痛苦和驚愕的神情，向後栽倒下去。

這位青狼雖然沒有絕氣，但因喉骨碎裂，呼吸困難，不僅身子動彈不得，連哼都哼不出聲音來。

張老實站起身來，望着地上的青狼老陳，像跟老友話別似的，緩緩說道：「你陳兄不守僱主約定，隨便以火龍珠示人，事後又趕來這裏，顯然想從薛嫂口中，逼問僱主身份，以便殺人滅跡，在幹我們這一行的來說，你陳兄這種行爲，簡直該下第十九層地獄！」

青狼老陳顯然已不在乎下多少層地獄了，他眼中露出乞求之光，似乎想求張老實在他嚥氣之前，爲他解開這一個謎團。

那位神秘的僱主，何以這麼快就得到了消息？

對方又怎知道他一定會來找薛嫂？

張老實輕輕哼了一聲，又道：「你老兄心中的疑問，其實不必別人回答，你自己也該想得到才對，如果你想不到，只能怪你老兄太糊塗！」

青狼老陳臉上的神情愈來愈痛苦，呼吸也愈來愈短促，但一雙充血的眼球，却愈睜愈大。

這是一種憤怒的表示，這表示他很不滿意張老實以這種不着邊際的空話，來回答他的疑問。

張老實道：「首先，你應該想到：血鏢丁玄是何等人物？一個想殺丁玄的人，又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若是普通人物，他怎會擁有一顆火龍珠？又怎會跟這位血鏢結怨？」

青狼老陳慢慢擴散的瞳孔中，忽然泛起一絲悔意，張老實沒有說錯，他如今無疑也想到了這一點。

張老實的語調，漸漸加快一點，他知道如不說快一點，底下的話，青狼老陳就無法完全聽到了。

「像這樣一位僱主，他以如此巨大的代價，僱用一名殺手爲他辦事，你想他會不會放鬆這名殺手的一舉一動？」

青狼老陳雙目中惱意又加濃了幾分。

「所以，你着人來向薛嫂借銀子，他就預感不妙。青狼老陳怎會在賭枱上敗給一個花花大少血鏢丁玄呢？他想到原因了，放長綫，釣大魚！」

青狼老陳的惱意中又露出一絲慚愧之色，他的確太負心了。

「你向薛嫂借銀子，說明你手上現銀不足，要釣大魚，魚餌何在？答案只有一個：火龍珠！他既無法及時阻止，就只好設法善後了，於是，薛嫂通知我來，坐候你老兄上門。好了，以後的事，大概不用我再說了吧？」

的確用不着了，因爲說了也是白說。

青狼老陳由於惱恨交加，痰氣上湧，喉頭又爲碎骨和血塊阻塞，一時呼吸不通，面孔紫漲，眼球凸出，只掙了幾掙，便告七竅流血而亡。

薛嫂適時出現，但手上沒有酒壺。

她站在竹簾下，望着張老實道：「後天就瞧你的了。行事細節，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張老實嘻嘻一笑道：「不必了，像我這種老實人，妳大嫂儘管放心，老實人辦事，一板一眼，絕錯不了。」

× × ×

「我的話靈與不靈，天亮之後就曉得了。」

這是昨夜血鏢丁玄對青狼老陳走出江寡婦家門後的命運，當着殺手小方等人，最後所說的兩句話。

現在，天已經亮了。

他們仍留在江寡婦房裏，沒有散去，小方瞥見窗紙上突然現出一抹魚肚白，不由得精神一振，霍地站了起來道：「好，天亮了！」

只是他才一站起來，就想到了一個難題，忍不住又回頭望着丁玄道：「天是亮了，可是，還這麼早，去那裏打聽消息？我們總不能逢人就問：喂，聽說青狼老陳被人殺死了，你可知道死在什麼地方？要眞有這回事，還不打緊，否則，這些話要是傳去老陳耳朵裏，你想這老小子他會放我過去？」

丁玄笑笑道．「急什麼？只要你去打聽，方法多的是。」

小方道：「說一個出來就够了。」

丁玄笑道：「比方說——」

就在這時候，那個叫春娥的大丫頭，忽然推門走了進來。

她走去江寡婦身旁，不知道在江寡婦耳邊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只見江寡婦臉色微微一變，接着揮了揮手道：「去告訴他，不在這裏，他如果不相信，叫他自己進來瞧好了。」

春娥點點頭，退了出去。

小方忙問道：「誰在找人？」

江寡婦緩緩轉過身來，輕輕嘆了口氣道：「小方的一桌酒席，八成數兒是輸定了。」

小方一怔道：「是陳家來的人？」

江寡婦道：「八少奶奶。」

小方道：「就是老陳上個月從省城裏弄回來的那個女人？」

江寡婦又嘆了口氣道：「這女人進陳家的門，雖然還不到一月，我這裏却已來了不下七次之多，她以爲人人都像她一樣，把青狼老陳當寶貝……」

蔡麻子道：「怪不得從上個月起，老陳就不推通宵莊，原來就是這麼回事。」

小方道：「照這樣說起來，老陳豈不是一夜沒有回去？」

丁玄但笑不語。

江寡婦道：「這不是廢話麼？如果人到了家，這位八少奶奶還會找上門來？你以爲她在找誰？找你小方？」

小方忍不住又轉頭望着丁玄道：「一桌酒席的東道，我大概是輸定了，沒有話說，中午我請，只是我始終不明白……」

丁玄站起身子，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頭道：「我知道你不明白的是什麼，等中午喝酒時再談吧！」

他話沒說完，人已出了房門。

小方追去房門口道：「喂，慢點。中午我去那裏找你？」

丁玄頭也不回，邊走邊答道：「只要有酒喝，我一向是不請自到。」

× × ×

離開了江寡婦家的血鏢丁玄，打算走去那裏？

如果小方够胆量，敢悄悄跟在後面，瞧個究竟，包管這位年輕的殺手準會驚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丁玄走去的地方是駱家老棧。

駱家老棧後門。

× × ×

駱家老棧，其實只有後院，沒有後門的。

不過，在血鏢丁玄來說，這並沒有多大分別。

只要是這位血鏢丁玄想去的地方，沒有路他會找出路來，沒有門他會自己開一個門。

銅牆鐵壁也攔他不住。

駱家老棧只是一座普通的客棧，並不是什麼深宮禁苑，所以後院圍牆也只比普通人家稍稍高了那麼一點點。

丁玄輕飄飄的翻過院牆。

院子裏靜悄悄的，兩廂上房裏的客人，顯然都還沒有起床。

丁玄背着雙手，從容地走向東廂第一號上房。

他緩緩升登台階，站在房門口，目光微微一掃，便斷定這個房間從他昨晚離開到現在，一直沒有人進來過。

他滿意地點點頭，以脚尖輕輕頂開房門，然後便轉過身子，站在房門口等候孫二出現。

因爲他現在的容貌和身份，又已回復爲這間一號上房的貴客——管大爺！

× × ×

孫二走進後院時，似乎吃了一驚：「大爺您，您怎麼起得這樣早？」

管大爺微微一笑道：「睡得早，當然起得早。」

孫二道：「您昨晚吩咐，說趕路累了，要好好的睡上一夜覺，不許一早過來打擾您，所以小的還沒有爲您準備茶水，請您稍候一下，小的這就去替您送來……」

管大爺手一擺道：「茶水不忙，你先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孫二不敢怠慢，趕緊哈腰上前道：「恭候管爺吩咐！」

「你站過來一點。」

「是！」

管大爺四下溜了一眼，比了個手勢，低聲問道：「這兒鎭上，有沒有幹這一行的？」

管大爺比的手勢是：曲起左臂，平橫胸前，右手從左腕下伸出食中二指，指頭上下微微划動。

孫二一呆道：「扒手？」

管大爺笑道：「是的，有沒有？」

孫二面孔發白道：「管爺是不是昨夜丟了什麼貴重的東西？」

管大爺忙道：「不，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是說我丟掉什麼東西。」

孫二長長噓了口氣道：「我的好大爺，您可把小的給嚇死了。」

管大爺催促道：「究竟有沒有？你快說啊！」

孫二露出滿臉迷惑之色道：「管爺怎會忽然想到……」

管大爺攔着道：「這些你都別管，照實回我的話，這樣，包管有你的好處就是了。」

一聽說有好處，孫二精神就來了。

他有什麼好管的？

連殺人的兇手，他都可以介紹。等閒介紹一個偷雞摸狗的扒手，又算什麼？

他搔搔耳根子道：「鎭上這種角色並不多，您曉得的，幹這一行，在本鎭並不適宜。」

這是實情。在一個殺手滿佈的小鎭上，試問你能偷誰？你又敢偷誰？

孫二頓了頓，又道：「小的只知道鎭頭上的猴頭老四，好像是幹這一行的，不過小的跟他一向沒有打過交道！」

「除了這個猴頭老四，還有沒有別的人嗎？」

「好像沒有了。」

「好像？」

「是的。」

「你不能肯定？」

孫二嘆了口氣，苦笑道：「這那還用肯定？您只要知道這位猴頭老四目前他過的是什麼日子，你就不難知道，鎭上只他一個，就已經嫌多了。」

「這位猴頭老四生活很苦？」

「是的，苦得也只有這位猴頭老四才受得了。」

「他日子過得這樣苦，是不是由於手藝欠高？」

「與手藝完全無關。」

「胆子小？」

「也不是。」

「否則——」

孫二又苦笑了一下道：「小的已經說過了，幹這一行的，在本鎭根本就無法生存。您大爺想想：在本鎭，他能偷誰？偷過往客商吧，凡是到本鎭來的人，又差不多個個有來頭，一個弄不好，說不定就會落個灰頭土臉，吃不完，兜着走！」

管大爺點點頭，摸出一張銀票道：「這位猴頭老四，正是我要找的人，你叫他馬上來一下，這是你的酒錢，猴頭老四的

部份，他來了之後，我再跟他當面算。」

孫二一邊哈腰稱是，一邊伸手接銀票，心裏同時暗暗禱告：如果我孫二祖上有德，像管大爺這種客人，請皇天保祐他老人家多福多壽多財祿——長住駱家老棧！

等他接過銀票，以眼角一瞄，他忍不住又重覆禱告了一遍。

銀票上的數目，赫然竟是紋銀一百兩正！

在今天的吸血鬼孫二來說，百把兩銀子本來算不了一回事，但銀子這玩藝兒，它最大的好處就是，無論你荷包裏裝多少，它也不會咬人。

一百兩銀子，說多不算多，說少可也不算少。

至少，安樂巷馬婆子那裏，够他大大方方，舒舒服服，痛痛快快的跑上個十趟八趟的了！

× × ×

天泉茶館今天的生意似乎特別好。

還不到巳牌時分，便上了將近七成座，這是一年四季中很少有的現象。

但這一點並不稀奇。

因爲大後天便是胡集的考期，本鎭爲前往胡集的必經之途，這幾天鎭上生意好的行業，並只不是一個天泉茶館。

茶館裏生意一好，那份熱鬧勁兒，可就够瞧的。

有的客人叫早點，有的客人喊添水，再加上一些賣瓜子花生的小販，吆喝着穿走於茶座之間，你如果想跟朋友講幾句話，你就非提高聲音不可。」

你提高聲音，別人沒有選擇，只有仿例效行。

這也許便是任何人一走進茶館，嗓門便自然而然地粗了起來的主要原因之一。

生意好，客人多，最高興的人，當然是店東薛嫂。

不過，今天的薛嫂，看來似乎並不十分開心。

碰上熟的客人，她雖然想帶含笑招呼。但只要一轉過臉去，她的一雙眉頭，便會微微皺了起來，顯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她的心事，是兩名茶客爲她帶來的。

這兩名茶客，一個坐在最裏角，面前只放了一隻茶碗，沒有叫點心，也沒有買零食，從他那一身破舊的衣着看來，他連這一碗茶錢是否付得出，恐怕都成問題。

另一個客人的情形恰巧相反。

這位客人坐在近樓梯口的一副座頭上，年約四十來歲，衣着光鮮，氣派十足，他泡的是上好雨前，叫的點心是鷄湯干絲外加蟹黃飽，而且每一樣都叫的是雙份。

一隻飽鼓鼓沉甸甸的靑褡褳布，像條剛吞下兩斤鷄蛋的大蛇般擱在桌邊，明眼人一望可知，褡褳裏面裝的，顯然全是成錠的銀元寶。

這位闊客最惹人注目的地方，倒並不是他那隻褡褳，而是他那一臉濃密得出奇的絡腮鬍子。

長絡腮鬍子的男人多的是，但很少有人像眼前這位茶客，生得如此濃密嚇人。

薛嫂似乎有一種預感，她預感這兩名茶客今天很可能會爲她這座天泉茶館帶來痲煩。

她的預感很少落空。

× × ×

薛嫂的預感果然沒有落空。

先引起痲煩的，是樓角那名落魄的茶客。

樓梯吱吱登登一陣响，忽然上來一個滿手油膩的大胖子。

胖子總是和氣的多，這個大胖子也不例外，他剛於樓梯口出現時，臉上本來也堆滿了笑容，但當這胖子抬頭瞥及樓角那名敝衣漢後，他臉上的笑容一下消失了。

薛嫂含笑招呼道：「熊老板早！泡什麼茶？請坐，請坐。」

熊老板只當沒有聽到，三步併作兩步，一下行去那敝衣漢面前，將敝衣漢領口一把揪住，嘿嘿冷笑道：「好啊！你他奶奶的，說好了今天還錢，錢在那裏？拿出來啊！」

敝衣漢臉都嚇青了，低聲抖索着哀求道：「放放手，熊老板。當着這麼多人，你這樣……多……多……難爲情……」

熊老板一聽，火氣更大，瞪起兩眼道：「你怕人多難爲情是不是？媽的！咱們走。」

他像老鷹捉小鷄似的，將敝衣漢一把提了起來，拉着便往樓口跑。這時茶樓上茶客雖多，但顯然誰也不願多管這種閑事，大家只是睜着兩眼瞧熱鬧，上前勸解的人一個也沒有。

但薛嫂可不能袖手旁觀，這裏是天泉茶館，她是茶館的老板娘，別人可以把這種事當熱鬧看，她以老板娘的身份，即使勸解不成，話也得說上兩句。

所以，她擋在樓梯口，陪着笑臉道：「熊老板，大家都是本鎭人，看在我薛嫂的面上，有話慢慢說。兩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熊老板氣吁吁的道：「怎麼回事，你問他好了！」

他的意思，是要敝衣漢來回答這個問題，但他根本沒等後者有所表示，就搶着接下去道：「我熊某人靠什麼營生，你薛嫂是知道的，他今年一共吃了我二十八斤肉，四副腰子，兩隻蹄膀……」

好多人聽到這裏，都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來。

這位大胖子熊老板，是個屠夫，大家都認識他，站在一個屠夫的立場來說，他這些話，並沒有說錯。

鎭上的人，誰沒有吃過他的肉？

問題是：那應該是他賣的肉，不是他的肉！他人雖長得胖，有多少肉够全鎭這麼多人吃？

薛嫂忍住笑，道：「好了，好了，事情不大，由我薛嫂担保，你再寬他幾天期限，到時候他不還我還就是了！」

區區幾兩銀子的債務，有薛嫂一句話，還有什麼可說的？

只是大胖子熊老板似乎恨透了敝衣漢的言而無信，雖然給了薛嫂一個情面，却不甘就這樣放敝衣漢過門。

他放手之前，將敝衣漢狠狠一推，接着道：「遇上薛嫂，算你走運，看你他媽的下次還吃不吃得到我的肉！」

又是他的肉！衆人忍不住又再度爲之莞爾。

只是敝衣漢這下可挨慘了。

熊屠夫體壯力大，這一推使得敝衣漢剎不住脚，向後一直絆跌出去，幾乎沒將那位大鬍子茶客的桌子撞翻。

幸虧那位大鬍子茶客相貌雖然兇惡，人倒挺和氣的，敝衣漢撞着他的桌子，他不但沒有着惱，反而扶了敝衣漢一把，同時關切地問道：「伙計，沒傷着吧？」

敝衣漢勉强爬了起來，兩手捂腰，微微搖頭，儘管他不承認受傷，但誰也不難看出他的腰給桌角撞得不輕。

大鬍子抬頭望望正在下樓的熊屠夫，神情甚爲不滿，本來想說什麼，結果只皺了皺眉頭，又忍住沒有開口。

敝衣漢受盡折辱，自然無顏再留在茶館。

他低聲向大鬍子說了一聲謝謝，便一拐一拐的也跟着向樓梯口走去。

大鬍子返回座位，正待伸手去端茶壺時，忽然神色一動，抬頭大聲道：「伙計，你慢點走！」

他招呼的人，當然是那敝衣漢。

敝衣漢止步轉身。

大鬍子道：「你伙計貴姓？」

敝衣漢彎着腰，神情似乎甚爲痛苦，但爲了這位大鬍子茶客有惠於他，又不能不支撑着回答對方的話。

他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像呻吟似的道：「敝姓侯。」

大鬍子注目道：「猴頭老四？」

敝衣漢的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

薛嫂也爲之神色微變。

她担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大鬍子接着道：「淮揚帮有個惡鬍子陸富，你伙計聽人提過沒有？」

敝衣漢的一張面孔更難看了。

惡鬍子陸富輕輕嘿了一聲，又道：「據人傳說，殺手鎭的猴頭老四，一向行事都是單人匹馬，如今居然有了助手，倒也眞是難得。」

樓上的茶客，人人都露出了緊張之色。本鎭的人，尤其緊張。

事實上，熊屠夫一上樓，他們就知道這是一場戲。

猴頭老四怎麼會欠熊屠夫的肉帳？

兩人私交之好，如同手足，就是有金錢上的往來，也不致於如此斤斤計較，所以大家都像薛嫂一樣，心裏有數．猴頭老四是在幹買賣！

由於猴頭老四從不向本鎭人家下手，大家對這位時運不濟的樑上君子，平時都極具好感，他們遇上猴頭老四幹活兒時，不僅不願加以拆穿，反而都希望他能得手呢。

只可惜這次猴頭老四找錯了對象。

他找上的人，竟是淮揚帮坐第四把交椅，地位僅次於帮主徐宏武，總管事上官杰，以及首席護法一棍無敵莊强的金帶護法惡鬍子陸富！

這件事怎麼收場？

猴頭老四仍然一聲不响。淮揚帮的人，除了一個血鏢丁玄，誰也不敢招惹。他不是血鏢丁玄，他只是屬於三流脚色的猴頭老四。但是，禍既已闖下了，害怕也沒有用，所以，他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等這位惡鬍子劃出道兒來。承受得了，就認裁陪罪，承受不了，就算陪上一條性命，他也不能讓整個殺手鎭爲他而丟盡顏面！

惡鬍子陸富冷冷地瞪着倔强的猴頭老四，臉上怒意愈來愈濃。

如果猴頭老四能及時吐出贓物，同時陪笑臉說上幾句好話，相信這位淮揚帮的大護法，爲了表示風度起見，一定不會追究下去。

但是，猴頭老四並沒有這樣做。

他表現得如此倔强，固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在惡鬍子陸富來說，想法可就完全不同了。

對方在下手之前，不知道他就是淮揚帮大名鼎鼎的惡鬍子陸富，那是可以原諒的。

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

如今，他已經亮出了身份，對方依然不予理睬，又該作何解釋？

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這位猴頭老四根本就不在乎他是誰！

這位淮揚帮的金帶護法被人喊作惡鬍子。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爲平時處置帮內違紀弟子時，心腸够狠，手段够辣，無論你在帮中資格多深多老，他也不賣一點情面。

對待本帮弟子尚且如此，對待一個惹惱了他的外人，他會以什麼手段來教訓對方，自屬想像可知。

由於雙方僵持不下，茶樓上的氣氛也因而更形緊張。

大家都爲猴頭老四暗捏一把冷汗。薛嫂更是不斷的使眼色，示意猴頭老四趕快認錯陪罪。

猴頭老四不知道是沒有看到，還是故意裝作沒有看到，只是像木樁一樣的站着，始終一聲不响。

惡鬍子陸富又嘿了一聲，點點頭道：「很好，想不到你侯老四竟然還是一條好漢，我陸某人一生最敬佩的，就是像你伙計這樣的角色。」

他一邊說，一邊緩緩起身離座。

誰也不難看出，接着要發生的事，無疑便是這位大護法將要以「行動」來表示他的「敬意」了。

就在這個時候，樓梯口忽然悄悄的出現了一個人。

來的是吸血鬼孫二！

× × ×

孫二早在登樓之前，便感覺上面情況有異，只是還不知道上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上樓時，脚底下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他的職業，養成了他的警覺性。非至萬不得已，易生是非之所，他從不涉足。

他本打算探頭張望一下，就轉身離去的，只可惜他第一眼看到的人，便是他正四處找尋的猴頭老四。

不過，還好，惡鬍子陸富也歇過駱家老棧，而且先後不止一次，算來也是他的老主顧，這使他胆子壯了不少。

他湊去薛嫂身旁，悄聲問道：「是不是猴頭老四什麼事得罪了位陸富大爺？」

薛嫂一哦，反問道：「這位陸大爺你也認得？」

——未完——

大刺客傳奇故事之二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豫讓（上）

莽漢獻慇懃　難過美人關

東周末期是歷史上最紛亂的一個時代，擁居朝廷的天子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政治領袖，整個的大權都已落在割據的諸侯手裏，他們各自為政，自行興廢，不管是誰打倒了誰，只要能取代領主的權勢，給皇室一份文牘備個案，朝廷既無力干涉，只好予以承認，使篡奪者名正言順成了當地的領主，於是野心的將領們都拚命地擴充軍備，壯大實力，以期能成為雄視一方的霸主。

但這些霸主的霸業也很不容易維持，因為他們的敵人太多了，有來自隣國的外敵，也有來自本土的悍桀將領，君權不振，天子仰仗諸侯的鼻息以苟安，諸侯同樣地也受着部屬的威脅，在這個時代裏，時勢創造着英雄，英雄也創造了時勢，這也是一個人才出頭的時代。

最受注重的人才分文武兩途，文人以謀略而成為權貴的謀士，武人則以勇力與技藝而成為刺客俠士，當謀略無法篡奪另一家的權勢時，派出一名高明的刺客乃是最簡捷的手段，流血五步，殺一人而取代其權位者比比皆是！

所以文人必須要有管仲經天緯地之才，始能大展抱負而創下偉業，武人祇要一劍一刃與一技之長就夠了，也因此，技擊搏殺之術，成了登龍的最佳技藝，身負奇技的武士都成了權貴爭相羅致的奇貨，因為他們不僅可以做刺客，也可以作侍衛，保衛領主的生命不被別家的刺客所傷。權勢之爭，有時是武力的競爭，有時就是刺客與刺客的比賽，貴為公侯，門下眷士近千已不足為奇，小小一個將領，沒有上百名的好手，也很難保得住他的首級？

晉文公曾經是勢凌天子的大霸主，但到了後來，晉家的天下也漸漸為悍將所分割了，韓趙魏三家自立為侯，晉公已經名實俱亡了，只有一些殘餘的部屬或親屬，還在三家的夾縫裏苟且偷生，范中行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主上就食於范地，在中行為將，這就成了他的名號，雖是一個小小的領地，同樣也養蓄了不少的死士，但他却是個懦弱的人，沒有雄心沒有大志，只想保全目前的地位就滿足了，可是他門下的濟濟羣士都不能滿足，紛紛地求去，或者悄悄地不告而別，好在范中行也不在乎，武士的地位很高，待遇也很優厚，有去的就有來的，他不須要高手，只要一些安份守己，能充充場面，保護不為暴民所憑凌的庸才就夠了，但他聽見豫讓也求告而去的消息時，倒是頗為吃驚，居然停止了正在舉行的宴會而召見他。

豫讓是晉地很有名的劍士，正當壯年，走路的時候，都有一股懾人的氣魄，尤其是他的眼睛，鑠鑠有神，充滿了殺氣，還沒有近身，范氏就感到有點戰慄，不僅是他，凡是在范地的人都有這個感覺，豫讓天生有一股懾人的氣勢，那是一種無形的威嚴，一種死亡的威脅，在他身子周圍十丈之內，這種氣勢就由無形變為有形，像無數的細針在他身上發出，刺得每個人都不安。

范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慕名而重金禮聘到府中來，却不敢過份地接近他，這時，豫讓已經走近到他身前五六丈的地方，他感到十分的慄懼，在他身邊的寵姬文姜更是嚇得嚶嚀嬌呼出聲，抖成了一團！

范氏勉强地壯起胆子，清一清喉嚨道：「豫讓，你也要走？為什麼呢？我待你不薄呀！」

儘管豫讓有着懾人的天賦，他本人却是個很俊逸的美丈夫，談吐也很斯文，淺淺的行了一禮道：「河東智伯具函相邀，豫讓受恩深重，不敢不告而別，敬祈主公賜准！」

「哦，趙智伯！就是那個襄子的家臣嗎？」

「智伯不能稱是家臣，他也是趙家的宗裔。」

范氏乾笑了一下道：「在宗法制度下，除了嫡長的大宗外，旁支小宗，都祇能算是家臣。」

豫讓也笑笑道：「那是以前的事了，皇室東遷之後，宗法之制名存而實亡，名位的尊卑只有以權勢來決定了！」

這也是事實，范氏無以為駁，只得乾笑一聲道：「話雖是這麼說，但名不可廢，家臣始終是家臣！」

豫讓傲然笑道：「韓趙魏三氏也是晉公家臣，現在誰敢說他們是家臣呢，事在人為而已？」

范氏的臉上變色了，這些言論是他所不敢談的，連忙改變話題道：「你到智伯那兒去，他能給你什麼地位呢？」

豫讓朗聲答道：「智伯沒有說，臣下也不計較，臣下但求有所事事，並不計較地位，因為臣下不是個安份的人？」

范氏的臉色又變了一下，豫讓的話明指着他沒有多大的出息，雖然他沒有雄心，但被一個門客當面指責，的確是件很難堪的事，他的寵姬文姜也受不了，厲聲道：「豫讓！你太過份了，將軍如此待你，你不思報答，別求他去，已屬不忠，還對將軍如此跋扈放肆，拿下這匹夫！」

左右的侍衛們聽見文姜的命令後，有幾個都持劍想上來，但豫讓鄙夷地朝四下一望，目中凌厲的光芒將他們都懾住了，跨出去的幾步又都退了回去。

范氏雙手連搖道：「你們別亂來，豫讓你要走就走吧，我這個小地方也留不住你這個大豪傑。」

豫讓傲然一笑，又淺淺的行了一禮道：「主公所賜金帛，豫讓無功不受祿，都留在宿處，主公派個人去收拾一下！」

范氏連忙道：「不必了！那是你應得的。」

豫讓笑道：「如果主公有用我之處，豫讓自然拜領，可是豫讓在此數載，未有寸功，實在受之有愧，告辭了！」

說完回身就走，到了大堂門口，他忽又站住脚步回頭道：「士可殺而不可辱，如果主公責豫讓不禮而欲殺之，豫讓定必束手就刑，但出之一無知婦人之口，而主公不加片詞，實非虛心下士之道，豫讓臨去進一言以為報，如果主公不加振作，長此以往，則滅亡有日矣！」

這次他是眞正的走了，走出十幾步後，文姜跳了起來厲聲道：「快去殺了這個匹夫，否則你們都別想活下去！」

范氏沒有任何表示，文姜又催了一次，才有五六個侍衛追了出去，門外傳來一陣兵刃搏擊之聲，但結束得很快，沒有多久，聲音就停止了，文姜吁了一口氣道：「終於殺掉他了，我一看這個人就不舒服，早就想勸將軍除掉他……」

可是她的話還來不及說完，就愕然停止！

因為豫讓去而復返，手中提了五六個首級，正是剛才出去追殺他的侍衛，他將人頭向席前一擲，冷冷地道：「智伯延攬人才，必有大擧，范地為其目的之一，豫讓為念舊情，斯時或可緩頰，但經此一事後，恩怨兩消，河東兵臨之際，豫讓對將軍再也沒有什麼虧欠的了！」在一聲傲笑後，他又回頭昂然而去。

范氏在座上驚呆了，半晌才說出話來：「文姜，妳闖下大禍了，豫讓是晉地有名的豪傑，憑這幾個人怎麼殺得死他呢！這下子得罪了他，去到智伯那兒，范城的虛實他全知道……」

文姜怔了一怔才道：「絕對不能放他離去，難道范城就沒有一個人能制得住他了嗎？」

一個侍衛道：「有一個人叫朱羽，是范城的勇士，技藝跟豫讓不相上下，或許能跟他一較勝負。」

文姜道：「那就請他去殺掉豫讓！」

那侍衛道：「恐怕不行，他跟豫讓是好朋友！」

文姜冷笑道：「朋友之情重於黃金嗎？許以重酬……」

范氏苦笑道：「這個人是黃金買不動的，否則我早就將他聘來了，他家裏很有錢，養了一大批姣童美婢，……」

文姜眼珠轉了一轉，笑道：「我去請他，帶我找他去！」

范氏連忙道：「那怎麼行，文姜！別忘了妳的身份……」

文姜一笑道：「我當然不會以將軍夫人的身份去找他，這是為了自救，請將軍稍微委屈一下。」

范氏愕然道：「這是何苦呢？豫讓不過是說說而已，智伯未必眞對范城這個小地方感興趣……」

文姜臉色轉厲道：「不！我非殺死他不可，剛才他竟然侮辱我是個無知婦人，我承認無知，但也不能讓一個匹夫當衆指責，將軍！我知道你怕事，不敢求你替我雪恥，但憑我自己的力量去出這口氣，行嗎？」

范氏搓手道：「朱羽是豫讓的知交，黃金又買不動他，妳用什麼辦法去叫他殺死豫讓呢？」

文姜神秘地一笑道：「女人總有女人的辦法。」

范氏臉色一變道：「那絕對不可以，不可以！」

文姜正色道：「將軍，這也是為你打算，豫讓的話不是空穴來風，智伯不必用軍隊，只要派豫讓來作刺客，他對府中的情形很熟，你就無法保全性命。」

范氏嚇得顫聲道：「豫讓不會這麼絕情吧？」

文姜冷冷地道：「將軍不過是送他一點金帛而已，何嘗眞正對他有恩，否則他也不會走了，何況他將金帛都留下了，一絲不取，正表示他有不利於將軍之心，智伯或許不會對范城用兵，但只是支持豫讓，許他刺殺將軍後，代將軍而爲范城的領主，他會不動心嗎？」

那侍衛道：「這倒是眞的，豫讓胸懷大志，不甘屈居人下，他去投智伯、也是爲了想出人頭地。」

文姜道：「他如爲范城領主，就不會像將軍這樣只求平安無事了，對智伯來說，也多了一個帮手，豈不更好？」

范氏被他們說得動了心，嚇得臉色都白了，文姜道：「王侍衛！你也換身衣服，帶我找朱羽去，我們必須要趕快行動，如果豫讓到了智伯那兒就來不及了？」

王侍衛道：「豫讓雖沒有家小，但城中故舊不少，辭行餞別，總要一兩天的耽擱，夫人必須把握時機，……」

文姜笑笑道：「有一兩天足够了，明天我就能帶着豫讓的首級回到府中來，我要他知道一個無知婦人的厲害！」

儒弱顢頇的范氏毫無主見，竟眼光光地看着文姜跟王侍衛走了，他想到文姜會用什麼手段去籠絡朱羽，但爲了身家與保全目前的地位，除了裝聾扮啞，又有什麼辦法呢？

文姜回到後室，換了一件鮮艷的衣服，又刻意修飾了一番，然後才走到後園，王侍衛果然喬妝成一個車夫的模樣，駕着車在等她，當文姜帶着一陣香風上車時，王侍衛明知道她是中行城主的將軍夫人，王侍衛也不禁有點陶然。

車子一直駛到朱羽的門前，王侍衛才問道：「夫人，請示用什麼姓氏去求見朱羽呢？」

文姜一笑道：「自然用我的本名，我經常跟城主在外巡遊，范城的人誰不認識我，用假名騙得了人嗎？」

王侍衛怔住了，愕然道：「那對將軍不是……」

文姜笑道：「將軍何嘗不知道我此來所將採用的方式，我說要隱瞞身份，祇是爲了避免使他難堪而已，當着你們的面，多少也要給他留點分寸，他畢竟是一城之主！」

王侍衛若有所悟地道：「早知如此，臣下也不必換裝了。」

文姜道：「不！你還是要改換衣服的，我們的身份不怕給朱羽知道，但對城中人的耳目，還是應該迴避一下。」

王侍衛道：「臣下這就去通報了。」

文姜一笑道：「見了朱羽不必多說，但求密室相見！」

王侍衛答應進去了，不一會兒又出來，將車駛進邊門，直達後院的一所花廳前，一個偉丈夫已在等候！

文姜掀簾下車，盈盈一禮笑道：「是朱俠士嗎？」

朱羽打量了這個范城知名的美人，心中暗暗喝采，笑逐顏開地道：「久仰夫人艷名，不期芳駕枉過！」

文姜大方而妖嬈地伸出一隻手讓他握着，看看園中盛開的花卉以及華麗的建設，嫣然笑道：「人言朱俠士富甲一方，信不枉然，單就這園子而言，也勝過城主府邸，難怪俠士能保有自由之身，不爲豪門所網羅了！」

朱羽一笑道：「寒家經營銅鐵，專事打造兵器，天下多亂，發財是不難，但如身有所屬，就不能跟每一家做買賣了，雖然銀子多，富而不能貴，究竟是遺憾。」

文姜又嫣然笑道：「俠士對求貴很熱衷嗎？」

朱羽笑笑道：「富必求貴，乃人之常情，祇是朱某的所求太奢，非一個百里侯所能償欲，只好作罷了。」

文姜朝王侍衛一笑，道：「王飛虎，你不必急着回府去，就在朱俠士家裏等着好了，千萬不要出去，以免被人知道了行踪。」

朱羽笑道：「那很方便，王兄是本城名士，寒家朋友都認識的，到前面去跟他們盤桓一下，必不寂寞。」

王飛虎答應一聲，自顧去了，文姜由朱羽牽着手，來到花廳裏，相對坐下後才笑道：「妾身此來有求於俠士！」

朱羽笑道：「夫人儘管吩咐！」

文姜一笑道：「妾身要求俠士殺一個人。」

朱羽不禁怔了怔道：「夫人不是開玩笑吧，將軍爲本城領主，操生殺之權，何用朱某效？」

「范中行殺得了的人，還會來麻煩俠士嗎？」

朱羽想想道：「那是要朱某做刺客了，這也無須，府邸劍術教練豫讓，能耐不遜於朱某。」

文姜面露難色道：「可是豫讓不肯刺殺自己的！」

朱羽一驚道：「夫人要殺的人，就是豫讓？」

文姜笑道：「俠士劍術無雙，如若是個尋常之輩，提出這個請求，豈不是侮辱了俠士。」

朱羽避席一揖道：「夫人請恕朱某無法應命，因爲豫讓乃朱某知己好友，此請實有所難！」

文姜一笑道：「這麼一說倒是豫讓知人欠明了！」

朱羽愕然道：「夫人此言何云？」

「妾身雖爲范氏中行所嬖，却最慕豪傑俠士，范氏實不屑爲近，在碌碌羣士中，妾身獨看中了豫讓，好容易找到一個機會，向他剖示衷曲，他却斷然拒絕了！」

朱羽一笑道：「他那個人是不解風情的！」

文姜也笑道：「可是他在拒絕時，却說了一句話，他說妾身找錯了對象，應該找朱羽那個好色之徒去。」

朱羽不禁愕然道：「豫讓會說這種話嗎？」

文姜笑道：「豫讓說這種話並不足奇，范城誰不知道朱俠士風流成性，除美女之外，一無所好。」

朱羽微憤道：「別人說這種話不足爲奇，豫讓却不應該，朱某對他十分尊敬，引爲知己。」

文姜一笑道：「唯其知己，他才對俠士有很深的了解，妾身聽了不完全相信，也不能相信，故而今日前來提出這個請求，看看俠士是否如他所說的那種人？」

她說話時眼角眉梢，流露出無限風情，朱羽久在紅粉堆中厮混，却沒有見過這種絕色，不由得神魂欲飛，於是情不自禁地笑笑道：「那麼夫人對朱某是甚麼批評呢？」

文姜媚笑道：「妾身認爲豫讓看錯了，俠士乃一代豪傑，重友輕色，對俠士十分崇敬，也爲所求冒昧而致歉意！」

朱羽有點遺憾地道：「多謝夫人知遇之情。」

文姜一笑道：「請俠士把王飛虎叫來吧。」

朱羽頗爲惆悵地道：「夫人這就要回去了？」

文姜搖搖頭道：「不！妾身叫他先回去，妾身要在俠士這兒多 桓一下，稍訴思忱。」

朱羽感到很意外，文姜又笑道：「因爲豫讓說過那種話，妾身以爲俠士只是個好色之徒，所以一直未通衷曲，現在知道俠士是重義的豪傑，忍不住想要親近一番了。」

朱羽搓搓手道：「那麼殺豫讓的事又如何？」

文姜一笑道：「不提了，這本來也不是妾身的本意，而是范中行遣妾身來的，如果俠士答應了，妾身也不同意。」

「爲甚麼呢？」

文姜正色道：「妾身不解武事，却也略有知聞，技擊之道精在氣，如果俠士僅爲一酒色之徒，氣勢上就不如豫讓，根本就殺不死他，何必多此一舉呢？」

朱羽想想道：「假如朱某自己想殺他呢？」

文姜一笑道：「妾身也會反對，因爲妾身不甘妄自菲薄，范中行屍居餘氣，躭緬酒色，必不久於人世，妾身一定要找個豪傑之士以託終身，豫讓乃一勇之夫，視妾身若糞土，妾身心目中僅一俠士矣，不願讓俠士去涉險。」

朱羽大聲道：「夫人以爲朱某不如他麼？」

文姜笑道：「怎麼會呢？但豫讓不過是一個亡命之徒，犯不着跟他去拚命鬥狠，俠士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朱羽憤然道：「不，不！朱某非殺他不可。」

文姜道：「何苦呢？犯不着呀！」

朱羽沉聲道：「有兩個理由，第一，爲了他對朱某的侮辱，第二，爲了他對夫人的侮辱，夫人以絕世姿容，慧眼相加，他竟棄而不顧，這種人就該死。」

文姜笑道：「那更不該仇恨他呀，如果他接受了妾身的感情，我們就不會相識了，妾身倒是很感謝他！」

朱羽怒道：「正因爲如此，朱某才要殺他，夫人首先鍾情的是他，他眞要接受了，朱某倒也高興，豫讓算得上是個英雄，配得上夫人，但他不齒夫人而夫人又青睞於朱某，朱某受寵若驚，可是日後傳說出去，說朱某是取人所棄，朱某豈能受這種氣……」

文姜哦了一聲道：「那妾身此來，反而是連累了俠士的英名了，還是讓妾身回去吧……俠士不妨對人說，妾身也爲俠士所拒，這就無損於俠士的英名了。」

朱羽道：「不！夫人還是留下，朱某對夫人早有仰慕之心，今日一會，三生有幸，說甚麼也不能就讓夫人回去。」

文姜想想道：「妾身就留下也好，豫讓已受智伯之聘而去，一兩日內就將啓程，范中行這兩天正在設法攔截他，妾身正好有空，偷閒與俠士聚聚……」

朱羽聽她答應留下，十分高興，叫人送來了酒菜就在花廳中擺開了，兩人相坐對酌，越談越投機。

文姜更是使出混身解數，酒前吟曲，廊下起舞，殷勤勸飲，却絕口不談豫讓的事，就這樣繾綣終夕。

第二天清晨，朱羽將綣在他懷中的文姜搖醒，笑問道：「文姜，妳是否有興趣一起去看我搏殺豫讓？」

一夜工夫，他們已經親熱得沒有距離了。

文姜僞作愕然地道：「你眞要去？」

朱羽傲然道：「朱某幾時說了不算的，豫讓昨夜在友人處餞宴，今晨出東關，我準備在關外平原上跟他決鬥。」

文姜低聲道：「我曉得，昨天王飛虎來預報他的行程時，我都聽見了，所以我才勸你喝這麼多的酒……」

朱羽一笑道：「妳是想把我灌醉了，是嗎？」

「我是想把你留到豫讓離開，何必去跟他爭鬥呢？他如果能說動智伯滅了范氏，我們可以早點在一起。」

朱羽豪笑道：「如果妳把我看成這樣的人，我就不值得妳這麼相愛了，起來吧，我要當着妳的面割下他的首級。」

文姜幽幽一嘆道：「早知男人是這麼任性，我就不讓你喝這麼多的酒了，你的體力够嗎？」

朱羽一笑道：「嘿！妳對男人知道多少？」

文姜苦笑道：「我只接觸過一個男人，你是第二個，但祇有一夜的時間，我覺得范中行根本不能算是男人，一喝多了酒，就像是一條豬。」

朱羽豪聲大笑道：「是吧，今天妳會知道怎麼樣才是一個眞正的男人，別爲那點酒担心，一個眞正的男人是跟酒分開不的，一分酒意，一分勇氣。」

文姜用赤裸的身子像蛇一樣地纏住了他，妮聲道：「是嗎？那我們再喝一場可好，我要你帶着十二分的勇氣……」

朱羽用長滿虬髯的嘴吻了她一下，笑道：「殺豫讓可不能光靠勇氣，酒到十二分就爛醉如泥了，我要保持頭腦清醒，小妖婦，殺死豫讓後，我們再回來痛飲！」

文姜壓抑着心中的暗喜，不僅爲了她已達成了使命而高興，也爲了她又征服一個男人而欣喜，但是她懂得克制自己，也懂得如何去控制駕馭這個男人，所以她懶懶的起來，慢慢地着裝，儘量地拖延。

朱羽等得不耐煩了道：「妳別拖了，怎麼樣也不會打消原意的，要不我一個人走了。」

文姜這才嘆了一口氣，加快了動作，還等她舒齊後，朱羽把甚麼都準備好了，

是由王飛虎駕車，朱羽只有一個人，騎了一匹馬，文姜愕然道：「你不帶幾個幫手去？」

朱羽傲然道：「我只有做買賣才帶幫手，殺人時是無須幫手的，殺豫讓更無須幫手，如果我自己殺不死他，再多的幫手也沒有用的，這一點妳不懂的。」

王飛虎也道：「是的，豫讓的技擊功夫精絕，昨天六名侍衞，動手不過三個回合，全部授首劍下，除了朱俠士這種絕世高手才可以對付他，否則人再多也沒有用的。」

朱羽坐下鞍上傲然笑道：「若非因爲我跟他是朋友，我早就找他一決了，晉城三國百餘城，知道我們的人很多，却從來沒有爲我們分個高低，他不在乎我却在乎，天無二日，一個劍手也是一樣的，絕不能允許另一個人同享盛名。」

語畢策馬飛馳而去，王飛虎連忙駕車在後面追上，邊行邊回頭笑道：「還是夫人行，臣下再也想不到夫人會成功的，能令朱某去殺豫讓，說出去都不會有人相信呀。」

文姜微微一笑，對王飛虎道：「我沒有叫他去殺豫讓，是他自己要去的，甚至於我還勸阻過他呢？」

王飛虎愕然不解，文姜又笑道：「他們都是豪烈的劍士，不能以常情去忖度的，當你要他們去做一件事，不能命令他們，只能勸止他們，阻撓他們，他們自己就會去做了。」

王飛虎不解道：「這是甚麼意思？」

文姜笑道：「沒有道理，像你駕馭劣馬一樣，你想往東時，必須把牠們往西趕，利用牠們反抗的特性，自動地走向東邊了，你能說這是甚麼道理呢？」

王飛虎怔了一怔才道：「夫人爲甚麼不用同樣的手法去駕馭豫讓呢，那不就省了許多的事。」

文姜一嘆道：「我試過了，但豫讓不是一匹能駕馭的馬，或者說我沒有那條儘羈他的韁繩，他的志向太大了，范城不能容納他，就是把城主的地位讓給他也不够的。」

「那爲甚麼妳不放了他，讓他去發展呢？」

文姜又是一嘆道：「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老實說，我並不是爲了將軍而要殺豫讓的，我只是爲了我自己。」

王飛虎默然不語了，他對這個女人不够了解，她雖然只是[illegible]氏的姬妾，但却是范邑眞正的主宰，范氏的一切作爲，都出於她的決策，外人都以爲她是個嬌柔的女子，只有在領主邸中當侍衞的人，才知道她是眞正的主人。

巾幗出奇謀　伺機圖義舉

車子到了東關外，朱羽已經下了馬，對着初升的旭日在凝神養氣，王飛虎是個練武的人，知道這一刹那是一個劍手最重要的時刻，慢慢地停住了車，也對車上的文姜搖搖手，暗示她不要下來去打擾他。

慢慢的，遠處傳來蹄聲得得，豫讓馳馬奔來了，到朱羽前面幾丈處，他就勒住了馬，略停片刻，他下了馬，按一按腰下的劍把，淡然一笑道：「朱兄是爲了殺我而來？」

朱羽有點吃驚問道：「呀！你怎麼知道的？」

豫讓一笑道：「兄弟天賦有一種預感，我要殺人時，對方一定會知道，所以我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刺客，但幸虧在別人要殺我時，我也能知道，所以在我面前也不會有一個成功的刺客，我今天已經預感到會有人要殺我，出東關之後，我的預感更强烈了，但沒有想到會是朱兄……」

朱羽努力地鎭定一下情緒，不爲對方的氣勢所懾，因爲他培養了多時的平靜，開始在動搖了，嗆然出劍道：「你知道了就更好，省了許多廢話，拔劍吧！」

豫讓從容地一笑道：「朱兄眉宇間殺機已現，這一搏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了，但兄弟仍然不解，你爲甚麼要殺我？」

朱羽望一望車子道：「不爲甚麼。」

豫讓道：「不可能吧，你我情誼頗厚，素無仇隙，更沒有利害衝突，何況朱兄也不是個嗜殺的人。」

朱羽不耐道：「因爲除了朱某之外，沒有別的人能殺得了你，除了你豫讓之外，別的人也不值得我一殺，今天我想殺人了，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你，想到你就找到你，這個理由够了嗎？」

豫讓哈哈一笑道：「够了，也明白了，兄弟看見文姜在車裏，但絕不相信朱兄是受她之請來殺我的。」

朱羽一笑道：「不然，朱某從不受人所命，事實上她還阻止我來殺妳，所以這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

豫讓微微一怔，隨即道：「是嗎？那兄弟就對這個女子估計太低了，文姜！妳出來吧，別躲在車裏了，早知道妳有這麼高的智慧，我就不走了。」

文姜從容地由車上下來笑道：「你現在若想回頭還不晚。」

豫讓悵然一嘆苦笑道：「晚了，朱羽的劍出了鞘，不見血是不回頭的，但死前能領略到妳的才華，豫讓總算沒有虛渡此生，我不怕朱羽的劍，却開始怕妳了……」

朱羽已經不耐煩地搖劍衝了過來，當胸一劍急刺，豫謙閃身躲開後，也拔出了劍，這兩大高手就在朝陽的光輝下開始了一場生死的拚鬥，兩個人都不再開口了。

因爲當決鬥開始後，他們必須把握住每一個稍縱即逝的時機，沒有旁顧的餘暇了，決鬥的進行有時很劇烈，但見劍影交錯，光輝耀眼，有時又很遲緩，劍對着劍，眼對着眼，只幌幌地團團轉着，半天不發一招。

當鬥狀激烈時，只有文姜一個人緊張，可是決鬥遲緩下來時，却換成王飛虎緊張了，因爲他懂得劍，只有懂得劍的人，才知道遲緩時始是他們眞正技藝的對搏，是他們誰生誰死的分野，也是氣與勢的抗衡！

劍影再度交錯時，決鬥結束了，豫讓的胸前現出一道劍痕，鮮血開始往外迸射，朱羽仍然好好地站着。

但受傷的豫讓却在臉上浮起勝利的微笑道：「朱兄，自邂逅相交之後，你我都存着一較之意，却始終沒機會，今天終於了却心願，你可以瞑目了。」

朱羽苦笑一下，扭頭去看文姜，他的頭才一動，頸下鮮血開始激射而出，等他的身子倒地時，那顆頭顱也離開頸子，滾到一邊去了，豫讓以他精湛的劍技，電疾斷頸，居然能等這麼久才顯形跡，可見他劍氣之利！

王飛虎駭然變色時，豫讓也手按劍口，慢慢地坐下來，朗聲笑道：「王飛虎，這是你的一個機會，現在你拔劍殺我，我連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

王飛虎看看文姜，手按到劍把上，慢慢地走過去，可是他接觸到豫讓的目光時，仍然不敢拔出劍來！

豫讓卑夷地一哼道：「蠢才，連一個無力抵抗的敵人，你都不敢殺死，還配當劍手嗎？把劍給文姜，我寧可死在她的手裏，也不願意喪命於傖夫之手。」

文姜走過來，從王飛虎腰間抽出了劍，指着豫讓道：「豫讓，你現在不罵我是無知的婦人了。」

豫讓道：「我認錯，那是我有眼無珠，妳能使朱羽自動來找我拚命，足見妳是個了不起的女子，只是我爲妳可惜，以妳的才華美色，伴着范中行氏，實在太委屈了。」

文姜又是一笑道：「你現在才這麼想嗎？」

豫讓點點頭，文姜道：「你可記得在前年一個月夜，你喝醉了躭在園中的石椅上，我拿了一條錦袱蓋在你身上，你却吐了我一臉的唾沫嗎？」

豫讓豪笑道：「記得，我對女人一向是這種態度，並不會因爲妳是領主的寵姬而例外，但我若知道妳有這種才情，我會冒險行刺范中行而將妳刦走的。」

文姜笑笑道：「那麼你認錯了。」

豫讓笑道：「認錯了，當朱羽說妳曾阻止他來殺我時，我已經認錯了，妳能把朱羽擺佈得如此，足證妳的才華遠勝於我的劍法，我死在妳的手中也無憾了。」

文姜臉色忽轉溫柔地道：「豫讓，智伯值得你得一投嗎？」

豫讓苦笑道：「現在還說這些幹甚麼呢？」

文姜道：「我要知道，我對那些人了解不够，范中行是個渾蛋，在他心中聽來的批評永不會正確的。」

豫讓想想道：「智伯是個豪傑，頗有知人之明，但眞正爲人如何，要見面後才知道，祇是我沒機會了。」

文姜一笑道：「有機會的，王飛虎，把車子駕過來扶他上車去，如果你不想到河東去，就轉告范氏一聲，說我跟豫讓到河東去了，叫他不必派人來追了……」

豫讓與王飛虎都怔住了，文姜一笑道：「怎麼！你們都聽不懂我的話，我也要到河東去。」

豫讓苦笑道：「文姜，妳別開玩笑，我知道妳的才具不遜於一般謀士，甚至於比他們更高明，但智伯不會收留你的，因爲他自命爲雄主，不會謀及婦人，而且他也是個自奉很儉薄，聽說伯夫人釜臼親操，不置一個姬人，他的全副精神都用在發展事業上，無暇宴遊，視美色若蛇蠍，殷夏女色之禍，他訂以爲亡國之鑑……」

文姜微微一笑道：「我聽說了一點，因此我認爲他是個豪傑，我也不會自討沒趣去投奔他。」

豫讓依然不解道：「那妳爲甚麼要到河東去呢？」

文姜笑笑道：「你沒有聽清我剛才的話，我是跟你一起去，豫讓，你是個非常的男人，總不會因爲我是個殘花敗柳之身而鄙棄我吧，我一共事過兩個男人，朱羽死在你的劍下了，范中行屍居餘氣，根本不能算是個男人。」

豫讓哈哈一笑道：「那當然不會，豫讓得蒙青睞，實感榮幸之至，不過妳要考慮，到了河東之後，我未必會一步登天，智伯也許會器重我，但不會給我很優厚的待遇……」

文姜臉色一沉道：「豫讓！你說這種話，簡直是侮辱我，如果我要貪圖享受，在范邑甚麼得不到？」

豫讓終於哈哈一笑，忍住痛楚站了起來，朝她一揖道：「是！豫讓失言了，請娘子寬恕。」

這一聲娘子，算是確定了文姜的身份，她的臉上現出了從所未有的美麗的微笑，親切地扶着豫讓，走到車上坐定，撕下裙的邊幅，要爲他裹劍傷！

豫讓豪邁地推開道：「不要緊，這點劍傷毀不了我的。」

文姜固執地道：「豫讓！即使你是鐵打的漢子，也別忘了我已是你的娘子，我有照顧你的責任，乖乖地別動，讓我替你把劍口裹起來，我要你活得久一點！」

豫讓乾脆將頭枕在她的膝上笑道：「好吧！我從小是個孤兒，看見人家母親慈撫孩子時，心裏十分羨慕，妳既然要照顧我，就兼做我的母親吧！」

她親切地爲他裹好了傷，由於是暑夏，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外衣，在敞開的領口間，可以隱約看見她潔白如玉的肌膚，以及一對豐滿而堅挺的乳房，伴着一陣陣誘人的體香，豫讓貪婪的眼光留在那兒，再也不肯離開了！

文姜似乎了解他的意思，大方地將衣襟解開了，將袒露的胸膛迎貼住他的臉，整個地埋了進去！

豫讓感到心頭一陣激盪，遂又不安地掙了出來，因爲他想到還有一個王飛虎在旁邊，不是親熱的時候！

文姜却一笑道：「怕什麼，母親擁抱孩子是最神聖的事，在通市鬧衢之間，我也不在乎！」

豫讓哈哈大笑起來，放縱地摟着她的纖腰，久久不忍釋放。

王飛虎識趣地走開了，牽着豫讓的馬，繫在車後，放下車簾然後跳上車子，吆喝一聲，緩緩地驅車東行！

文姜在車上道：「王飛虎，你不回去了！」

王飛虎道：「夫人都能放棄范邑的地位，我還回去幹什麼呢，良禽擇木而棲，我決心追隨你們了！」

文姜道：「到了河東，你可能連個侍衞都當不上！」

王飛虎坦然一笑道：「與其當一個庸的侍衞，不如當一個豪傑的走卒，豫大哥與夫人都是非常人，我跟着二位，不求飛黃騰達，但求能留下不朽的聲名！」

文姜道：「你對我們期望太高了！」

王飛虎笑道：「不！豫大哥搏殺朱羽，夫人棄富貴而就豫讓，這兩件事已足够轟動天下，飛虎何幸，在這兩件事情上都能做爲見證，已經可以名傳不朽了，當天下人談及這兩件英雄與美人的韻事時，少不得也要提上我一筆的！」

豫讓也哈哈大笑起來道：「好兄弟，你既然不嫌棄我這個大哥，我也不會使你失望的，今後我們生死共之，禍福其之，有我豫讓的，就有你兄弟的！」

王飛虎十分高興，將車子也催得更快了，文姜在簾後伸出一隻手，在他肩上拍了一拍道：「兄弟！催慢一點，你大哥的傷可經不起簸動……」

王飛虎道：「正因爲如此，才必須找個市鎮爲大哥求醫，再說范氏丟了夫人，可能會派人追上來……」

豫讓笑道：「怕什麼，傾全邑的兵馬也困不住我？」

王飛虎道：「那倒是小事，領主府中那些膿包，兄弟也可以擋一下，但朱羽家的門客却不乏好手，他們如果追了上來，，倒是不好應付，大哥不受傷，自然不怕他們，現在還是避一避他們的好，」

豫讓這才不說話了，飛車疾馳，終於逃出了范中行的領地，朱家的人也不可能追來了，三個人都吁了一口氣，找了一個鎭店，先爲豫讓敷上了藥，然後叫了一桌豐盛的酒筵，他們三個人舉杯痛飲，算是爲豫讓與文姜洞房合巹之慶，雖然草率，但在英雄與美人超俗的眼光中，這比任何的儀式都隆重，因爲這是心與心的結合！

夜靜酒酣，王飛虎睡在隔房，聆聽那一陣陣撩人的綺語，心中雖然有一絲撩然，但却是充滿了虔敬，因爲他了解那一對男女都是美中無二的豪傑，文姜是范邑無雙的美人，當她在范中行懷中嬌語逞媚時，他還有點嫉妒，現在却完全沒有這種心念了，她與他，都是他無法企及的！

三個人到達河東智伯府邸時，智伯正與門下的謀士在商討政務，接到豫讓投進的名帖，他立刻率衆迎了出來，深致一禮道：「先生來得遲了，范氏的使者先到了一步！」

豫讓一怔道：「豫讓出東關與朱羽搏門了一場，胸前中劍，將養了幾天，所以遲了幾天，范氏怎麼說？」

智伯一笑道：「中行氏願以白璧十雙，黃金百鎰，以及范邑一半之地，來償取一位叫文姜的夫人！」

豫讓笑道：「拙荊居然值這麼高的身價！」

智伯見他身旁亭亭玉立的文姜，改顏一笑道：「這位就是名噪范邑，艷冠三奇的文姜夫人嗎？」

文姜落落大方地致了一禮道：「不敢，文姜僅豫讓蠢婦而已，怎敢當吾公夫人之稱！」

智伯先是一怔，繼而哈哈大笑道：「原來二位已經行周公之禮了，好！好！難得！難得！范氏使官只說夫人爲豫先生所挾持作爲人質，那知道夫人竟是慧眼識英雄……」

文姜淡然一笑道：「妾身乃一私奔之逃婦，未料竟能値此身價，給吾公帶來一筆偌大的財富！」

智伯哈哈大笑道：「夫人此言，太小覷我了，范氏使臣還在驛館聽信，夫人可有什麼回信要轉告的？」

文姜道：「妾身沒有什麼話說，全憑吾公裁處！」

智伯一笑道：「好！由我來作主好了！侯俊！」

一個中年人應道：「臣在，主公有何示諭？」

智伯笑道：「叫庫中將范邑送來的白璧黃金還給他們，同時另備白璧二十雙，黃金四百鎰，轉致范公，就說文姜夫人已下嫁豫先生，區區微儀，聊致來訊……」

豫讓沒想到智伯會作這個措施，倒是大出意外，連忙道：「吾公何須如此，不理他們也罷了。」

智伯笑道：「不可如此，這不是怕他，中行氏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進掠河東，這是爲夫人以正名，也爲先生一淸名譽，先生乃三晉奇士，夫人更是巾幗奇女，怎能落私奔之譏，現在算是由荀瑤作伐，代先生媒聘……」

豫讓十分感動地下拜道：「豫讓未效微勞，却先蒙吾公如此恩遇，肝腦塗地，也不足以報！」

智伯將他扶起道：「先生不可如此，荀瑤得先生來助，萬金不惜，只是庫中因充實軍備，無法拿出更多的財禮來，否則荀瑤還會賠得豐盛一點，中行氏簡直有眼無珠，這麼一點東西，就想換取一位無雙女豪了嗎？」

文姜感動得盈盈下拜道：「智伯太謬重妾身了！」

智伯受她一禮後才笑道：「適才一禮，算是夫人謝媒，以後萬不可如此，在我這兒是沒這些規矩的！」

於是將大家請了進來去，智伯十分高興，立刻停止了議政，吩咐說要欵待豫讓夫婦，而且將伯夫人也叫出來陪伴文姜，席間豫讓簡述了離開范邑的經過，自然也提起了在途中與朱羽的一場爭鬪，言下頗爲感慨。

智伯笑道：「朱羽亦一代奇士，荀瑤曾致函相聘，但是他不感興趣，想不到竟肯爲夫人而拼命！」

豫讓嘆道：「朱羽乃草野奇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文姜却深深地懂得這種人的性情，激使他自動出來找我決鬪，這才使我了解到她的厲害！」

智伯大笑道：「先生是奇士，文姜夫人是奇女，二位乃天作之合，荀瑤何幸，得一並而有二位，該盡一大觴！」

說着果眞滿滿地飲了一觴，然後又斟滿了敬王飛虎道：「當是之際，壯士如拔劍刺殺豫先生，千金重賞可得，壯士居然能棄富貴而不取，識人之明，不遜文姜夫人，荀瑤何幸，得天下好男兒不棄來歸，天助我也，來，敬壯士！」

王飛虎在范邑從未受到如此禮遇，不禁感激心脾，出席拜而受飲，涕泣漣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智伯夫人親自出來，將他扶起道：「壯士不必如此，河東之地雖大於范邑十倍，但地瘠民貧，享受比范邑差多了，壯士到這兒來，恐怕只有受委屈！」

她的相貌平易，却有一種令人心折的懿範，王飛虎再三叩首，哽咽地道：「小人唯肝腦塗地，萬死以報智伯及夫人之隆恩，別說是吃點苦了，做牛馬也是甘心情願的！」

歡宴已畢，智伯將他們分別送到客館安歇，他們又感到驚異了，因爲客館陳設精美，比范邑大有過之。

除了屋宇華麗之外，更還有許多從人雜役侍候，文姜忍不住問那個名叫燕姬的侍兒道：「聽說智伯自奉甚儉，伯夫人還親自紡織，三餐粗礪，井臼親操，有這事嗎？」

燕姬肅容道：「有的！伯夫人于歸十數載，除了正式宴會時可以吃點好東西，一直過得很苦！」

「那是爲什麼呢？他們可以過點好日子的！」

燕姬道：「當然可以，但伯夫人自願如此，因爲智伯力圖擴張，徵取於民間的賦歛頗重，如果以此自甘，民心豈能無怨？這樣一來，大家都心甘情願了！」

文姜頓了一頓，道：「可是此地爲什麼又如此獨厚呢？」

燕姬笑道：「那是對賓客的敬意，河東雖貧，對客人可不能非薄，在河東最受尊重的是外賓，生活最優厚的是軍卒，唯其如此，才能使賓至如歸，將士用命。」

豫讓擺擺手，將燕姬遣退了，見到文姜臉有憂色，不禁問道：「妳還有什麼不高興的呢！」

文姜一嘆道：「智伯夫婦太懂得用人了，像他們這樣待士，叫人爲他死一千次也是願意的！」

豫讓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呢？士爲知己者死，像我們這種人，一輩子只求遇上一個明主……」

文姜嘆道：「話雖如此，但我們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豫讓一怔道：「這話是怎麼說呢？」

文姜道：「智伯有雄心，有魄力，有知人之明，有用士之策，可惜不得其勢；河東現爲趙室家臣，力尚不足與趙爲抗，一旦襄子起疑，河東俱將成爲焦土，妾身聽說趙襄子亦一代人傑，絕不會讓智伯坐大……」

豫讓一笑道：「事在人爲，三家分晉，智伯何嘗不能取趙而代之，何況我們只求一死以報知己，功成則發奮天下，事敗也求壯烈一死以驚天下，沒什麼可憂慮的呢？」

文姜嫣然一笑道：「你這麼說，這麼想，我們就沒什麼可掛慮的了，睡吧，今天我可是以千金之體來陪你的！」

智伯自從得到豫讓來歸，加上他千金爲豫讓市文姜的豪舉，聲名大噪，來投奔他的豪傑之士更多了，智伯對來投的人都很虛心地接納，但在濟濟多士中，他最器重的，仍是豫讓夫婦，這是有原因的。豫讓天生有一股懾人的氣質，靠近他身邊的人，往往會不自而然地產生一種顫慄的感覺，連以前身爲他主人的范中行氏也不例外。

但還有例外的，而且有兩個例外，一個是他的妻子，文姜在當范氏寵姬時，就發現了豫讓的異稟，却一點都不怕他，而且還特別欣賞他，甚至在無人時還向他示過情，祇可惜豫讓那時對她毫無興趣，將她唾退了！

正因爲這一唾使文姜恨之入骨，一定要殺之而後快，因此在豫讓向范氏辭行時，她才會喝令衞士們殺他。

一次圍殺沒有成功，她危言聳聽，讓她去訪朱羽，獻出了一夜的殷勤，博得朱羽賣命。

但等到朱羽與豫讓拼戰得兩敗俱傷時，她只要再加一點力就可以殺死豫讓了，可是文姜沒這麼做，反而拋棄了在范邑的富貴與地位，跟他一起到河東去，也因爲這些非常的表現，使豫讓認識了她是個不平凡的女子。

另一個例外就是智伯了，他跟豫讓好像是天生的投緣，第一次見面就很自然，很親切，那是發自內心自然的表現，也使豫讓視智伯爲知己，情願爲他赴湯蹈火。智伯是個很有雄心的人他所領的地方很大，只是過於貧瘠，再加上智伯調集了大半的精壯青年，編爲軍卒以圖大舉，從事生產的人就減少了，何況智伯供養軍旅，比任何一個領主都優厚，財源就更困竭了！

儘管智伯極得民心，老百姓都毫無怨言地支持他，仍然無法應支那龐大的消耗，這使得智伯不得不要從事奪取的準備。智伯最大的雄心是取代趙氏的天下，雖然他也是趙氏的宗裔，晉封爲伯爵，但比趙侯又差多了！

他與豫讓已成心腹知己，無話不談，而且每次都是親自到賓舍裏來下訪豫讓，作一番深談。

這一天他又微服簡從地來了，每當他來商議一些事情的時候，燕姬就悄悄地退走了，侍酒添茶，都是文姜的工作，把簡單的菜肴準備好之後，文姜也不避形跡地坐在一起，參加談話，貢獻她一些見解，往往很中肯！

今天智伯表現得很興奮，喝了幾杯酒後，就低聲道：「兄弟！我們的好日子快到了！」

豫讓頓了一頓才道：「伯公已經找到了謀刺襄子的好手了嗎？」

他們計議了很多次，謀趙之策，唯行刺一途，因爲河東與趙的實力相去懸殊，趙襄子也是一代人傑，靠武力攻取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刺殺他，造成趙室的混亂。

智伯搖搖頭道：「非也，襄子本人是個技擊高手，他門下的侍衞無一庸者，除非是兄弟前去，或許還有希望？」

豫讓道：「臣下早有此心，就等伯公示命。」

智伯連連搖手道：「使不得，兄弟去了不一定會成功了，也無以全歸，我絕不能失去你？」

豫讓慨然道：「臣下蒙受伯公知遇之宏恩，殺身難報！」

智伯堅決地搖頭道：「不行！兄弟是大將之材，非刺客之選，而且行刺襄子也是行不通的事！」

文姜在旁道：「豫讓技擊或可一試，但不能當刺客，而且絕不會成功，反而會連累到君伯的！」

豫讓愠然道：「妳太小看我了！」

文姜笑道：「妾身不是小看夫君而是

說出事實，夫君是天下知名劍士，只要一到趙地，立刻就會引起對方警覺而加意防備，那還會成功嗎？行刺當出其不意！」

豫讓道：「我可以喬裝易容……」

文姜一笑道：「那不會有用的，不管你如何隱形，都無法蓋去你一身的煞氣，只要走到人身邊，誰都認識你！」

豫讓不禁爲之氣沮，這是他自己深知的，而且也引以爲傲的一種氣質，想不到現在竟成爲阻碍了。因此，他長聲一嘆道：「這麼說來，我報公無日了！」

智伯笑道：「誰說的，賢弟這份超凡的氣質，正是我最要借重的，以賢弟之天賦威武，執戈領軍，不用你出手，就可以使敵軍聞風披靡了，魏韓二侯就是看中賢弟神勇，才答應跟我合作以謀襄子的！」

豫讓一怔道：「韓魏二侯都要跟公伯合作！」

智伯得意地笑道：「是的！今天他們都遣了密使來見我，邀我聯手破趙，三家分晉後，襄子整軍經武，聲勢日振，已經引起另外兩家的不安，所以想圖謀他！」

豫讓連忙道：「君伯答應了沒有？」

智伯道：「條件談得差不多了，我想可以一試。」

豫讓連忙道：「試不得，君伯快回絕他們。」

智伯愕然道：「爲什麼？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憑我一個人的力量是絕對不够攻取襄子的，因爲我只有兩萬人，這次他們答應各遣三萬勁旅，分三路進掠晉陽。」

豫讓笑道：「晉陽一地就有五六萬軍卒，襄子頗善用兵，以八萬之衆，最多拚個平手，就是拚力以克之，大家的犧牲都很重，君伯所剩人力尚有幾許？」

智伯道：「我也知道這一戰損耗頗巨，可是韓魏二侯答應再派援軍前來，帮助我進攻晉陽！」

豫讓道：「他們有援軍可遣，君伯却沒有後援了，如果把實力投於一戰，他們的援軍還會支持君伯嗎？」

智伯一怔道：「這我倒沒有料及。」

文姜笑道：「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派遣援軍的，但援軍之來，是把君伯也一併而滅，由他們坐享其成！」

智伯汗流如雨道：「是的！我太天眞了！」

豫讓道：「他們是看準了君伯有圖襄子之心，才來引君伯上鈎，白送兩萬人去替他們打天下？」

智伯道：「可惡，可惡！只是我圖趙之擧就永遠無望了！」

文姜一笑道：「那也不見得，聯魏韓之擧未嘗可行，但君伯不能全靠他們，至少自己也要有相當的實力！投出一手來會合他們攻趙，留下一手來佔領趙地！」

智伯苦笑道：「我何嘗不知道，但談何容易，我祇有這兩萬人，一起拿出來他們還嫌少……」

文姜笑道：「君伯何不將軍旅擴充一倍呢？」

智伯長嘆道：「夫人，河東的情形你是知道的，這兩萬人已竭盡我的全力，財力不允許我擴充，何況襄子已經對我虎視眈眈，如果我有擴充之擧，他已先對付我了！」

文姜一笑道：「不過韓魏使臣之來，倒是一個機會，君伯將他們解送襄子，連同二侯的密簡一併送去晉陽……」

智伯道：「那怎麼行？這一來魏韓還會饒我？」

文姜笑道：「君伯可以請襄子派兵保護。」

豫讓笑道：「襄子不會肯的！妳這個辦法一點也不高明？」

文姜道：「襄子當然不會肯，可是君伯就有個理由名正言順地攻取隣近小邑，申言自衞，襄子也不會再干涉，他認爲君伯對他已無野心，反而會默許成事……」

智伯道：「可是韓魏兩國就將來會對付我了！」

文姜道：「不可能的，他們勢必要取道晉陽才能到達河東，襄子不會讓他們的軍隊過晉陽吧！」

智伯道：「十分趙國，襄子已居其七，就是我把其餘三分都取到手，仍然强不過襄子去……」

文姜笑道：「不錯，但那時君伯就有跟韓魏合作的資格了，也有攻戰後進佔晉陽的餘力了！」

智伯道：「但那時韓魏還肯跟我合作嗎？」

文姜道：「當然會的，謀國無信義，端在權勢而已，那時君伯之勢仍不如襄子，他們還是希望先除掉一個强敵的！」

智伯沉吟片刻，才離席而起，朝文姜長揖道：「荀瑤門下空有濟濟多士，却都不及夫人，荀瑤受敎了！」

文姜一笑道：「君伯門下之士，非爲無謀，只是不爲君伯圖謀而已，所以這個計劃，君伯千萬不可告訴他們！」

智伯又是一怔道：「夫人這是怎麼說呢？」

文姜淺笑道：「他們可是主張君伯合作？」

智伯道：「不錯！他們都一力贊成，皆認爲機會難得？」

文姜笑道：「對韓魏而言，一擧而盡掠趙地，自然是大好良機，所以妾身之計，萬不可給他們知曉！」

智伯想了一下道：「我懂得了，以後有什麼事，我還是向夫人請敎吧，我也知道他們不完全靠得住，一定有別國的謀士在內掀風作浪，所以我不叫二位跟他們多接近！」

又談了一下，智伯才滿懷興奮地告辭，豫讓攬住文姜笑道：「妳眞了不起，幸虧你只是個女子，假如你是個男子，整個天下都會在你掌握中了！」

文姜一笑道：「那還不好嗎？難道你希望我笨？」

豫讓笑道：「當然好，可是我就得不到你了！」

文姜嬌媚地看她一眼，投身在他懷中，豫讓則粗獷地抱起她，在哈哈大笑中進了臥室，然後只聽得格格的輕笑了。

智伯採取了文姜的計謀，縛送兩國密使，連同兩國君侯的密簡，一起解送晉陽，趙襄子果然很生氣，但也不敢發作，因爲韓魏的實力都不弱，輕啓戰端，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只好作了一份嚴厲的通牒，痛斥二國背義！

（下期續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戒鉢風雲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兆白連續毁了一僧一道後，花蓉兒傷重死去，丁兆白也因身上劇毒被引發，危在旦夕，此時蘇采蓮突然出現，她用解藥救了丁兆白，並帶他到一處秘洞，在此他們結成夫婦，並同習戒鉢上的武功，一年後，丁兆白夫婦走出秘洞，此時，他們才知武林門派全毁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天下一家」。「天下一家」在江湖上專橫霸道，天下武林人物沒一個不在他奇毒控制之下，所以人人只得俯首貼耳，聽別人擺佈，丁兆白夫婦到七貅堡尋找孟一娘，要孟一娘帮助他除魔衞道……

喜獲玉蟾蜍　拯救武林人

丁兆白道：「這個……咳，這是家長的規定，咱們自然要遵照辦理了。」

長衫老者道：「很好，請少俠將戶籍給老朽瞧瞧。」

「戶籍？哦，請老丈原諒，咱們忘記攜帶了。」

「家規有明文規定，戶籍是武林同道的身份證明，兩位沒有戶籍，本城就不便接待，不情之處請兩位多多包涵。」

旁聽的蘇采蓮早已不耐，此時哼了一聲道：「這南山客棧是閣下開的？」

長衫老者道：「南山客棧不是老朽開的，但賢夫婦却是武林中人，除非你們反抗家長，就得聽從老朽的處置。」

蘇采蓮道：「咱們不過一時疏忽，閣下就不能通融一下？」

長衫老者斬釘截鐵的道：「很抱歉，老朽不能。」

蘇采蓮道：「看來咱們別無選擇了，那你就划下道來吧。」

長衫老者一怔道：「妳想動武？」

蘇采蓮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閣下要叫咱們沒有容身之地，這怎能怪得了咱們？」

長衫老者面色一沉道：「違反家規以暴力加諸上級，兩位，這可是死罪啊！」

蘇采蓮淡淡道：「死罪？如果咱們當眞犯下死罪也是你逼出來的，所以你不必走了。」纖掌忽然一伸，逕向長衫老者的腕脈抓去。

長衫老者巳心存戒備，一見蘇采蓮出手，立即揮掌反擊。

此人名叫房眞，是桐柏山主房隆的二弟，論武功，在江湖道上也薄有虛名，他最大的長處是善於逢迎，因而榮任「天下一家棗陽戶戶長」之職。

他知道丁兆白出身夏侯世家，如若動起手來，他還有幾分顧忌，現在蘇采蓮搶先動手，那就再好不過了，只要擒住蘇采蓮，還怕丁兆白不乖乖的就範。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可惜打得早了一點，待他一掌揮空，才知道遇上了眞正的

高人。

此時勁風罩體，蘇采蓮那白如嫩葱般的玉指，仍不急不徐的向他脈門抓來。

他擰身移步，揮掌再擊，這一掌他已經用上了十二成的功力。

可是這一記威猛無倫的掌力，好像擊在虛空之中，眞力吐盡，連半點風吹草動的影响也沒有。

這還不說，最使他駭怕的是蘇采蓮那美麗的五指，無論他的身法如何變幻，手腕如何挪移，那纖纖玉指始終距離他的腕脈不足五寸。

他退出南山客棧，逃出棗陽縣城，一幌個把更次，此種姿勢絲毫未變。

汗水浸濕了他的長衫，面色却紅得幾乎發紫，最後他實在不能再逃了，因爲他已筋疲力盡。

「妳下手吧，老夫認栽。」

他閉上雙目，垂下雙臂，放棄任何抵抗，甘心任憑宰割。

但……

「老丈！是你向咱們找碴，並不是咱們找你，現在只有一件事，咱們失去住宿之處，你必須有一個交待。」

房貞神色一呆，他那閉着的雙目也睜了開來。

現在他後悔了，天下一家已經統一武林，縱然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也只能俯首貼耳聽憑擺佈，這一對後生晚輩又怎敢對自己下手？適才拚命逃亡豈不是多此一舉！

他認爲想通了這一點，面頰之上立即一片鐵青，這也難怪，棗陽一戶之長，居然如此丟人現眼，如果不能當衆討回公道，他如何還能闖蕩江湖？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好，跟我回棗陽，只要你們當衆叩三個响頭，每人挨二十皮鞭，我就放你們一馬。」

蘇采蓮原是爲大局着想，不爲已甚，估不到這位房大戶長還有這麼一招。

她沒有動怒，只是向丁兆白苦笑一聲道：「有些人給他四兩顏色他就開起染房來了，你說該怎麼辦？」

丁兆白道：「他以爲咱們怕那什麼家長所以不敢動他，此等小人不必跟他計較，給他一點懲戒就是。」

這回蘇采蓮不再客氣了，纖指一挺，一縷指風逕向房貞的氣海重穴奔來。

房貞聽到這雙夫婦的對話就知道大事不妙，不待蘇采蓮動手，轉身就待逃跑，只是他的行動慢了一點，口中一聲悶哼，接着面色大變。

點破氣海，等於廢除武功，他那能不面色大變。

「好，好，妳敢對我下毒手，妳可知道你們會落得怎樣的下場？」

「不知道，你說說看。」

「凌遲碎剮，禍延九族。」

「啊，此話當眞？」

「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騙妳。」

「這下可遭了，怎麼辦？兆白。」

「怕什麼？大不了就是跟他們拚了就是。」

「對，不過，要拚麼總得先討一個吉利。」

「怎樣討吉利？」

「討吉利就是先拿一個人開刀，你看這老小子怎樣？」

「嗯，此處別無他人，咱們只好將就一點了。」

他們說來說去，最後是拿房貞開刀，武功被廢不算，連老命都保不住了。

此人當眞能屈能伸，適才還在大加恫駭，此時竟噗的一聲跪了下去。

「小爺爺，姑奶奶，請你們高抬貴手，小老兒這條老命不値錢，汚了兩位的寶刀不說，只怕還討不來吉利，請饒了小老兒一條狗命，我姓房的子子孫孫都會供兩位的長生牌位。」

好一副不要臉的小人嘴臉，爲了貪生怕死，任什麼丟人現眼的話兒他都說得出來。

他好意思說，別人還不好意思聽，因而一旁數丈之外，傳來一聲嘆息。

蘇采蓮冷冷道：「嘆什麼氣？難道你嫌他表演的不够精彩。」

「够精彩，算得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惟一的缺點是臉皮太厚，骨頭太軟。」

說話的是一名獐頭鼠目，其貌不揚的黑衣人，蘇采蓮不認識他，丁兆白却是第三次與他相遇。

「黑衣人！原來是你。」

「久違了，丁少俠，這位是尊夫人蘇采蓮吧？」

「不錯，閣下當眞無所不知。」

「多承誇奬，今天少俠願不願照顧在下一筆生意？」

「哦，是什麼生意？」

「請賢夫婦饒過那老小子一條狗命，在下奉送兩位一點消息，再附帶送給你們一點東西。」

「哦，這是便宜事，咱們成交了。」

黑衣人說了一聲多謝，回頭向房貞踢了一脚道：「看在令兄的份上，今天救你一命，還不快滾！」

房貞拾得一條老命，果然連爬帶滾的逃去。

黑衣人不屑的哼了一聲，再回頭對丁兆白道：「尊夫人夏侯燕燕沒有死，但却渡日如年。」

丁兆白愕然道：「此話當眞？她現在那裏？」

黑衣人道：「少俠對在下的消息應該相信得過，至於她的現況麼……」

丁兆白急道：「不要賣關子了，黑衣人，快告訴我她在那裏。」

黑衣人道：「這個麼，在下實在不便直說，不過她雖是渡日如年，倒是安全得很，只要少俠力挽狂瀾，救武林千萬生靈於水火，最後你們會團圓的。」

他說完了話，由懷中掏出一隻錦盒交給丁兆白，雙拳一抱，轉身急馳而去。

丁兆白呆了一呆，黑衣人已經走得踪影全無，不由搖搖頭道：「這眞是一個怪人，我實在摸他不透。」

蘇采蓮道：「他送咱們一個錦盒必有深意，你先打開來瞧瞧。」

丁兆白打開錦盒一瞧，忍不住啊了一聲道：「玉蟾蜍？」

蘇采蓮道：「不錯，玉蟾蜍是人間異寶，可解除百毒，看來武林是有救了。」

丁兆白道：「奇怪，他既然具有救世

之心，爲什麼不自己去救？」

蘇采蓮道：「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此等湖海異人，大都喜歡遊戲風塵，不願爲俗務所拘，他將玉蟾蜍送給你，就是要咱們替他完成心願。」

丁兆白道：「那咱們就不必到武夷去了。」

蘇采蓮道：「自然不必去了，只是咱們現在是返回樊城，還是前往武漢？」

丁兆白道：「去武漢做什麼？」

蘇采蓮道：「向天下一家挑戰呀，武漢是人文薈萃，龍蛇雲集的通都大邑，咱們在那兒登高一呼，立刻就可轟動江湖，只要咱們宣稱能解天下奇毒，必然有不甘被奴役的武林同道投向咱們，天下一家也必然會以全力向咱們迎戰。」

丁兆白道：「辦法是好，但我有點爲義母及夏侯大哥他們担心。」

蘇采蓮道：「不必替他們担心，因爲天下一家要對付的只是咱們，再說，他們的實力不弱，應該可以自保。」

丁兆白道：「好吧，咱們現在就去武漢。」

他們找到官道，在東方泛白，黎明將屆之時，到達一個鎭集「隨陽店」。

他們在此地吃過早餐，略作調息立即上道，一直到達武漢，再也沒有人向他們查問戶籍。

在旅邸歇了一晚，次日他們就暢遊名勝，在晌午時分來到馳名宇內的黃鶴樓。

這兒是遊人必到之處，晌午是遊人最多的時刻，此時此地向天下一家挑戰，自是再好不過。

他們先叫來食物塡飽了肚皮，付過飯錢之後再要來一壺清茶，然後拉開嗓門高談闊論起來。

「兄弟！聽說武林之中出現了一個什麼天下一家。」

「不錯，只不過那天下一家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幌子而已，偏偏就有那麼多人俯首貼耳，甘心受他們的奴役，眞叫人想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

「這個我倒是知道，聽說天下一家所以能控制武林，只是利用毒藥作控制的工具罷了。」

「哦，難道天下的武林都中了毒？」

「不錯，其實這很簡單，他們只要在各派收買一人，就能够達到毒盡天下武林的目的。」

「這般人也眞够笨的，他們中了毒爲什麼不來找咱們？」

「你這話就說錯了，他們怎會知道你有能治百毒的玉蟾蜍？」

丁蘇這一對璧人原是出衆的，他們一進黃鶴樓就已引來不少目光，再這麼一高談闊論，語出驚人，整個黃鶴樓幾乎騷動起來。

此時一名身着錦袍，約莫三十七八的公子哥兒向他們走了過來，他身後還跟着四男四女，分別抱着刀劍，看樣子必然是江湖道上的出色人物。

當今武林，幾乎沒有人敢公然携帶兵刄，那麼此人必然是天下一家的屬下了。

錦袍公子走到丁蘇二人的桌前，兩眼翻天，傲然道：「報上你們的名號。」

蘇采蓮撇撇嘴道：「聽到了麼！兄弟，這黃鶴樓是遊人登臨的所在，那裏來的一羣野狗！」

錦袍公子面色一變，但見人影急閃，兩柄長刀忽然向丁蘇二人劈了過來。

蘇采蓮玉腕輕舒，以輕捷巧妙的手法奪下兩柄長刀，順手向來人一推，冷冷道：「跪下。」

這兩人還當眞聽話，噗噗兩聲竟同時跪了下去。

錦袍公子大吃一驚，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手下竟如此不濟，一上來就弄得丟人現眼。

他擺手制止其餘的屬下蠢動，口中嘿了一聲道：「好工夫，好胆量，不過就憑兩位也敢造反，豈不是不知死活！」

蘇采蓮啊了一聲道：「造反？閣下是那位皇子？」

錦袍公子道：「本公子不是皇子，但對武林同道來說，比皇子却已差不多。」

蘇采蓮道：「哦，請教……」

錦袍公子道：「家父康洵現任本省房長，妳說本公子康浩有沒有掌握你們生死的權力？」

蘇采蓮撇撇嘴道：「你的老子就是替七休堡當看門狗的康洵？那好，你去告訴他，就說大爺丁兆白姑奶奶蘇采蓮駕臨武漢，叫他即速前來叩拜，否則咱們就要搗毁他的狗窩，剝掉他的狗皮！」

天下一家荼毒武林，黑白兩道全都敢怒不敢言，只有將一股怨恨之氣深藏心底，像蘇采蓮如此痛快淋漓的嘻笑怒駡，怎能不大快人心？

於是叫好之聲鬧成一片，黃鶴樓上掀起了一場前所未見的熱烈浪潮。

錦袍公子康浩狗仗人勢，在武漢地面可以說予取予求，像這等丟人之事他怎能忍受得了。

「賤婢找死！」口中一聲怒叱，一拳平胸搗出，但見勁風急湧，聲如裂帛，這一拳一威，眞個霸道已極。

蘇采蓮冷笑一聲說道：「果然還有兩下子，勿怪你們康家父子敢這麼橫行江湖了。」

她單掌一立，像道家在打問訊似的，接着以掌沿向前一推，竟然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康浩的拳風是凌厲的，在當代武林之中，很少人能擋他揮拳一擊。

但蘇采蓮的玉掌却像一柄鋼刀，迎着康浩的掌風一切，他那足可裂石開碑的掌力頓時化爲烏有，還算他見機得早，縮臂飄身，颼然遠颺，他那條手臂總算給他保留下來。

只是他的面色難看已極，額頭已經暴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水。

他很狂，但他也是識貨的，今天碰到蘇采蓮，他只怕很難全身而退了。

於是他牙齦一咬，由懷中取出兩條三尺長短的銀絲，銀絲的一端繫着一隻紫色的圓球，雙臂一掄，紫球便如流星一般的飛舞起來。

蘇采蓮一怔道：「紫流星？閣下敢情是魔教的傳人！」

康浩嘿了一聲道：「妳錯了，姓蘇的，武林一脈，天下一家，那有什麼正邪之分？只有你們反叛天下一家，才是自尋死

路！」

蘇采蓮摘下藥鋤，她的神色也顯得頗爲嚴肅，因爲數十年前，江湖上曾經出現過一種邪教「紅燈罩」，雖然很快就被五大門派聯手翦滅，但教主祁重山的邪惡武功，却留給武林同道極深的印象。

祁重山的獨門兵刃就是紫流星，當年這對並不怎樣起眼的兵刃，曾爲武林帶來血腥的教訓。

紫流星不只是招式邪惡，它那紫球之內還藏有極端歹毒的毒針，在對敵之際，只要紫球碰到物體，毒針便自動射出。

蘇采蓮有玉蟾蜍，任何奇毒都難她不倒，只是那毒針如果射進身體，就會跟着血液而走，這就不是靈丹妙藥所能奏效的了。

因此蘇采蓮分明功力高過康浩，依然不敢絲毫大意，只是以藥鋤緊守門戶，待瞭解紫流星的招式再作反擊。

丁兆白的處境就不同了，他的對手雖多，都是些二三流的角色，幾個回合下來就全都躺了下去，如非他心存厚道，這般人焉有活命。

現在他成了旁觀者，瞧到蘇采蓮遊鬥紫流星感到有點着急。

「姊姊，讓我來。」

「不，你站遠一點，他這對紫球藏有毒針。」

聽說紫球藏有毒針，丁兆白更不肯走遠了，他雖是不願依多爲勝，却不能不準備打個接應。

其實他的顧慮是多餘的，蘇采蓮已然智珠在握，正準備即時展開反攻。

當紫流星以正反方向擊出之際，她忽然一聲嬌叱，藥鋤魁星點斗，正好擊中一個紫球，然後嬌軀急轉，左掌以十成功力推出一股罡氣。

她拿捏得分毫不差，果然收到立竿見影的功效。

被藥鋤震回的紫流星，當眞如同流星一般，擊在康浩的後心之上，他身形往前一栽，正好迎上第二個紫球。

擊在後心的紫球一時還要不了他的命，但他身形一栽可就慘了，那顆歹毒的流星，正好砸中他的面門。

一聲悽厲的慘嚎，康浩倒了下去，他這個作惡多端的生命，也就此宣告結束。

蘇采蓮收起藥鋤，向四週觀戰之人抱拳一禮道：「魔道餘孽以虎頭題名爲騙局，一網打盡天下武林的精英，然後巧立名目，奴役江湖，使千萬生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愚夫婦不揣簡陋，想爲江湖同道盡一點心力，各位如果有意共襄義舉，愚夫婦竭誠歡迎，否則咱們也決不勉强。」

蘇采蓮語音甫落，一名彪形大漢忽然揚聲高叫道：「喂，你們手中當眞有玉蟾蜍？」

丁兆白由懷中掏出玉蟾蜍高高舉起道：「玉蟾蜍在這裏，中毒的朋友請你們站出來。」

他的玉蟾蜍一亮，人羣立即引起一陣騷動，三十多名武林中人紛紛湧了出來。

丁兆白知道這黃鶴樓中必有受害之人，但想不到竟有如此之多，於是他向那羣受害者道：「請那位弄一桶水來。」

「我去。」

有一位自告奮勇弄來一桶清水，丁兆白將玉蟾蜍投入水中，然後手持長劍，將劍尖伸入清水之內。

約莫半盞熱茶，桶裏的清水逐漸騰沸，水面上冒起一層烟霧，四週圍觀之人忍不住同聲叫出一個「好」字。

以劍傳功，在如此短促的時間煮沸一桶清水，此等超凡絕俗的功力，實在使他們開了眼界。

丁兆白挑起玉蟾蜍收回長劍，微微一笑道：「最好是用人乳，如今在下以內力煮熱，效力也不會差到那裏，各位請飲下一小杯，任何奇毒都可立即解除。」

經過三十多人飲用，還剩下大半桶，此時人羣之中忽然響起一聲佛號。

「多謝施主慈悲，但貧僧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大師不必客套，有話儘管直說。」

「敝寺同門全體中毒，貧僧懇求施主俯允……」

不必他再說下去，丁兆白已經明白他用意。

但……

「大和尚：中毒的不只你們，在下也要。」

「不錯，敝派也全體中毒，咱們必須公平分配。」

丁兆白擺擺手道：「各位不必爭論，在下既是公開施救，必然會叫各位滿意，現在請各位準備水壺，半個時辰再來此處取水！」

「多謝丁大俠。」

在一聲多謝之後，七條人影閃身向街上奔去，剩下的自然是不必携帶解毒水的了。

丁兆白向他們雙拳一抱道：「各位如果別無他事，可以走了。」

第一個向丁兆白詢問的彪形大漢忽然奮臂高呼道：「你可不能攆咱們走，丁大俠。」

丁兆白回答道：「兄台言重了，請教這位……」

彪形大漢道：「在下郝奎，是江南七殺手之一，我那六位兄弟都在虎頭山喪生，此仇不報何以爲人！」

丁兆白道：「這個仇的確該報，只是郝兄之意在下還不大明白。」

郝奎道：「這還不簡單，在下無力報仇，不跟着你怎麼辦？」

丁兆白哈哈一笑道：「好，好，只要郝兄不棄，今後咱們就是風雨同舟的好朋友了。」

另一名身着青衫，面目陰沉的中年道：「在下金熙見過丁大俠。」

丁兆白道：「不敢當，金兄有什麼指教？」

金熙道：「妖人肆虐，江湖板蕩，武林同道雖有反抗之心，但因力有未逮，故不得不隱忍以待，丁大俠英武絕倫，又懷有武林異寶玉蟾蜍，這是上蒼賦予丁大俠除魔衞道的責任，金某願附驥尾，尚望大俠收留。」

丁兆白道：「金兄言重了，只要志同道合，咱們歡迎各位共襄義舉。」

此時在塲的共有三十一人，除去五人尚有要事待辦，其餘二十六人都願意追隨

丁兆白夫婦，爲平魔衞道盡一份心力。

待購買水壺的七人歸來，丁兆白即將解毒藥水按各人需要分配，然後告訴他們天下一家的解藥只吃白色的就可完全解毒，要他們暗中傳遞此項消息，以免另生變化。

然後他們夫婦率領這二十六人，去找天下一家湖北房長康洵。

× ×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丁蘇二人却放起了一把燒天野火，那能不天下震動！

其實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天下一家荼毒江湖，衆叛親離是必然的道理。

於是丁兆白夫婦的正義立即橫掃長江兩岸，再經安徽直撲河南。

這一路之上，可以說勢如破竹，天下一家的勢力幾乎被他們摧毀殆盡，但他們到達河南的中部時，却遇到一股强大的阻力。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的義師駐在淯川縣城的近郊，連同剛剛聚集的七綝谷及夏侯世家一夥，人數已經超過三百。

他們用過晚餐不久，金熙前來報告道：「丁大俠，外面有人求見。」

丁兆白道：「請金兄叫他進來。」

金熙道：「是。」

片刻之後，金熙領着一個灰衣人進來，一頂范陽大草帽低低的壓在眉際，充份表現出一股神秘的色彩。

雙拳一抱，灰衣人向丁兆白拱手一禮道：「在下明善見過丁大俠。」

丁兆白道：「不敢，請問朋友有何指教？」

明善道：「在下奉家長之命，特來送信給丁大俠。」

他由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雙手送了過來，丁兆白正待伸手接信，蘇采蓮忽然一聲嬌叱，藥鋤飛出，急如閃電，叭達一聲砸在明善的雙腕之上。

蘇采蓮何等功力？明善挨上這一藥鋤，雙腕自然應聲而折。

雙腕折斷，痛澈心脾，他只是悶哼一聲，翻身向門外便逃。

此時丁兆白的左右早已將他圍住，縱然脅生雙翼，他也無法逃出大門。

丁兆白擺擺手道：「讓他去吧。」

蘇采蓮道：「讓他去是可以，不過，大和尚，爲什麼行刺你得說個明白。」

明善忽然喧了一聲佛號，無限沉痛的道：「替先師報仇，可以麼？」

丁兆白怔道：「宗哲大師是令師？」

明善道：「不錯，你殺了家師，少林門下不會放過你的，天下一家約你三日之後在順店決戰，如果你還能留得命在，咱們再向你討還這筆血債。」語音一落，放步急馳而去。

丁兆白向地上一柄藍汪汪的短劍瞥了一眼道：「當時逼不得已，却惹來一個强敵，江湖恩怨實在招惹不得。」

夏侯天驕道：「天下武林同道在爲正義作殊死之鬥，少林弟子却圖報私仇，勿怪他們聲譽日落，一代不如一代了。」

孟三娘道：「不必管它，待翦除天下一家後，老婆子自會向宗法老和尚要回公道，現在咱們先研究三日後對敵之策。」

郝奎大叫道：「咱老郝要打頭陣，千萬不要忘了。」

孟三娘微微一笑道：「放心吧，不會忘掉你的。」

丁兆白道：「明善和尚說天下一家約咱們在順店決鬥，咱們先瞧瞧他信上怎麼說。」

此時夏侯鶯鶯已拾起書信，及拆開一看，竟然面色一變道：「大哥，你看。」

夏侯天驕接過一瞧，也是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丁兆白道：「怎麼啦？大哥？有什麼不對？」

夏侯天驕長長一吁道：「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此人的語氣太過狂妄而已。」

他把書信交給丁兆白，這位當代夏侯世家的主人竟無法控制他的手臂，他那五隻堅强的手指，在輕微的顫抖着。

丁兆白見來信寫着，本月十日午時，在順店一決生死。」字句簡單明白，絲毫沒有狂妄之意。

他不知道夏侯兄妹爲什麼會如此激動，不由目光一轉，向身旁的蘇采蓮瞧去。

蘇采蓮神色也不動的一笑道：「順店也許是一個打鬥的好地方，那位知道它的位置？」

一名樵夫打扮的老者道：「老朽到過順店，它在禹縣之北，緊靠穎河西岸，是嵩山山區之內一個狹窄的河谷平原。」

蘇采蓮道：「請問谷大俠，由此地到順店需要多少時間？」

樵夫打扮的老者道：「按尋常的走法要一天半，趕緊一點一天就可到達。」

蘇采蓮道：「後天就是初十，爲了保持體力，明早就應該出發了，各位以爲如何？」

沒有人提出反對，明天一早出發就成了定局，當衆人散去之時，夏侯兄妹也神色匆匆的離開，這大廳之上就只剩下丁兆白夫婦及孟三娘主僕了。

丁兆白面現疑容道：「姊姊，這兒竟是怎麼回事？妳適才故意岔開話題，莫非已經知道其中的原委？」

蘇采蓮道：「不，我只發覺夏侯兄妹遇到極大的困擾，但又不便說它出來，如果不岔開話題，豈不令他們更加難堪！」

丁兆白道：「對，不過他們的困擾好像在瞧到那封戰書之後發生的，我就瞧不出那封信何以會使他們這樣不安。」

孟三娘道：「這個簡單，他們不願當衆說出，你們可以私下詢問，我想夏侯天驕不會欺騙你們的！」

丁兆白道：「義母說的是，姊姊，咱們走。」

他們想去私訪夏侯兄妹，還未走出大廳，金熙忽然奔來道：「丁大俠，夏侯門下走了！」

丁兆白愕然道：「有這等事，金兄可知道他們去了何處？」

金熙道：「往西去了，好像是去了順店。」

丁兆白呆了一呆，道：「金兄請稟告在下的義母，並通知各位同道，仍按原定計劃明早出發，在下夫婦先走一步，咱們後天午時之前在順店聚齊。」

金熙說道：「丁大俠要不要帶幾個人去？」

丁兆白道：「不必。」

他向金熙交待完畢，立即放步急馳，在奔走一陣後，蘇采蓮道：「兆白：咱們不知道方向對不對，先找人問問好麼？」

丁兆白道：「好的。」

也虧得這一問，否則失了毫釐，謬以千里，不知會跑到那裏去了。

他們這一夜狂奔，始終是沒有趕上夏侯門下，丁兆白有點不安起來。

「采蓮：妳說天驕大哥他們會不會去順店？」

「我想會的，順店是正邪雙方爭生死，拚存亡的所在，任何問題只有在順店才能解決，他們一定會去。」

丁兆白不再說什麼了，只好到了順店再找他們。

黑夜終於過去了，東方現出了一片曙光，蘇采蓮忽然脚下一窒，道：「停一下，兆白，此地有點不對。」

丁兆白縱目一瞥，只見前面一片山坡，聳立着一幢房屋，這倒是沒有什麼稀罕，令人詫異的是四週草木枯萎，呈現着一片死寂，偶爾一陣微風由房屋飄來，一股惡臭之味中人欲嘔。

「采蓮：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此地發生了瘟疫？」

「此事的確有些蹊蹺，不過瘟疫不會傷及草木。」

「那怎辦？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

「應該過去瞧瞧，不過先要做防毒的準備。」

「怎麼做法？」

「含着玉蟾蜍的嘴，猛吸三口長氣試試。」

丁兆白含着玉蟾蜍吸了三口長氣，人間異寶，果然具有神奇的功能，那中人欲嘔的惡臭之味，已半點也嗅聞不到了。

他將玉蟾蜍交給蘇采蓮吸了三口，然後小心的收藏起來，他剛待舉步前進，蘇采蓮忽然啊了一聲道：「兆白：快瞧，是燕燕妹子。」

丁兆白順着她的所指之處一瞧，果然是夏侯燕燕，她身後還跟着一名紅面老者，正風馳電掣的急馳而來。

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脚尖猛的一彈，縱身逕向夏侯燕燕迎去。

「燕燕……燕燕……」

「啊，兆白……兆白……」

這一對刦後重逢的夫婦，奔跑着，呼叫着，他們忘了一切，奔上去緊緊的抱在一起。

良久……

「燕燕：我以爲再也見不到妳了，聽說……」

「兆白：我也是，總算老天有眼，讓咱們能够重逢，啊，兆白，我替你介紹一下。」

女人多半比較心細，夏侯燕燕雖是十分激動，她還是將心情强行抑壓着。

然後她離開了丁兆白的懷抱，指着身後的紅面老者道：「兆白：這位前輩是火神竺煬，我當日投崖不死，就是被竺前輩所救。」

丁兆白抱拳深深一揖道：「晚輩丁兆白叩見前輩，並叩謝援救拙荊的恩德。」

火神竺煬豪放的打了一個哈哈道：「當時只是巧遇，少俠不必放在心上。」

丁兆白轉向正在與蘇采蓮談笑的夏侯燕燕道：「燕燕：妳到這裏來做什麼？」

夏侯燕燕嘆息一聲，指着那幢飄着惡臭的房屋道：「那裏面住着二十四名毒人，如果讓他們出現江湖，人類的刦難就不堪設想了。」

丁兆白大驚道：「是什麼毒人這般厲害？」

夏侯燕燕道：「這般人身如鐵石，刀槍難傷，而且全身是毒，足跡所到之處，不只是生物絕滅，連草木都無法生存，你只瞧看那些枯萎的草木，就知道我不是在危言聳聽。」

丁兆白道：「可是他們既是刀槍難入，妳又怎能將他們消滅？」

夏侯燕燕道：「他們雖是刀槍難入，却十分怕火，竺前輩特別帶來不少霹靂子，就是專門對付這些毒人用的。」

火神竺煬道：「老朽的霹靂子威力雖大，但是一個人的臂力有限得很，他們佈下如此寬廣的惡毒，老朽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丁兆白道：「這不要緊，燕燕妳跟竺前輩立即向玉蟾蜍的嘴部吸三口長氣，咱們就不怕這些臭毒了。」

夏侯燕燕與火神竺煬吸氣之後將玉蟾蜍交還丁兆白，夏侯燕燕忍不住問道：「兆白：你在那裏得來的這個人間異寶？」

丁兆白道：「妳還記得引咱們進七鰍谷的黑衣人麼？就是他送給我的。」

蘇采蓮道：「咱們慢點敘舊，還是先消滅這般毒人以免夜長夢多。」

火神竺煬道：「對，咱們分站四週，用火攻將他們逼出，然後以霹靂子對付，就不怕他們不就殲了，不過一個都不能讓他們漏網，否則就會留下無窮後患。」

說罷他取出一袋龍眼大小的霹靂子，分給丁兆白夫婦每人三十粒，待接近房屋三丈遠近，他們才分站四週，由火神竺煬先以烈火攻擊。

他擲出三粒白色彈丸，分品字形飛向那幢房屋，彈丸着屋立即冒起三團烈火，聲勢猛烈已極。

屋裏的毒人先向前門衝出，待霹靂之聲驟起，他們一個個在烈火與爆炸聲中倒斃下去，他們才四散奔逃。

但無論他們如何逃避，霹靂子還是一個個在他們的身上開花，祇不過片刻之間，二十四名毒人無一倖存。

夏侯燕燕將丁蘇二人剩餘的霹靂子收齊後交還火神竺煬道：「前輩立下無量功德，晚輩代天下蒼生敬申感謝之忱。」

火神竺煬道：「這是老夫份內之事，姑娘何須客套，各位如無他事，老夫要先走一步了。」

夏侯燕燕道：「前輩請。」

待火神竺煬離去之後，他們才互敍別後經過，這是往事，往事有甜蜜，有辛酸，有些令人迴腸盪氣，有些却叫人不堪回首。

當日丁兆白被花蓉兒挾走之後，夏侯燕燕，令狐細柳，明瑠等主婢三人立即跟踪急追，但她們只追過一座山頭，就被人攔住去路。

阻路的是一對中年美婦，及兩名少年公子，他們身後還有十幾名勁裝大漢，全是當代黑白兩道的知名人物。

夏侯燕燕認識中年美婦之一是七休堡主令狐磊的夫人秦玉簪，也認識一位少年公子，他就是金扇子伍彪，其餘的兩位她就不認識了。

她不認識的中年美婦，令狐細柳及明瑠却拜了下去，敢情她是血手羅殺官珮，一個名噪江湖的女中魔頭。

此時令狐細柳已拜見了師父，回過頭來對夏侯燕燕道：「燕姊姊，她老人家就是小妹的師父。」

夏侯燕燕抱拳一禮道：「晚輩夏侯燕燕參見前輩。」

血手羅刹官珮笑笑道：「姑娘不必多禮，玉簪妹子妳瞧，這位夏侯二小姐當得是神仙中的人物，姊姊先要恭喜妳了。」

這位血手羅刹年歲不大，爲何說起話來顚顚倒倒的？適才分明在對夏侯燕燕說話，怎麼忽然又恭喜令狐夫人秦玉簪來了呢？

這還不說，她忽然又面色一正道：「細柳：快拜見妳娘。」

令狐細柳愕然道：「師父：誰是我的娘？」

血手羅刹指着秦玉簪道：「孩子，妳忘了她就是妳娘，妳娘當年將妳交給爲師，那時妳還未滿七歲呢。」

秦玉簪也伸出雙手道：「孩子過來，娘天天在想妳，快過來讓娘仔細瞧瞧。」

令狐細柳沒有過去，她與夏侯燕燕明瑠等全都面色大變，像遭到一記晴天霹靂，突然不知所措的怔在那裏。

因爲她們都知道荊山滅門慘案，多半是七休谷所爲，現在一個是夫家，一個是娘家，這該如何是好？

秦玉簪見令狐細柳不肯過來，面現不滿之色道：「孩子，妳是怎麼啦？娘將妳交給妳師父是爲妳好，難道這樣咱娘兒就生份了？母女連心，妳該不會連娘都不認了吧？」

令狐細柳道：「娘言重了，女兒怎敢，不過有一件事女兒沒有事先向娘及師父稟告，要請兩位老人家多多原諒。」

秦玉簪道：「不要緊，娘跟妳師父會原諒妳的，究竟是什麼事？妳說。」

令狐細柳螓首一垂道：「師父託阮髯子照顧女兒，他却人面獸心，意圖向女兒施暴……」

血手羅刹勃然大怒道：「什麼？有這種事，阮老賊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令孤細柳道：「不勞師父費心，有人救了徒兒，殺了阮髯子。」

血手羅刹道：「是誰救了妳？」

金扇子伍彪哼一聲道：「我知道。」

血手羅刹道：「彪兒：你是怎麼知道的？」

金扇子伍彪道：「兒子親眼瞧到細柳妹子跟着丁兆白，而且已經做了姓丁的二夫人，救細柳妹子自然是姓丁的。」

令狐細柳道：「是的，這就是徒兒要請求兩位老人家原諒的。」

秦玉簪道：「不行，任何事都可以，只有這件事不行，因爲娘跟妳師父已決定，要將妳嫁給妳的師哥。」

血手羅刹道：「細柳：妳娘說的不錯，這件事我們早就決定了的，原打算在妳師哥登上武林盟主寶座之時，替你們成親的，誰知竟出了這樣一個岔子。」

令狐細柳道：「岔子已經出了，還望兩位老人家原諒女兒。」

秦玉簪道：「我說過，這件事不能原諒，咱們不承認姓丁的，妳必須嫁給妳的師哥。」

夏侯燕燕道：「細柳妹子已經與拙夫成親，生米已煮成熟飯，兩位老人家似不宜强人所難。」

秦玉簪哼了一聲道：「二小姐：妳可知道細柳的師哥是誰？」

夏侯燕燕道：「該不會是金扇子伍彪吧？」

秦玉簪道：「正是伍彪，不過他並不姓伍，夏侯天彪才是他眞正的姓名，二小姐，胳膊不能往外彎，要帮你也得帮自己人。」

夏侯燕燕冷冷的說道：「就算他的眞姓夏侯與我什麼相干，天下姓夏侯的多得很。」

秦玉簪微微一笑道：「天下姓夏侯的雖多，如果他爹是夏侯野侯就不能算外人了。」

夏侯燕燕愕然道：「有這等事？我不相信。」

秦玉簪道：「血手羅刹官珮是妳的姨娘，天彪就是她跟妳爹生的，當時爲免惹起無謂的紛擾，所以才將天彪寄養在天猨谷，並拜在伍豹的名下爲義子跟他姓伍，妳如果還是不信，咱們可以一起去問問妳爹。」

夏侯燕燕道：「我爹在那裏？」

秦玉簪道：「妳爹不准向任何人說起那個地方，妳跟咱們去，就可以見到妳爹了。」

夏侯燕燕沉吟半晌道：「我還有事，以後我會來找我爹的。」

血手羅刹官珮道：「妳聽我說，二小姐，妳爹已經將妳另配給令狐公子了，囉，就是他，妳瞧瞧，無論人品武功……」

夏侯燕燕怒叱道：「住口，一女不嫁二夫，我爹但不至如此糊塗，如果他當眞這樣，我也不會答允的，細柳妹子，咱們走。」

血手羅刹冷冷道：「想走？那有這麼便宜，不聽父命就是不孝，做姨娘的只好替你爹來管教妳了。」

夏侯燕燕撇撇嘴道：「不要臉，妳是誰的姨娘？如果妳再不讓開，我可要不客氣了。」

夏侯天彪（即金扇子伍彪）道：「娘，讓兒子去教訓她。」

令狐公子伸手一攔道：「等一等，管妻子是做丈夫的事，這件事天彪兄就不必費心了。」

夏侯天彪哈哈一笑道：「好，好，不過我那妹子已經獲得刀劍雙絕的眞傳，你要是被老婆揍了可不能怨我。」

這兩人一吹一唱，簡直佔盡了夏侯燕燕的便宜，她如何忍耐得住！

一聲嬌叱，刀劍齊飛，一片厲烈的勁風猛向令狐公子揍了過來。

令狐公子面色一變，他估不到夏侯燕燕的功力如此之深，不必講究招式變化，

單就內力他巳落了下乘，只是適才話巳說滿，無論怎樣這一招他必須硬接下來，於是他提足全身的功力，以一對金筆分別迎擊夏侯燕燕的刀劍。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夾着一聲慘嚎，雙方一觸即分，各自退後五尺。

這只是一招，但一招互接令狐公子就巳敗下陣來，他的左手虎口震裂，金筆把握不住，這邊自然豎了白旗，但右邊更糟，手指敵不過鋼刀，一碰之下，只剩了一個光禿的手掌，適才那聲慘嚎，就是失去手指才發出來的。

夏侯燕燕總算出了一口胸頭的惡氣，但却招來秦玉簪的無邊殺機，自然，母子連心，她毀了秦玉簪的獨子，這個仇人家怎能不報！

「擺陣！」

七名黑道高手在秦玉簪一聲叱喝下，身形閃動，急如飆風，刹那之間，擺成了一座馳譽武林的七休劍陣。

「來吧，小賤人，妳傷了我兒子五根手指，老娘就要取妳項上人頭。」

「慢一點，玉簪妹子，這個千萬使不得。」

出聲攔阻的是血手羅刹，她居然帮起夏侯燕燕來了。

但秦玉簪滿腔怒火，自然不肯干休，因而冷冷道：「小妹爲兒子報仇，怎樣使不得？」

血手羅刹道：「妹子，妳別忘了她是野侯最寵愛的女兒，傷了她咱們怎麼向野侯交待？」

秦玉簪道：「難道她就該傷我的兒子？妳瞧這小賤人的心該有多狠，她一刀斬掉我兒子右手五指，今後他豈不成廢人？此仇不報，我如何對得起他死去的爹？」

血手羅刹道：「說的也是，不過他死去的爹是妳過去的丈夫，妳現在的丈夫却是夏侯野侯，如果妳傷了二小姐只怕就更難交待了，依我看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讓她跟妳的兒子成親，她會侍候妳兒子一輩子，也會侍候妳一輩子，妳看可好？」

原來這兩位馳名江湖的女人，竟全是夏侯野侯的侍妾，她們居然侃侃而談，毫無半點羞耻之心，可見她們臉皮之厚巳經不知什麼叫作羞耻了。

小丫頭明瑺撇撇嘴，暗中對令狐細柳說道：「小姐：請恕小婢說句放肆的話，她們全是不要臉的瘋子，妳可不能聽她們的。」

令狐細柳一嘆道：「妳放心，我不會聽她們的，只是這一關咱們却很難闖得過去。」

明瑺道：「怕什麼，大不了一死。」

令狐細柳道：「妳說的對，走，咱們去帮燕燕。」

她們主僕二人奔到夏侯燕燕的身側，懷抱長劍，肅然而立，臉上一付懍然無懼之色。

血手羅刹一怔道：「細柳：妳要做什麼？」

令狐細柳道：「妳們的條件咱們無法接受，只好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了。」

秦玉簪怒叱道：「大胆的賊人，妳敢不聽娘的吩咐！」

令狐細柳冷冷道：「妳們爲長不尊，這可怨不得做女兒的，燕姊姊咱們闖。」

以上是往事，是兩名少婦，一名少女堅貞不移，有血有淚的往事，但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階段，夏侯燕燕却痛哭出聲，無法再說下去了。

×　×　×

蘇采蓮取出手帕爲她抹乾眼淚，待她情緒平定之後，道：「後來呢？妹子，那細柳主婢……」

夏侯燕燕道：「咱們人單勢孤自然闖不過去，最後明瑺跟着我跳了崖，細柳妹子却自殺身死。」

丁兆白氣得雙目噴火，仰天一聲長嘯道：「我如若不將這兩個賤婦碎屍萬段，怎能對得起細柳主婢。」

夏侯燕燕道：「明瑺沒有死，只是傷勢較重，還沒有完全痊癒而巳。」

丁兆白道：「啊，她現在何處？」

夏侯燕燕道：「在無名谷，由竺前輩的夫人在照顧她。」

丁兆白道：「燕燕：妳說岳父他老人家……」

夏侯燕燕幽幽一嘆，又忍不住咽哽起來。

蘇采蓮道：「燕妹子：不要傷心，老人家的事不是咱們做晚輩的能够管的。」

夏侯燕燕忽然雙目暴睜，冷冷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他如此倒行逆施，荼毒生靈，咱們父女之情早巳斷絕。」

丁兆白一驚道：「燕燕：到底怎麼回事？妳快說。」

夏侯燕燕道：「虎頭題名的騙局是我爹設的，讓伍彪名登黃榜，登上武林盟主寶座，並暗中下毒，將參與虎頭題名的各派高手全部毒倒也是我爹，然後利用一般甘爲虎倀之人誅殺異己，設立天下一家，他……實在喪心病狂，巳到無可藥救的地步，連姑姑都被他害死，我……我恨死他了。」

夏侯燕燕的話使丁蘇二人目瞪口呆，他們再也想不到這場武林浩刦，江湖動亂，竟是夏侯野侯一手造成。

良久，丁兆白握着夏侯燕燕的玉手道：「不要傷心，燕燕，爲了正義，咱們與天下一家必須一戰，但我會對岳父手下留情，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的。」

夏侯燕燕道：「多謝你，兆白，不過，咱們雖是毀了這般毒人，他們的實力依然十分强大，如果硬拚，咱們只怕敵他們不過。」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不要担心，黑衣人來了，必有好消息告訴咱們。」

神秘的黑衣人果然來了，遠遠一個哈哈：「恭喜，兩位故劍重逢，應該請老朽喝幾杯才對。」

丁兆白抱拳一拱道：「前輩肯賞光是晚輩的榮幸，只待此間事了，晚輩一定奉請。」

黑衣人說道：「好，一言爲定，現在老朽又有幾項消息免費奉送，你們要不要聽？」

丁兆白道：「請前輩指示。」

黑衣人道：「老朽巳經與少林武當兩派訂下協議，當你們跟天下一家對陣之時，他們決定袖手旁觀，待翦滅魔徒之後，你要負責解除他們所中之毒。」

丁兆白道：「前輩何不先用玉蟾蜍替他們解毒呢，咱們豈不多了兩股强大的力量？」

黑衣人道：「不，這個人情還是由你來做，這對你們夫婦將來行道江湖大有帮助，再說，剩下的那般魔崽子你們足可收拾下來，何必要出家人招惹血腥。」

丁兆白道：「前輩說的是。」

黑衣人道：「血手羅刹官珮是你毀家殺父的仇人，此時你就可以快意恩仇了，夏侯門下正與魔徒激戰之中，你們快出去支援吧。」他指示了激戰之處，就轉身急馳而去。

夏侯燕燕道：「兆白：我大哥他們來了？」

丁兆白道：「是的，他們瞧到天下一家的戰書就匆匆趕來，我想他們必然認出了岳父的筆跡，我跟采蓮不放心他們才隨後追來，可是一路緊追却沒追上他們。」

蘇采蓮道：「這是天意，因爲這樣咱們才能除掉毒人，你們才能刦後重聚。」

丁兆白道：「妳說的對，哦，咱們有沒有走錯？」

敢情他們在交談之際巳馳上一座山頭，蘇采蓮略作辨認道：「沒有錯、戎想再過一重山就該到了。」

再過一重山果然到了，他們居高下望，見到一片駭人的人潮。

夏侯世家被圈在人潮之中，只是打鬥並不激烈，這固然是少林武當沒有參與搏鬥，最主要的是天下一家要他們投降因而未下煞手。

夏侯燕燕指着一片山坡道：「兆白：那黑衣蒙面的是我爹，他身旁穿紅衣的女人就是血手羅刹官珮。」

丁兆白道：「擒賊先擒王，咱們衝向那片山坡，采蓮去纏着我岳父，不要讓他妨礙我爲爹娘復仇。」

蘇采蓮道：「好的。」

夏侯燕燕道：「聽竺前輩說血手羅刹官珮善於用毒，咱們毀掉的毒人就是她的傑作，待會對敵之時，你可不能大意。」

蘇采蓮道：「妳放心吧，他懷中有一具人間異寶玉蟾蜍可以百毒不侵，血手羅刹討不了好去的。」

於是丁兆白一聲龍吟長嘯，帶着兩名妻子，向那片山坡衝了下去。

他這聲長嘯震得山鳴谷應，山坡上的人潮全部爲之心頭一懍。

夏侯野侯擧手一揮，他身後的數十名殺手立即向丁兆白等衝來。

這般人一身罪孽，兩手血腥，自然勿須對他們手下留情，只見刀劍飛舞，藥鋤縱橫，天下一家培養多年的殺手，一片片的倒斃下去，他們像蔑扎紙糊一般，簡直不堪一擊。

夏侯野侯大吃一驚，他再也想不到丁蘇二人竟具有如此駭人的功力。

「畜牲，老夫跟你拚了。」

他衝上來却被蘇采蓮接着，丁兆白彈身一躍，便巳將血手羅刹官珮截着。

「賤女人：妳殺了我爹娘，血債血還，納命來！」

「這當眞是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本夫人當時認爲一個身罹絕症的孩子勿須多費手脚，想不到却留下一條後患，不過，嘿嘿，現在不算太遲，本夫人送你去地府跟你的爹娘見面吧！」

血手羅刹在說廢話，不過她說廢話是有作用的。

她瞧到丁兆白對付殺手的身手，知道他是一個可怕的强敵，如果動手相搏，很可能栽在這個少年的手裏，因此她在說着話，同時也在暗中施毒。

廢話說完，施毒也巳完成，她忍不住發出得意的奸笑，祇不過她得意的太早了一點，當銀芒亘空，寒光裂肌之時，她才知道估計錯誤。

可惜這是一樁無法彌補的錯誤，因爲她那顆美麗的人頭巳經跟軀體分家，被丁兆白用劍尖挑了起來。

此時夏侯燕燕在獨鬥秦玉簪及夏侯天彪，以一敵二她只能搏得一個平手。

蘇采蓮力戰夏侯野侯，鬥得頗爲吃力，因爲這位掀起一天風浪的大奸雄，在刀劍上的造詣，果然深厚無比，蘇采蓮如非獲得丐鉢上的武功，可能早就巳經敗下陣來了。

「天下一家」的部屬是四大主力，那就是少林，武當，七休谷，及二十四名毒人。

現在夏侯野侯盼望的毒人不來，而少林武當又袖手旁觀不肯聽他的指揮，七休谷的人手全被夏侯門下纏着，他那位擅使百毒的如夫人也巳洒血横屍，眼看大勢巳去，多年的雄心壯志一起付之流水，他如何忍耐得住？於是他狂嘯着，有如野狼夜嗥，聲聞數里。

蘇采蓮見他章法巳亂，敗象畢呈，但她不忍下手，只是嘆息一聲道：「夏侯伯伯：不管怎樣你還是咱們的長輩，但事到如今，你不必再作困獸之鬥了，我明白的告訴你吧，毒人巳被火神竺前輩消滅，他們不會來了，你再瞧瞧，咱們的援軍巳到，七休谷敵不過七貅谷，邪惡必然會被正義翦滅的，只是我不懂，你爲什麼要這樣？夏侯世家名滿江湖，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夏侯野侯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妳說的不錯，夏侯世家名滿江湖，但江湖上只知道夏侯鳳儀，姑娘，如果妳是男人，這口窩囊氣妳能容忍？」

蘇采蓮愕然道：「爲了跟自己的姊姊爭名，你竟然不惜與血手羅刹勾結，毒殺親姊，倡亂江湖？」

夏侯野侯沒有回答，只是圓睜雙目茫然四顧，只見七休谷巳傷亡殆盡，秦玉簪也被夏侯燕燕所殺，只有夏侯天彪還活着，因丁兆白手下留情，只廢掉他的武功。

現在前塵若夢，萬事皆休，他只得長長一嘆道：「我錯了，希望姑娘轉告天驕兄妹，要他們替我向天下武林贖罪，也要善待天彪。」

語音甫落，用他那柄傲視武林的長劍，向他自己的胸口插了進去。

蘇采蓮沒有出手阻止，因爲只有這樣才是他最好的結果。

現在武林陰霾盡除，日月重光，丁兆白於解除少林武當的毒傷之後，立即前往無名谷迎回明瑺，並派人取回令狐細柳的遺體，然後偕同妻子，歸隱於七貅谷內。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路

（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從林小珍的口中探知沈先生經常被一人勒索，於是由毛德與阿翟設計問沈先生那個勒索者的住處，之後司馬洛四人一同前往找着那個勒索者，企圖探出藏金的秘密，原來那人叫林卡，他對司馬洛等不速之客深感恐懼，後經司馬洛說明來意，並邀他入夥：

設計佈陷阱　準備擒兇徒

「那你是做爆竊的了？」司馬洛說。

「我祇是負責看這個。」林卡說：「我並不參加，我也不問人家幹什麼。就是這樣了。」

司馬洛看着他。

司馬洛正在考慮，但林卡顯然也在要考慮。他說：「我已經告訴了你，但你也得對我講清楚一點才行，我並不是爲了五萬元就什麼都肯做的。」

「這就稍爲有點困難了。」司馬洛說：「你看，情形是這樣的，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必須守秘密，假如告訴了你之後，你就非要參加不可。」

「這個……我却不能保證一定參加。」林卡說。

「你這個人倒窮得眞固執。」高倫沉不住氣道。

「而窮就沒有資格固執了嗎？」林卡說：「你看見我這樣窮，就早應該知道我是固執的了。」

高倫聳聳肩。

「我有一種奇怪的預感。」司馬洛說：「我覺得你會參加這件事情的。不過，爲了避免你再固執下去，讓我再問你一件事吧。林卡，你這位看守過屋子的朋友，是不是一位好朋友呢？」

「不是太好的朋友。」林卡說：「但總算是朋友。」

「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吧。」司馬洛說：「我們正在找尋一件貴重的東西，是與這間屋子有關的，所以我們要找到對這間屋子知道得多一些的人提供情報。」

「我猜出大概也是這樣。」林卡說。

「但是我們似乎一直慢了一步。」司馬洛說：「有一個人一直快了我們一步，而這人是一個殺手，他爲了這件事情已經動過好多次手了。最後的消息，他是到S城去了。我現在祇希望你這位朋友不在S城。」

林卡的面色的轉變，使司馬洛知道這是事實了。

「你在嚇我嗎？」林卡吶吶着問。

「我並不是嚇你。」司馬洛說：「你記得你最初進來時我對你講過什麼嗎？我說我很高興你仍然活着。事實上的確很幸運，假如這個人先找到了你，那你就根本沒有機會證明你是一條好漢了。」

林卡的舌頭伸出來舐着咀唇。

「你這位朋友，假如他有生命之危的話，」司馬洛說：「你會帮他一忙嗎？」

「我……當然不希望他死掉。」林卡說。

「我們不能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這位朋友的名字和地址，我們這裏毛先生在那邊有朋友，他可以打一個長途電話過去，設法防備一下。」

林卡仍然考慮着。

「那是你的朋友。」司馬洛接着又說：「你自己考慮好了。我並不是騙你，我說這個殺手，可能是正在找他，但亦可能不是。」

林卡屈服了。他把那個朋友的姓名地址說了出來，毛德馬上打電話。那邊的朋友有長途電話戶口，祇要那邊肯負責電話費，電話便接通了。

林卡聽着毛德與那邊講好了。之後，毛德放下了電話，四個人又看着林卡。

司馬洛說：「好了，林卡，不論你有什麼原則，總之你現在已經入了夥了，而我現在也要把我們的秘密告訴你了。」

林卡聳聳肩：「我猜我的確是不可能退出了。」

司馬洛把黃金的事情告訴了林卡。當他說完了之後，林卡祇是愣在那裏，好久都不能做聲。

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有五個人了，五個人之中，我是志不在黃金的一個，而是志在那位戴着黑眼鏡，很講究打扮的朋友。我已經講過了，這個人是個殺手，他殺人是不需要考慮的，而他現在發現黃金已經給人拿走了，他就更加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鯊魚，會殺死任何人。所以，找到他也許比找到黃金更重要。」

「你們在那邊的朋友，」林卡說：「假如這傢伙找到去的話，能夠保護我這位朋友嗎？」

「這個誰都沒有把握。」毛德說：「他們也祇能盡力而爲。說不定我這些朋友也會給一起殺掉；我們現在碰到的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對手。」

林卡聳聳肩。毛德講得很有道理。假如毛德保證那人的安全的話，這反而變成是甜言蜜語了。

司馬洛說：「你認爲你這位朋友周偉能夠在這方面供應什麼有用的資料嗎？假如他能夠的話，我們才去找他，免得連旅費也浪費掉了。」

「也許我們分他一份，他會合作吧。」林卡說。

「你認爲周偉是可以勝任的嗎？」司馬洛又問。

「這個……我就不敢保證了。」林卡說：「我跟他……並沒有過什麼患難與共的機會，沒有接受考驗過。」

「那你的判斷力倒不算太差。」司馬洛說：「因爲你這位朋友騙了你。」

「什麼？」林卡迷惑地看着司馬洛。

「很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司馬洛說：「他並沒有做過這間屋子的看守人。因爲這個黑社會大王離開了之後，屋子就是封了起來，空置着的，他並沒有聘請看守人看守着。」

「這個我也不敢肯定。」林卡說：「不過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看守着屋子的。我就是在這屋子裏認識他。我經過的時候遇到風雨，我進去避一避，他收留我。我們談起來。他說他是負責在那裏看守的。那時我的環境還很好，我還是建築師，塌樓的事情還沒有發生。」

「那是多久以前？」司馬洛問。

林卡對這日子記得很清楚，他告訴了司馬洛。

「這更證明周偉是說謊了。」司馬洛說：「那時屋子的主人已經死了很久，更不會有一個看守人了。」

林卡若有所思地側着頭。

「當時你還是一個有錢有事業的建築師，」毛德說，「他是不敢對你講眞話的。我猜也許他也是跟沈先生一樣，知道屋子沒有人管，就在那裏暫住吧了。」

林卡咀嚼着自己的下唇，若有所思地：「我猜是的吧，怪不得他後來說屋主失了踪，他拿不到薪水，也不幹了。」

「他倒不及姓沈的有頭腦，」高倫說，「知道屋子沒有人管，就住下去，還索性在那裏開起店來。」

「不過，」司馬洛說，「他現在顯然是發了達。你剛才對我講過，他不稀罕我們這一份。」

「是的，」林卡說，「他現在的環境很不差！」

「他是做些什麼生意發起達來的？」司馬洛與毛德異口同聲，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發問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林卡說，「他發達得確是有點神神秘秘的。」

「很有趣，」毛德說，「你以爲他會不會是拿到了那些黃金而發達起來的？」

「我不敢說沒有這個可能，」林卡說，「不過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也大可以就此拆夥了。事隔這麼多年，黃金當然早已變成了現錢，而且我們亦沒有資格去找他分一份，這種東西是沒有主人的，先到先得，你說是不是？」

司馬洛也禁不住苦笑，看來這個可能性也很高。「不過，」他說，「我們還沒有肯定，所以還是值得追查一下的，反正旅費也不會要你負担。而且，我們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假如他知道給人捷足先登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拿到錢呀。」林卡接住說。

「他跟我們不同，」司馬洛說，「我們拿不到錢就算了，他呢，他拿不到錢就殺人！」

林卡馬上站起來：「我們……我們得提醒一下周偉！」

司馬洛擺擺手：「我們也不能肯定他必然到那裏去找周偉的，是不是？而且，假如不是的話，周偉也未必會感激你這一提醒，也許他並不希望有人知道他是那些黃金的得主。」

林卡渾身不安，坐也坐不下去了。

「跟航空公司聯絡一下吧，」司馬洛對毛德說，「看看我們最快可以什麼時候上飛機到那邊去？」

毛德馬上打電話，司馬洛又問林卡：「你跟周偉當時的環境有點距離，怎會成爲朋友呢？」

林卡聳聳肩：「酒肉朋友，那時我袋裏有錢花，而他則有花天酒地的路數。而且，我對那間屋子的建築很感興趣，去看過幾次。後來他離開到城去了，他發達之後，我還是住下去。他也找過我一次，說給我一份工作，但我沒有去做。」

「爲什麼你沒有去做？」高倫問。

「我不想接受施捨，」林卡說，「他知道我的環境不好，叫我到他的公司去，祇要每天回去報到一下，就可以支一份乾薪！」

「你的骨頭倒眞硬，」毛德放下電話說，「怪不得你這樣窮了。我們三個鐘頭之後才起程去機場也趕得上，所以我們是還有不少時間談話的。」

「我不想拿他這些錢，」林卡說，「拿了人家的錢，總有一天要做事的，假如忽然之間他叫我做我不願做的事情呢？」

「也許他正是認爲你有利用價值才叫你去的，」司馬洛說，「所以你不肯接受也未嘗就是不對的。」

「也許吧，」林卡說，「也許他祇是報恩，我環境好的時候他也花過我不少錢，我都沒有跟他算帳。不過我不能肯定，因爲我到底不知道他究竟是幹那一行的。我跟他就是這樣了，交情說深不深，說淺不淺，不過就是沒有什麼恩怨，也可以說得上是個表面上很義氣的朋友。」

沉默下來了，林卡可以說的，都已經說出來了。過了一會，林卡又開口道：「照目前的情形看，金子很可能就是周偉拿了的，假如是他拿了，那你們怎辦呢？」

指的是毛德他們三個人，「你們全是為了金子的。」

「假如是他拿了，」毛德說，「你以為他會不會承認呢？」

「我看他是會的，」林卡說，「反正事情已經隔了這樣久，金子一定早已一塊不留了，你們也奈何不了他。」

「假如他承認了，」毛德說，「那就當是我們投資失敗，看走了眼，運氣不好算了。我們也許可以合作再計劃另一件事情的。」

「你們可以幫助我找尋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司馬洛說，「算是我私人聘請你們好了。當然我拿不出一百萬來分給你們，不過我也不會讓你們吃虧的。」

「見到了周偉之後再算好了。」毛德說。

× × ×

但是他們見不到周偉了。

當他們到達那邊的時候，一下飛機已經看到了周偉的照片。是從報紙的頭條新聞上看到的。

周偉已經死了。

「死前受過嚴刑拷問和逼供！」林卡兩手緊緊握成拳頭，「我的天！」

林卡作這樣激動的表情時則是在酒店裏，既然周偉已經死了，就沒有找他的必要了。

「這不是我們的朋友的責任，」毛德深深地吸着香烟說，「你對一對時間就知道！」

「我知道。」林卡頹喪地點點頭。他也是一個很有理智的人。

周偉的屍體並不是在家裏發現，而是在郊外發現的。毛德的朋友接到了長途電話之後馬上採取保護行動，却已經找不到周偉了，而警方推測周偉的死亡時間是在他們打那個電話之前的五小時。而在死前，周偉受刑的時間又可能超過五小時，因此他們已遲了半天了。他們雖然已經盡了所能，還是趕不及。

「就是酒吧早開門，我們早點知道你住在那裏也沒有用的，」司馬洛又再度補充，「你還是要那個時間才回家。而你就是早點回家也沒有用，酒吧還是要在那個時間開門。總之不論怎麼看法，我們都是遲了一步。」

「天！」林卡搖着頭，「這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又得不到什麼，為什麼要亂殺人呢？」

「只有一個理由，就是他不想人家知道他曾去過，」司馬洛說，「不想人家知道他問的是什麼。他問的方式，也是很容易引起人家的報復的。」

「我們得找到他，」林卡搖動拳頭叫道，「把他殺掉！」

「這正是我們打算做的事情，」司馬洛說，「歡迎你也參加一份！」

「我們現在該怎辦好呢？」林卡問。

「鎮定一點，」司馬洛說，「調查清楚。我們先要知道我們的黑眼鏡朋友究竟問出了什麼。」

「你怎麼查得出來？」林卡說，「而且他要問的事情，一定已經問出來了。你祇要數數周偉身上有多少灼傷的地方……」他簡直不大忍心說下去。

「也許有些事情周偉也說不出來的，」司馬洛說，「也許周偉告訴了他，他也不相信。譬如周偉說沒有拿那些黃金，他就不會相信了。」

「但你相信周偉沒有拿嗎？」林卡問道。

「這個可能性相當高，」司馬洛說，「相當高。照我們的朋友初步所知，周偉初到這裏的時候也是個窮漢。他是做走私生意發達起來的。」

「也許他裝窮吧了，」林卡說，「慢慢才把變賣黃金的錢拿出來。」

「做走私生意？」司馬洛說，「一百萬不是一個大數目，但也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假如作一些正當的投資，也可以過得舒舒服服。走私是風險很大的生意。」

「這個……」林卡也不能提出反辯，由於司馬洛所講的也是相當合理的。

「鬆弛一下吧，」司馬洛說，『假如周偉沒有拿到黃金，那這位戴黑眼鏡的朋友就不會逃得很遠了。」

「坐下來吧，」毛德說，「這些沙發坐破了也用不着賠償的，我們已經付了這麼貴的房租。」

「我希望警方捉不到他！」林卡說。

「什麼？」司馬洛把一杯酒遞給他，詫異地問着。

「我說我希望警方捉不到他，」林卡說，「這樣我們才能有機會親手殺死他！我！他是我的！你要把他交給我！」他把那杯酒一飲而盡，一塊冰從咀巴射出，因為他忘記那杯酒是加了冰的，差點把冰塊也吞下去了。

司馬洛則不慌不忙地淺淺呷了一口酒，說：「這不是變成與你的原則不符了嗎？林卡，這就不能算是自衞殺人了。」

「一個人……有時是會做一些破例的事情的。」林卡說道。

「我的肚子餓了，」司馬洛說，「我們到樓下去吃飯如何？時間已經不早，許多人都吃過午飯了！」

「我不吃什麼東西！」林卡固執地咬着牙齒，「在沒捉到那傢伙之前，我什麼都不吃！」

司馬洛微笑。這樣講話，就有點孩子氣了。午飯也許吃不下，但到晚飯時間，大概就拗不過肚子的抗議了。不過司馬洛倒也沒有指出這一點，他祇是說：「那麼下去一起喝杯酒好了，我看你酒倒是喝得下的！」

他們下去在酒店的餐廳吃中午飯，林卡果然沒有興趣吃什麼，祇是喝酒，但是到了晚飯的時候他果然拗不過肚子而和大家一起吃了，而且吃得多到僅次於阿翟。阿翟的人氣力大，東西也吃得多，普通人是賽不過他的。

他們也是在吃過了晚飯之後才得到了比較詳細的報告。那是由毛德的朋友供應的。

毛德說：「看來我們的機會又提高了一點。周偉無論如何並不是帶了黃金到這裏來的。」

由於周偉已經死了，調查就比較容易，本來不肯透露什麼的人，因為周偉已經死了，就是透露一些秘密，也不會令周偉受到進一步的傷害的，所以也不會守口如

瓶了。而且警方因為猜不透周偉的死因，也正在展開廣泛的調查，毛德的朋友在警方那邊亦有綫路，所以也可以得到比較詳細的報告。

周偉來此地的時候的確是個窮漢，他投奔這裏一位朋友，一起打江山，也冒過一些生命危險，才漸漸發達起來。一個身懷百萬黃金來的人，似乎不大可能還會去做那些要冒生命危險的事情的。

而且許多方面的人亦指證這一點。他來了之後還有一段相當潦倒的時期，為了吃飯，幾乎什麼都肯做了。又沒有人懷疑他的財富來源，周偉為什麼要假裝呢？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周偉是在這裏白手興家的。

「這就使事情複雜起來了，」司馬洛說，「誰是下一個呢？」

「什麼誰是下一個？」毛德問。

「那個證明車房地下的黃金是給人拿去了的，」司馬洛說，「既然不是周偉，那麼就是另一個人。任何在這屋子裏停留過的人都可能是對象！死神正在追他。」

「天啊！他還要去找？」林卡說，「找到了又如何？人家還是不會把錢交給他的！」

「現在不單是錢的問題了，」司馬洛說，「這位黑眼鏡朋友沒有我們那麼大方。我們知道時浪費掉就算了，但他則是還要殺够人來充數！」

林卡又嘆息地搖搖頭：「那周偉是死得眞冤枉了！」

「這起碼不算是我們的責任，」司馬洛說，「祇能怪他運氣不好吧了。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是比我們先去找他的。」

「我知道。」林卡點點頭。

他們沉默下來了。司馬洛心裏有點佩服，那個戴黑眼鏡的人。他能够比他們先走一步，能够比他們先查出了周偉。現在這個人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又找到了誰呢？最使司馬洛感到焦急的就是他們已經沒有了進一步的綫索。他們到此已經山窮水盡，退無可退了。假如那人還是正在追另一個人的話，他們可也沒有辦法追上去。

「現在怎辦好？」毛德終於提出這個難以解答的問題。

「你以為呢？」司馬洛問。

「我們忘了那些黃金吧，」毛德說，「有人拿去了，而這個人捷足先登，那是他的本事，難道我們拿槍指着他，叫他拿出來交給我們嗎？這是不公道的。所以還是集中精神找這位戴黑眼鏡的朋友吧。」

「謝謝你。」司馬洛說。

「有一半是為了你，」毛德說，「但另一半則是為了這個人是必須加以制止的。我們不能讓他這樣繼續去殺人！」

「如果我選擇的話，」林卡說，「我也是選擇他而不選擇那些黃金。」

「也謝謝你。」司馬洛說，「但怎樣找他？」

「我的綫路還是在調查着這個人，」毛德說，「雖然同類型的人多着，但是現在有地方上的帮助，就不同了。知道這樣一個人到過一些什麼什麼地方，那就比較容易知道這個人的眞正身份了。」

「有道理，」司馬洛說，「所以我們暫時可以在這裏等一等，等到有關這個人的情報了之後再說。」

「我正是這個意思。」毛德說。

「那我們等好了。」司馬洛說：「假如我們知道了這個人是誰，那麼要截他就會比較容易了。」

「目前，讓我們先鬆弛一下吧。」高倫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能挽回，傷心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找點消遣節目吧。」

「我不能鬆弛下來。」司馬洛說。

「為甚麼呢？」毛德問。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司馬洛說：「目前，我則有一種受監視的感覺，我認為有人正在監視着我們，但是你們不要亂望，要表現得若無其事。」

「我還沒有這種道行。」毛德果然並未露出甚麼破綻，似乎是仍在繼續談論着他們剛才那件事情，而心不旁騖似的，「不過我對你這種本領則是相當有信心的。這餐廳裏面有不少人，你看看，分不分得出是甚麼人正在監視我們嗎？」

「我也還沒有這種道行。」司馬洛說：「而且這到底是一種感覺而已，沒有證明的，我們即使懷疑某一個人正在監視我們，那又如何？難道過去把他揍一頓或抓起來拷問一番嗎？我們很可能抓錯了對象的，而且，監視也極可能是來自窗外。」

事實上從街上也可以望見這餐廳中的情形的，因為玻璃橱窗之外並沒有窗簾垂下，外面有人走過，也有車經過，其中有些人車很可能還不是第一次經過，這就更難斷定了。

而且對面的樓梯間之內亦可能正有人站着。

「不過也別担心。」司馬洛說：「有人監視我們，這也是一種好現象。有人監視着我們，那就很可能是表示快要有甚麼事情發生了，我們最歡迎的就是有些甚麼事情發生，最担心的則是甚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這倒是眞的。」高倫說：「我在想，假如我們出去走走，看看會發生甚麼事情，那不是很好嗎？」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們一起出去的話，也許不會發生甚麼，因為我們這許多人在一起，實力是相當强大的，也許沒有人敢碰我們。」

「那麼分散出去如何？」高倫似乎比毛德較為衝動，也是較為好動的一個。他很心急想有事發生。

「也是不大好。」司馬洛說：「我們的林卡先生不是習慣動武的人。」

「我並不怕他們。」林卡說。

「暫時還不要作不必要的冒險好些。」司馬洛說。

「對了。」毛德也點點頭：「我們之中，阿翟雖然氣力大，腦子却相當小，分開了，也許他也不懂該在甚麼時候運用他的天生神力了。」

阿翟靦覥地微笑着。

「但是有誰可能在監視着我們呢？」林卡奇怪地問道。

「可能是任何人。」司馬洛說：「說不定還有另一些人也對這件事情有興趣的，不過目前我們還是把精神集中在那位戴

黑眼鏡的朋友的身上好些了，他才是我們最需要找的人，我們先把他解決了再顧及其他。這亦即是說，我們得先等有了關於他的充份資料。」

「我們還是到酒吧那邊去坐坐吧。」高倫說：「那邊有美麗的女侍，我們五個人，都是大漢，氣氛似乎不大調和吧。」

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不過吃吃豆腐就算了，不要惹到身上來。暫時，我們以工作爲重，工作做好了之後再去享受美人。」

「我聽說你最喜歡寓工作於娛樂的。」高倫說：「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也沒有機會結交上了。我們的結交，還是通過那位小姐的，記得嗎？」

「那是當我單獨的時候。」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幾個人在一起就不同了，我們應該聚在一起，不好分開，有女人，我們就分開。」

他們到了酒吧那邊去，那裏是一個風光旖旎的地方。一座專爲男性而設的酒吧，有半裸的美麗女侍陪酒。高倫與阿翟兩人爲之樂不思蜀，而且就連林卡亦鬆弛了下來，林卡自己也曾承認過他是一個好色的人，而他與周偉之間的交情也就是建立在酒色徵逐之上的。

祇有司馬洛與毛德兩個人對這一回事沒有多大的興趣，他們兩個人不時去打一個電話，都是爲了那個戴黑眼鏡的殺手的情報。

司馬洛也是有一個情報來源的，那就是他的老朋友莫先生。莫先生是一個反罪惡情報組織的主持人，司馬洛曾經爲他辦過不少棘手的案子了，這件事情雖然與莫先生無關，但莫先生那裏有豐富的資料紀錄，司馬洛問他要一些情報，他是不會拒絕的，尤其是司馬洛現在要找的這個人並不是甚麼善男信女，把這個人消滅了，對莫先生的組織也會有好處。

司馬洛得到的答覆與毛德所得的答覆差不多，可以查一查。這種打扮的人是不少的，不過既然知道他在甚麼地方出現過，那就比較容易查出是誰了，但是需要給他一點時間。

他們在那家酒吧裏鬼混到深夜才回到房間裏去休息，他們是在這酒店的上面租了一連幾間房間，以便能夠互相照應。

人已經很累，差不多一躺下床就睡着了。不過在睡着之前司馬洛還是有着那種奇異的感覺——那種正被人監視的感覺。

他們可以睡到很晏，但司馬洛則在天剛剛亮時就給吵醒了。

一個信差給他送上來了一封用鷄皮紙信封封着的資料。

那是老莫的信差，而信中的資料就是關於那個戴黑眼鏡的人的。

× × ×

「這個人名叫戴樂新。」司馬洛說：「這裏是他的照片，你們看看好了。」

司馬洛把照片遞出去，讓大家傳觀。由於有了這些資料，大家也不得不跟着早起了，就在司馬洛的房間裏一起吃早餐。

「沒有甚麼特別。」高倫說：「許多人戴上了黑眼鏡和穿上了華服之後看上去都會像這個樣子的。」

「這並不是一張案底的照片。」毛德說。

「那是因爲他不是一個有案底的人。」司馬洛說：「假如是有案底的話，就會有一張沒戴黑眼鏡的照片了，對不對？」

「一個江湖客。」毛德唸着資料上的報告：「爲了錢甚麼都肯做，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嗅覺本領，可以嗅到甚麼地方有大錢可賺。唔！就像蒼蠅喜歡糞缸一樣，糞缸出現，蒼蠅就到。」

「錢怎可以跟那個比？」阿翟說：「而且我們正在吃早餐呀。」

「人人都吃完了。」毛德說：「單單你還在吃，誰叫你的胃口這樣大。」

「這不是我的錯呀。」阿翟說：「我的胃口天生就是這樣大，有甚麼辦法？」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最後知道他到過的地方就是這裏。」毛德說：「下一個目的地不詳，要待查查。」

「看來司馬洛的朋友比我們的朋友更有辦法呢。」阿翟略帶諷刺地說：「情報又詳細又快捷。」

「我們的朋友也不差呀。」毛德說：「我們的朋友則查出了戴樂新這個傢伙並未離開此地，他還是逗留着。」

「那他現在在甚麼地方？」林卡連忙問。

「還不知道。」毛德說。

「那你的朋友又怎知道他還在此地？」林卡又問。

「我的朋友知道他來了此地。」毛德說：「但是這個人不喜歡透露自己的住所的，我的朋友們知道他來了，而假如他走的話，亦會知道的，我的朋友們也許認爲他在這裏還有一些事情沒辦好。」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我明白爲甚麼會那種受到監視的感覺了。就是因爲我們正受着他的監視。」

「他？爲甚麼？」林卡問。

「因爲你。」司馬洛說。

「因爲我？」林卡更加緊皺眉頭了。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你，我們都想得太遠了，沒有想到嫌疑人物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林卡又顯出困惑的神情了：「難道你以爲我……」

「不，不！」司馬洛說：「你當然不是拿了黃金的人。你有了那些黃金的話，也不會去向沈先生拿錢了。但別忘記，除了周偉之外，你也是一個當時常常在屋子附近流連的人，你是跟周偉一起的，那些黃金既不是周偉拿的，就是你拿的了，起碼這位戴樂新就是這樣想。他沒有先查出你，那是你的運氣，但是，你以爲周偉死前會不會招出你的名字來？」

「他……就是爲了我而逗留在此地？」林卡迷惑地問。

「這一點是可想而知的了。」司馬洛說。

「但……但……」林卡顯得啼笑皆非地：「我也可以算得是一個名人了，聲名狼藉的那種名人，要查一查我的底細應該不難，一查就可以知道我不可能是拿到了那些黃金了。自從吊銷了建築師的牌照之後，我就一直倒霉。」

「但是周偉提起了你的名字。」司馬洛說：「而你現在是跟我在一起。你知道這黃金的事情，但是你所知道的並不充份，你知道黃金原來不是在那地下室裏，而是在另一個地方，但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我也知道一部份，但是不够詳細，我所知道的與你所知道的合起來可就不同了。我們合在一起，就知道了黃金是在甚麼地方，而我們可以動身去拿了。」

「我不大明白。」林卡還是迷惑地看着司馬洛：「你究竟在說甚麼？」

「司馬洛的意思是想使戴樂新以爲是這樣。」毛德說。

「哦。」林卡點着頭，他也不是一個笨人，一提醒他就明白了，「對了，戴樂新並不知道我們是來這裏找周偉的，他是一個多疑的人，所以他不肯相信他比我們知道得更多，凡是善忌的人總是以爲別人比自己知道得多的，所以他就在監視着我們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是來拿金子的，我們既然已經到了這裏，我們就得在這裏動手掘金，不能到別處去了，我們動手，戴樂新自然就會出現，他會來找我們，而用不着我們去找他。」

「有道理。」毛德說。

「現在，」司馬洛說：「我們得看看這裏有些甚麼地方是適合藏金的了。」

「最好的地點當然是郊外了。」高倫說：「假如有一間甚麼荒屋之類，那就更加理想。」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首先，讓我們先找一個理想的地點吧，毛德，你在這裏有朋友，也許你的朋友們會給你提供一點意見？」

「這事就易辦了。」毛德說。

× × ×

他們在下午就租了一部旅遊車，作遊客狀開到郊外去，到了晚間，還在一家郊外餐廳吃過了晚飯才回到市區，假如有人跟踪着他們的話，那是一定跟得很苦了，起碼跟的人沒有機會吃些甚麼。

「但是，」司馬洛在房中對大家說：「我們也沒有發覺有人跟踪我們。」

「你那種特殊的感應又如何呢？」林卡問：「有沒有告訴你甚麼？」

「有的。」司馬洛微微一笑說：「我那種感應就是告訴我，一路上都有人跟踪着我們。」

「但是我們却看不見。」林卡說：「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戴黑眼鏡的人。」

「未必一定是他親自出動。」司馬洛說。

「你不是說這人是個獨行俠嗎？」林卡一臉困惑，「你說他是喜歡獨自一個人行事的。」

「不錯。」司馬洛說：「但是獨行俠也有獨食難肥的時候的，當他需要二十四小時不斷地監視別人的時候，他就不能不用助手了。人總是需要睡覺的。」

「對了。」毛德說：「我也認爲他是有助手的，此外他們也許還帶着望遠鏡之類。用望遠鏡跟踪是相當好的方法，即使我們有望遠鏡亦未必可以看到他們的，因爲他們知道向甚麼方向望，而我們則不知道向甚麼方向望。」

「既然有人跟踪，那就很好了。」高倫說：「這正是我們希望發生的事情，沒有人跟踪，我們才眞要担心呢。」

司馬洛笑道：「我看跟踪我們的人今天晚上一定不容易睡着了。我們去了那麼多地方，他們知道我們一定不是去看風景的，但是他們又猜不出我們眞正要視察的是那一個地方。我看單單這一點，就已够我們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失眠整個晚上了，而我們則可以安睡。」

「我倒希望有機會使他睡着，永遠不醒。」林卡說。

「總之，今夜就讓他失眠好了。」司馬洛說：「我們好好地睡覺，明天一早還得去買備一切用具。」

「是的，明天一早。」林卡說。

柳暗又花明　黃金贈美人

第二天早上，他們一早就起床，仍然是乘坐那部旅行車出發，由於這部車子是不祇租用一天的。

他們這一次的行程又與昨天不同了。他們並非逕自駛向郊外，而是首先到雜貨店去，買了好些用具。

正如司馬洛昨夜所說的，他們是要備辦一些用品。

他們買的就是鋤頭、鏟子、繩索和油布……等等。

這些都是很普通的東西，然而看在某些人的眼中，可就並不簡單了。

鋤頭及鏟子是用以挖掘的工具，發掘的可能是金子，而油布可能是作爲包裹金子用的。

至於這樣大的一部旅遊車，當然亦是與金子有關的了。假如不是要搬運黃金那麼沉重的東西，又何須動用這樣大的一部旅遊車呢？

一應用品都買好了之後，他們便再度出發了。由司馬洛駕車。

在郊外的路上行駛了好一段時間，仍然沒有看見有人跟踪而來的跡象。

毛德感到有點意外，他說：「我看他們果然是用望遠鏡了，我們的車子是這麼特別，很容易認的。」

「他們？」司馬洛微笑，「我却認爲今天祇是他而已。我們很可能今天就會把金子掘出來，他一定不希望與他合作的人見到，所以我的猜想，就是現在他已經接手，自己担任跟踪了。少一個人就多分一份，可以肯定我們的對手不會多。」

「你憑什麼認爲他會跟來？」林卡問道。

「他千辛萬苦，殺人如麻，都是爲了來拿金子，」高倫說，「現在眼看我們動手掘金了，他還不跟着來嗎？」

「我是說，我們替他掘不是更好嗎？」林卡說，「都掘出來，包紮妥當了，然後拿回酒店去送給他，他何必要跟着我們來呢？」

「對了，」高倫忽然也有點担心起來了，「假如眞是這樣的話，那豈不是彼此都在白等一場？我們來這裏等他，他却等我們回去，我們等不到他，決定不會回去的。」

「我不相信他會等我們回去。」司馬洛說。

「爲什麼？」高倫問道。

「第一，」司馬洛說，「市區不是搶金的理想場所，我們能把金子運回市區的時候，他就很難搶過去了。第二，我們不一定會把金子運回酒店吧？有了這麼一大批值錢的東西，我們很可能根本不回去了，又不是沒有別一條路可走。」

「我也是同樣的看法，」毛德說：「也許他會認爲讓我們替他掘出來是最上算的，但他一定會監視着我們。他不會放心讓我們離開他的視綫之外的。」

「這就行了，」林卡說，「我並不担心他來，我担心的祇是他不來吧！」

「他會來的。」司馬洛說。

他們的旅遊車所到的是他們昨天沒有到過的地方，不過却是他們昨天在途中看到過的地方，那是一座已經廢置了的礦場，也不知道本來開的是什麼礦，總之已經廢置了很長時間，通入礦穴之內的路軌已完全銹了，相信祇要用鋤頭輕輕鋤下去，就會斷成兩截，本來有好幾座木搭的屋子，也已經因爲年代太久遠而坍倒了。這裏本來就不是一個風景宜人的地方。

再加上開礦的時候，山地給無情地挖去了一大塊一大塊的，至今還未恢復，所以說是一處大煞風景的地方。可以肯定，郊遊或者野餐的人決不會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目的地，而除了那些人之外，就沒有別人會來了。

因此可以說，這裏是不會有人來騷擾的，尤其是在夜間。

他們下了車，站在那裏，看看幾個礦穴的進口。司馬洛說，「你是說在左邊的一個嗎？毛德。」

「是的。」毛德說。

「這像是一個井口。」司馬洛說。

因爲別的礦穴的進口都是在山壁上，然而這一個則是遠離山壁，而在地面上，看來是直通下地底的。

「正是，」毛德說：「不過這下面却是別有洞天，最適合我們的用途了，是我的朋友們說的。」

「大可以下去看清楚，」司馬洛說，「這就可以知道你的朋友們說的是否眞話了。」

「我們一起下去？」林卡問。

司馬洛看看周圍的情形，又看看大家，說：「我看還是分批下去吧！總得一些人在上面防守着的，我跟你下去好了，林卡，你是建築師，在這方面該會有點帮助吧。」

「這是一個好主意。」毛德說。

司馬洛與林卡都換上了帶來的工人服，走到那個洞口的前面，向下望望。那下面是漆黑一片，不過從洞口上面看到的，並不是垂直地通下去，而是斜斜地通下去的。洞內是一片斜坡。

「走下去會相當容易，」司馬洛說，「但是上來則會困難一點了。」

「垂一條繩子下去就行了，」林卡說，「上來的時候可以拉着繩子上來，」他低頭去向洞口嗅一嗅，「唔，氣味還好，不會有沼氣之類，似乎下面是通風的！」

他到底是一位建築師，對這種事情知道得很不少。

「我早跟你講過了，」毛德說：「這裏看似一口井，其實下面另有去路的。」

「下去看看就清楚了。」司馬洛說。

× × ×

他們並沒有猜錯，那位戴黑眼鏡的朋友戴樂新果然跟來了，現在正在遠遠對面一座山上監視着他們，果然是他一個人用望遠鏡瞭望，由於要用望遠鏡，那副黑眼鏡已經脫下來了。

他的眼睛假如是因爲有毛病而要戴上黑眼鏡的話，毛病顯然並不嚴重的。他可以不用戴黑眼鏡而看清楚。

不過，看見他的人就會認爲，他還是不要脫下來的好，因爲戴上了的話，他還顯得相當英俊，脫下來了，就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突出來的，兇相十足，眼白滿佈紅絲。其中一隻眼珠還是歪的。

顯然他是爲這雙難看的眼睛而戴上黑眼鏡的。

起先，他所見的使他這雙難看的眼睛沒有那麼難看，因爲他所見的使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看見司馬洛和林卡在另外三個人的協助之下在洞口附近的一塊大石上縛了一根繩子，司馬洛與林卡就拉着這根繩子又進入洞內，大約過了一小時才回到上面來，顯然他們是探過了下面的情形了。

這之後，他們就把一切用具都帶進了洞裏，而人也全部都下去了。

戴樂新的眼睛更好看了，那是因爲他的笑容擴得更爲開朗了，他正在想，這些人都是傻瓜，竟然不留一個人在外面守衛着，他們居然是那麼富有信心，認定了不會有人跟着他們來的。

戴樂新從身上取出一把手槍來，瞄準，他所瞄的是那根繩了，自然這祇是一個動作而已，並不是眞的要開槍。距離太遠了，他這把手槍是射不到的，這祇是一個他想到的主意了。他想到，祇要把繩子割斷或者射斷，他們要上來可就不容易了。但他不打算這樣做。

戴樂新把手槍放下了，再拿起望遠鏡來，向下面望望，看不見有什麼動靜，只是那根縛在石頭上的繩子已經鬆了，顯然他們都已落到地底，在地洞裏大概已經在開工了——替他開工。

戴樂新再放下望遠鏡，眼前的景物馬上就不同了，從望遠鏡中看，那個洞口是那麼接近，幾乎一伸手出去就可以觸摸到，但是現在望過去則是那麼遠，連那部巨大的旅遊車也變成像是一隻火柴盒似的。

但是旅遊車與那洞口是有一段距離的，雖然沒有望遠鏡，他亦可以看到大致的情形，比如說，假如有人從洞口出來而回到旅遊車上去的話，他是不需要通過望遠鏡也可以看到的，就是看不清楚這個人携帶着什麼而已。

但目前，戴樂新祇要看得到有人出來就行了。

於是戴樂新就把手上的望遠鏡放到一旁，伸手到後座去，把一隻小皮箱拿過來打開，這裏面放着的是一把長槍，拆開了的，戴樂新不慌不忙地把這些零件取出，把那把槍逐件裝配起來。

偶然，他也會向下面的礦場上瞥一眼，這樣做，假如有人從那礦穴中出來的話，還是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馬上就可以看

見的，但是沒有，所以他也不需要再把望遠鏡舉起來了。

他把槍裝配好了，放在一旁，再伸手到後座去，這一次則是拿過來了一隻大紙袋。紙袋裏取出來的是三文治以及紙包的果汁，戴樂新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隨即又露出得意的微笑，罵的是昨天餓了一整天，而笑的則是今天已有準備，不會上當了。

事實上，他覺得今天的時間是完全由他控制了。跟着下去，他要做的事情是簡單不過的，那就是等，等他們替他把金子掘出搬上來，然後他就在這上面開槍，把他們都殺掉，拿走黃金就是這麼簡單了。

他在這上面居高臨下，而他用的又是一件如此犀利的武器，他相信他們是死定了，當一開始放槍的時候，他們就有如甕中之鼈，無路可逃。

戴樂新狡猾地微笑着，拿起他的飲品和食物，開始吃喝起來，一面舒服地靠在那裏。

眼睛是一直望着下面那礦場中的動靜，雖然他相信那些人不會這麼快就把黃金搬出來。

他們是帶同了鋤頭和鏟子，嚴陣以待的，顯然他們知道他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黃金不會就放在那裏，他們一定要經過一番辛苦的挖掘的。

而假如他們掘出來的原來不是黃金，那他更要在他們的屍體上射多幾槍了。

戴樂新吃着他的三文治，喝着他的果汁，一面又在奇怪，怎麼黃金會藏到這個地方來了。一如司馬洛之所料，他是在周偉的身上下過功夫，拷問過好一番，而他相信可以問出來的事情都已經問出來了。

他問出來的也並不多。

他吃完這一頓相當簡陋的午餐，便又拿起望遠鏡來，向下面的礦場望下去，拿着望遠鏡望，與沒有拿着望遠鏡望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反正是沒有人走出來。

起先，戴樂新是相當有耐性地等的，他們在下面逗留得愈久就愈妙，因爲這證明他們正在賣力地爲他開工了，然而，時間過得再久一點，戴樂新就感到情形不對勁了，尤其是當紅日開始西沉的時候。

他們正在開工，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了。但是，爲什麼開工得這麼賣力呢？難道他們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吃點東西嗎？天氣這樣熱，在地洞裏逗留這樣一段長時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他們起碼要間中上來透一透氣的，當他們吃東西，或者喝一杯茶的時候，他們就應該到上面來了。

而且他們把一切都帶了下去，一切！現在戴樂新才想到這一點是比較可疑的。爲什麼把一切都拿下去呢，譬如那些油布，就是找到了黃金之後再拿下去也不遲的，有許多東西都是應該逐步逐步拿下去的。

這時，戴樂新的面目就變得醜惡起來了，配合他那雙長得毫不端正的眼睛，假如現在有人看見他，就一定會興起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他拿了他的長短槍，也提着那隻裝長槍的小皮箱，離開車子，匆匆向下面走。

他要走得很快才行，因爲他是步行的，而一路上既不是康莊大道又不是平地，一凹一凸的地方，走起來是要比起走在平地上花更多的時間的。可能要多花幾倍時間。

他必須在天黑之前到達那裏。

不時，他也會在爬高的時候向那礦場的方向望望，但是一直都沒有看到什麼動靜。

當他終於到達的時候，天色已經相當暗了，不過還未至於黑暗到完全看不見，太陽已經不見了，但光綫則還未曾消失。

戴樂新手上的兩把槍都朝着洞口，假如現在有人出來的話，運氣就太壞了，他會毫不遲疑地開槍的。

但是却沒有人出來。

戴樂新到達了洞口，小心地望下去，那下面是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不過他不預算看見什麼，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認爲倚賴聽覺會比較可靠一點，他在地上伏下來，也顧不得那一身漂亮的西服了，祇是把耳朵貼在地面上聽一聽。

連聲音都沒有，假如他們不是正在挖掘的話，那留在下面幹什麼？而且天都快黑了，難道他們不要暫停工作，回到上面來嗎？

戴樂新聽了一陣，抬起頭來，臉上更加沒有笑容了，他慢慢地扭頭向那部旅遊車望過去。

那車子一動也不動地停在那裏，車頭的設計剛好像一張皺着的臉，正在因爲被遺棄了而感到傷心。

戴樂新跳起身來走過去，登上旅遊車，車上的確是什麼都沒有留下來。他爬到司機位去看一看，臉上的表情就更加醜惡，因爲油錶上的指針對他指出，油箱已經空了大半，車中的汽油根本不够駛回市區去。

他們並不打算開車回去，那他們怎麼回去？

戴樂新站在那裏，看看地形，開始明白了。礦場的盡頭，相當遠之處是一片通向下面的斜坡，而他知道斜坡下面有一條河，河谷蜿蜒着伸展——伸展到一條鐵路和一條公路交界之處。假如這個礦穴是另有出口的，那麼這個出口就定會在河谷之中了。

假如沒有另一個出口，那旅遊車上爲什麼祇剩下這一點點汽油？

戴樂新低聲咒罵着，打開手邊那隻小箱子，再從箱子的底層內取出一根炸藥和一隻計時引爆器，以迅速而熟練的手法接在一起，放在車頭的底板上，就匆匆下車，跑開了，跑到一百呎之外一大堆在地面上突起的大石後面，這堆大石之所以沒有從空地上除去，顯然是因爲它向下的部份深深的埋入地底，就像冰山，浮在水面的祇是尖端而已。這一堆大石一定不會受到爆炸的影响，所以是很安全的障碍物。

他在大石後面等着，五分鐘後，爆炸就來了。

他可以看到已經接近昏暗之中的一陣亮光，同時是震耳欲聾的响聲，在這個近乎山谷般的地方，爆炸聲也迴响了好一陣，然後才停止了，車子爆炸之後的許多碎片仍然在跌落下來。

戴樂新在碎片完全落下來之後再抬頭

望出去，那部旅遊車仍然在着，並沒有如他所料的不見了，不過也祇剩下了半隻車架，仍然在着火。

他拿着長短兩把槍，注意着那個礦洞的出口處。

他們假如仍然在的話，就應該趕快出來，即使看不到車子給炸掉，這樣一聲震天巨响，一定也使他們要趕着出來看看，究竟是發生了什麼的。

戴樂新的槍隨時準備吐出死神了。

但是沒有人出來，他等了五分鐘，車架上的火已經熄滅了，祇剩下一縷縷的輕烟還在向天上升上去，而天已比剛才黑得多，快要變成夜晚了，却還是看不見司馬洛他們出來。

戴樂新的咀巴動着，吐出無聲的咒罵，現在的情形是相當明顯了，他們一定已經不在下面了。

他再從箱子裏掏出一隻手電筒，便把箱子和長槍棄下，走到那洞口的旁邊，用電筒照進去，照不到盡頭，但可以看到這洞是傾斜地通到下面去的。

他拿起那根繩子，在拿電筒的手臂上一纏，便拉着繩子沿着斜坡向下面衝去，電筒照亮着前面，而另一手中的手槍亦朝着前面，手指在槍機上扣得緊緊的，假如面前有人出現的話，他就要放槍了。

他很快就到達了斜坡的底部，而一如他所料的，這裏就是與隔不多遠的河谷差不多的高度，而且也一如他之所料，這下面果然是別有洞天，不再那麼窄小而且豁然開朗，在電筒光的照射之下，他看到這下面竟然是高如一座教堂，到處都是怪石鱗峋，雖然還留下了不少開礦用的架子和支柱等等，却是天然的洞窟，並非全部用人工開出來的。這簡直是個乾了水的地底空層，大到他的電筒也照不到盡頭。

戴樂新的電筒小心地四面照射着，很快就找到了司馬洛他們留下來的鏟子及鋤頭了。這是不會弄錯的，他們帶來的是新的東西，舊時開礦時代留下來的是早已霉掉銹掉了。

戴樂新也看到地上掘了一個新的大洞，沒有人，油布也不見了，有一把鋤頭的一端鋤尖插進了地裏，另一端朝天，就像表示工作已經完成了。

工作完成了？人也走了？

戴樂新暴燥地低聲咒罵着，衝上前去，要看清楚地上那個洞，而就在他差一步到達洞的邊緣時，脚下的鬆土忽然就迅速翻開，有一條蛇彈了起來。

那實在不是一條蛇，而是一隻埋在鬆土之內的繩圈。戴樂新剛剛看清楚這一點，那隻繩圈已經在他的脚上收緊。

逃走已經太遲了，戴樂新在匆忙之中放了一槍，但是在黑暗之中而且又是在匆忙之中，要用一顆槍彈把一根他還不大清楚是從何而來的繩子射斷，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跟着就是一陣天旋地轉，戴樂新整個人給倒吊了起來，扯向上面，他知道他是中計了，司馬洛他們並沒有走，這繩圈一定是搭在一隻架子上之類，他們可能還有一隻滑輪，在開礦的地方，這種東西多的是。

他放棄了手上的一件東西，那就是電筒，也許這祇是巧合，也許是明智之擧，也許是本能吧。電筒放掉了，槍則仍然握在手中。

他給拉得高高的，在空中搖幌着，眼前的景物也瘋狂地搖幌着，他是倒吊着的，要緊咬着牙齒才能使視綫稍爲集中。

他可以看到電筒仍然亮着，但是橫在地上，照射着一個固定的方向，但是並沒有照到什麼人。

他向黑暗之中放了一槍，射中什麼人的機會是很微的，祇是聊以洩憤吧了。但那槍聲刺耳極了，聲浪在那有限的空間之內散播不出去，不知迴响了多少次。

當槍聲終於消失了之後，有人叫道：

「放下槍吧，戴樂新。」

戴樂新馬上要向聲音的來處放槍，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句話的迴响馬上就使聲音來源失去了，祇是叫了一句，然而同樣的話重複又重複，直至消失了。

「你沒有機會的，戴樂新。」又一把聲音叫。

「你們也沒有機會，」戴樂新說，「你們試試，亮燈吧！」

「我們可以放掉繩子，你就要跌死了。」又有一把聲音叫。

祇三句話，迴聲就亂成一片，吵得使人頭昏腦脹了，但是，戴樂新仍然能夠保持清醒，知道對方是講得很對的，繩子一放鬆，他未必會跌死，但可能跌暈過去，但是，他亦可能並不會暈過去，這一點大家都是沒有把握的，槍仍在他的手中，對方就不會貿貿然這樣做。事實上他們假如認爲有把握的話，就不會講，而乾脆實行了。

不過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倒吊的是他，愈拖得久就愈吃虧了，一個人是不能長期這樣倒吊着的，他們祇要這樣把他吊着，他就很快支持不住了。

戴樂新亦不打算拖下去。

他花了這樣大的氣力拗曲身子，手伸到襪管旁邊，因爲倒吊着，褲管褪下來了，這正好予他方便，他很容易就拔出了藏在腿上的刀子，然後身子拚力再一彎，刀子一揮，繩子斷了，人就直跌下去。

跟着他的一聲尖長的慘叫就使整座地底的山洞也震撼起來了，迴聲一次又一次地响着，許久都不停，而司馬洛已第一個趕到戴樂新的身邊。

這一次戴樂新肯定並不是假裝的了，因爲他墮落之處剛好是他電筒照得到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槍已經跌在一邊，而他是不可能爬起身了。

那隻鋤頭鋤在地上，一隻尖端插入了地下的泥土中，另一隻尖端向着天空，戴樂新就是仰跌到了這朝天的尖端上，那鋤頭從背後揷入，從胸前穿出來。

他仍然活着，仍然沒有失去知覺，可說是一件奇跡了。不過也許人類是有這種特殊的本領的，可以在最後一刻把全部生命力都集中起來，再支持短短的一陣子。

「你們……贏了，」戴樂新說，「你們……拿到了……金子？」

當他說話時，血也一面從咀巴流出來了。

「沒有，」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的不是金子了。我們要的是你。」

「但是金子呢？」戴樂新問。

「早已給人拿了，」司馬洛說，「你也看過那個洞的。早已給人掘開拿走了，隔了這樣長的時間，還搶得回來嗎？」

高倫與毛德正在企圖把戴樂新從鋤頭上移開。

「媽的！別碰我！」戴樂新咬着牙咆哮道：「我是死定了，你們動我，我就死得更快，」吐出一口血，深深吸入一口氣：「周偉……並沒有拿那金子。」

「這個我們知道。」司馬洛說。

「但那第一個洞……就是周偉掘的……」戴樂新說。

「什麼？」幾個人都一齊問。

「他承認……我知道……他不是說謊……但他……掘開洞時下面已經沒有……金子……祇有……炸藥。他說也許……是林卡捷足先登……林卡……你在那裏？」

「這裏。」林卡說，林卡也出現在電筒的光中。

「林卡……你……拿走了？」戴樂新問。

「當然沒有。」林卡說，「我的樣子像那麼富有嗎？」

「奇怪……」戴樂新說，「我……看不出……金子應該是掘開第一個洞的人拿去……了，但是周偉……沒有拿……我看過……似乎……沒有可能……是別人……拿了的……」

「周偉的的確確沒有拿，」司馬洛說，「他的錢並不是用那些黃金做本錢賺回來的。」

「這個謎……我解不開……」戴樂新說，「你們……贏了……你們去研究吧……答應我……找出那些黃金……浪費了……太可惜……答應我……」

沒有人打算答應他什麼，但是戴樂新也等不及聽到他們答應，戴樂新已經死掉了。

司馬洛把他的黑眼鏡拾起來，放回他的眼睛上。

「現在怎麼辦？」林卡問道。

「我猜他把我們開來的旅遊車炸掉了，」司馬洛說，「媽的，這個可給我們很大的痲煩了。租車公司不見了車子，會追究我們的，我們不能够就這樣走掉。」

本來這礦塲地底是有出路的。正如戴樂新所猜想，出路就是河谷的那邊，一個天然的出口，這樣，假如戴樂新不中計的話，也不會給戴樂新困在洞內了。

他們打算把問題解決之後，從那另一個出口離開，然而現在就似乎沒有走得那麼容易了。

「我們還是上去看看吧。」毛德說。

他們拉着繩子回到地面上看看，證實了司馬洛的推測。

他們也找到了戴樂新留下來的皮箱以及那把長槍。皮箱裏面還有一些炸藥和一隻引爆器。

「他倒是設備很齊全的，」司馬洛說，「我看這一次是保險公司的不幸了，我們是到這裏來旅行的人，這傢伙開槍射我們，我們不知道爲什麼！」他拿着戴樂新的長槍向附近的山壁和地面及天空亂放了一排子彈，「我們躲進地下，他炸掉旅遊車退下來，我們憑機智把他解決了，就是這樣。這個故事大家都會講嗎？」

「用不着大家講了。」毛德說，「我們留兩個人在這裏就行，我和司馬洛吧。阿翟的咀巴笨一點，而林卡兄的案底也會影响我們的清白。」

「對了，」司馬洛說，「這樣比較好些。人少，說謊也說得容易一點了。」

林卡聳聳肩：「你們來做主好了。」

「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走！」司馬洛說，「回到公路上再分手吧。我們去報警察，你們回到酒店去等我們好了！」

× × ×

這一步計劃是進行得相當順利的，當警方發現了戴樂新是這樣一個人的時候，自然就相信了司馬洛和毛德的話。事實上他們並不是說謊，戴樂新的確是帶了槍和炸藥來，而且也的確是他用炸藥來把旅遊車炸掉的。

司馬洛與毛德的「旅行」的解釋比較牽强，結果他們承認了他們實在是到那下面去探查一下泥土的礦藏成份——聽說那下面有金礦和礦脈，不過顯然他們聽到的是假消息。這就解釋了爲什麼戴樂新來追殺他們了。戴樂新也聽到了假消息，想來一個黃雀在後。

「假如我們一開頭就說金礦，」司馬洛後來對大家說：「也許他們不會相信，當我們旅行的故事顯得漏洞太多，我們祇好改口承認我們找尋金礦時，他們就反而會相信我們講的是眞話了。這就是心理戰術。」

「結果我們還是四大皆空，」毛德說：「你得到了戴樂新，但我們則是一無所得。」

「我答應過會付你們酬勞的。」司馬洛說。

「別傻吧。」毛德說：「我們怎能拿你的錢？」

「對了，」高倫說，「就當是賣一次交情好了。反正我們也玩得相當開心，這樣富於刺激性的事情，並不是常常可以碰到的。」

「還有那些黃金呢？」林卡說。

「那些黃金有人拿走了，」司馬洛聳聳肩，「就是再追也沒用的。無主之財，先到先得，追又如何？我們早已決定了，就是我們找到拿黃金的人，也沒有辦法把黃金取回來的，是不是？」

「但是周偉沒有拿那些黃金，」林卡說，「他掘開洞，却看不見有黃金。」

「一定別人捷足先登。」司馬洛說。

「但是戴樂新說這是不可能的，」林卡說，「一定是第一個開洞的人拿走了黃金，我沒有機會去看過那個洞，但你們看過，你們認爲戴樂新講得對嗎？」

「他似乎是講得對。」司馬洛說。

「我也是這樣想，」毛德說，「在那個洞之前不可能有別人把黃金運走的。」

「那麼，」林卡滿腹疑團，「我們仍然還有一個謎沒有解決了，我一直在想着這件事。」

「我也是一直在想着這件事，」司馬洛說，「我想出來的答案就是，這一定是一個大玩笑，那藏金的傢伙根本就沒有把黃金藏在那裏，存心去發財的人，不但一無所得，而且連性命也會丢掉！」

「為什麼他要花這麼氣力開這樣一個玩笑？」林卡說。

「我們可沒有機會問他了，」司馬洛說，「也許他是那種喜歡開玩笑的人吧，事隔這許多年，我們也很難有機會查出來了。」

「我的想法却是，」林卡說，「我們該到那屋子去看一看。」

「為什麼？」毛德問。

「因為，」林卡說，「我是建築師，我雖然吊銷了執照，這却不等於是說我的本領都吊銷了，建築是我的專長，我也許可以看出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這個倒沒有什麼損失，」毛德說，「反正我們都是要回到那邊去的，我們可以再租下那個車房。」

「這個……」司馬洛搔着後腦。

毛德吃吃笑起來：「那位小姐是一個問題嗎？」

「這個……」司馬洛說，「我們可以選擇她休假的日子才去，我並不是怕什麼，而是她見到我們這許多人在一起，也許就會懷疑我們是有什麼古怪了。」

「我也是一樣，」林卡微笑，「毛德答應過沈先生解決我的問題，可是毛德却跟我一起回去，這一定令那老頭子害怕得要命。」

「這種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毛德說：「你不想他怕你借錢，最佳的表示誠意的方法是什麼？」

「你告訴他，他還是害怕得要命的。」林卡說。

「你把錢還給他，他就不害怕了，」毛德微笑，「你很後悔，所以，以前拿他的錢都還給他，你反正也是打算這樣做的。是嗎？」

「這倒是一個好辦法，」林卡搔着後腦，「可惜的祇是我……」

「我替你還給他好了。」司馬洛說。

「那麼我又欠你的錢了。」林卡說。

「你帮了我一個忙，我帮回你一個，這不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嗎？」司馬洛說。

「這……這是不同的，」林卡說，「我們講好過……」

「這筆帳慢慢再算如何？」司馬洛說，「我看你寧可欠我的也不願欠沈先生的吧？我們雖然認識了不很久，但我覺得我們已經是相當好的朋友了。」

「對了，」高倫說，「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即使得不到黃金，也還是有了相當寶貴的收穫，起碼我們都得到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不是嗎？」

「好吧，」林卡說。

「而且，」毛德說，「我們還不知道此行會有些什麼收穫的呢？」

× × ×

沈先生一看見林卡與毛德一起回來的時候，當然是大為吃驚，不過一如毛德所料，當他知道林卡是來還錢的時候，他就大喜過望了。

而且那錢他無論如何都不肯收，他也說寧可交個朋友，也不肯要錢，也許他是誠意的，交幾個有勢力的朋友，無論如何都比較收回這些已出之財好得多。既然他不肯收，毛德也不付了，於是林卡也不再欠他的了。

至於把地下室和車房租下來的租錢，則毛德無論如何都要付，沈先生也不能不收了。

也許沈先生不大相信林卡也加入了藝術家的行列，但是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總不會來把他的屋子拆掉的。

但是，他們却正是要來把他的屋子拆掉——差不多是這樣。

× × ×

那天晚上，高倫又動手把車房的地面鑽開了，還是在他們本來鑽的那個洞處動手。

鑽開了之後，他們一起下去看，祇有阿翟在上面，當然，阿翟下去是沒有用處的，阿翟根本不是那種用腦的人。

林卡小心地看過了地下室中的每一個角落。

後來，他嘆一口氣，回到地下室的中央，大家都已經汗如雨下了。這樣的天氣裏在地下室中實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怎麼樣？」高倫問道：「再在這裏逗留下去，我要悶死了。」

「請你叫阿翟把鑿子和錘子遞下來吧！」林卡說。

這是最適合阿翟做的工作了，他的力氣够大，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一整袋子的工具都放下來了。

林卡拿起了鑿子和錘子，說：「外面的地下室，門已經鎖上了嗎？」

「鎖上了，」高倫說，「我們已經把這地下室租了下來，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當然要關起來了。」

「很好，」林卡說，「因為我要把這牆壁鑿破而出去。」

「那我們以後得把這牆壁再補好了，」高倫說。這可能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他也覺得不大是味道了。

「你有什麼理由需要這樣做嗎？」毛德問。「我的意思是，假如你要出去，你大可以走另一個門口的。」

「這不是出去的問題，」林卡說，「是牆壁的問題，我認為這牆壁有古怪。」

「什麼古怪？」高倫問。

「我暫時說不出來。」林卡說。

他動手鑿起來了，很小心地把那與外面地下室間開的牆壁鑿下了大約兩呎見方的一塊。這牆壁是有點不尋常的，因為鑿起來太容易了，當然，林卡本來是建築師，這件事情他做起來在技巧方面是會高得多的，但還是太容易了，這牆壁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堅固。

跟着林卡鑿了最後一下，一推，那丁方兩呎的牆壁就跌了出去，而牆壁上亦即是留下了一個丁方兩呎的洞了。

「我們出來吧，外面凉快點，」林卡說着，就通過那個洞而鑽了出去。

高倫第一個跟着鑽出去，但他頭一伸進洞就呆住了，大聲叫起來：「看看！」緊接着，司馬洛的頭與毛德的頭也都伸過去了。

他們可以見到牆壁上的破口處有好幾個地方閃着金色的光芒。

「金子就在這裏，」高倫說，「就在這牆壁裏面」

「對了，」林卡說，「出來吧，到外面來看，外面的空氣總好一點。」

他過去把地下室中的燈開了。

這外面的部份堆滿了雜物，大部份是罐頭食物和酒，空位不多，但是總算還有足够他們工作的空位，而林卡就在這有限的空位裏工作着，用錘子在那脫下來的一塊牆壁上亂敲，這也比較想像之中容易得多，那一塊牆壁很快就碎掉了，金子與水泥及磚頭分離。

金塊是完整的，因為這種金屬與水泥不能够凝在一起，一分開就是分得乾乾淨淨的。

林卡丟下錘子，說：「把這牆壁全部拆下來，敲碎，金子就全部到手了。」

「唏！」阿翟在上面叫道：「下面發生了什麼？我聽到你們提起什麼金子？」

「我們找到了！」高倫歡呼地叫道：「找到了。」

「你別下來，」毛德說，「你在上面等着好了！」他拿了一片金子，再鑽過那個洞，回到那最悶熱的部份的地下室，把金子向上面一丟，丟了上去。「接住吧！」他說：「慢慢欣賞好了。」

「你錯了，」他回來的時候司馬洛說，「他的氣力這麼大，這工作由他來做不是最好嗎？」

「這不錯是很辛苦的工作，」毛德微笑，「但這辛苦也是值得的，叫我一個人獨自來做完我也不會埋怨。」

「你們來做好了，」林卡說。

高倫興奮地吻着手中的另一塊金子，「現在我們都不窮了，」他歡呼地說着。

「就這樣敲下來就行了嗎？」毛德高興地問。

「敲下來打碎就行了，」林卡說，「金子是堅韌的金屬，會扁而不會碎，而且又不會與水泥凝在一起，水泥碎了，就從金子上脫下來，也別担心把牆都拆下來，我們以後可以替沈先生築一度新的。」

「用不着了吧，」高倫吃吃笑着，「我們替他把地下室擴大了這麼多也不收錢，他應該很感激才對呢。」

他與毛德興緻勃勃地工作起來，現在一點也不覺得到那悶熱是難受的了。

司馬洛當然也很高興，不過對於這件工作並沒有那麼熱心。既然他們喜歡做，就全部給他們去做好了，他與林卡站在一旁看着。

司馬洛說：「奇怪，你怎麼猜到是在這裏面？」

林卡聳聳肩：「祇是一種猜想而已，除非根本沒有藏下金子，假如是藏下了的話，又沒有人可能拿走了，那應該是仍然在着的，問題祇是在什麼地方吧了。我就覺得這牆壁很有可疑。」

「我却看不出這牆壁有什麼可疑之處。」司馬洛說。

「這是因為你不是建築師，」林卡說，「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這牆壁似乎是偸工減料的，起碼用料不合規格，後來我就覺得很可能因為這裏面有些不應該在裏面的東西，而事實證明我果然沒有猜錯。」

「你果然猜對了，」司馬洛說，「現在，你也不窮了，這一次全使你，所以交朋友是有好處的。」

林卡聳聳肩：「這藏金子的人也真狡猾，假如不鑿開這牆壁就不能發現金子？從上面鑿下來的話，祇能看到炸藥而已，但假如從這牆壁鑿進去呢，則會給炸個粉身碎骨了！」

「狡猾雖然有不少佔便宜的地方，」司馬洛說，「不過仍然是逃不過命運的安排，他不也一樣死於非命嗎？」

「這倒是眞的，」林卡說。

毛德與高倫則愈來愈興奮了，疲倦與熱對於他們似乎已經是不存在的事情，當你再把一塊水泥打碎就看見幾塊金子的時候，你就很容易忘記一切。

金是會引起人的狂熱的，所以有「尋金熱」這件事。

× × ×

司馬洛坐在家中的沙發上，閉着眼睛，手中撫着一件沉重而小的東西，那就是一塊黃金。

大門上忽然响起了鎖匙插進的聲音，他的手掌就把黃金緊緊捏住，遮了起來。門開了，嘉露踏進來了，踏了半步就呆住了。

「你……」她又驚又喜地說，「你回來了。」

「我回來了，」司馬洛微笑，「這是我的家，我當然會回來，不過我倒沒有想到你也會回來。」

「難道……你不歡迎我，是嗎？」嘉露問。

「不，不，並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意外的喜悅，我還以為你不會等我。」

「我一直在等你。」嘉露說。

司馬洛站起來，嘉露關上門，就像火箭一樣衝過來，投進他的懷中，兩個人緊緊地抱着，而司馬洛也激動地把她抱得很緊，那是為了感激她等他，而在有機會說什麼之前，四片嘴唇緊接在一起了。

這個吻很長，一直繼續下去，由站立着繼續倒在沙發上躺了下來。

後來他們需要呼吸，才不能不暫時分開，她伏在他的胸膛上，深呼吸着說：「我一直在等着，而且，而且一邊在為你祈禱。」

「多謝你，」司馬洛說，「我看你一定是你的祈禱應驗了。」

「事情進行得怎樣了？」嘉露抬起頭來看着他。

「好了，」司馬洛說，「不然我也不會回來了。我還以為山窮水盡，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定是你的祈禱的功效。」

「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嘉露說。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司馬洛說，「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時間講這個故事，讓我先送你一件禮物！」

他把掌中那塊黃金塞進她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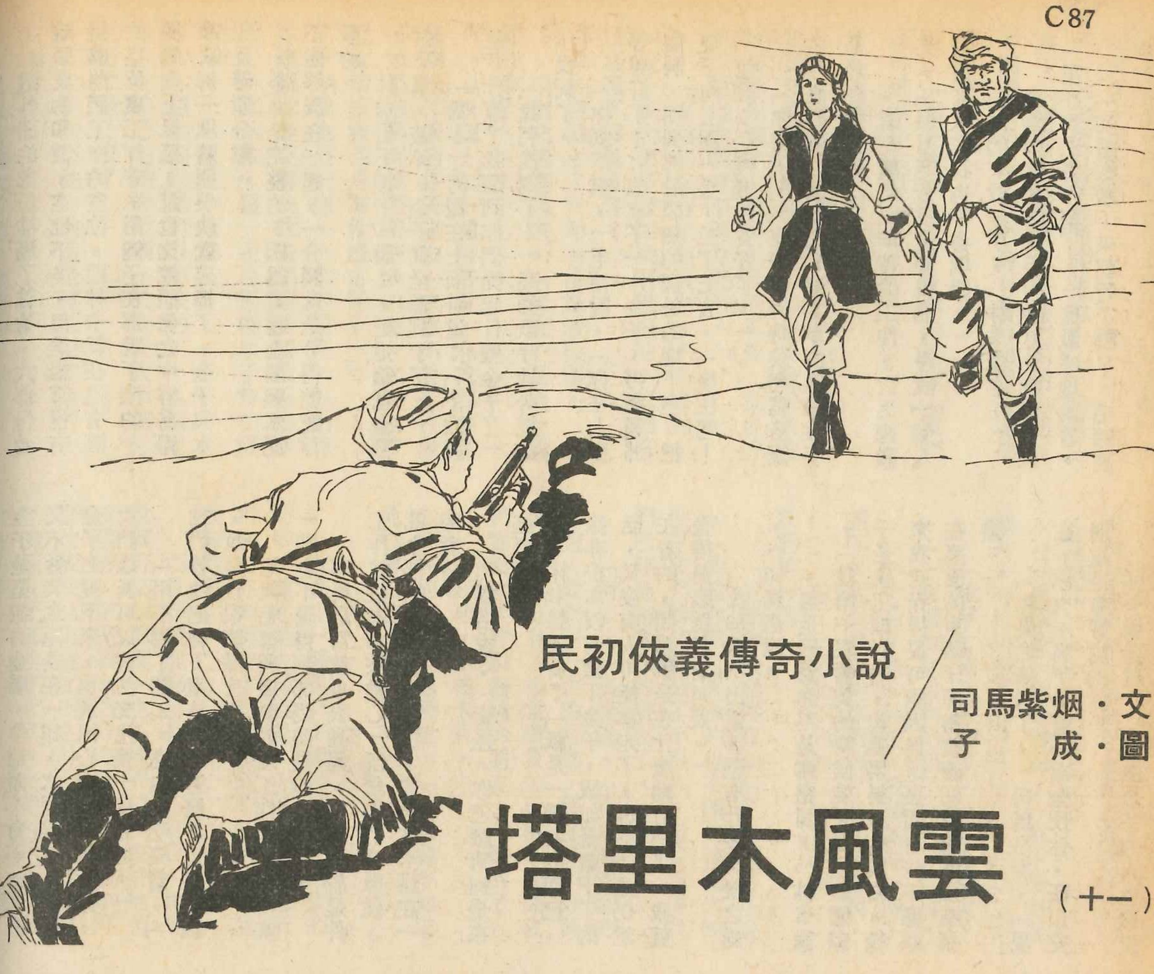
「這……這是什麼？」她睜大眼睛看着。

「二十四K黃金！」司馬洛說。

「我……我不要黃金，」嘉露說，「我不是貪錢的人。」

「這不是錢，是黃金。」司馬洛說，「你不把它賣掉就不是錢了，這祇是一件紀念品。」

（以下轉入第一一三頁）



民初俠義傳奇小說

塔里木風雲（十一）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白朗等一行人等繼續向沙漠進發，他告訴莎莎有人暗中跟踪，莎莎心知是派來支援她的人，莎莎經過一番深思，決心脫離該罪惡組織，乃着周嫂矯命前去除掉派來那夥明爲支援而實爲監視她的人。周嫂去後，以爲白朗不知，豈料老牛來到，，問及周嫂是否回來，莎莎支吾以對，老牛表示對周嫂一往情深，盡向莎莎吐露，莎莎頗爲感動，及行至一山丘處小休，莎莎疲累不堪，眼睛一紅，委屈地坐在地上……

輕憐淺愛後

秦莎莎全身的骨頭都好像要鬆散了一般。

娜麗莎却笑嘻嘻地過來遞給她一個水袋，很誠懇地道：「秦小姐，妳從來也沒有快跑過，所以才會吃不消。沒關係，習慣了就好，我這兒有提神的草藥，妳喝下去就會舒服了！」

秦莎莎接了過來，扳開瓶塞，就有一股觸鼻難聞的氣味。皺着眉頭道：「這是什麼玩意呀！」

娜麗沙笑道：「是我們維吾爾人的土方，味道不大好聞，但效用實在很好，喝下兩口，疲勞全消，全身舒暢！」

秦莎莎硬着頭皮，幾乎是捏着鼻子喝的。那味道簡直無法形容，甜不甜，酸不酸，苦不苦，辣不辣，眞可以說是五味俱全。

不過一下肚子，還眞有效，就像是點上了一把火似的，由裏面燒出來，燒遍了

荒漠夜語時

全身，汗水滴滴直冒。

好容易等那股熱勁兒過去了，娜麗莎用水沾濕了布，給她拭去了汗，又讓她猛灌了一陣水，果然通體舒暢，一切的疲勞酸痛，似乎都滌然而去。

於是，她感激地道：「謝謝妳，娜麗莎！」

娜麗莎笑笑走了。白朗却溫柔地過來了道：「莎莎！我知道這一程趕路累着妳了，而且半個小時的休息的確不夠，可是沒辦法，我們必須要趕路，要在今天趕到地頭！」

秦莎莎笑道：「沒什麼，剛才娜麗莎給我吃了一種草藥，靈得很，疲勞已經全消了！」

白朗皺皺眉頭道：「那玩意兒妳可別常吃，吃多了不但會上癮，而且還會把人吃瘋的。那是罌粟花，大蔴草，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玩意兒搗在一起的汁水，比鴉

片還厲害幾倍呢！他們的巫醫拿來當作神水……。」

秦莎莎不禁駭然，哦了一聲道：「有這麼厲害！」

白朗道：「我騙妳幹嗎？維吾爾有很多女人都是吃了這種藥水而發瘋，它雖是靈藥，但只可偶一爲之……。」

秦莎莎笑笑道：「反正我也不會常用，娜麗莎的確是一片好心，她總不會是害我發瘋吧！」

白朗道：「那當然不會，她是想幫助妳，維吾爾的女孩子沒有機心，不會記恨，也許不久前還跟妳打得死去活來，但事情一過，又親如姊妹。不過在她們眞正懷恨的時候，也很可怕，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六十多年前，左宗棠西征回部，有個部將曾經滅了回部的一個小族，殺完了所有的人，只留下一個公主。因爲那個女的很美，他就帶了回去，收爲妾侍，五年後，還生了兩個兒子。有一天，那個副將又升了官，大事慶祝，在家中設宴，全家都喝醉了，只有那個公主，她爲了信仰而沒喝酒。就在當夜，她把那個副將割斷了喉管，然後剖腹自殺。」

秦莎莎聽了一驚道：「仇恨可以隱藏得這麼久，下手可以這麼狠，這倒是一個眞正的狠人！」

白朗笑道：「是的！她們對國仇家恨，記得很深，她們不在乎身體受多大的侮辱，却不會放棄她們的意志！」

秦莎莎笑道：「看來我得小心一點，別開罪她們了！」

白朗道：「那倒不必，我只是告訴妳她們不輕易記人的仇，但眞正被她們恨上了，就如附首之蠅，終生都無法擺脫，陰魂不散地纏着仇人，一直到復仇爲止。」

秦莎莎道：「其實也不止是她們，女人都差不多能做到這一點的，女人如果眞正地恨上一個人時，也是非常可怕的，十年，二十年，都能等着報復的機會！」

白朗笑道：「妳不是在嚇我，別叫妳恨上我吧！」

秦莎莎道：「白朗！不會的，我不會恨你，無論你對我怎麼樣，我都不會恨你的。但是如果誰傷害了你，那個人就要小心了，我會用一切的方法替你報仇的！」

白朗非常感動地在她身旁坐下來，伸直了兩腿，拍了一拍道：「來，坐在我身旁！」

秦莎莎道：「這是幹什麼？」

白朗笑道：「妳放心，我不會打妳屁股就是！」

秦莎莎臉上一紅，但仍然柔順地伏在他的腿旁，白朗輕輕地爲她在背上、肩上按摩着道：「藥水只是刺激得妳不感到酸痛，你的筋骨仍然是疲勞的，我這一按摩，才是眞正的放鬆，下次累了，可別再喝那個草藥了！」

他按摩的手法非常神奇，經過搓揉的地方，有一股說不出的舒暢，而且是眞正的感到輕鬆了。

不多久，白朗敲敲她的背：「姑奶奶，起來該上路了，別人都準備好了！」

秦莎莎跳了起來道：「這麼快！」

白朗笑道：「實際上已過了四十分鐘，小姐，別挑剔了，休息時，每個人都在幹活兒，連非非都在侍候她自己騎的馬，只有妳躺下休息的！」

秦莎莎不好意思地看了一下，果然非非除了把她自己騎的馬洗抹了一遍，也替她料理了馬匹。看看白朗道：「你也該叫我來幹活兒的，我怎麼能特別呢！」

白朗笑笑道：「慢慢來，妳還沒習慣，這時別說叫妳去刷馬了，就是掉在妳面前的一塊金子，妳都不想檢了！」

秦莎莎想起剛從馬上下來的情形，的確是如此，低下了頭，嘆了口氣道：「我是眞的差勁，可是非非那個鬼丫頭，她練習的也不比我多呀！怎麼就不累呢？」

白朗道：「進入沙漠之後，她可比妳勤快多了。每次紮營，妳等不及就下來休息了，她却還忙着做事……。」

秦莎莎不好意思地道：「以後，我也跟着學！」

白朗笑道：「慢慢再說吧！目前妳只要學着做個乖女孩。趕完了這一段路，我們就沒得輕鬆了，要進入眞正的戰鬥生活了，妳在心理上要先作個準備。」

馬隊又進行了，這次的速度也快得多了！

整個馬隊就像是一條在急速蠕動的黃色長龍，在沙漠上向前曲折進行着。這次進行的時間也沒太久，差不多是兩個小時後，就看見了朱七瘦小的身影，騎着馬，在一個小山丘上向他們招手。

白朗領着大隊過去時，朱七也下了山丘迎上來，把他們引向山丘的另一邊，然後，在一塊較爲平坦的地方停下來。

秦莎莎問道：「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紮營？」

白朗微微一笑道：「我們在這兒住下，却不必紮營。」

「不紮營？也不架帳篷？難道就露天睡覺不成？」

白朗道：「莎莎！妳別急好不好，有我這個老沙漠在，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則我一定會叫妳們舒舒服服的。」

他下了馬，問朱七道：「是這個地方嗎？」

朱七道：「是的，我已經找到了石蓋，只是太重了，我一個人恐怕搬不動，再者也怕被人闖來看見了！」

白朗點點頭道：「很好，朱七，你的細心是我最放心的，讓老三帮你，快點進去，我們要以最快的行動掩藏起來，這個地方已經很接近俄國人了，怕他們會巡邏過來了。」

於是，朱七叫了牛老三過來，向前走了一陣，在一個地方，開始用手扒開浮沙，約莫扒下一尺多深，居然是一塊平整的石塊。白朗又叫娜麗莎她們三個人拿了鏟子過去帮忙，把浮沙鏟起，堆到兩邊，終於見到整塊石板露了出來，居然是一丈多寬兩丈來長的一塊長方形石板，石板的一端上鑿了個洞，有一個生銹的大鐵環扣在上面。

牛老三抓起了鐵環，向上提了一提，只稍微拔起了一點點，隨後又放下道：「

乖乖！這玩意兒還眞重！」

白朗笑道：「恐怕有千多斤呢！你能夠提動一下巳經很了不起了，別使蠻力，有現成省事的方法！」

他叫朱七拿了兩根粗繩子，綁在鐵環上，繩子的另一端拴在馬鞍的扳手上，自己則拿了根木柱，再對牛老三道：「來，再使點力，這下子準成，上次我一個人也是用這方法掀開的，可別起得太猛了！」

牛老三再度往上提，那匹馬則配合着向前拉。這次果然很輕鬆，沒有費多大的力氣，就把石板慢慢地提了起來，底下竟是一座用石塊砌成的地道，使得大家都很驚奇。

秦莎莎又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白朗道：「墳墓！也是古時候回部王公的陵寢。」

娜麗莎她們嚇了一跳，連連向後退了幾步。

白朗道：「別怕，這是一個荒廢了的陵寢，不但裏面的東西被人搬光了，連死人的骸骨也被搬走了，是一座空墓。」

娜麗莎道：「主人，就是空的墳墓，也不可以侵犯的，墓中的死者陰魂不散，恐怕會降禍給我們的！」

白朗一笑道：「假如是妳們的祖先，自然是不能侵犯的。可是這座墳墓是哈瑪其王朝時一個酋長的，他是你們維吾爾人的世仇，遠在幾百年前，你們的老祖宗就把他的墳墓挖開了，把骸骨散撒在沙漠上，爲你們被殘殺的祖先們復仇。所以，這座荒墓，妳們是不必顧忌的！」

「是眞的嗎？主人！」

白朗道：「自然是眞的，這石蓋的底面，還有你們老祖宗自己刻的文字，記述經過情形呢！」

果然那塊石板的底面，刻了一排排的回文。娜麗莎讀了才笑道：「這是多少年前的老故事了，回疆曾經一度受到過哈瑪其人的侵略，現在巳經很少有人記得這件事了。主人，你怎麼會找到這地方的？」

白朗笑笑道：「我不是告訴過妳們嗎？我是個老沙漠，對沙漠的熟悉，比妳們維吾爾人還清楚呢！」

娜麗莎道：「我們要住在裏面嗎？」

白朗道：「是的。這兒很隱蔽，不容易被人發現，却可以很接近大鼻子的營地，幹什麼都很方便！」

把石塊豎立到足夠的高度，用木杵撐好後，白朗才領着大家走進地下室，這才發現底下非常寬大，而且有很多的通道，連馬匹都可以牽進來。

把一切都準備妥當後，白朗才叫牛老三跟朱七兩個人帮忙，把石塊又放低下來，只留一個可以容人出入的小縫，拿着由底部搬出的石塊塡好，又上去把浮沙掩回原狀，更搬了幾堆茅草，植在洞口，從外面看上去，再也無法看到這是個洞口了。

白朗道：「從現在開始，大家都得在裏面等候下步的行動，每兩個小時換一個人值班看守，有人過來立刻通知大家，儘量節省用水，除了飲用之外，不得做其他的用途！」

秦莎莎問道：「我們要在底下守候多久？」

白朗道：「這可不一定，也許一天，也許五、六天，我們的糧食跟水可以維持十天的！」

秦莎莎道：「要是超過十天呢？那又怎麼辦？」

白朗笑道：「我想三五天內，一定會有變化。如果到第九天仍無動靜，我自然會到水源處去補充食水的。其實這兒離水源並不遠，只不過是因爲大鼻子的營地在那兒，非有必要，我不想去打草驚蛇！」

「我們在底下躲着，對外面的事一點都不知道！」

白朗道：「不會的，順着這條通道過去，就可以發現一扇木門，門上有瞭望孔，可以看得見大鼻子的營地！」

他一面說，一面領着大家向前走。這條通道是漸漸向上的，轉到另一面，果然是一扇厚厚的木門，然後有一個透光的小孔，剛好可以把頭伸出去，看見遙遠的前方。白朗把身邊的望遠鏡遞給秦莎莎，讓她看出去，果然在前面兩百多丈處，蓋搭起一堆堆的帳篷，人在那兒活動着就像是螞蟻一般。她不禁驚呼道：「這麼近！」

白朗道：「這就是我要在此地藏身的原因，既不怕被人發現，又可以隨時觀察到對方行動，必要時，打開這扇門，騎馬出去，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對方的營地。」

「這兒有扇門，我們爲什麼要費那麼大的事，掀開石板進來呢？只要悄悄打開門就行了！」

白朗笑道：「第一，這扇門只能從裏面開啓的。第二，這扇門的通道太暴露，很可能會被人發現。我們不是一兩個人，連人帶馬是一大批呢！很難掩飾行動的隱秘，所以一定要用最安全的方法，走最安全的路！」

秦莎莎輕嘆一聲道：「白朗，看你的一切，你不像個走沙漠的嚮導，倒像是個帶兵的軍官！」

白朗一笑道：「在沙漠裏行走，必須要具備很多知識和本領，各種技能都要會一點、懂一點，又豈只是一個帶兵官而巳！光是一點軍事常識，還不夠用的！」

秦莎莎道：「對！我懂得太少了！」

白朗笑笑道：「不過妳懂得巳經很多了。至少妳能知道，一個帶兵官該做些什麼，這巳經很不容易了！」

秦莎莎不禁一震，然後道：「我說的話太多了！」

白朗道：「是的！妳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但是該說的話，又說得太少了！」

秦莎莎道：「那麼，什麼是我該說的話呢？」

白朗微微笑道：「這個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妳一定還有很多的事情藏在肚裏，沒有說出來！」

秦莎莎沉思片刻，才道：「你是不是要聽？」

白朗搖頭道：「我不要聽！」

秦莎莎不禁愕然，她巳經準備把心中的秘密向白朗揭露了，沒想到白朗居然會拒絕。

白朗看着她臉上的表情笑笑，又道：

「我知道妳有些事情沒有告訴我，妳到現在都沒有說，那些事情必然是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只要對我們此行的行動沒有太大的關連。其實，妳還是留着的好，人多少總有點秘密的，像我也有一些沒有告訴妳的事情呢！」

秦莎莎道：「你的事情我巳經知道了，你在雪山還有一大批弟兄！」

白朗微微一笑道：「看來妳早巳把我調查清楚了！」

秦莎莎道：「當然了。我想到此行危險重重，而我們三個弱質女子，要找的又是一大批的財寶，我怎能不當心，自然對同行嚮導的人，要作一番深入的調查！」

白朗笑道：「妳能把我的底子立刻摸清楚倒也不容易！」

秦莎莎道：「白爺，這祗怪您的名氣太大了，雪山上一龍五虎，虎倒不怎麼樣，就是您這條龍太出色了，靑海、西康、新疆、甘肅，常在這四省走動的人，那個不知道您小白龍的大名呢？」

白朗道：「可是知道我叫白朗的人倒少之又少！」

「不錯！但是您翩翩風度，帶的兩個助手一個姓朱，一個姓牛，那可是小白龍身旁的哼哈二將，這三個人湊在一起，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班底了。」

白朗點點頭道：「我也沒太想掩藏行踪，否則一定要改個姓氏了，只是我認爲無此必要，又沒存心做壞事，何必要隱姓埋名呢？」

秦莎莎道：「可不是嗎，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這是英雄好漢們的豪傑心胸，您白爺可丟不起這個臉！」

白朗一笑又道：「妳既然知道我是個強盜頭子，怎麼還會信任我們呢？」

秦莎莎笑道：「白朗，這麼說你就太糟塌自己了。在一般人口中，你是個仗義疏財、扶危濟困的俠客，很多受過你好處的人，還都供着你的長生牌位，早晚一炷香，我相信你不會是那種見財起義的人。再說，如若你沒有那麼大的名氣，我眞還不敢輕易成行呢！這一路上巳經凶險重重，要不是您白爺神勇過人，恐怕誰也過不了關呢！」

白朗道：「好了，既是妳相信我的能力，也相信我的爲人，幹嗎又要在路上對我一再地試探呢？」

秦莎莎道：「但是我有一件事始終想不透。你這次爲我們作護送、嚮導，到底是爲了什麼？既不是爲財，當然也不是爲色，我們姊妹倆個雖然不醜，但是在你白朗眼中，却不算是什麼。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透你究竟是爲了什麼？」

白朗笑笑道：「說我是爲了成全妳們一片孝心，要帮妳們運回先人的骸骨，妳信不信？」

秦莎莎道：「我不信。因爲我早就向你說明，運回先人的骸骨並不是此行主要的目的，我們是爲了一批珍寶才去的，我們並不是那種孝女，至少不值得你那樣帮助！」

白朗道：「那就說是我吃飽了閒着，沒事兒找事，一則是出來散散心，一則是爲了好奇！」

「好奇！什麼好奇？」

「對妳們姊妹的好奇，要看看妳們到底是爲了什麼？除了取寶之外，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目的！」

秦莎莎不由一驚，問道：「你沒有看出來呢？」

白朗道：「多少也看出了一點，妳們來找寶是不錯的，但是恐怕還有一股力量在後面盯着妳們！」

秦莎莎道：「是什麼力量呢？」

白朗笑道：「那我就不去研究了，因爲我也知道妳們很想擺脫那股力量，而且我也能判斷那股力量並不是那筆財富的持有人，有這兩點我就夠了！」

「這麼說來，你並不相信我先前告訴你的話了？」

白朗笑道：「相信妳告訴我的？如果是眞話，我不該懷疑，如果不是眞話，必然有不能說實話的苦衷，我又何必去追究呢？關係到了我們這個樣子，大家多少也有個了解，如非必要，誰也不願意瞞着誰的！」

秦莎莎低下了頭，忽然感動道：「白朗，你越說我也越慚愧，我先前不肯實說，是因爲……。」

白朗道：「妳現在也不必說！」

秦莎莎道：「不！我如不說，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批什麼樣的人！」

白朗道：「我不必知道，我只要知道他們絕不是正正經經的人，絕不是行俠仗義的人，有這兩點就夠了！」

秦莎莎道：「他們的確都不是，而且是一批非常邪惡、衆所不齒、個個都是滿手血腥的人！」

白朗笑道：「既是這樣的人，我更不想知道了，只要他們該死，我怎麼對付他們也問心無愧！」

「白朗，可是你還沒想到事情的嚴重性，如果得罪了他們，你將隨時隨地都在威脅之中！」

白朗大笑道：「我本來過的就是天天在冒險的生活，江湖道上討日子那能太平得了！」

「可是這批人不同，他們勢力大，如同附骨之蛆，陰魂不散，一直纏着你。」

白朗道：「那很簡單，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都擺平，放倒在大漠上，不讓他們找上我就行了！」

「我也希望是如此，周嫂去也是爲了辦成這件事！」

「她眞能辦得到嗎？」

「不知道，但是必須一試，這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周嫂爲人可以信任嗎？」

「應該是可以的，她的確是從小把我們帶養長大，而且她對牛老三像是動了眞情，所以我能保證她不會出賣我們。」

白朗微笑道：「那就好了，如果她做不到時，我會替她做到的，絕不讓一個人活着回去！」

「白朗，你必須再想想清楚，因爲只要有一點事機不秘，他們會找上你整個雪山的。」

白朗一笑道：「那他們就會倒霉了，因爲他們不知道我的雪山有多大。」

「你的雪山究竟有多大呢？」

「很大，大得足夠把意圖侵犯我的人都埋葬掉！」

「白朗，你可知道他們的組織有多大嗎？」

白朗笑笑道：「我不必知道，因爲他們無論多厲害，却只有一條小路能進入雪山，而他們只要走上那條小路，就無法再回去了！」

秦莎莎嘆了口氣，似乎再要說什麼，但白朗搖搖手道：「好了，別說了，事情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再也無法後退了，只有向前走才能有活路，說什麼也是多餘的。好好睡上一覺，周嫂她們如果要趕到，也是今天夜裏的事了，那時候我們就要隨時注意配合行動了！」

秦莎莎見他要離開的樣子，忙拉住他道：「白朗，別走，你大概也祇有這一會兒才有空陪陪我，往後我們很可能連單獨說句話的時間都沒有了！」

白朗笑笑道：「這會兒我可是眞沒空，很多事我都要去安排，回頭我一定來陪妳！」

「眞的？你不會哄我吧！」

「莎莎，我怎麼會哄妳呢？再說我們以後也不會見不着面的，如果妳們眞是爲了我而定居下來，我會時常來看妳們的，除非是妳們已經另有了歸宿，那我來了，也會是個不受歡迎的客人了。是不是？」

他輕柔地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然後離開了。

秦菲菲抱來了毯子，舖好了一個舖位道：「姐，妳休息一下吧，妳身上還帶着傷呢！」

不提起，秦莎莎已經忘記了身上的傷，但是一經提起，秦莎莎這才感到股間的傷口又麻又痛，尤其是騎着馬，顚簸了一天之後，那兒有說不出的難受。躺了下來用手不斷地在旁邊搓揉着，但是沒用，痛苦的感覺一經開始，就彷彿無法止住似的。於是秦莎莎道：「菲菲，給我燒點熱水，我要把傷口洗一洗，換換藥，悶了一天，好像有點味道了。」

秦菲菲苦笑道：「姐，妳忍一下吧，白爺已經說過，現在的水很缺，一定要節省着用，而且在這個洞裏也不能起火，免得烟冒出去，被人發現了！」

秦莎莎嘆口氣，她知道這兩點都是對的，可是她的傷口也實在需要處理一下！

但是秦莎莎也知道這個時間不對，不能再要她的大小姐脾氣，惹人反感討厭，頓了一頓才道：「菲菲！那妳帮我個忙，把傷口解開了透透氣，我怕都會臭了！」

秦菲菲正準備來替她解開繃帶，却傳來了白朗的聲音道：「不要解開。莎莎！我上的藥是最道地的雲南白藥，效用極佳，也絕不會發臭，更不需要時時換藥，尤其是這時候，隨時都可能會有行動，妳這一動傷口，很可能會影響整個行動！」

秦莎莎苦着臉道：「可是我的傷口癢得很！」

白朗走了過來笑笑道：「那正是傷口在長新肉，也正表示已經停止潰爛，不會再發膿了，這時候更不能亂動它，否則要留下一個大疤！」

秦莎莎苦笑道：「就算是碗大的疤，也沒多大關係，反正也沒人會看見，更沒人會知道！」

白朗聳聳肩道：「至少我知道，說不定我也能看見！」

秦莎莎目中射出了喜悅的光芒，忙問道：「白朗，你說的可是眞話！」

白朗仍是那副嬉笑的神態。「當然是眞話，妳如果要我娶妳做老婆，我可能無法立刻答應妳，因爲我已經有了個較爲知心的女孩子，雖然沒有訂下婚約，但是我不能把她丟了去娶別人，不過我答應了我們可做一個朋友，我絕不會騙妳！」

秦莎莎道：「這我知道，朱七也曾向我提過，但是我想要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朋友！」

她逼得很緊，白朗却笑笑道：「這個問題我可實在難以答覆，我只能說，既然是朋友，當然是互相關切，互相安慰，有困難時互相帮助，但妳是個很美的女人，我又担心自己沒這麼深的定力，否則我們倒是可以成爲規規矩矩的朋友！」

秦莎莎道：「眞是如此嗎？」

白朗微笑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感情實在很微妙，我也說不出個所以，何況我也不是個規規矩矩的人！」

秦莎莎道：「白朗！你不要打馬虎眼兒，菲菲也在這兒，你必須要作個明確交代，你對我們姊妹究竟作何打算！」

秦菲菲不安地道：「姊！這怎麼可以强迫白爺作表示呢？我們只要盡我們自己的心，能做到那兒算那兒，白爺對我們如何？是他的事。」

秦莎莎却固執地道：「我並不要求他什麼，但是我要求一個答覆，知道我們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然後我才能安安份份地去做！」

白朗一笑道：「像我這種人永遠無法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因爲我很可能今天早上還活着，晚上就一顆槍彈兒把我個人整個地消失了！」

「你死了，我們就一輩子守着你！」

白朗聳聳肩道：「那妳不妨就把我當作死了，然後我突然出現了，妳還可以驚喜一下；如果妳把我當作活着，很可能兩三年都見不着一面！」

秦莎莎臉色一變，白朗笑着道：「不過只要我活着，我絕不會爲了別的女人而不來看妳們！」

秦莎莎嘆了口氣道：「好了！白朗，對你這樣的一個人，我也只能要求這麼一句話了！」

白朗微笑道：「不過妳腿上眞要留下碗大個疤，我倒是眞的可能不來了，妳想想，那多令人嘔心啊！」

秦莎莎也忍不住笑了：「你放心，白朗，眞要我在腿上留下個大疤，我會自己把腿砍掉的，而且菲菲的腿上可沒長疤，總不會叫你嘔心的！」

秦菲菲居然臉紅了道：「姊！瞧妳說得多難聽！」

秦莎莎笑道：「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白朗很清楚，妳就是再裝得斯文，他也不會把妳當作千金小姐的！」

白朗哈哈大笑道：「妳們眞要是那種忸忸怩怩的千金小姐，我連朋友都不敢高攀了，妳們已經知道我是雪山的强盗頭兒了，跟我一起的弟兄哥兒們，沒一個是斯文的，普通女孩子見了我們都會嚇得半死的呀！」

於是三個人愈談愈起勁，似乎顯得更融洽了。

秦莎莎忽然問道：「對了！白朗，我忘了你胸前的傷了，還碍事嗎？」

白朗笑道：「早就收口了，我這個人的肉像是鐵打的，那怕是把我劈成兩片，用點膠水一黏，也就合成一片了，只不過多條縫而已！」

秦莎莎道：「我才不信呢，你給我看看！」

白朗笑道：「別胡鬧，是眞不碍事的了！」

秦莎莎不依，鬧着要他脫去身上的衣服，白朗爭不過她，只好由着她把上衣解開了。

那一條刀縫的確已經合口了，還結了一條紅色的痂蓋。

秦莎莎用手輕撫着道：「白朗，你眞行，那麼深的一道刀口，居然在兩三天內就合口了！」

白朗微笑道：「姑奶奶，並沒有多深，雖然妳那一擲使的勁兒不小，可是我已經運了氣，所以只刺進去幾寸深而已！」

秦菲菲也道：「白爺！您眞行，這一刀要是刺在我的身上，怕早已送掉半條命了！」

白朗笑道：「妳可不能跟我比，要是妳也能運氣在前胸，那可不嚇死人了！」

秦菲菲的臉一紅，秦莎莎捶了他一拳道：「白朗，你能不能說句正經話？」

白朗扣上衣服，嘆了口氣道：「我本來就不是個正經人，只可惜那些大鼻子太煞風景，趕這時候忙了起來！」

秦氏姊妹都爲之一震，連忙由那個小洞中看出去，果然遠處的營地裏起了一陣騷動，荷槍的人來回地奔跑着，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秦莎莎道：「是不是周嫂已經帶了人去發動攻勢了？」

白朗搖搖頭道：「不可能，還沒有這麼快，我的計算中，他們最快也得晚上才能摸到附近！」

「那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白朗拿起望遠鏡，看了一下，遠處已經傳來了槍聲，可是仍然瞧不透是什麼緣故。

這時朱七却匆匆地奔來了道：「頭兒，我們是不是要去支援一下，好像是小麗她們跟鼻子子幹上了！」

白朗一聽，差點沒跳起來。

「是小麗，你沒看錯？」

朱七道：「應該不會錯，雖然我沒看清人，可是她那匹大靑馬却很顯眼！」

「她是一個人？」

「不！還有四、五個人，跟大鼻子他們在水源附近衝突起來，這會兒她們已經跑了，大鼻子點集了人馬追了下去！」

白朗很沉穩地問道：「他們的馬怎麼呢？」

「很快，不像是很疲累的樣子。大鼻子他們要追上她，還眞不容易！」

白朗笑笑道：「那就不要去管她了，我想她一定是存心去挑撥一下，也許是別有用意！」

朱七却不放心地道：「她用五、六個人去碰人家近百來條槍，究竟是很冒險的事，也許是缺水了，短時間還可支持，但拖久就不行了，我們應該去接應一下！」

白朗道：「你就走一趟吧！看情形再作打算，跟她碰上了問問她，如果她們眞是缺水，就把她們帶到這兒來會合，假如不是缺水的問題，就叫她們在別處先窩上一窩！」

朱七答應着去了，秦莎莎道：「小麗就是你說的那個女孩子？」

「是的，她父親是個大財主，可是她不學好，偏喜歡跟着我一起當響馬。」

「白朗，你怎麼一點都不着急！」

白朗笑笑道：「我不必着急，是因爲我信得過她，她有那個本事才會去搗蛋，她也明知道我不會去救援的！」

秦莎莎看着他道：「白朗，她如眞有了困難，你會不會去救她呢？」

白朗笑道：「當然會去，別說是她，任何一個弟兄，而且即使是個不認識的人，只要是中國人，我都會去救援的，但是我絕不讓她知道我會去救她。在平常，我就養成她這種觀念，叫她不可以寄望別人，一切要靠自己，有多大能力，做多少事，勉强而爲最不可取。」

秦莎莎一笑道：「這大概是說給我們聽的！」

白朗道：「不錯！妳們也應該聽着，因爲我所帶着的一批人，必須要守紀律，如果人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胡來的話，我將何以服衆。」

秦莎莎一怔道：「白朗，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姊妹以後也到你的雪山大寨去？」

白朗道：「不！雪山大寨裏是沒有女人的，但是寨裏很多的弟兄都有家眷，在山下聚居一個市鎭，那不是雪山大寨，却受到雪山的直接保護，只要住在那兒，任何人都不敢來找麻煩！」

秦莎莎笑道：「我知道，那地方叫洗馬鎭，很熱鬧，是西康到四川的一個重要市鎭。」

「妳知道的事情很多，還知道些什麼呢？」

秦莎莎道：「我更知道那兒的鎭長雖然由官府委派，但只是一個形式，是由雪山大寨推舉了人選，通知官方，補發一紙公文而已！」

白朗道：「沒那麼神氣，只是鎭長到任，一定先要來拜會一下，大家能夠取得合作，他才幹得安穩。」

秦菲菲笑道：「白爺，那你不成了當地的太上皇了！」

白朗笑笑道：「我可不敢那麼妄自尊大，在那兒，我也是個規規矩矩的居民。」

雪山大寨沒那麼霸道，雖然過往的商旅要繳百分之一的保護費，他們却出得心甘情願。雪山前後五百里，只要繳了保護費，在貨物上貼一紙雪山的標誌，絕沒人敢動一下，有了損失，我們負責賠償。」

秦莎莎道：「可是我聽說有很多人在那條路上遭刦！」

白朗道：「有的，那是他們不肯繳保護費！」

「是不是你們去下手的呢？」

白朗笑道：「假如別人不下手，我們到最後也要下手。」

秦菲菲不禁道：「白爺，這又爲什麼呢？您辛辛苦苦掙下來的一點俠名，何苦爲這點事而毀了呢？」

白朗道：「他們不繳保護費，不是捨不得錢，而是不敢去繳，我在雪山立下一個規矩，就是繳費求保護的東西，一定要經過檢查，什麼貨品都行，只有一樣東西不受保護，那就是鴉片！」

秦氏姊妹一怔。白朗又道：「西康邊境，官府的力量不足，常有不法之徒，用極低的價格，鼓勵土著種植鴉片，收購後運回內地可以博取厚利。光是賺錢我是不去管他的，可是這玩意兒禍國殃民，爲害無窮，我不能聽任他們去害人，先是勸告，勸不聽的，我就拒絕保護！」

秦莎莎道：「做那些買賣的人都有點勢力的！」

白朗笑道：「不錯，所以他們也不在乎雪山大寨的保護，他們自恃有人有槍，硬行闖關，即使沿途能闖過一些小股綠林朋友的截刦，但最後總是闖不過雪山的弟兄！」

秦菲菲肅然地說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秦莎莎笑道：「難怪我聽到一些對你的批評，有人把你當作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有的人却又恨你入骨。」

白朗笑道：「人活在世上，總不能使得每個人都喜歡你的，只求心之所安，笑罵由他了！」

秦莎莎道：「這麼說來，雪山大寨做的是行俠仗義、濟世救人的工作了。」

白朗道：「所以我這個瓢把子還能夠自由行動，沒有官兵在我後面，要抓我去槍斃。」

秦莎莎道：「可是你一定也得罪很多人。」

「那當然，出高價買我人頭的也大有人在，只不過我很放心，在雪山範圍內，沒有人會出賣我，離了雪山又很少有人認得我。在雪山我留着一把大鬍子，沒現在這麼瀟洒，看起來就像大當家的樣子！」

秦莎莎想了一下才道：「白朗，你也不要太大意了，更不要太有把握了，你所做的一切雖然無愧於心，也能得到大家的愛戴，但是未必每一個人都是對你忠心耿耿的。」

白朗笑道：「這個我知道，就是在雪山，也不見得每個人都是我的朋友，也有些人是我的仇家派來臥底的！」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幾百個人想要一條心是很難的，總會有人對我不滿的。」

「說不定那個人就是你的弟兄。」

白朗輕嘆了一聲道：「我知道，我最親密的弟兄只有兩個人，就是朱七跟牛老三，只要他們對我忠心不二，我就很安全，因爲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有機會偷偷地摘去了我的腦袋，別的人想接近我還不太容易！」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我知道，可是當着人面，誰也不敢對我掏槍行兇，那會引起衆怒，給人亂刀分屍的。我處世無虧，不會跟人結下生死大恨，除非是那種萬惡不赦之徒，不過，那種人沒有種來親自找我的。」

「他們可以用重金買通兇手來殺你的呀。」

「可能，而且有人試過，可是都沒有成功，第一是暗算我很不容易，第二是殺死我之後，他自己很難脫身。這些爲利而殺人的兇手，都不是肯拚命的人！」

秦莎莎輕輕一嘆道：「我只是提醒你一聲，叫你小心提防就是了！」

白朗一笑道：「我知道妳總是聽見了一些風聲，知道有人要對我不利。」

秦莎莎道：「不是風聲，是事實，我知道有人買通了你一個弟兄，而且還是你們雪山五虎之一……。」

（未完）

曼谷拳師戰勝摔角手

麥海雲

很多年前已經有許多武林高手，研究摔角和拳術之間的差別，究竟誰佔上風，始終難以找到一個結論，由於各地練武的人甚衆，即使中國功夫跟日本柔道相鬥，也屬於摔角手與拳術比賽這一類，故此，日本的摔角冠軍豬木跟世界拳王奇利在東京正式比武，消息傳出，引起各地拳迷注意，單是賣世界性的電視鏡頭，已經超過美金三千萬元，何況當時還有很高的入場劵收入，故此，這一場摔角與拳擊交手比賽，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創舉，哄動一時，理所當然。

豬木震於奇利的大名，剛剛落場就施展剷脚，剷不中奇利他就躺在繩圈之內，根據那一次拳擊與摔角比賽的規定，如果兩個人當中任何一個背脊壓着擂台，沒有起來，不能够加以拳擊或脚踢，故此，兩人沒有好好的正面搏鬥，一場完結，跟着第二場交手，仍是如此，令到觀衆非常失望，事後有人傳出這兩個武林高手可能是假戲眞做的消息，可是，却未加證實，一句話說，那一次拳擊與摔角比武的盛況，有如表演，不能够憑着它去判斷那一方面佔優。不過，同樣的一場決鬥比賽，却在曼谷發生過，那一次正式是摔角家跟曼谷拳手比賽，當時引動許多人趕到那個地方去參觀，看到眞眞正正的一場搏鬥，非常高興。

代表摔角家出賽的一個印度摔角手叫做「星加」，他在一九六二年開始，就留

在星加坡，剛剛一個泰國拳師叫做「耐格醒」也在該處，透過「耐格醒」的接觸，星加允許到曼谷跟另一個泰國的拳手較量高下，那時星加的聲譽甚高，一口就答應下來。

初時他們本來想在曼谷拳門場出賽，並且叫「澤極」的泰國拳師應戰，因爲澤極的經理人認爲這一場比武很快就會結束，觀衆購票入座，看來如果覺得不順眼，或者時間太短，覺得不過癮，就會使澤極的拳館也給他們搗毀，終於拒絕。

因此之故，經營這一場比武的人，只好把這一場賽事移到林檳尼拳場舉行，改由泰國拳師阿倫出戰，在三月六日正式上陣。

當時「星加」初到曼谷，全部印度武士裝扮，頭上纏着白布，軀幹粗大，有如一頭雄牛，果然有摔角家的威風，至於阿倫，僅有一百三十六磅，跟他相差四十磅過外，看來似乎以弱敵强，兩人坐在開篷的汽車上面，周遊各處，使人看了對他們的印象加深，故此這一場比武，在當地星加坡日報以及曼谷日報，都成爲頭條的新聞。

由於星加的聲勢浩大，當然有記者上門採訪，而且想知道他練功的秘密，故此，星加的經理人就把這個摔角手收藏在蘇里密酒店之內，每天吃睡和練功，都在酒店房間裏面進行，很難看得到他有甚麼絕招，不過，他經常把自己倒掛在門楣的橫木上面，記者看了却是暗吃一驚的，不知道他究竟以何種絕招取勝。

另外有些人尋到一個退了休的泰國拳師，約了幾個記者到酒店去，叫退休拳師跟星加拆招，讓他們拍照。

兩人剛剛交手，那個泰國拳師就給星加抓住，整個高高的舉起來，這一張照片充份顯得出星加拳師的威武，翌日，圖文並茂的刋登在曼谷報紙之上，一般人看了，自然會發生特殊的感覺，以爲泰國拳師阿倫實在比不上他。

由於兩人的體重相差太過懸殊，公證人認爲比賽的規則應該稍爲改變一下，任何一方跌倒在擂台的地上，對手就要停止攻擊。

比賽那天，全場滿座，非常熱鬧，未正式開始比賽之前，觀衆看見星加那個高大而且雄偉的軀體時，都替阿倫担心，多數人以爲阿倫很容易就給他抓住，撕成兩片。

星加穿了一條緊身的游泳褲，加上西洋拳門的鞋子，阿倫却沒有穿鞋子，只穿一條泰拳手所穿的褲，比較鬆闊，上身却是裸露的，跟星加一樣。

鐘聲一响，好像巨人似的星加雙手使勁向前一抓，跟着急步走過去，那是摔角手常用的攻勢，阿倫好像小貓似的左跳右跳，盡可能避免給對方迫到繩圈的角落，他不敢貿然出擊，大概半分鐘之後，星加突然大喝一聲，向前直衝過去，阿倫閃電般飛出一脚，打中他的腰部，這一下掃腰腿就使星加倒下來，因爲比賽的規則所限，阿倫不能够繼續攻擊。

那時全場喝采之聲如雷貫耳，霎時間，星加一躍而起，剛剛站穩，就向阿倫直衝過去。

阿倫仍是保持着先守後攻的戰略，左右躲閃，盡可能的避免給星加抓住，星加怒火攻心，張大了嘴巴，牙齒也露出來，好像隨時要把阿倫一口咬死，看起來觸目驚心。

如是者追逐一會，星加忽又撲攻，兩隻手由高處罩下來，那時阿倫已經退到繩圈的角落，避無可避，於是向星加踢出一下高掃脚，向對方的額角踢出。

星加雖然猛衝，可是，發覺對方起脚，便即閃了一閃，那一脚不過是在他臉部滑過，沒有使他受傷，反而使他的怒火更盛。

突然之間，星加直撲過去，雙手抱住阿倫的右脚，阿倫簡直無法活動，不過，星加爲了抱住對方的脚，迫於俯下上半身，對阿倫說，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向星加口鼻之間打了一拳，那一拳是在很短的距離發出的，打中「人中穴」，那是頭臉神經穴密集之處，受到重擊，便即昏迷，就算巨無霸似的星加，捱了這一拳，也不能支持，隆然倒下，裁判公證人立刻走過去，從一計算到十，星加仍是無法爬起來，便即宣佈阿倫打贏這一場仗。

當時全場觀衆雷動，嘈雜異常，其中有些觀衆破口大罵，醫生抵達現場，立刻檢查星加的心臟和脈搏，然後，叫救護人員把他抬上救護車送往醫院。

哄動一時的比賽，不過打了半個回合，便告結束，拳迷實在不高興的，無論如何，很難想像到這個有名的印度摔角家不堪一擊。

阿倫掃跌星加的一脚，以及踢出高脚打中星加臉孔，都不是主力出擊的，右拳在短距離發招，打中星加口鼻之間，這一招然後眞正打出泰拳的威風來，經此一場大戰，東南亞的武林中人對泰拳另眼相看了，認爲它跟中國功夫是同類的拳，不擊則已，一擊便即取勝，因爲他打中對方的要害。

事實上泰拳雖然搏鬥的時候非常兇，它的出手跟中國功夫頗爲近似的，數百年前，有些中國功夫當中的武林高手逃避仇家的追擊，愈走愈遠，沿着雲南邊境進入泰國，就此住下來，可能泰國拳術在這種情況之下逐漸產生，不管從那一個角度看，都可以看出泰拳近似中國功夫多過近似西洋拳，而且完全不像摔角。更加不像日本的柔道。

泰拳確是打得非常兇的，一個僅有一百二十磅的泰拳手，常常擊敗一百六十七磅的拳擊手，就因爲泰拳剛剛出手，就全部採取攻勢，手踭以及膝蓋骨都是武器，至於拳脚方面，由於泰拳手經常不斷的苦練沙包，愈打愈勁，就算對方是個很有名氣的武林高手，捱了一下，也未必能够支持得住。

泰拳的拳師在本地人士比武當中，往往打到拆骨，皮破血流，有許多遊客欣賞這種殘酷的鏡頭，直到現在，仍有一部份泰國拳師靠比武爲生，收入相當豐富。

從泰國的拳擊手以快動作取勝這種情況可以推想得到，如果中國的功夫剛剛落場就採取攻勢，應該是比較有利的，是否如此呢？那就要在若干年之後才找到正式的答案了。（完）

長篇武俠故事

血劍鴛鴦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雙鳳鏢局的老鏢頭甘霖接到一趟特別的生意，那是季方公子要他帶一把血銹斷劍到苗疆去尋訪一個女子，甘霖接下這趟鏢，本想獨自前往，但他的女兒甘鳳嬌和呂昆却在暗中將那把血銹斷劍拿了去，並留下字條言明他倆扮父女護送血銹斷劍到苗疆去，要甘霖一路遊山玩水，不用去苗疆了，甘霖心中又是高興又是憂，喜的是女兒的劍術不在他之下，憂的是女兒去苗疆送鏢，血銹斷劍在她身邊，只怕還有大凶險，眞不知如何是好，忽在客店中有人想找他麻煩，好在一個年輕女子即時出手相助……

小寶闖江湖　苗疆尋生母

甘霖好生羞愧，那話意分明是說他不配有這樣的仇家，人家功夫比他高，大可不必黑夜來尋仇，却令他更放心的是，這姑娘顯然不是爲血劍而來。當下把手中包袱放到桌上，道：「姑娘誤會了，老朽倒是保鏢大半生，但這趟不過是替人送一件分文不值之物，並非紅貨，好生慚愧，老朽以爲無事，故爾昨晚多喝了兩杯，沒請敎姑娘貴姓，令師何人？今晚多承姑娘相救感激不盡。」

那姑娘啊了半聲，面色分明微微一變，但笑容又迅速回到她的臉上，道：「老爺子，你也不用問了，你我不過萍水相逢，先前發覺有夜行人落下房來，從窗戶中見他正撥你那窗子，這才……却是你怎生處置他？放了他，不怕後患麼？」

甘霖打量起這姑娘來，更是心驚，這麼說，人家連房門也不出，必是用甚麼打中了那人的穴道，這姑娘的功夫可見比他適才意料的更了得，要知兩房相隔，約有三丈寬，尤其是在黑夜之中，便是打穴，她這指上的功力也端的驚人，簡直聽也沒聽說過。

甘霖當下嘆了口氣，道：「姑娘不說，老朽也不敢相强，但老朽這雙老眼不花，知道姑娘出自名門正派，不瞞姑娘說，我這包袱中其實只是一個空盒，倒也不怕被人偷盜、搶奪，但本是一件分文不值之物，看來不過是一件信物罷了，竟會有人前來盜竊，倒令老朽我好生不解，不知可否勞動姑娘，解開了他的穴道，容老朽向他詳細的查問一個明白。」

那姑娘略一遲疑，道：「好，不過這裏人多，只怕查問起來不便罷，不如把他弄到野外去，我還得助你一臂，否則他的穴道解了，只怕你制不住他。」

甘霖倒遲疑起來了，人家說的怕不是實情，那人的穴道解了，倒會乖乖答他的話麼？除非這姑娘在身邊，但這一來，那血劍的秘密若查問出來，豈不也洩漏了秘密？

那姑娘顯然知道他想甚麼，道：「老爺子，你要有所顧忌，或殺或放，隨你，本不關我的事，其實我自有事，也不願多事。」

甘霖輕輕一蹬脚，忙說道：「姑娘請諒，非是我……我不過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其實姑娘正派名門，便得知那信物的秘密，也不緊要，只不過要請姑娘見諒，若然查問出來，姑娘千萬休要告訴他人才好。」

那姑娘笑容一歛，冷冷的說道：「我不過助人助到底，送佛送到西，既然你怕我知道了你那信物的秘密，罷罷，我才不願管哩，就由你自己去處置吧。」

甘霖慌了，忙道：「老朽不過是忠人之事，實是不得已，姑娘休惱，你說得是，我這就扛他到野外，有勞姑娘賜助。」

當下把包袱揹上了，出來對店家道：「我把這人扛走了，放心，此事與你們無關。」

店家也應得一聲，忙道：「達官爺要是不回來了，你存櫃銀子尚有多餘，我這去找來給你。」

甘霖一擺手，道：「多餘的給夥計們買酒喝，却是勞你們把馬牽到後門。」

那姑娘也已結束停當，手中提了個小包袱，甘霖又怔了怔，怎麼，她也要走？姑娘對店家道：「一併把我的馬也備了，天也快亮了，我也不再回來，餘下的銀子也賞了你們。」

甘霖把那人扛了起來，那人兀自抓着劍，劍在燈光之下，一幌動便生出數寸長的寒芒，好劍！不用問這人的功夫了，這劍就是一把罕見的利器，可强過他的雙鳳劍，倒忘了先把劍摘下來。但見姑娘立等，也就不願再把那人放下，到了後門口，甘霖把那人搭在馬鞍上，牽馬而行，姑娘牽着馬隨後。

月已落在西山頭上，本就是個荒僻的小鎭，深夜更見荒凉。就是這裏吧，當眞他這條命今晚也是人家姑娘給救下來的，他還遲疑顧忌些甚麼，何况血劍又不在他身邊，趕快弄明白這血劍的秘密要緊，離開開封府才不過四日，倒已兩番被人追截而來，要不是這姑娘相救，差點連命也沒了，便是死，也該死得明白。

那是個小山坡，人跡罕見，連一間木屋也找不到，只得一株孤另另的樹木，冷月清輝之下，四外空曠，看得出遠一些。

就是這裏吧，甘霖把那人放下了，轟然一聲，他心下沒好氣，是把那人擲在地上，月光下立生寒濤，他的雙鳳劍立即出了鞘。且慢，那人的劍仍在他手中，當眞雙鳳劍也曾在江湖上立下萬兒，到他手就這麼不濟了，哼！他的長劍在那人的劍身上一搭一挑，寒芒一閃，那劍飛出深深插入樹身，在那萬籟無聲的夜晚，嗡嗡之聲久久仍不絕於耳。

那姑娘點着頭兒道：「好，雙鳳劍果然厲害，眞的名不虛傳。」

甘霖的眉頭揚起來了，要知劍在那人手中，抓得牢牢的，他這長劍上要是少了功勁，豈能挑得出那劍來，姑娘顯然是眞心稱讚，皆因她的目光對他的雙鳳劍瞧了又瞧。

甘霖心下總算好過一點，道：「有勞姑娘解開他的穴道，姑娘好功夫，相信這就是隔空打穴吧。」

那姑娘笑了笑，駢指向那人點去，甘霖一怔，他雖不會點穴，可也不是門外漢，這那是解穴。

那人眼中的兇光沒有了，隨即閉上。

姑娘說：「且慢，我有話問你，要不教他失去知覺，豈不被他聽了去。」

原來如此，甘霖道：「姑娘請問。」

姑娘道：「適才你說，你保的那宗物件不在你身邊，好一個金蟬脫殼，那必是有人帶着另途南下了，不知是甚麼人？走的是那條道？」

甘霖可爲難了，但那姑娘不容他遲疑，又道：「老鏢頭，你別誤會，因爲我也是往南方去，剛才你說得好，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你以爲萬無一失，只怕未必，你告訴我了，若我碰上，說不定會碰上，有事也可助你們一臂之力。」

甘霖目不轉睛的望着她，那姑娘道：「你要是不便說，也不放心我，那就不說也罷，本就是我多事。」

甘霖忙道：「姑娘誤會了，不瞞姑娘你說，我也有一個丫頭，雖被我縱壞了，倒也聰明伶俐，我是見到姑娘，就想起我那丫頭來。」

那姑娘眼睛一亮，笑道：「我明白了，原來是你那女兒護送南下了，好主意，讓我猜猜看，你走陸路，南來的陸路可只有一條，那她必是從水道南下了。妙極，我這就替你把這人的穴道解開，你慢慢問吧。」

話聲未落，脚起處，那人已翻了個身，只見她一掌拍落，那人登時發出一聲悶哼。

甘霖不敢怠慢，長劍指正那人的頭上，劍尖一顫，立見寒芒吞吐，那人可就不敢躍身而起了，甘霖道：「朋友，我問你的話，老實說了，我不難爲你，否則！」

雙鳳劍在他手中，也有數十年功力了，那內力一貫注劍身，登時顫出龍吟之聲，不料那人一翻腿，一脚飛起，向他手腕踢來，甘霖啊了一聲，才一圈臂，那人端的好身手，另一隻脚一蹬，竟貼着地面平射出去。

甘霖愧怒交加，若容他從劍下逃了出去，還有何面目見人，身隨劍進，長劍一圈截住那人的去路，左脚疾踏一步，左手短劍已指正那人前心，哼了一聲，道：「朋友，你還未答我的問話，想走，可沒那麼容易。」

那人竟連他的人與劍也不瞧一眼，惶然四顧，蹬脚道：「糟了，你……你上了人家的當，好個狡猾的玉羅刹！該死！」

甘霖一怔，耳邊隱隱傳來蹄聲笑聲，咦！那姑娘呢？身後那還有那姑娘，只不過一瞬間，那馬蹄之聲已不可聞了，那清脆的笑聲，却仍在耳際縈廻。

甘霖的兩臂軟軟地垂了下來，心比夜更凉，從那縈廻在耳際的笑聲，他已明白，他是上了那姑娘的當了。

玉羅刹！敢情她就是玉羅刹！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玉羅刹！

甘霖的心不但凉透了，而且一陣震顫！陡然間，一陣恐懼襲上心頭，回身一掠，躍上馬背，不料那人比他更快，抓住了馬的轡頭，蹬脚道：「你要去送死麼？罷

了，下馬，我有話說。」

甘霖喪氣垂頭，滑落下馬，其實他不是去追這個玉羅剎，而是既然上了當，他的女兒鳳嬌就已身在險地，玉羅剎必是追趕鳳嬌去了，但他雖然恐懼又惶急，可又不能說出口來。

甘霖闖蕩江湖數十年，可是個老江湖了，瞧這人的惶急，但仍然問道：「閣下是……」

那人蹬蹬脚，嘆了口氣，說道：「這玉羅剎在開封府一現身，我就躡踪跟下來，我們晚了一步，不料季公子竟已將血劍交給你護送南下。」

血劍！人家已說出血劍了，甘霖更明白了幾分，道：「那麼，閣下和昨晚那一位，必是一路的了？」

那人一怔，隨道：「你說的必是一位清清癯癯、高高瘦瘦的中年人吧，他就是人稱鬼影手的桑朋，我和他在開封府分手而行，他追趕護送你南下，我躡踪玉羅剎，當眞那鬼影手呢？你既然提到他，你們必已見過面了，怎倒不見他？」

甘霖不自覺退了半步，那心頭也一陣陣寒，玉羅剎他是久聞其名，鬼影手亦是江湖道上的一個魔星，據說從未有人見他用過兵刃，但遇上了他的人，若然竟敢和他對敵，總是三兩招便被他把對方的兵刃奪了去，那一雙手眞如鬼影一般，不怪甘霖放在枕邊的錦盒中的血劍，竟也被他盜了去，今日更視他的雙鳳劍如無物了。沒被鬼影手奪下顯然尚是人家手下留情。

不過這鬼影手在江湖上名頭雖大，可還不像玉羅剎的名兒般令人喪胆，傳說她美艷如玉，冷酷如羅剎，據說江湖上黑白兩道喪命在她手中的人不少。

不過，不過只是傳聞，甘霖是姑妄聽之，從沒放在心上，再說便眞有其人，憑他甘霖也不會遇上，遇上了見面也不相識，他要不是個大好人，雙鳳旗也就不會到了他手上就失去了光彩。不料玉羅剎，鬼影手，不但眞有其人，而且在一日之間，他竟然遇上了！

甘霖睜大了眼睛，瞧着眼前這人了，這人既是和鬼影手一路的人物，又豈會是等閒之人。

那人蹬了蹬脚，嘆了口氣，道：「今晚雖然着了玉羅剎的道兒，總算血劍未失，總算僥倖。老鏢頭，你也太粗心大意了，季公子重託了你，保鏢的怎可好酒貪杯，這玉羅剎隨你進了店，落在你對面房中，你竟然毫不覺察，也不知警惕，才三更天，她就閃出房來，幸是我隱身暗處，唉，罷了，這女魔端的厲害……咦！」

那人忽然咦了一聲，倒把甘霖嚇了一跳，惶然四顧，却見那人的目光落在甘霖背着的包袱上，道：「奇了，我一見她閃到你窗下，立即撲了過去，不料被她的鐵蓮子打中穴道，若不是剛巧被一個夥計進院來撞見了，你這包袱怕不早失了，但奇怪，我眼見你提着包袱進了她的房，怎麼她倒……快說，血劍沒失吧？」

甘霖才知這人驚訝之故，這也難怪，這人躡踪玉羅剎，並未和鬼影手碰過頭，難怪他不知道了，這麼，適才他是眞失去了知覺，並未聽到他和玉羅剎的談話。忙道：「你放心，我這包袱一刻未離手。」

那人却猛地搖頭，連聲呼怪，那一雙銳利的眼睛，却直在甘霖面上轉，竟自言自語，自問自答起來，道：「這怎可能？不可能，不行，她那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得趕快追去，你可得多加小心，見到鬼影手，對他說我追趕玉羅剎去了，緊記緊記。」

話聲未落，已急忙從樹上拔下劍來，一伏腰，一條黑影已由濃而淡，去得已無影踪。

甘霖望着他的去處，半晌才嘆了一口氣，眞愧得無地自容。

其實他來不及慚愧了，慌忙躍上馬，不往南，而是往西南奔下去。心下可有些後悔，不該不對這人說出眞相，血劍不在錦盒中，之所以那玉羅剎才不奪他包袱。

甘霖追了一程，那還有玉羅剎的踪影，甘霖的奔馬漸漸慢下來了。其實追上了又如何，他豈是人家玉羅剎的敵手。令他慚愧的是他先前竟把這個女魔頭當作了好人，口沒遮攔，老實告訴了她。

他的馬慢了下來，是他後悔起來，適才這人既是和鬼影手一道的，必也是和鬼影手齊名的人物，他對玉羅剎僅耳聞其名，但人家可對她知道得清清楚楚，若是武功相差太遠，豈敢來跟踪這玉羅剎。再說，昨晚玉羅剎不過是趁那人一時大意，被她打中穴道，那仍是暗算，並非過招敗在她手中。

甘霖後悔得很，若然與那人同行，得到那人相助，鳳嬌只怕還能無事。但現下後悔已晚，不但出來遠了，再回去，人家也不會仍等在那裏。

他嘆了口氣，催馬往前走，那日黃昏時候，已到了應城，要趕到鄖陽，便是趕個兩頭不見日，只怕也到不了，皆因那一帶湖泊多，白天擺渡需時，夜間又找不到擺渡的船。

甘霖又嘆了口氣，他只有嘆氣的份兒，眞正該後悔的是，不該接這趟鏢，明知沒有那麼輕易賺的銀子，怎麼當時仍然接了下來。不過從鬼影手和今日那人的語氣中，倒也明白了些，那季公子乃是一時心急，他自己又不能分身，故爾請他們護送血劍南下，聽鬼影手的話意，分明是趕去護送的，却又晚了一步。

甘霖在應城中轉了一轉，心想玉羅剎要是向這面來了，也許也會落在這應城中，但在街上轉了轉，並不見人，亦不見鬼影手，這才落店。

奇怪，甘霖打從進入應城，總覺有人尾隨在身後，因是加了一份小心，故爾不自覺不時回頭去望，總是忽然心中一動，就立即回頭，總覺有人影一幌，但仔細一瞧，却又不見人？心想：也許是疑心生暗鬼，不錯，錦盒是在包袱中，但盒中却無劍，他担心甚麼？

其實，甘霖心下疑惑，也不是無因的，他至少三次回頭，都見到一個小人兒的身影，而且他倏地回身，那小人兒也總是轉過身去，天色已黑下來了，街道上更是昏暗，因爲店鋪中亮燈的還不多，其實燈光再明亮些，也照不到街中心。

誰會去對一個小人兒多加注意，若然甘霖也會多瞧他兩眼，不過是一再見到他吧。

那小人兒前髮齊眉，後髮披肩，一身紫衣，閃閃發光，分明是軟緞，那年頭平常人家豈能以軟緞爲衣，除非是非富則貴的人家子弟，引起甘霖注意的，却是那玉羅剎是一身紫衣，昨晚在燈光下，那一身紫衣也閃閃發光。

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人兒罷了，試問一個小人兒有多大能耐，他甘霖難道還去對一個小人兒也懷戒懼，那可太不中用了。

這應城他可路過不僅一次，也還有幾個相識的武林朋友，不過今日可不同了，他還得躲着，越少人知他的行踪越好。

他落在一個小店中，爲的是不會碰到相識的人，譬如說各地鏢行中人，他多有往來，行走在江湖之上，時常會碰到，他更得躲着，也就得躲開大街上的大客棧。

那小店店小，人客不多，甘霖要了酒菜，當眞人老了，不以筋骨爲能，昨晚沒好睡，今日又趕了兩百多里路，加上心煩，關起門來喝得兩杯悶酒，正是酒入愁腸，愁更加愁，心更煩，也意更亂。

不料正在這工夫，那關着的房門，突然被人踢開了，闖進一人來！

甘霖跳了起來，來不及抓劍，右臂早已一圈，但只拍出一半，那勁道也沒吐出，他倒楞住了！

敢情闖進來的是個小人兒，便是那個紫衣閃閃發光的小人兒，那身法快得出奇，門一踢開，人已闖進，人一闖進，門却已在他身後關上了，簡直就似那門不曾開啓過一般，那小人兒且已把背靠在門上，伸出食指，壓在唇上，噓了一聲，霎眼，衝着甘霖扮了個頑皮的鬼臉，一手却向身後的門指了指。

甘霖鬆了口氣，右臂也垂下了，淘氣！哼，這必是個被寵壞了的孩兒，從他衣着就知非富即貴，富貴人家孩兒有幾個不是被寵壞了的。哼！

甘霖雖然老大不喜，但心下倒釋然了，皆因他先前在街上幾次回頭，都發現這小人兒在身後，原來是同住在一個店裏，那麼他來落店，人家回店，既走在一條路上，又有何奇。

甘霖揮了揮手，道：「你是誰家的孩兒，怎生闖進我這房來，出去玩吧。」

有心要斥責兩句，却又有些不忍，燈光之下，看得更清楚了，這孩兒粉粧玉琢，確實可愛。

那小孩兒非但不出去，對他的話充耳不聞，反倒向桌前走來，向桌上的酒菜瞄了瞄，說：「好啊，我正餓啦，你一個人那吃得了這許多，我來帮你吃些。」竟爬上椅子拿起箸來就吃。

甘霖皺了皺眉頭，這孩兒不但淘氣，也好生沒教養，不過麼，只見他吃得津津有味，眞像餓壞了似的，也就不加斥責了，再說他吩咐夥計備兩樣酒菜，作客人的既沒清楚吩咐，看來又不是付不出銀子的，還會送少了麼，別說他一人了，便再多兩人也吃不了，既然便宜了店家夥計，倒不如給這孩兒吃了，何況他吃得眞香。

當眞這孩兒要是懂得客氣，也就不成其孩兒了。他老了，老年人來日已無多，因是倍覺生之依戀與可貴？還是面對過太多人性的醜惡，因而倍覺童稚的可愛？也許兩者都有些，甘霖的眉頭開朗了，道：「孩兒，坐下來吃吧，慢慢吃，別急。」

甘霖先前心中煩惱，獨個兒喝悶酒，那桌子就沒動過，桌上兩大盤炒菜，和一個拚盤，被那孩兒用筷子在盤中間一劃，每樣吃了一半，但已不祇是兼人之量，別說是個孩兒，便是大人也足夠飽了。

那孩兒放下筷子，拍拍肚子說：「飽啦。」

甘霖已在桌邊坐了下來，默默的帶着微笑瞧他，這孩兒不但模樣兒可愛，也令他好生奇怪，要不是眞餓壞了，那會吃得下這許多，但分明不是個窮苦人家的孩兒，是以那盯着他的目光，就瞬也不瞬。

那孩兒道：「你老是瞧着我幹嗎，我可沒白吃你的……」

甘霖才要開口，不料這孩子突然又豎起指頭兒，壓在唇上，兩個小眼兒直翻。甘霖心想，必是他家的大人尋了來。那知孩兒撲的一口氣，桌上的燈吹熄了，房中一暗，驀見窗上人影一幌，是一閃而沒，分明適才窗外有人，房中燈火一熄，出其不意，疾閃過一邊去了。

甘霖老江湖了，便知不是來尋這孩兒的，否則何必躲閃，何況這兩日中，血劍一再引來了江湖人，忙不迭一躍而起，抓住枕邊的劍，就在刹那間，房門似乎一開一闔，因房中有光亮一閃。

房中雖沒燈火，但院中可有，只不過並不十分明亮，分明還聽到房响。不過他一雙老眼不花，分明沒竄進入來，是了，夜凉有風，這孩兒進房後房門並未關上。

忽聽外面啊啊兩聲，又一聲咦！又一聲清脆脆的聲响，甘霖不敢怠慢，一掠到了門口，開門閃出，恰見一條人影越過對面房脊，又是一閃而沒！

果然是個江湖人，而且身法好快，只見院中有人探頭出房望，甘霖忙把劍隱在身後，有人開門探頭出來，那房中自有燈光射出，顯然都是聞聲才探望的，但見院中冷清清，便都又縮回去了，但甘霖的眼前却暗而復明，竟是他身後的房中燈火亮了。

可把他嚇了一跳，是誰！一脚踢開房門，劍在身先，但甘霖可楞住了，是那孩兒把燈點着了，他怎麼點着燈，且休問，甘霖不但發楞，且還有些驚，皆因那孩兒手中拿着一把明幌幌的寶劍，衝着他嘻嘻笑，說：「我說沒白吃你的，不假吧，那賊子我替你打跑了，呸！破銅爛鐵。」

寒光一閃，甘霖慌忙一圈劍，滑步！慚愧，那孩兒不過把劍擲在地上吧了，地是泥地，那劍插入泥地中兀自顫彈不已，發出隱隱嗡嗡之聲。

好劍，甘霖也是使劍的，聞聲便知優劣，此劍何來？劍長三尺，插在那孩兒身邊，幾乎和他坐着一般高。

甘霖駭然了，也明白了，這劍必是他去奪來的，劍是好劍，他不禁又瞧了那兀自顫彈的長劍一眼，用這劍的人，豈會是個庸手？而這孩兒竟然去奪了來。

刹那間，他把適才的所見所聞，回想了一遍，這孩兒進房，尤其是門在他身後一開一闔，快得實在出奇，適才外面那幾聲啊啊咦咦也罷了，那清脆脆的一聲响，分明是有人被掌了個咀巴，必也就是這劍的所有人了！

是這孩兒出其不意，打了那人一個咀巴了，趁那人驚駭的瞬間，奪下了他的劍來麼？他心想必是如此，但他却搖起頭來，這怎麼可能，這孩兒如此幼小，看來十歲出頭，十二歲也不到？

甘霖道：「你！是你把那人打跑，也奪下了他的劍來麼？」

那孩兒眉頭揚了揚，道：「我都說沒白吃你的，先前在街上，我就見他一直尾隨在你的身後，你却一些兒也沒發覺，進店時我已故意的撞了他一下子，他竟敢罵我，所以……」

甘霖道：「所以你就打了他一個咀巴子，把他的劍奪了下來。」

那孩兒嘻嘻笑道：「你倒像見到一樣，誰敎他罵我，今晚是便宜他啦。」忽然，那孩兒的眼睛睜大了，說：「你不告訴我爺爺，是不是啊？我啊，就怕我爺爺，我要是不做錯事，揪他的鬍髭也不惱，爺爺說，我要是在外面惹事生非，打了人，他可要剝下我的皮來，你，大概不會告訴我爺爺吧。」

說着，那孩兒幾乎縮到桌子下面去了，自然不是眞縮去桌下，只不過他人矮小，一縮頭，就不比桌子高了。

果然是他，甘霖一時間，驚得目瞪口呆，果然這孩兒不等閒，不禁又瞧了那地上的劍一眼，能使用那樣寶劍的人，必也非等閒之輩，而他！這麼個小娃娃，竟打了那人，奪下那人的劍！

且慢，甘霖還劍入鞘，放回枕邊，走過去坐在孩兒身邊，道：「我問你的話，你老老實實說了，我就不告訴你爺爺。來，再吃些，要是不够，我再吩咐夥計送些麵食來。」

那孩兒道：「好啊，我可又餓啦，老爹，只要你不對我爺爺說，我甚麼都告訴你。」

甘霖道：「但你到我這裏來，不怕你爺爺找你麼？」

那孩兒登時兩道眉兒揚了，說：「才不怕哩，爺爺找不到我，我出來兩日兩夜啦，爺爺只當我往北走了，嘻嘻，我打北邊兜了個圈子，可連夜往南來啦，初時慌得只顧奔跑，後來肚子餓啦，一摸，嗳呀，忘了帶銀子，昨兒夜裏那和尚倒是個好人，給我吃了碗齋飯，今兒跑了一天，可也餓了一天，你眞請我吃麵麼？我可喜歡吃麵，不喜歡米飯，當眞南方也有米飯麼？」

甘霖道：「如何沒有，不過南邊把麵食當點心，你若喜歡，我這就吩咐夥計送過來。」

甘霖急忙去吩咐過了，一會不但送了麵來，而且再加上兩盤小炒，喜得那孩兒把一大碗麵也吃光了，甘霖兀自在旁打量他，只想，也不開口，不用開口，聽這孩兒的話音，已知是北方人了，那麼……且慢，他說跑了兩天，最近也在河南境界了，若不是來自大別山，也來自桐柏山，從他這麼快的身法，只怕還要更北邊一些。不用說，這孩兒的爺爺是位武林俠隱了，要不，豈會調理得出這麼好身手的一個孩兒來。

這孩兒好身手，甘霖倒不以爲奇了，皆因往日傳說中的玉羅刹和鬼影手，他以往都以爲不過是傳聞的，不料眞有其人不說，而且一日之中都見到了，而且那身手竟是聞所未曾聞，當眞是見面勝過聞名，那麼，這孩兒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身手，就奇而不驚了。

待這孩兒吃飽了，對他露齒一笑，說：「這番才眞飽啦，先前我騙你，怕吃完啦，你就沒吃的了。」

甘霖道：「孩兒，你放心，待會我送你些銀子，餓了就可買來吃了，你還沒告訴我，你姓甚麼啊，你爺爺的名號又是怎麼稱呼的。」

孩兒摸着肚子，說：「老爹，你眞好，眞像我爺爺，爺爺是疼我的，他們叫我小寶。」

甘霖說道：「那是小名兒，你姓甚麼啊？」

小寶把眼睜大了，說：「他們沒告訴我，我……沒姓。」

甘霖愕然，倒奇怪了，這小孩兒不但聰明伶俐，身手也那麼好，豈有十來歲的孩子了，連姓也不知道的？

那小寶已瞧出甘霖不信，急得臉紅了些，說：「眞的，沒騙你，我也問過爺爺，但一問爺爺就惱。」

甘霖笑了，說：「小寶，你爺爺姓甚麼，你自姓甚麼，不怪他要惱了。對我說，你爺爺姓甚麼？怎麼個稱呼？」

小寶急了，道：「不，他們說，爺爺是媽媽的爹，我不是跟他姓的。」

甘霖啊了一聲，道：「那麼，他是你外公了，小寶，那你爹娘呢？」

不料甘霖話才出口，那小寶忽然眼圈兒紅了，道：「我沒爹，也沒娘，只有爺爺，我從小就跟爺爺長大的，爺爺說，等我大些了，就帶我去找媽媽。我啊，就對爺爺說，我已經長大啦，我要去找媽媽，爺爺却說甚麼也不答應，說還要等幾年，我可等不得，就……」

甘霖道：「你就偸偸跑了？小寶，你可知道你媽在那裏？還有你爹呢？」

小寶說：「我怎會不曉得，我媽在苗疆。」

甘霖心頭一震，啊！苗疆！他保血劍，下苗疆，這孩兒也下苗疆去找她娘，竟有這麼巧！那小寶委委屈屈，吸着咀兒，像要哭。甘霖頓生憐愛，把他摟在懷裏，那小寶也就緊緊倚偎在他懷裏，多惹人憐愛的孩兒，他要有這麼個孩兒就好了，也眞難爲他這點年紀，那身手是怎麼練的，道：「別哭，小寶，今兒你遇到我，可巧啦，我也要下苗疆，你沒銀子在身邊怎行，可不能餓着肚子走路，再說你又沒在江湖上走，也……」

小寶叫道：「好啊，老爹，那你帶我去，要是再遇上賊子我就替你打跑他。」

甘霖可不是慚愧才停口，而是忽然聽到，這孩兒的武功自是他爺爺敎的了，可知了得，這孩兒走了，他豈有不尋找的，又豈有想不到他往苗疆來找他娘的，若然追了來，見到小寶在他身邊，誤會起來，那可遭了，當下皺着眉，把頭搖了搖，說：「不，小寶，你還是回去吧，你爺爺早晚會找來的，要是……」

小寶忽然跳了起來，說道：「才不怕哩，我都說爺爺以爲我往北去了。」

甘霖道：「爺爺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飯還要多，小寶，你能瞞得過他於一時，他往北失了你的踪跡，自會往南邊尋來，倒休要被他誤會我拐帶了你。不行，小寶，你爺爺必是因爲你年小，等待你長大些，他自會帶你去找你娘的，還是回去吧。」

小寶嘻嘻笑道：「才不會哩，我先從荷澤轉個彎兒，烏婆婆一把沒揪着我，又跑到邯鄲，我對宋老爺子說：爺爺要問起，就說我上京去玩兒三兩月，有岳大叔陪着我，要爺爺放心，我却打半夜趕往回走啦，老爹，待爺爺打京裏見了岳大叔，再往南京，我可已到苗疆了。」

甘霖目瞪口呆，這麼年幼的一個孩兒，竟然恁地詭詐，眞是罕見，他說的烏婆婆，宋老爺子，岳大叔，必是他爺爺熟識的人了，必是時常有往來的，邯鄲距開封府有好幾百里，既然跑去那裏露了臉，任誰也會信他已北上了，但這孩兒才這點點年紀。

那小寶不嘻笑了，咀兒倒高高呶了起來，說：「老爹，你瞪着我，一定以爲我壞，是不是啊，其實我也捨不得離開爺爺，也只有爺爺最疼我，但人家都有娘，也有爹，就是我沒有，我要找我娘，老爹，你說帶我下苗疆，你說的，不反悔吧。」

甘霖却在心下想：「便是爺爺尋了來，其實又何必担心，這麼個聰明乖巧，不，這麼個頑皮的孩兒，誰能拐帶得了他，他爺爺不也被他騙過了麼？」當眞他頑皮透頂，但實又乖巧聰明得可愛，提及他的娘，那可憐生的悽楚相，也眞令人感動，不錯，他連爺爺也騙了，寃了，但可是由於一片眞摯的孝心，既然遇上了，他能狠得起心腸不理，任他流落江湖麼，何況別瞧他小，今晚可眞帮了他，罷罷，有這麼個伶俐乖巧，又有一身功夫的孩兒作伴，路上倒不愁寂寞了，帶着他在身邊，可不像爺爺帶着小孫兒走路，也許倒不被人注意了。

甘霖點了點頭，道：「好罷，小寶，我說過話，絕不反悔，不過麼，你可要聽話，在路上不可惹事生非。」

小寶樂了，又一下子撲入他懷中，仰着臉兒說：「老爹，我聽話……」但話仍在咀邊，那眼兒已小了。小孩兒疲倦了，眼睛就會小的，鳳嬌小時候就是這般，剛剛還在吵着鬧着，眼睛一下，那頦子就會軟軟地垂下。

小寶的頦子可不是軟軟垂下來，頭靠在他胸膛不動了，可憐的小寶，這些日來不知他可曾好好睡過一覺？一定沒有。

甘霖把小寶抱到床上，喚來夥計，把杯盤收拾了去，眞沒料到，竟又有人追踪血劍而來，可惜連人影也沒看清，心下好生憂急，當眞這把半截血劍上，有何秘奧，竟把這麼多久已聞名而未見過的武林高手都召引了來，却是他前去追趕鳳嬌，豈不是把兇險也替女兒招引了去麼？

甘霖憂急得在房中轉了好半晌，想到他蠢得對玉羅刹說出了眞話，心中又愧又恨。

甘霖又嘆氣，除了嘆氣，他還有何能爲？倒是趕去女兒身邊，他和鳳嬌本是相依爲命，爺兒倆死在一起，罷了。

他在床前停下來了，那小寶睡得眞香甜，睡着了的小寶，臉兒紅紅，更可愛了，當眞他爺爺怎生連他的姓也不告訴他？這麼說，他從小就離開他娘了，可憐的孩兒，從小就沒有爹娘，雖有爺爺……是了，不是眞爺爺，是他的外公，雖有外公疼愛，可替代不得爹娘。

可不又忑怪？這小寶的娘，既然是那老人的女兒，若眞流落在苗疆，怎生倒不去接回，既能調理這麼個孩兒，那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難道還有克服不了的阻碍麼？好生令人難解，明兒倒要問個明白。

却是這小寶可疑可怪之處太多，也令他越看越愛，他自家的憂急煩惱，反倒減輕了些。

他熄了燈，和衣躺在床邊，劍也放在順手邊，先還不敢睡着了，生怕還有人前來，不料連日憂急辛苦，醒來巳天光大亮，窗上陽光耀眼，啊喲！小寶呢？

他可不是先找小寶，包袱仍在，劍也仍在枕邊，腰間的金銀也在，但小寶呢？倒比他醒來得早，人呢？那去了？

甘霖跳下床來，那房門霍地也開了，小寶一躍進屋，笑嘻嘻手中捧着個包袱。

甘霖一怔，說道：「小寶，你去了那裏？」

小寶把手中的包袱一揚，說：「老爹，你猜，這裏面是甚麼？」

是甚麼？甘霖心想：他孑身一人，那來這包袱，道：「小寶，你別是去淘氣吧，把誰的包袱拿了來，快還給人家。」

小寶說：「才不是哩，這包袱是我的，老爹，昨兒你進城時見到那大廟麼？」

甘霖道：「可是近城門的那大廟？」

小寶說：「是啊，我這些日都找個廟睡覺，住店要銀子，我沒有，昨兒我把包袱掛在那鰲尖上，跑進城來玩兒，後來碰到老爹，眼一閉就睡，適才趕去取來。」

甘霖呆得一呆，那廟他見到了，大殿的兩個鰲尖，更遠遠就見到了，離地怕不有四五丈高，但這小寶却把包袱掛在那鰲尖，眞虧他想得到，掛去那麼高的鰲尖上，可不怕被人偸了去，要去拿，非有絕頂的輕身功夫不行，而他！這麼一點點年紀？不怪昨晚那人竟也被他戲耍了，當下說道：「可不是頑皮麼，小孩兒家的包袱，你又沒銀錢，還怕人偸了你的不成。」

小寶却一臉正經，道：「老爹，我雖沒銀子，我這包袱裏的東西，可是銀子買不到的，我打開來給你瞧。」

包袱打開了，不過是幾件小人兒換洗的衣衫，眞難爲他想得到，竟帶了換洗衣衫，只見他從衣底抽出一把短劍來，驀聽一聲龍吟，眼前驀地大放光明似的閃過一道電光，原來是那出鞘的短劍映着陽光！

甘霖不禁叫道：「好劍！」他也是用劍的人，豈會不識劍，當眞是有銀子也買不到的，小寶眉兒一揚，道：「老爹，你可別告訴我爺爺。」說着，小眼兒溜了溜，悄聲道：「我把爺爺的劍偸了來，爺爺說，等我長大啦，他才把這劍給我，沒法兒，我只有偸。」

甘霖却忽然怔住了，兩眼落在他那衣包上，血衣！那包袱底有一件血衣，被他抽劍時，帶了出來。雖是變了黑衣，但一個走江湖的人，一瞧就認得出來，因爲年

深日久，血紅也變成了黑色，不過較淡處仍可見暗紅。

那血衣被拉出了一角來，顯是先前巳包着那短劍的，甘霖抬起頭來，怎麼小寶不說話？原來他也瞧見那血衣了，一個該是不識愁滋味，又被寵壞了的孩兒，竟會泫然欲涕，一個小小衣包中少少的幾件衣衫裏，竟然藏着一件血衣，而且是血與衣皆已顯示年深日久，還用問麼，甘霖就知這血衣與他娘有關了。

甘霖忙不迭掉開頭去，假裝不見，正是旅客上路的時候，門口，窗前，不時都有人客在走動，也不是問的時候，憑他小小年紀，就已有一身罕見的武功，他那娘的武功也可想而知了，不，不能問，這孩兒見到血衣也已泫然欲涕，這血衣也必關連着一個血與仇的故事，也必是一個慘烈而又悽切的故事。

甘霖去門口喚來夥計，算還了房飯錢，那小寶已把包袱揹上了，到底還是小孩兒，衝着他的，又是一張粉紅的笑臉，待得甘霖也揹上包袱，咦！小寶呢？

小寶已騎在馬上了，甘霖出得店來，小寶已在街上兜了個圈兒，說：「老爹，你這匹馬眞好。」一縮身，就溜到鞍後，夥計搶過去抓住轡頭，道：「老爺子，敢情他是和你一道的，我剛把你這馬牽出來，瞧不見就被他跳上去，騎着跑了，可嚇了我一大跳呢。」

甘霖接過馬韁道：「小寶，你又淘氣，夥計，回頭見。」

小寶坐在鞍後，甘霖只得騰身上馬。一老一少，全是恁地好身手，夥計才這麼一楞間，那馬早就在街口不見了。

鳳嬌在小寶這個年紀，甘霖帶她出門，也就是這麼坐在鞍上的，出得城去，甘霖道：「小寶，小心，抓着我的腰帶。咦！小寶！」

甘霖只覺身後一輕，小寶呢？回頭一望，又不見人了？趕緊把馬勒住，別是跌下馬去了吧？但來路上也不見人，前面坡上却傳來了笑聲，說道：「老爹，我在這裏。」

甘霖仍瞧不見人，只有坡上路邊一株大樹的橫枝在起落，啊！眞淘氣。小寶的腳正勾着樹枝，在隨着樹枝的起落幌盪，甘霖揉了揉眼睛，小寶從鞍後溜下馬去沒發覺也罷了，怎生打他馬前溜過去也沒發覺？

甘霖催馬到了樹下，仰面才要叫他下來，咦！這孩兒，只見那樹枝彈起，却不見了小寶！

既是樹枝彈起，可見小寶剛剛溜下來，怎麼倒又不見人？前面？沒有，左右也不見人！「小寶，你，在那裏啊？」

只聽嘻嘻笑聲在耳邊响起，啊！原來小寶已落在鞍後了。小寶說：「老爹，我在這裏。」

甘霖嘆口氣，雖說小人兒身輕，但落在鞍後他也不覺，咦！這小寶。他不驚訝人家的功夫怎麼練的，倒是嘆他自己的功夫是怎麼練的，數十年的功夫，豈不是白練了，倒要試他一試，兩腿一夾馬腹，把韁繩一抖，那馬就狂奔了下去，甘霖眼望前路，耳却聽着身後，小寶的叫聲不是在背後，而是在頭後耳邊，叫道：「好啊，多好玩兒，慢慢走哇，咱們幾時才能到得苗疆。」

敢情他先前溜下馬，跑到前頭去，是嫌走得太慢罷了，小寶不但站在馬屁股的上端，非但不抓住他的腰帶，而且連他的衣衫也沒碰着一點。

一口氣奔了十來里地，其實甘霖更心急，恨不得插翅飛去漢江，趕一天，日落時候也該到沔陽了，眼看前面有個大叢林，大路穿林而過，馬的鼻孔裏巳在噴着白氣，甘霖才要收韁，那馬可成了怒馬，早竄入了林子，不料馬前竄過一條黑影，驚得那馬一聲嘶鳴，登時人立而起。

不好，他可想到小寶，小寶是在他身後馬屁股上，又沒抓住他的衣衫，非跌下馬去不可，到底是個小人兒！

甘霖也非拋韁不可，拋蹬離鞍一瞧，叫道：「小寶，小寶！」

小寶不見了，馬却斜刺裏竄入林中去了，同一瞬間，只聽有人冷冷地說道：「姓甘的，留下包袱，饒你不死。」

甘霖大吃一驚，才知道適才打馬頭前竄過的是人，不是甚麼野獸，敢情遇到攔路打刦的了，他顧不得再尋小寶，抓着腰間的長劍，只見分自兩面路旁的樹後閃出兩個人來，年紀都在五十上下，並非勁裝，也不見手上有兵刃，一個竟還頭戴逍遙巾，衣穿長袍，可不像是翦徑的賊，人家連他姓甚麼也知道，當然也知道他的來歷，翦徑會翦到保鏢的頭上，那可好笑了。

甘霖退了一步，心下雪亮，昨晚窗外的人影，必就是其中之一了，一瞧人家那氣度，便知是爲血劍而來，那就不會是等閑之輩。

甘霖橫了心，端的這血劍關係着甚麼，竟會有這麼多人爭奪，今日他非弄明白不可。人家沒亮兵刃，他握着劍可不成話，當下把背上包袱拍了拍，道：「老朽在這條道上來來往往有年，可沒聽說過有那一路的朋友在此安窰立寨，兩位又可不像翦徑的，這包袱不值錢，若是缺了盤纏，老朽交兩位一個朋友，多沒有，十兩八兩倒還拿得出來。」

那攔路的兩人同是一聲呵呵，總算甘霖巳知兩人來者不善，沒驚呼出聲，但也駭然退了一步，那兩人和他相距本在一丈以外，不料人家肩也不見幌，腳下也沒邁步，巳飄前了數尺，哼了一聲道：「姓甘的，你敢把我們當賊！看在你與此事無關，留下包袱中的錦盒，今天饒你不死。」

一個道：「何必同他多說，嘿嘿，瞧不出，你倒也有些眞材實學，昨日倒小看了你，看掌！」幾乎話聲未落，呼的一掌巳向甘霖劈來，甘霖一蹬腳，斜刺裏飄出一丈，「啊，你！」不料這人是聲東擊西，那馬恰從林中鑽出，這人身法好快，從那馬背上一掠而過手中巳多了一把長劍。

甘霖明白了，原來昨晚小寶那劍，就是奪自這人的手中，今日他把那沒鞘的劍，用一件衣衫裹着，放在馬鞍前面，甘霖因是倒鬆了口氣，既然小寶從他手中奪下劍來，又打了他一個耳刮子，武功也就不會高明到那裏去，當眞他連一個小孩兒也不如麼。

不料他的胸膛剛挺得高了些，眼前寒光一閃，那人已劍在身先，飛掠到了，甘

霖一旋身，拔出劍來。

却是那頭戴逍遙巾的人道：「慢着，不怕他逃出去，姓甘的，你也算得是條漢子，不過是保鏢，在江湖上混口飯吃，識時務的休要淌這渾水，人家既然肯給你一萬兩銀子，那也好辦，我給你二萬兩。」

那持劍在手的人怒道：「和他多說甚麼，昨晚一時大意，上了他的當，今天我是要錦盒，姓甘的，你這條老命也要！」

這人快，甘霖可也不慢，嗆嗆兩聲，甘霖連接了那人兩招，好劍法，甘霖倒更胆壯了，這人的內力不小，但自信不會輸於他，陡然人影一幌，甘霖忙不迭旋身滑步，原來是那頭戴逍遙巾的人霍地飄身過來，一袖把那人拂得連連後退。只聽他冷冷地說道：「姓甘的，咱們昨日倒眞小看了你，鏢行中竟有你這般身手，也眞難得，別看昨晚你把他的劍奪了，也被你出其不意打了一掌，嘿嘿，你大概還聽說過人屠戶這名頭吧。」

那人眉頭一揚，甘霖就一聲啊！道：「原來你……你就是……」

那人道：「不錯，這名兒不好聽得很，姓甘的，那是因爲我殺人太多之故，其實，今兒你親眼見到了，我人屠戶可是個最講理的人，二萬兩銀子，怎麼樣？」

甘霖悚然，不，不能退半步，原來兩人都以爲昨晚奪劍的是他了，是以心存顧忌，當下瞧了被人屠戶拂退的那人一眼，道：「這麼說，這一位是生死判韓元韓爺了，可少會得很，久聞兩位在江湖行走，焦不離孟，一向在湘江發財。」

果然那人是生死判韓元，大江上下，尤其是三湘一帶，就是這人屠戶與生死判稱霸，甘霖是早巳耳聞大名了，果然與傳聞的一般無二，人屠戶心狠手辣，一身皆是餵毒的暗器，據說內功亦造極登峯，適才那一拂袖，巳見功力，死在他那餵毒暗器之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是以江湖中都以人屠戶稱之而不名，偏是長袍大袖，乍遇還會以爲他是位員外郎，不出手，簡直看不出他有一身毒辣的功夫，生死判和他焦不離孟，武功雖不及人屠戶，但江南可也坐上第二把交椅。

生死判韓元變了臉色，一聲狂笑，道：「姓甘的，你倒好眼力，昨晚一時大意，上了你的當，既被你認出，今日你想活着出這林子，那是休想。」

但人屠戶一擺手，生死判才只作勢，而沒撲出，甘霖心頭一涼，悔不該叫出他這名兒來，昨晚這生死判被小寶打了個耳刮子，又把他的劍奪了，對武林中人來說，可是比死傷更甚的奇恥大辱，這帳算在他頭上也罷了，他更把人家的名兒叫了出來，這兩人豈能讓他活着出這林子呢？。

甘霖可眞橫了心，當下呵呵笑道：「老朽既巳被你這生死判判了生死，人也要死了，還要銀子何用，我背上這錦盒巳是兩位囊中之物，要奪取，當眞如探囊取物，只不過兩位得教我死個明白。不用說，兩位是爲囊中血劍而來了，也不瞞兩位說，要奪取這血劍的，還不僅你們兩位，想來兩位必也聽過玉羅刹這名兒吧，昨兒一早也才和老朽分手，再前一晚，這錦盒才由鬼影手交回老朽手中，我倒是奉勸兩位一句，老朽巳是惹禍上身了，便明知前面便是鬼門關、閻羅殿，也只得硬着頭皮往前走，兩位却要仔細想想，只怕這錦盒到了兩位手上，玉羅刹與鬼影手也到兩位跟前了。這且不去說了，我只要求兩位讓我死得明白，錦盒中不過是半截血劍罷了，各位可都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怎生爲了一把沒用的半截血劍你爭我奪，若承相告，老朽這命，連同這半截血劍，任憑取去。」

甘霖在提及玉羅刹與鬼影手時，那人屠戶顯然一震，兩道細長的眉兒掀了掀，生死判却露了驚容，顯然想不到玉羅刹與鬼影手也插了手！

甘霖心中一動，也露了一綫生機，道：「還有一位哩，說來慚愧，老朽連人家的大名也不知道，乃是躡踪玉羅刹南下而來的，可惜老朽來不及請教人家的大名，他巳追趕玉羅刹來了。」

人屠戶聽罷，忽然啊了一聲，說道：「且慢……」

甘霖却一擺手，道：「老朽的話尚未說完，這位生死判韓爺今日一再替老朽臉上貼金，老朽實是受之有愧，韓爺說我奪了他的劍，哈哈，却是沒請教，這位尊姓？這人屠戶之稱，怕有些不敬罷？」

人屠戶眉頭一揚，冷冷地說道：「若非殺人盈千上萬，也不配這稱號了。」霍地一拂袖，嘩啦一聲響，一株有碗口般大的樹木，竟被攔腰折斷倒了下來。

甘霖心中一凜，道：「那麼老朽斗胆了，適才你說得不錯，保鏢不過是在江湖上混碗飯吃，老朽何人，可是有能力奪得下生死判韓爺的劍來的。」

人屠戶和生死判同是一怔，對望了一眼，韓元道：「那麼是誰？你說。」

甘霖一見兩人臉色微變，更有了主意，胆也更壯，哈哈之聲也更响了，道：「不瞞兩位說，便是老朽也不知，只不過驀見窗外人影，出房巳不見人了，不料回到屋中，此劍巳插在地上，今日要不是韓爺你說了，我還不知劍是韓爺所有，却是我有些不明，要請問韓爺，昨晚可見到一個小巧的人影麼？」

生死判驀可裏一拍大腿，這：「不差，那人身形矮小，難道……」

甘霖却裝作似有所悟，點頭道：「那麼，準是她了。」

「玉羅刹！」兩人同聲出口。

甘霖道：「老朽老眼也許昏花，韓爺的招子可亮得很，其實昨晚我也猜出是她了，韓爺却一口咬定是我，老朽要有這個能耐，早不吃這碗江湖飯了。」

生死判顯然吁了口氣，怒容也緩和了下來，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若眞栽在玉羅刹手中，雖也丟人，心下也好過些。

不料甘霖也才鬆了口氣，人屠戶冷冷地說：「諒你也沒有這個能耐，姓甘的，放下包袱，我人屠戶今天破個例，饒你不死。」

甘霖一聲呵呵，知兩人豈有空手而回，他巳早有了主意，當下把包袱解開，擲到地上，說道：「兩位若不嫌棄，請拿去，呵呵！」

生死判一上步，伸劍欲挑，不料人屠戶目中精芒暴射，右袖一拂，把生死判的

劍盪了開去，道：「且慢，你敢把一個空盒來騙我。說！那半截血劍在何處？」

甘霖一翹大拇指，了無懼色，伸手向生死判的手中劍一指，道：「果然高明，却是我也要問你，此劍何來，生死判韓爺的劍，怎生會在我房中？看來人家比你們兩位棋高一着。」

人屠戶霍地箕張五指，一抓一揚，包袱竟飛入他手中，恁地驚人內功，甘霖闖蕩了數十年江湖，還眞是僅見，但一來已橫了心，二來這是生死關頭，可不能露怯，道：「這就對了，兩位早該拿去瞧過明白，本來我不願說的，這可是兩位迫我不得不說，韓爺不但昨晚受辱受挫，而且被人利用韓爺的身影，把我誘出房去……」

人屠戶迅速解開包袱，打開錦盒，只瞧得一眼，撲的一聲響，那錦盒已經被他擲在泥地上，驀地一蹬脚。

甘霖道：「兩位早該想到了的，想來不會疑心我和人家套得上交情吧，兩位和老朽一樣，都已上了人家的當了……」話聲未完，甘霖已然吸了口涼氣，只不過硬着頭皮，不敢退半步，是那人屠戶滿面鐵青，霍地又逼近了一步，一雙寒芒暴射的眼睛注視着他，道：「姓甘的，既然錦盒中的血劍已失，爲何你仍然揹着往南走。你說，可是你……」

甘霖又打個哈哈，雖不十分响，但那聲音倒也沒顫抖，只不過是苦着臉，道：「可是我藏過了，是不是，別說我沒料到會在這裏碰上二位，我可要請教二位，便是老朽以空盒騙人，被騙的只怕也輪不到兩位吧？兩位絕頂明智，怎會不想想，此時此地，還能夠碰得到我麼？」甘霖說着，又一聲乾笑，道：「此時此刻，不用說，老朽早已進了鬼門關，向閻羅王殿前報到了。」

人屠戶登時矮下半個頭去，生死判手中劍也垂下了，兩人又互望了一眼。

甘霖又道：「其實，我倒要恭喜兩位，若然血劍仍在錦盒之中，這時到了兩位手中，只怕人家也到了，有道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那時際，兩位再會碰到的便不再是一位了，僅老朽所知的，已有三位，玉羅刹志在必得，鬼影手豈會甘休，還有位不知名的，哈哈……那時際……」

生死判道：「那麼眞是玉羅刹……」

人屠戶目不轉睛，道：「姓甘的，你還未答我的話。」

甘霖一怔，道：「我以爲不用答，兩位也該明白了。」

人屠戶又一蹬脚，道：「好個狡猾的玉羅刹，可是她教你背着這空盒繼續往南走！」

甘霖苦笑道：「要不，兩位和我便只有閻王殿前見，鬼門關相逢了。」隨嘆了口氣，道：「適才你人屠戶說得好，老朽保鏢，不過是在江湖上混口飯吃，吃這口飯無異在刀口上舐血，可也犯不着賣命，兩位是棋差人家一着了，若是早走一步，兩位也恁地吩咐，老朽也不敢說個不字，我已言盡於此，任隨你生死判，判生死，死在你人屠戶手中的人盈千上萬，添我一個也不嫌多，却是再遲一刻，人家帶着血劍，可去得更遠了，兩位才是眞上了人家的大當。」

生死判一聲狂笑，道：「今天可饒你不得！」

甘霖早知人屠戶饒他，這生死判也不會饒他，誰教他盡知昨晚生死判受挫被辱，豈容他活着傳揚出去，哼，雙鳳劍可也不是浪得虛名，嗆嗆一聲响，長劍出鞘，生死判的劍也刺到了，霖劍走龍蛇，拍抹復挑，攻其必救削他右腕，驀聽人屠戶叫道：「小心！」

說時遲，一條黑影打生死判頭上一掠，早聽拍的一聲脆响，生死判氣得哇哇怪叫，拋肩鳳點頭，甘霖的劍已點正他脇下，道：「老朽不乘人之危，請吧。」但一聲撲嗤！生死判脇下的衣衫已被刺破了。

只聽人屠戶叫道：「那裏走！」

甘霖撤劍後退，眼前人影眨眼工夫，早失了兩人的踪跡！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只聽人屠戶在遠處唉了一聲說：「罷了，咱們這番栽到了家。」生死判怪叫之聲却忽東又落西，顯是在發狂的追尋甚麼，啊，一個小人兒的聲音在頭上細聲細氣叫道：「老爹，馬在左面林邊，快走。」

是小寶！啊！適才打生死判頭上一掠而過的人影，必就是他，又打了那生死判一個耳刮子。好小寶，好俊的身法，竟連人屠戶與生死判也沒看清他的人影，被誘去林子左面去了。

甘霖抓住包袱，竄入林中，可不是馬在林邊，小寶竟已先在馬上。

甘霖縱身上馬，小寶一抖韁，那馬邁開四蹄，已奔下去，甘霖喜得把他摟住在懷裏，那馬不是往南，而是順着林邊，繞過西山坡，却又轉向北，北面是一道林木葱葱的山嶺，一口氣奔出了一來里地。

甘霖一路留神着身後，並不見兩人追來，當眞那兩人便快逾奔馬，可也不知他們奔西又轉了北。不，爬高了的太陽在左手邊的林隙中，投落下道道耀目的陽光，現下又已在往南了。

好個鬼精靈的孩子，今日他便能逃得過生死判韓元的劍下，也逃不過人屠戶的毒手。好孩子，昨晚在黑夜之中，打了生死判一巴掌，又奪下劍來也罷了，今日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又被他打了一掌，還把兩人誘出老遠去，助他脫了身。

小寶叫道：「噯呀！老爹，別摟得我這麼緊。」

甘霖呵呵笑道：「小寶，好孩兒，咱們歇一會再走，今天可難爲了你啦。」

小寶一勒韁輕飄飄跳下馬，把馬栓在樹上。道：「老爹，你不用瞧，保管他們找上一天一夜，也找不着咱們，嘻嘻，我把那人屠戶的頭巾遠遠的掛上東邊樹梢上，嘻嘻，還怕他們不往東邊追下去麼？」

甚麼！人屠戶頭上的逍遙巾也被他揭去了！

小寶眉兒一掀，說：「我找着馬兒，牽去林邊繫好了，打樹上溜回來，哈，敢情人屠戶是那麼個長相。」

甘霖道：「你……小寶，你知道人屠戶？」

小寶不屑道：「我聽爺爺說過，說我將來長大了，有朝一日下江南，遇到人屠戶可得小心，說他一身暗器再歹毒不過。老爹，我才不怕他哩，我兩脚在他頭上一

點，可就夾起他的頭巾來啦，趁他一轉身，我已飛掠向前，打了那生死判一個耳刮子，嘻嘻……」

小寶怎麼眨起眼來了？甘霖却把他的話想了又想，這小寶必是趁兩人全神對付他之時，溜到人屠戶頭頂的樹上，他人小身輕，相距又近，溜下去也毫無聲息，妙啊，他不但兩脚夾起了人屠戶的頭巾，而且借了勢，啊啊！再借那一掌打在生死判臉上之勢，飛掠竄入對面的濃枝密葉中，妙啊，當眞妙極，看似一掠，却兩番借了勢，難怪那一掠竟有五六丈遠了！啊哈，難怪人屠戶與生死判也給嚇得鎮住了，若不爲他那一劍豈有點正生死判的脅下，那生死判竟然似無所覺的。

小寶嘻嘻笑着一扭腰肢，甘霖便摟了個空，若不是他胆大又絕頂聰明，豈能眨眼間戲弄得這麼兩個高手，這樣的孩兒，教人如何不痛愛。

小寶笑着溜過一邊，說：「老爹，若不是我要趕回來找你，我啊，就撒他一頭巾尿，咦！啊！這是什麼味兒啊，嘻嘻，那時啊，我就拍着手兒叫：人屠戶，人屠戶，又騷又臭尿屠戶，哈，老爹，你說多好玩兒。」

甘霖的一聲呵呵响起，那眉頭也皺了起來，小寶不過是趁那兩人全心全意在他和血劍身上，僥倖得逞，已是胆大妄爲了，小人兒武功再好，豈能强得過人屠戶和生死判去，他眞要在人屠戶的逍遙巾裏撒一泡尿，說不定已非死必傷在人屠戶手中了。那麼，他要是再打哈哈，豈不是無形中縱容和鼓勵了他。

哼，甘霖面色一沉，道：「小寶，大胆！那人屠戶只要瞄着你的人影，便是在三五丈外，人未到，暗器也打到你身上了，你爺爺怎生告誡你來着，我得再次提醒你，要再恁地淘氣，老爹可不帶你下苗疆了。」

小寶瞧他是眞惱了，撲前滾入甘霖懷中，仰着臉兒說：「老爹，我聽你的話，再不啦。」

他乖乖讓甘霖摟住了，柔馴得像隻小綿羊兒，甘霖自不是眞惱，他這條命便是小寶的胆大妄爲救下的，那不過是感深，也愛之深，道：「小寶乖，你爺爺對你說的是眞話，這人屠戶今日說的也不假，死在他手中的人盈千上萬，以後碰上了，千萬得小心，這魔頭實是招惹不得的。」

說着，甘霖的眉頭皺了起來，又道：「小寶，那人屠戶與生死判只會被瞞得一時，必要往南追下來，既知道原來是上了咱們的當，再若遇上，咱們可……」

小寶眉梢兒揚起老高，說：「老爹，才不怕哩，你瞧，我穿的是甚麼？」

甚麼？小寶解開衣衫，露出一件黑中透黃的內衣，說：「老爹，你拿劍來試試，爺爺說，除非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寶劍，我這寶衣刀槍不入，還會怕他暗器麼。」

甘霖說：「寶衣！」當眞那內衣不但粗糙，而且軟中帶硬，是了，是金屬抽絲，混合着……啊，是野蠶生絲編織而成。

小寶忽然把臉兒貼在他胸上，說：「爺爺，那時啊，娘生下我不久，若不是娘脫下這寶衣來裹着我，娘也不會受傷了。老爹，所以我要去找娘，我一定尋到娘，老爹，你說我能尋到麼？」

甘霖又把他摟得緊了，說：「你有這孝心，一定找得到，對了，小寶你還沒告訴我，你爺爺姓甚麼，你娘是跟你爺爺姓的，叫甚麼名兒，碰巧了也許我能替你打聽。」

小寶天眞的說：「老爹，我告訴了你，你可別對人說。」

甘霖又是一怔！道：「小寶，你放心，我不會對人說。」

小寶道：「爺爺叫太公。」

甘霖忍不住笑了，說：「沒姓？這也不是名兒，不過你爺爺年紀大了，人家對他的尊敬稱呼。」

不，他不信這麼個聰明的孩兒，再說十一二歲說小也不太幼，豈有不知太公不是名字的。

小寶急了，說：「眞的，人人都叫爺爺太公，我也這麼說，爺爺却道：小孩兒口沒遮攔，再過幾年，你大了，你就自然曉得啦。」

甘霖便已明白了幾分，他爺爺必是隱姓埋名，不願讓人知道名姓，必是有甚麼寃家對頭？當眞他爺爺既然知道女兒落在苗疆，從這小寶包袱中的血衣，小寶從他爺爺又傳授這麼一身驚人的武功，可知是武林中人了，相互一關連，不用說，這小寶的娘是落在一個比他爺爺更爲厲害的人手中。啊！

甘霖搔着頭，心下又駭然，但是，見到小寶急成這模樣兒，分明甚麼也不知道，他連爺爺姓甚麼也不知道，又豈會對他說知？

甘霖又驚奇，又後悔，這小寶必也是關連着天大的血海深仇，而且關連的人，必也是武林中極其厲害的高手，好了，本是想過了年就收起雙鳳旗，不再吃這碗江湖飯的了，當眞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在這時接保了這隻半截血劍，惹禍上了身，這不過剛才上道，已是連番遇險，眼看這條老命要斷送在這血劍上，好了，却憑空又來了這麼個孩兒，分明有一身血海之仇，他帶着這小寶在身邊，豈不是禍更大，險更多？

小寶急得臉也紅了，說：「老爹，你不信我麼，我眞沒騙你。我從沒騙過爺爺的，只是騙他這遭兒，老爹，你對我好，你像我爺爺一樣疼我，我，眞沒騙你。」

甘霖嘆了口無聲氣，苦笑道：「小寶，我相信你沒騙我，你爲何要騙我呢，好吧，咱們已歇過來了，該上路了。」

甘霖是想通了，也橫了心，自己常言說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當眞他担心些甚麼，人死也只能死一次，加一份凶險，難道還會死兩次不成。再說，這小寶便有一身血海之仇，他連仇人是誰也不知，連自己姓甚麼也不曉，他眞有仇人，那仇家又豈能識得他。再說，也不是眼下的事，眼下也不會有凶險，再說，今日眞虧得這小寶救了他，若不是小寶相救，別說人屠戶殺人不眨眼，便生死判也不是人家的敵手。

小寶才喜了，跑去把馬解了下來，甘霖道：「小寶，好孩兒，別坐在馬後了，來，我這馬鞍大，坐在我懷裏好不好？」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中途迎嬌客 黑夜渡寒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訝和古浪走到「綿陽」境內，遇見哈門陀，哈門陀要丁訝為他看病把脈，丁訝眞的爲他把脈，其實哈門陀暗中在施出內力，丁訝若無其事，哈門陀至此才知丁訝是位奇人，哈門陀要古浪跟他走，古浪無法只得和丁訝暫時分手，哈門陀是在懷疑古浪可能知道春秋筆的下落，但他又不知道古浪和阿難子的關係，所以當哈門陀抓到石明松並對他盤問時，古浪害怕石明松會說出他和阿難子的關係來，但石明松本身有更深一層心，所以他不願說出那秘密，哈門陀要對石明松用刑逼供，古浪向前勸阻——

古浪這下鬆下了一口氣，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處境，已然非常危險，心中暗思對策

果然，哈門陀含笑走了過來，說道：「古浪，你剛才叫我什麼?」

古浪一驚，說道：「我……我叫你師父。」

哈門陀嘴角掛起一絲笑容，點頭道：「好！你還沒有忘記！」

古浪驚道：「師父此言何意?」

哈門陀含笑依然，說道：「好得很，你把袖子捲起來讓我看看！」

古浪聞言大驚，忖道：「糟！他早就發覺了！」

但是哈門陀如此吩咐，他又不得不這麼作，只好捲起了袖子。

哈門陀抓着他的手臂，看了看，面色突然一沉，說道：「你還自認是我的徒弟麼?」

古浪急切之間，只有把過錯推在丁訝的身上，他急急說道：「師父所留下的那朶花，是我在睡眠之中，給丁老以藥點退的……」

哈門陀叱道：「一個練武的人，睡得那麼死?」

古浪不禁無言以對，哈門陀鬆開了他的手，說道：「也好！我一生未收徒，我們這段緣，就此終了！」

古浪仍是一言不發，哈門陀又道：「從今以後，不准再叫我師父，知道麼?」

他連問了幾句，古浪乾脆裝傻到底。

哈門陀冷笑了一陣，又道：「我現在還沒有確實查問到你背叛我的證據，暫且不作處置。」

他說到這裏，轉身扯開了門，高聲叫道：「伙計，再送一張床來！」

古浪及石明松都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哈門陀要一張床作什麼。

哈門陀轉過了臉，對古浪及石明松說道：「今天起，你們二人便與我在一起，直到『春秋筆』的事情告一段落爲止！」

古浪及石明松不禁愕然相對，哈門陀又道：「你們不要妄想逃走，不然的話，後果你們當可想而知！」

這時小二又送了一張小床來，費了半天工夫才搭好，哈門陀臉色恢復了正常，說道：「早些休息，明天要早起。」

說罷出房而去，留下了這兩個愕然下安的年青人。

冬夜雖然很短，但是對於古浪和石明松來講，却覺得無盡的漫長。

他們二人各有心事，一夜不得好睡，古浪由於痛恨石明松的爲人，所以無論他對自己講什麼，都一概不回答。

石明松連碰了幾次壁，也就不再自討沒趣了。

這時天近五更，寒涼更重，古浪在迷迷糊糊中醒來，望了望石明松，見他也在昏睡之中。

古浪把身上的被子裹緊了些，望着發白的窗紙，忖道：「未來的事，也不知怎麼解決，眞是煩人啊！」

他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擺脫哈門陀糾纏，不禁深深悔當日拜他爲師，實在過於孟浪了。

他忖道：「不知桑九娘如何接應我?……丁訝知道我的處境，他一定會爲我設法的……」

現在他如同一個階下囚，要等着別人的解救了！

寒風吹得慘白的窗紙，發出了「波波」的顫响，聽來很是淒涼。

古浪睡意全消，起身穿衣，見石明松也驚醒了。

他立時坐了起來，說道：「怎麼?要走了麼?」

古浪理也不理他，拉開了門，招呼小二送水淨面。

石明松一言不發，默默的穿上衣服，在一旁發怔。

古浪洗漱完畢，望了他一陣，實在有些氣惱不得，說道：「若是沒睡够，就再去睡，發什麼怔?」

石明松却笑了起來，說道：「我以爲你一輩子不與我講話呢！」

古浪冷笑道：「哼！咱們的賬以後再慢慢算！」

石明松笑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我們却要同舟共濟呢！」

古浪厭惡的望他一眼，不再說話。

奇怪的是五更已到，哈門陀還沒有動靜。

古浪心中忖道：「這幾天我與石明松講話，可要特別小心，哈門陀一定會在暗中窺聽……」

才想到這裏，石明松已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古浪望了他一眼，冷冷道：「我自然有地方去！」

石明松微微一笑，說道：「恐怕那老和尚不會讓你這麼自如吧！」

古浪不禁生氣，霍然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誰也不能攔我！」

話才說完，哈門陀的聲音傳來：「眞的麼?」

他推門進來，換了一身深黑色的僧衣，看來很是刺目！

古浪正色道：「我這次入川祭掃師墳，你一定不能攔阻我！」

哈門陀笑道：「這種事我自然不會攔阻你，不過我却要與你同往。」

古浪雖然滿腹不悅，但也無可奈何，忖道：「我定要擺脫他，不論如何……」

哈門陀又道：「你們若是好了，隨我和尚吃些東西，咱們就要趕路了！」

古浪一言不發，挾起簡單的包袱，出門而去。

他們在前堂吃過了飯，店伙却牽來了三匹馬，古浪甚是訝異，忖道：「哈門陀也買了匹馬?」

這一老二少，各懷異心，分別上了馬，準備起程。

雪也經完全停了，地上的浮雪，也被酷寒所凍結，馬蹄踏上去，發出很大的聲响，陷下去一個個很深的蹄印。

哈門陀在馬上大聲問道：「你師墳在那裏?」

古浪半晌才道：「往重慶去！」

說罷之後，韁繩一帶，那匹純黑色的駿馬，長嘶一聲，如飛而去。……

足足的跑了一個上午，這麼長一段的時間內，他們彼此都沒有講一句話。

這時哈門陀叫道：「慢些！慢些！」

三個人同時放慢了速度，哈門陀道：「何必那麼急?跟趕卯一樣，我們尋個地方打個尖再走。」

這一帶頗爲荒凉，行人極少，除了這三騎之外，就沒有見有人經過。

哈門陀追上了古浪道：「前面不遠有個村落，我們休息休息！」

由於這一陣急馳，馬蹄爲堅雪所磨，都紅腫起來，如果再趕上兩個時辰，怕就要皮破血流。

古浪低身看了看馬蹄，說道：「好吧！我們打尖去！」

好在出門的人，身上都帶着消腫的藥，就是防備馬蹄腫破的。

三人往前走之時，突見兩騎快馬如飛而來。

古浪眼快，一眼就看了出來，那迎面而來的雙騎，正是桑氏兄妹！

古浪心中不禁又驚又喜，忖道：「他們兄妹來此做甚麼?」

一念之間，那兩騎快馬，已然停在了面前。

桑燕穿着一身青色的勁裝，絲絹包頭，艷光照人，英勇之中，透出嬌媚。

桑魯歌則是一身紫色的勁裝，背後插着寶劍，英俊挺武。

這一對兄妹，看來眞是金童玉女也似的。

石明松的目光，簡直被桑燕吸住了，他深深驚訝於桑燕的美艷。

哈門陀望了古浪一眼，說道：「這是怎麼回事?」

古浪猶豫一下，說道：「這……這是我在四川的朋友。」

哈門陀笑了笑，說道：「啊！那可太幸會了！」

這時桑魯歌向哈門陀拱了一下手，說道：「老師父辛苦了！」

哈門陀合十一禮，笑道：「不辛苦！不辛苦！兩位小施主，有何貴幹?」

古浪心中很是氣憤，忖道：「他倒眞自命爲出家人了！」

桑魯歌說道：「我們是來迎接古兄弟的！」

哈門陀故作詫異道：「我們出來，是陪他去祭掃師墳，並未聽說他是來作客的呀。」

他說着，目光掃向古浪，古浪乾脆一言不發。

桑魯歌又道：「我們已有安排，古浪兄弟從小與我在一起，此次來四川，不勝歡娛，大師父及這位仁兄，若是有意，請到舍下作客幾日……」

話未說完，哈門陀已道：「不必了，沿途我們還有些事，等我陪他祭掃師墳之後，再一同到府上叨擾吧！」

桑魯歌面色有些不悅，沉下了臉，說道：「大師父與古浪兄是何關係?」

哈門陀搖頭道：「萍水相逢而已！」

桑魯歌接着說道：「既是萍水相逢，大師父又何必定要相陪?」

哈門陀笑道：「我們還有些瑣碎的事，必須相陪而行！」

桑魯歌劍眉一豎，古浪已搶着說道：

「魯歌兄，盛情至感，等小弟祭掃師墳之後，再往府上拜訪吧！」

桑魯歌却搖頭笑道：「恰好今夜我已約好舊日朋友多人，與你設宴洗塵呢！」

古浪尚未說話，哈門陀已然不悅道：「小施主，你不必嚕囌了！」

桑魯歌面色一沉，說道：「大師父！你這出家人未免也過於跋扈……」

他說着，催動胯下馬匹，迎了上來，伸手拉着古浪的馬韁，說道：「我們走，古浪！」

哈門陀一把抓住他的膀子，沉聲道：「小施主，你對我出家人太不客氣了！」

桑魯歌大怒，手臂用力一甩，把哈門陀的手甩了出去，喝道：「我請朋友吃飯，你管得着嗎？」

說着再度伸手去拉古浪的馬韁，並道：「古浪，你怎麼不動呀？」

哈門陀閃電般伸出了手，又是一把抓住桑魯歌的手臂，喝道：「小娃娃，你眞要激怒我麼？」

古浪一驚，忙道：「魯歌兄，不必如此……」

話未講完，桑魯歌火暴的性子已經發作了，他手臂一翻，大喝道：「和尚你找死！」

他閃電般的一掌，向哈門陀前胸拍了過來，掌力甚為雄渾。

古浪大驚，忙叫：「快收掌……」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只聽「砰！」的一聲巨響，桑魯歌的一掌，整整打在哈門陀的胸脯上。

照說桑魯歌這一掌何等凌厲，但是哈門陀穩坐馬背，却連動也未動。

出乎古浪意料之外的是，桑魯歌並未被哈門陀的反彈之力震傷。

這一下，可把桑魯歌嚇得傻了半截，怔怔的望着哈門陀。

哈門陀沉着臉，說道：「孩子，你應該知難而退了吧！」

古浪怕桑魯歌不知厲害，連忙催馬過去，放低了聲音說：「桑兄請回，我不要緊的……」

桑魯歌搖頭道：「不行，我定要請你回去，我有任務在身，不可半途而廢！」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把他拉到了遠處，用着極低的聲音說道：「你是奉誰的令呀？」

桑魯歌道：「桑家堡的令，同時丁老也要你此時離開，因為他發現哈門陀有極狠毒的計劃！」

古浪心中一驚，說道：「他本領如此之高，我怎能逃得出去？」

桑魯歌搖頭道：「不要緊，丁老如此吩咐，必定有所安排的。」

古浪劍眉微皺，不知如何去作，哈門陀已然叫道：「怎麼樣？敍舊完了，咱們該走了！」

桑魯歌又道：「左邊這條小道，有我們的人接應，你趕快走！」

古浪正在舉棋不定，耳旁突聽一個細小的聲音說道：「照魯歌的話去作！快走！哈門陀由我應付！」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原來那是丁訝的聲音。

他再也不猶豫了，雙足猛一點馬腹，如同流星趕月一般，駕着一陣狂風，向左方的小路飛奔而去。

哈門陀發出了一陣狂笑道：「哈哈……古浪，你可是找死！」

這時古浪已經走開了十餘丈，只見哈門陀如同一隻怪鳥一般，凌空而起，向古浪飛撲而去。

古浪正在狂奔之際，突覺頭頂上一陣急風，抬頭看時，哈門陀如同一隻巨鷹也似的向自己身後撲落。

古浪大吃一驚，拚命的催馬前行，但是哈門陀已然站在馬屁股上了。

他穩若泰山般靜立不動，如同貼在馬身上一樣，冷笑道：「古浪，我守着諾言，不願傷你，你還是自動停馬的好！」

古浪萬料不到，逃得如此神速，還是被他落在馬背上。

既然他已落在了馬背上，自己逃也是白逃，只得先停馬再作打算。

古浪一念之際，已經勒住了馬，哈門陀一笑道：「對！這才算聰明！」

他輕輕一擺，偌大的身子如同一片飛雪一般，落在馬頭之前。

古浪坐在馬背上，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石明松趁着空檔，忽然撥轉馬頭，向來路如飛逃去。

哈門陀並未追趕他，冷笑道：「不知厲害的小子，下次遇見我的時候，就是死路一條了！」

他說到這裏，轉臉對古浪說道：「古浪，你那裏來的胆子？竟敢違抗我！」

古浪昂然道：「我要去祭掃師墳，任何人也不能攔阻我！」

哈門陀冷笑道：「我並不攔阻你。」

古浪道：「我是堂堂漢子，不願受人所制！」

哈門陀笑道：「這就麻煩！……」

才說到這裏，一陣潑蹄之風捲來，古浪回頭望時，只見桑魯歌遙遙屹立不動，而桑燕則快馬而去。

古浪已不知道他們意欲何為，忖道：「如果丁訝不出面，那可就糟了！」

哈門陀接口道：「古浪，你太小看我哈門陀了！阿難子圓寂之後，我第一個就懷疑你知道『春秋筆』的下落，不過我絕不像他們一樣，一味的逼問你罷了！」

古浪不禁面紅過耳，至此已無法否認，乾脆一言不發。

哈門陀白眉飛揚，狠聲道：「可恨你欺騙我這麼久！從今天起，你不能離我寸步，直到你取到『春秋筆』為止！」

古浪聞言又驚又喜，忖道：「如此看來，他還不知道『春秋筆』在我身上！」

哈門陀接着道：「你我寸步不離，且看你有什麼花樣吧！」

古浪仍是默不作聲，哈門陀用手向後面指了一下，說道：「走！回去！」

這話才說完，突聽一個蒼勁的聲音說道：「唔……什麼人欺負我徒弟？」

古浪聞言不禁大喜，原來那正是丁訝的聲音，由身後傳來。

緊接着，由一堆亂石之後，轉來了一個古稀老者，正是重病在身的丁訝。

他邊走邊道：「大師父，有緣有緣！你昨日休了這個徒弟，我可就收下了！」

哈門陀面色微變，因為他已知道丁訝

的厲害，絕不在自己之下。

他冷笑了兩聲說道：「古浪，我說你那來這麼大的胆子，原來找着了這個撐腰之人！」

丁訝轉過了臉，說道：「好了！古浪，你可以走了，前面還有人等着你呢！」

古浪正在猶豫，哈門陀雙眉一豎，喝道：「豎子爾敢？」

丁訝突然厲聲道：「你還不走，等些什麼？」

古浪嚇了一跳，他也知道只有趁此機會脫身，立時不發一言，縱馬而去。

他這裏一縱馬，桑魯歌立時跟了下來，兩騎快馬，潑辣辣而去。

哈門陀大怒喝道：「反了！反了！」

他如急箭一般凌空而起，向前追去。

但是，當他身在半空之時，突然有一股極大的勁力，隔空洶湧了過來。

這種勁力，乃是一個高手數十年苦練的本身眞力，哈門陀雖然武技高超，也不得不防。

他不得不忍着怒氣，猛一抽力，落了下來。

只見丁訝笑嘻嘻的站在對面，說道：「急什麼？我們談談往事如何？」

哈門陀不禁暗自驚心，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病老人，也不曾聽說過，却料不到竟有這麼一身驚人的武技！

他忍聲吞氣道：「你叫什麼名字？」

丁訝道：「我叫丁訝，這是我眞眞實實的名字，你是不會知道我的！」

哈門陀確實不曾聽過這個名字。

他笑了笑，說道：「好吧，我封劍已久，看來要為你開戒了！」

按下這兩個老人不表，却說古浪快馬如飛，發狂般的奔馳着。

半晌之後，他回頭望時，却不見桑魯歌跟來，心中頗為奇怪，忖道：「怪事！我明明看見他跟了下來的……」

這一帶屬於丘陵地帶，顯得頗為荒涼，古浪單騎一人，眞不知何去何從。

他嘆了一口氣，忖道：「唉！這隻『春秋筆』可眞把我害苦了！」

這一帶不少亂石小徑，古浪竟不知前往何方。

他勒慢了馬，忖道：「我該走那條路呢？……」

正在猶豫之際，突聽一聲清脆的風音，由右方傳了過來：「喂！古浪！」

古浪很快的轉過臉去，竟是桑燕。

他心中感到一陣欣喜，急忙催馬趕去，笑道：「原來你跑到這裏來了！」

桑燕笑道：「我是來接你的，快快走吧！」

說完之後，帶馬而去，古浪也催馬趕上，前後二騎，在荒山雪徑之中，向東而去。

桑燕邊行邊道：「我現在帶你由水路走，直接到江北，可以避去很多麻煩。」

古浪聽了，心中很是高興，問道：「我們怎麼走呢？」

桑燕回答道：「今天晚上我們要趕到『閬中』，由嘉陵江上船，然後可以日夜航行，很快就可以到重慶了！」

古浪滿心高興，主要的還是由於有桑燕的陪伴，使他旅途不感寂寞。……

當晚，他們到了『閬中』，這是川中的一大鎭，由於緊濱嘉陵江，不少的物產，都由此集散，由嘉陵江運往長江流域各城市，所以顯得一片繁榮。

這時雖已天黑，但是碼頭上還是一片忙碌，很多貨物都趁着雪停裝船啓航。

古浪對桑燕道：「我們去吃飯吧！」

桑燕搖頭道：「船上早準備好了，我們上船再吃！」

才說到這裏，便見一個十七、八歲，身體强壯的孩子，跑了過來，施禮道：「姑娘！我們等了半天了。」

桑燕點點頭，指着古浪道：「這就是我們的客人，古少爺。」

那小伙子又施了一禮道：「古少爺，聽說你武功很高呢！」

古浪連忙道：「那裏！我只會幾手笨功夫，大哥你貴姓？」

那船伕笑道：「我叫石寶，晚飯早已準備好了，跟我來！」

由於碼頭工人貨物擠擁，所以古浪及桑燕一同下了馬，石寶立刻牽了過來，當先而行，口中不停的叫道：「喂……借光……借光……」

他們由人羣中走向江邊，另有兩個小伙子迎了上來，含笑施禮。

古浪見江邊停了一艘頗為華貴的大船，好幾個小伙子正忙碌着，忖道：「如此看來，桑家在川中一帶的確有些『萬兒』呢！」

這時石寶已經牽着兩匹馬，由舢舨上過去，送到了後艙。

桑燕也跟着上了船，笑道：「快上船呀，你發什麼呆？」

古浪這才上了跳板，他目光觸及岸邊左側，似是一白髮老人，在人羣中一幌而逝。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這人好像是婁弓？……」

桑燕已開始催道：「快上船呀，要看風景上船再看吧。」

古浪也就一想而過，上船之後，發現一共有六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看樣子是準備日夜船行的了。

入艙之後，石寶進來請示道：「姑娘，還等不等人？」

桑燕搖搖頭道：「不等了，要是準備好了就開船吧！」

石寶答應一聲道：「早準備好了。」

他出得艙去叫道：「開船嘍！」

六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一陣忙碌，用不了一刻工夫，這艘船已經離開了碼頭了。

由於這時吹着西風，所以船行甚速。

石寶又進得艙來了！說道：「晚飯是不是開上了？」

桑燕點點頭道：「好的！你們都吃過了嗎？」

石寶笑道：「我們早吃了。」

說着出艙而去，古浪見他們招待如此殷切，不禁有些過意不去，說道：「姑娘太費心了。」

桑燕笑道：「沒有什麼！再說我們是奉命接待你的。」

古浪忖道：「聽她的口氣，桑九娘有見我之意，恐怕不會像阿難子說得那麼嚴

重吧！」

不一會，豐盛的飯菜擺了上來，古浪與桑燕二人對坐，邊食邊談，眞是快慰。

飯後他們又閒談了一陣，可是桑燕絕口不提桑家堡及桑九娘之事，古浪也就避開不談。

古浪等桑燕轉到偏室休息時，這才推開了窗戶，於濛濛夜色中，欣賞這一次的夜航。

石寶已把牀舖好，笑道：「古少爺休息吧！」

古浪搖頭道：「我不睏！」

說着隨着石寶出得艙來，在船頭上聊天。

江中來怪叟　船上作戰場

數九寒天，江風淩厲，古浪雖是練武之人，也不禁覺得陣陣寒涼。

江面上一片昏暗，偶有波光，想是寒魚弄水，拍拍傳來。

古浪長吁了一口氣，忖道：「唔……都算擺脫了哈門陀！」

石寶在一旁，突然說道：「古少爺，你是由青海來的吧！」

古浪點點頭，突然想道：「我何不由他的口中問問情形？」

想到這裏，笑道：「你可知道我到桑家堡作什麼嗎？」

石寶搖搖頭，雙目發亮，低聲道：「我們那裏會知道，不過最近堡中的情形很是奇怪，多年沒有出動過這麼多人了！」

古浪問道：「出動了很多人？」

石寶點點頭道：「是呀！聽說都是爲了接引你呢！」

古浪一笑不答，忖道：「大概是爲了對付那些老人……」

石寶又接口道：「老夫人已經好幾年沒問事了，這一次，竟親自吩咐，古少爺你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奇人吧！」

古浪笑道：「我武功很平常，只不過與九娘有點舊而已！」

石寶自然不能相信，因爲他感覺出，古浪必是一個重要人物，否則桑家堡是不會如此大動干戈的！

古浪問道：「老夫人還好吧！」

石寶笑道：「啊！她老人家精神好極了，一點也不像是八十歲的人！」

古浪聞言一驚，忖道：「啊！桑九娘已經八十歲了！」

這倒是出乎古浪意料之外，他又問道：「她可曾提到過我？」

石寶想了一下道：「好像沒有，不過她說過要接一個重要的人物來，那一定就是你了！」

古浪笑了笑，知道由他口中問不出什麼話來，便把心中很多的話壓了下來。

石寶好似極端的羨慕古浪，不停的問長問短，並在船頭燈光下，細細的打量着古浪。

半晌才道：「唔！難怪老夫人如此看重你，你簡直比我們少爺還要俊嘛！」

古浪笑道：「你太誇獎了！」

石寶問道：「古少爺，今年貴庚？」

古浪含笑道：「二十歲了。」

石寶又發出了驚羨的聲音說道：「啊！眞年輕，這麼小就有這麼大威風……」

古浪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你有多大？」

石寶也笑了起來，古浪與他談笑甚歡，突見遠處有一艘小舟，於黑夜之中駛了過來。

船頭的燈光搖搖幌幌，古浪心中一動，對石寶道：「這麼晚還有行船麼？」

石寶一怔，說道：「怎麼？還有別的船？」

說罷之後，自己也看到了，這時笑道：「啊！是我們的船！」接着大聲叫道：「毛三！有船來了！」

這一艘大船立時減慢了速度，古浪忖道：「看來桑九娘隱居僻地，所作所爲，依然是一派江湖行徑呢！」

那隻小船雖在黑夜之中，行得却比箭還要快，霎時就逼近了來。

古浪吃了一驚，忖道：「這划船的人好功夫！」

這時石寶已與小船上的人交談起來，古浪在遠處只聽他說道：「是！在船上……姑娘已經睡了……」

古浪忖道：「不知是什麼人來了？」

隨着聽到一個沉濁的口音說道：「好！姑娘休息不要叫她……我上來……」

接着又聽到石寶的聲音道：「古少爺在船頭，還沒有休息。」

古浪聞言便向後走去，只見石寶陪着一個六旬老者，走了過來。

此人身材中等，穿着一件黑衣衫，頭髮花白，年在六旬左右，精神奕奕，毫無老邁之態。

那人向前行來，一邊打量着古浪，一邊問道：「這位就是古少俠麼？」

古浪趕緊趨前一步，拱手道：「在下正是古浪，老前輩怎麼稱呼？」

那老者含笑道：「我叫尹達江！」

古浪笑道：「尹老寒江快舟，冒此風浪，眞是辛苦了！」

尹達江朗笑一聲，說道：「不辛苦，不辛苦！江上恐怕有變，所以特來作護舟之人。」

古浪聞言心中一動，忖道：「果然方才看得不錯，如此看來，雖走江路也不見得平靜呢。」

古浪想着便道：「江中有變，乃是意料中事，古浪當盡力應付，實不敢勞動老先生。」

尹達江聞言，雙目一閃，說着：「怎麼？古少俠在江面之上有所見麼？」

古浪見他雙目精亮，便知他有一身絕頂的功夫，心中想道：「桑家堡眞個是臥虎藏龍之地呢！」

於是他招呼尹達江說道：「我們還是進房來吧。」

尹達江便與古浪一同進入艙來，石寶送上了兩盃香茶，古浪便把上船時所見之事，告訴了尹達江。

尹達江靜靜的聽着，思索了一下便道：「古少俠要是不累，是否可把此事說詳細些？」

古浪便把自己離開「達木寺」之後，大略的情形簡單的告訴了尹達江，並把追逐自己的那些人告訴了尹達江，但是並未說出「春秋筆」之事。

尹達江全神貫注，聽古浪說完之後，半晌才點點頭，說道：「啊！原來就是這一撮人，多年之前，他們便在『達木寺』鬧過一次，如今還是他們。」

才說到這裏，石寶進艙報道：「尹老爺，有船來了。」

尹達江及古浪同時站了起來，古浪道：「哼！這個老兒來得倒眞快！」

當二人走到艙門口時，尹達江突然拉住了古浪的手，低聲道：「無論來了什麼人，古少俠且莫動手！」

古浪說道：「這是爲什麼？」

尹達江笑道：「九娘吩咐如此。再說你是我們桑家堡的客，既然由我們護送，自然不能再叫你動手。」

古浪聽他如此說，自然不好再說什麼，心中暗暗想道：「想不到九娘竟如此看重我，這怕也是阿難子所料未及吧？」

二人來到船頭，果見一隻小船，在極遠的江面上，搖幌而來，船頭的小燈時暗時明。

古浪見兩下相距有半里之遙，以這兩船的速度來比，他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來的。

不料尹達江突然回頭對石寶道：「慢行！」

石寶答應一聲，立時把帆幔放下了一些，船行速度頓時大減。

尹達江雙手扶着船舷，靜望着那隻小舟。

滿船之人，都是靜悄悄的，等待着那隻小船的到來。

古浪向桑燕的艙房望了一眼，見是一片黑暗，毫無聲息，心中頗爲奇怪，忖道：「我們說了這麼久的話，她都沒有出來，難道眞睡得如此熟麼？」

這時尹達江突然問道：「古少俠，你想他們是何人？是否會結伴而來？」

古浪搖頭道：「他們除了谷小良，石懷沙二人外，其他的人都是各自爲政的，我想來的人大概是婁弓。」

尹達江點了點頭，說道：「婁弓！這個老兒還未死心？」

古浪聽他言中之意，像是認識婁弓的，正要發問，尹達江又道：「古少俠可曾與他交過手？」

古浪點頭道：「不止一次，尹老師，他最擅長的功夫是『萬手琵琶』呢！」

尹達江笑道：「古少俠果然不凡，我早年曾與他動過手，不過他的硬練功夫倒也不錯。」

古浪接口道：「他橫練功夫雖然不錯，但是致命傷亦頗易攻。」

尹達江雙目一亮，說道：「你說你知道他的死穴？」

古浪微微一笑，說道：「婁弓的死穴，在他頷下一寸『天突穴』！」

尹達江顯得非常驚異，望了古浪半晌，點頭道：「老爺子的眼光果然不錯，古少俠，你日後必可光大武林呢！」

古浪連忙謙謝了幾句，知道他所說的老爺子，就是指的阿難子，繼而忖道：「他以爲是我發現的，其實全是哈門陀告訴我的……」

才想到這裏，那艘小船已經接近了，小風篷被吹得滿滿的，速度倒也很快。

船頭上掛着燈，坐着一個厚衣的年青人，艙中透出了柔和的燈光。

另外在船尾上，坐着一個操舟的舵子，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

古浪看到這一片寒江夜船的景色，有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忖道：「如果沒有江湖上這些勾心鬥角的事情，人生應是多麼寫意啊！」

尹達江望着遠遠而來的小舟，說道：「此人胆子太大了，竟敢深夜追踪，幸虧我及時趕到，否則豈不驚擾了你們？」

古浪道：「此事原是由我而起……」

尹達江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此事與我們桑家堡也有很大的關係！」

二人又談了幾句，那小舟相距已不過十來丈了！

船頭上的年青人，站起來向大船望了望，然後轉身進入艙內。

不大一會的工夫，他出得艙來，招呼了一聲，掌舵的舟子立時與他同時把帆落了下來，然後操起了木槳，緩緩的划向大船。

兩下相距還有五六丈時，小船立時定了下來，在江面上飄搖不已。

石寶已然扶着船舷叫道：「朋友，不懂規矩麼？」

小船上的年青人連忙站了起來，說道：「石爺，我們是送客人來的……」

古浪忖道：「看樣子水面上的人也很怕桑家呢！」

石寶接口道：「什麼人？」

隨聽艙內傳出道：「是我！」

跟着出來了一個老人，燈光之下，滿頭白髮，正是久不相見的婁弓！

古浪低聲說道：「果然是婁弓！」

這時婁弓已在燈光下看清了古浪，他笑着說道：「哈哈哈！你果然在船上，古浪，眞想不到你小小年紀，交遊已滿天下了！」

他只顧與古浪說話，顯然沒有注意到尹達江及船上其他的人。

古浪微笑道：「婁老師，許久不見，我以爲你回原郡去了！」

婁弓用手摸着花白的鬍鬚笑道：「四川就是我的原郡，你要我回到那裏去？」

古浪含笑說道：「深夜寒江，能與婁老師相逢共話，眞乃快事，但不知婁老師快舟相趕，有何見教？」

婁弓用沙啞的嗓子說道：「古浪，這些日子就過了，你還與我裝糊塗麼？」

尹達江在他們談話時一言不發，雖然他就在燈光之下，但是婁弓絲毫沒有注意他。

古浪笑道：「婁老師的話，在下實在不懂！」

婁弓冷笑一聲道：「哼！既然遇見了，大可以慢慢的談談，難道你不請我上大船麼？」

古浪道：「按理自然應該請婁老師過船相談，方是待客之道，不過在下只是作客，不便喧賓奪主。」

婁弓漫不在意的說道：「那麼請你介紹一下主人吧！」

他神態狂妄，好似根本就不把這些人放在眼中。

古浪指了一下尹達光，說道：「這位

便是此船的主人。」

尹達光這才拱了拱手道：「婁老師別來無恙，可還記得我麼？」

婁弓一驚，他打量了尹達江半晌，不禁一震，面上也微微變色。

尹達江笑道：「婁老師眞把在下忘懷了麼？」

婁弓驀的大笑道：「哈哈……這眞是天地太小了，尹老師，『三達寺』一別，我婁弓好想念你呢！」

尹達江面帶笑容，語聲冷澀，說道：「彼此，彼此！」

古浪大爲驚異，忖道：「原來他們竟是相識的。」

自從認出了尹達光之後，婁弓的神情便有些異常，他方才的狂傲態度也收歛了許多。

古浪看在眼中，忖道：「如此看來，以前婁弓一定吃過他的虧呢……那麼尹達江一定具有一身出奇的武功了！」

這時尹達江大笑着說道：「故人相晤現應接待，婁弓老師請上船吧！」

婁弓這時已恢復了先前不在乎的勁兒，他微笑道：「此行不料遇得尹老師，眞個是喜出望外，我婁弓可眞要叨擾了！」

他說到這裏，回頭對搖船的舟子道：「在此等我！」

說罷之後，用手輕提下擺，足點船板，身形微幌，已如一陣風似的跨江而過。

他的身法雖無什麼出奇的招式，但是會武功的人，很容易便可看出，他具有極深的功力！

婁弓落在了大船上，尹達江立時趨前抱拳道：「寒江之中得此良晤，眞是難得，婁老師請入艙待茶。」

婁弓笑道：「理當叨擾。」

才說到這裏，石寶突然跑來，在尹達江耳旁低語數句。

尹達光濃眉微皺，說道：「知道了，過去看看！」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又發生了什麼事不成？」

想到這裏，尹達江已對婁弓笑道：「婁老師此來是獨自前來還是帶有客人？」

婁弓白眉一展，說道：「尹老師，難道你不知道我一向是獨來獨往的麼？」

尹達光笑道：「我只是隨便問一下，婁老師不要見怪！如此看來，我們來了別的客人了！」

婁弓及古浪都有些意外，尤其是古浪，忖道：「我行踪如此謹密，還有這麼多人追下來，若是哈門陀，那可就糟了！」

想到哈門陀，古浪便感到心驚，因爲據他所知，目前除了丁訝外，幾乎沒有人能應付他。

尹達江又對婁弓說道：「眞是抱歉！請婁老師先到艙中休息休息……」

婁弓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必！我隨尹老師去看看。」

古浪忖道：「這個姑娘眞是奇怪，外面發生的事，難道她一點也沒有發覺？」

他們一同來到了左側，果見另一隻小舟遠遠而來，尹達江對古浪道：「古少俠，這次來的是什麼人？」

古浪搖頭道：「我亦不知道，不過除『達木寺』那些老人之外，絕不會再有別人了。」

才說到這裏，突聽婁弓道：「且慢，後面還有一隻船！」

衆人聞言，同時把目光放遠，果見極遠之處，有一點燈光，搖搖幌幌。

尹達江笑道：「這一下可熱鬧了！」

婁弓也皺眉不已，原來他想趁虛而入，不料先後來了這麼多人，使得他的計劃又告失敗。

極遠的那點燈光，却是快得驚人，使得衆人的注意力都投了過去。

以那隻小船驚人的速度看來，那船上的人必定是個不平凡的人物！

這時那隻小船已經靠近了，燈光之下，看清了原來是一個少女，靜立船頭。

古浪忍不住脫口道：「童姑娘！」

那人正是童石紅，她抬目看了古浪一眼，並未說話，神態很是頹喪。

古浪正在奇怪，便聽艙中一人道：「怎麼？該到了吧！」

那聲音一聽便聽了出來，正是況紅居的聲音，古浪心中忖道：「難怪童石紅如此頹喪，原來況紅居又找着他了。」

接着，白髮斑斑的況紅居由艙內鑽了出來，她顯得目中無人，向大船上看了一眼，說道：「石兒，到了，妳怎麼還不上船？」

說着，她雙臂一振，如同一隻怪鳥般飛撲到大船上，回頭催道：「快上來呀！死丫頭！」

她那種狂傲的態度，就好像這隻大船是她自己的一樣，使得尹達江及古浪都很生氣。

童石紅在她一連串的催促及責罵聲中上了船，她那雙明亮的眼睛向古浪望了一眼，很快的又避了開去。

古浪想到她要與自己同遊的那件往事，心中不禁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趨前了一步，說道：「姑娘，妳……妳好！」

不料，況紅居却擋到面前，說道：「怎麼不好！」

尹達光見狀道：「敢問閣下怎麼稱呼？」

況紅居把頭一揚，說道：「我叫況紅居，這是我的孫女童石紅！」

尹達江尚未說話，況紅居突然跑到了船舷，叫道：「啊！這隻小船來得好快！」

衆人的注意力立時被吸引過去。

果然，那隻小舟如同一隻飛箭似的一般，在水面上滑行如飛，劃出了極長的水綫。

船頭乘風破浪，滔滔水浪，層層捲向兩旁。

黑夜之中，那隻小船如同一隻巨目閃爍的大魚一般，深深的震驚了每一個人。所有的人都摒靜氣息，全神貫注在那隻小船上。

那隻小船似因速度太快，好幾次差些翻了過去，但都能化險爲夷，並且越來越快。

霎時之間，小船相隔只有五六十丈，衆人喘息之間，又逼近了十餘丈。

緊接着，片刻間小船相隔已只有十丈，却突然停了下來，隨見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陡然拔起，夾着一片袍袖擊空之

聲，向大船上落下來！

船裏的人，儘管都是些江湖奇士，也不禁被此人的身手大爲震驚！

當他展露身形時，古浪不禁爲之大驚失色！

原來這人正是他深深畏懼的哈門陀！

哈門陀此次出現，與他往日的行徑大不相同，那雙白眉下的雙目，射出了憤怒的兇焰，令人不寒而慄！

除了古浪之外，衆人都不認識這位突然而來的怪老人，尹達江上前一步，拱手道：「老師父……」

才說出了三個字，哈門陀却像旋風似的打個轉，衆人還看不清他的動作時，石寶及六個掌船的人，已然全數仆倒在船板上！

原來這麼一瞬之間，哈門陀已點了六個人的穴道，其身手之快，功力之深，簡直無以倫比。

古浪心中大驚，忖道：「啊！他已經開戒了！」

原來哈門陀有「十五年封劍」之誓，這時竟提前開戒，越發使古浪感到事態嚴重了。

尹達江及其他的兩個老人，也都異常震驚，愕然相顧。

尹達江說道：「老師父，這……這是作什麼？」

哈門陀昂然而立，目光向衆人環視一週。

當每一個人接觸到這他的目光時，都不禁有一種冷寒的感覺。

尤其是古浪，更是一陣陣的心跳，惶然不知所措，忖道：「這麼看來，一定是丁訝激怒了他……」

哈門陀一言不發，其他的人似乎也都成了啞吧，怔怔的望着他。

哈門陀把他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最後才用冷澀的聲音說道：「擅登寶舟，實在有些冒昧！」

他這幾個字，是對尹達江說的，字字冷澀，雖是道歉，傲氣猶在。

尹達江已鎭定下來，用手指着倒在地上的石寶等人說道：「老師父來得太驚人，手下並未得罪閣下，不知爲何如此？」

哈門陀淡淡說道：「不會武功的人，最是大驚小怪，我只點了他們的軟穴，一個時辰自會醒來，絕對無礙。」

尹達江接道：「這且不提，敢問老師父所來爲何？」

哈門陀仍然以冷漠、傲慢的語氣道：「我正要告訴你們……」

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古浪道：「古浪他是我門中的叛徒，我要把他帶走！」

此言一出，尹達江及一般老人都很驚詫，正要說話，哈門陀却搖手止住了他們，說道：「聽我說！」

他這三個字，如同綸音一般，衆人立時沉默下來，靜聽下去。

哈門陀把聲音提高了些，說道：「我來專爲把古浪帶走，話說在前，我不願與任何人動手，但是如果誰要攔阻我，可就別怪我手下無情了！」

他這幾句話說得如同斬釘截鐵一般，令人無法插嘴。

沉默了一陣，哈門陀又道：「諸位可同意我這麼作嗎？」

尹達江含笑說道：「老師父，或許你們有些私事未了，但是古少爺上了我船，便是我的客人，有任何事，還請老師又担待，等我們事完後再說。」

哈門陀搖頭斷然道：「不行！」

況紅居忍不住道：「你是什麼人？」

哈門陀望了她一眼，冷然道：「不必打聽我，江湖上沒有幾個人認識我，就叫我和尚好了！」

尹達江毅然道：「老師父若是這麼專橫，請恕在下無法從命！」

哈門陀點頭道：「好！我的話已說完，你們不同意，隨便你們怎麼辦！」

他說到這裏，轉過了臉，對古浪說道：「你怎麼說？」

古浪昂然道：「我師父早已過世，你我沒有師徒之誼，我爲什麼要跟你走？」

哈門陀聞言冷笑道：「哼哼！好小子，你的胆子越來越大啦！」

他說到這裏，緩步向古浪走去。

古浪大爲緊張，暗運勁力，全神集中，注意着哈門陀的一舉一動。

尹達江趕忙攔在古浪身前，正色道：「老師父算爲難我……」

話說未完，哈門陀喝道：「讓開！」

不料，況紅居却攔了過來，說道：「和尚，你太無理了！」

哈門陀袍袖一甩，喝道：「滾開！」

況紅居不禁被激怒了，叱道：「好無理的東西，我倒要會會你！」

哈門陀鐵青着臉說道：「我看你還是別會的好！」

況紅居怪笑一聲，雙掌如同閃電般向哈門陀的前胸推來，口中怪叫道：「我看你憑什麼這麼……」

話未說完，不禁驚得停了下來，原來哈門陀已不知去向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隨聽哈門陀的聲音自背後傳來，說道：「況婆子，不要自討沒趣！」

況紅居雖然心驚，但她也是江湖知名人物，既然出了手，萬無中途住手之理。

她轉過了身，狠狠說道：「死和尚，我偏要會會你。」

一言甫畢，雙掌一招「追星趕月」，夾着疾進的掌風向哈門陀的面部擊來。

哈門陀一閃身，便自讓開，沉聲道：「妳眞找難看！」

況紅居叫道：「看誰難看吧！」

她大袖一反，五指如鈎，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哈門陀的前胸抓到！

哈門陀怒極，叱道：「醜婆子，給我躺下！」

只見他右掌微露，況紅居一聲悶哼，已躺在了船板上！

衆人不禁大驚失色，況紅居在江湖上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但是與哈門陀相比，就如同一個三歲小孩與壯漢打架似的！

由哈門陀的身手看來，船上諸人，簡直沒人能敵他。

哈門陀點倒況紅居之後，如電的目光射在了婁弓的身上，說道：「你大概也不甘心，一齊躺下吧！」

婁弓一驚，喝道：「難道我怕了你不成？……」

哈門陀已然笑道：「把你的『萬手琵琶』使出來吧！」

一語方歇，身如巨鳥般的撲過去，婁弓慌忙向左閃出了三尺。

他反手一擊，掌力驚人！

這正是他享譽江湖的奇技——「萬手琵琶」，夾着驚人的勁力擊來。

哈門陀輕輕一笑，身如飛鴻，已然消失。當婁弓感到不妙時，只聽得哈門陀道：「你也躺下吧！」

婁弓只覺腰眼一痲，「咕咚」一聲，倒在船板上，不省人事。

哈門陀舉手之間，連敗兩個江湖怪老，尹達江及古浪不禁爲之惶然。

哈門陀對尹達江說道：「尹老師，怎麼樣？」

尹達江雖然心驚，却也不能示弱，說道：「在下職責所在，恕難從命。」

哈門陀一聲長笑，伸出二指，疾如旋風，向尹達江肩頭點來。

尹達江連忙後退，閃出三尺，雙掌反擊哈門陀的手腕，這一招也是奇怪無比。

但是哈門陀那會被他封住，身形一晃，已然失踪，尹達江便覺脅旁生風。

他連忙一個側步卸開，但是指力已由左而來，尹達江正想以自己一身所學，與這個怪人一拚時，可是哈門陀却不容他展開手脚，第三招時已把他點倒！

這時只剩下古浪及童石紅二人，哈門陀道：「妳是個女孩子，我不爲難妳！」

說着緩緩向古浪走去。

古浪緊張異常，他雙手扶着船舷，說道：「你要作什麼？」

哈門陀冷冷說道：「我要執行我的家法！」

古浪雙眉一揚，說道：「我不是你的徒弟，爲什麼要跟你去？」

哈門陀獰笑道：「古浪，現在後悔已來不及了！你還是好好聽話，否則我絕不留情！」

古浪怒氣塡胸，毅然道：「我不跟你去又如何？」

這一句話大出哈門陀的意料之外，他一雙白眉高高揚起，雙目射出奇光，驚詫的望着古浪！

古浪雖然把一切置之度外，決心與哈門陀一拚，但是被他那雙怪目凝注着，也覺得有些不寒而慄！

哈門陀說道：「你眞要造反麼？」

古浪搖搖頭道：「我不懂你的話，我也不懂你爲什麼一直不放過我？」

哈門陀臉上的盛怒漸漸消失，慢吞吞的說道：「不久你就會明白的！」

他說着又向古浪走去，雙手前伸來，抓古浪的肩膀。

古浪一驚，足根用力，「颼」的一聲，身子斜着越出去七尺多遠。

哈門陀轉過了身子，冷笑道：「莫說四面臨水，就是曠野荒郊，你又怎能逃得過我手？」

（未完）

金路

（本文承自第86頁）

「多謝，」嘉露說，用手輕輕撫着，她這樣年輕的一個女人，金飾也許戴過不少，但簡簡單單一塊足金，却可能是第一次拿在手中。

「我帶回來了兩塊。」司馬洛說。

「噢，一塊就行了，」嘉露說，「我不需要那麼多。」

「另一塊給了阿翹。」司馬洛說。

「給了……」她迷惑地看着他。

「我到他的墳上去過，」司馬洛說，「我埋進了泥土裏，他一定很高興有這樣一件東西伴着他，除此之外，我也不能爲他做什麼了？」

「也許你這樣做是對的，」嘉露說，「你的確是不能够再爲他做什麼了，」她把玩着那塊黃金，又說：「這就是黃金了？那麼冷，不容易熱起來，我不明白爲什麼有些人會爲這個而發狂。」

「我不會爲這個而發狂。」司馬洛說，「不過我却明白爲什麼會有人爲這個而發狂。因爲我看得多了。」

「又有多少人死掉了？」嘉露問。

「幸而不很多。」司馬洛說，「祇有兩個。」

「兩個就算是幸而不很多了？」嘉露說，「難道兩個還算少嗎？」

「不算多就是了，」司馬洛說，「我也有權說是幸而，因爲假如我失敗了的話，我們死的人數就很多很多了。」

「你可以告訴我了，」嘉露說，「現在你有時間了。」

司馬洛把經過情形告訴他，嘉露聽完了之後聳聳肩：「這個故事倒是一個教訓，敎訓我們惡有惡報。」

「很可惜並不是所有惡人都有惡報的。」司馬洛說。

「那你們幾個人都發了財？」嘉露說，「你們都把黃金變了錢？」

「當然了，」司馬洛說，「錢可以存進銀行，搶不了，也容易運用，黃金是死物，留在手中就夜長夢多了。」

「謝探長那邊又如何呢？」嘉露問。

「我是跟他一起到阿翹的墳墓去的，」司馬洛說，「在他方面，阿翹那件案子仍然是懸案，因爲我不方便把戴樂新的死亡解釋成是與這件事有關，不然我就要把黃金的事情也講出來了，黃金這件事，還是不提的好。」

「世界上沒有黃金這東西就好了！」

「問題根本不是在黃金而是在人，」司馬洛說，「沒有了黃金，一樣會有別種代表性的東西把人性的醜惡挑出來的。」

「人類眞是沒出息的東西！」

「但這樣人生才有樂趣。」司馬洛說，「假如世界上每一個都是好人，都像是從同一個版模裏出來的，那存在與不存在，都一樣沒有意義了。」

「人生就是充滿了這種矛盾的，」嘉露又嘆一口氣。

司馬洛把金子從她的手中拿過來，說：「讓我們忘記了矛盾，做一些眞正有樂趣的事情吧。」

跟着，他的嘴唇就把她的嘴封住了。

（全文完）